

主編 楊奎松 編纂 嘎拉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初編 戰區記聞 之三 上海圖書館藏文獻

西線的血戰 長江等 著

收復山西 黃心邨 張克伐 編輯

西戰場速寫 陳思明 編

西戰場上 季雲 著

西戰場上 續集 季雲 著

在西戰場 張慶泰 著



上海三聯書店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初編

【10个系類 108部報告 123卷本】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初編 “九一八”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初編 “一二八”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初編 華北危機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初編 七七事變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初編 “八一三”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初編 戰區記聞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初編 部隊記聞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初編 戰役記聞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初編 戰時雜錄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初編 戰勝紀事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初編 戰區記聞

【19部報告 19卷本】

戰區記聞 之一

第五戰區見聞記 西敏 輯
第五戰區皖北戰場 程山 輯
江淮間的運動戰 長江等 著
淮河大戰之前後 長江等 著
李承仁將軍指揮下的淮河大戰
白龍總長在潢川 程山 輯

戰區記聞 之二

東戰場上 華之國 編著
東戰場上 許啟五 編
寒線血戰記 賈樂仁等 著
東戰場上的火花 陳連人 著
東線的撤退 胡蘭畦等 著
贛回東戰場 長江 羅平等 著

戰區記聞 之三

西線的血戰 長江等 著
收復山西 蕭心斯 張克伐 編輯
西戰場速寫 陳思明 編
西戰場上 季雲 著
西戰場上續集 李炎 著
在西戰場 張慶崇 著

戰區記聞 之四

抗戰中的西北 徐敏 編
戰鬥中的陝北 舒燧 著
活躍的西線 汪際等 著

戰區記聞 之五

西線風雲 長江 著
西線的血戰 華之國 編
西線血戰記 長江 著

戰區記聞 之六

日本果要進攻華南嗎 羅斯曼等 著
怒吼了華南 李序 編
日本進攻華南 張劍萍 編著
武裝保衛華南 徐漢謀等 著
香港之戰 華嘉 著
十八天的戰爭 唐海 著

戰區記聞 之七

浙東烽火 鐵沙 編
浙東南哨 宋子光 著
江南的新生 思遠等 編著
南關戰士 劉雯卿 著
江南前線 朱民威 著

戰區記聞 之八

大江南線 曹聚仁 著
條件下的南中國 曹聚仁 著
江蘇各縣抗戰初期工作實況綱要 張通藩 編著

戰區記聞 之九

北線血戰記 徐益等 著
中原大戰的序幕 陸誦等 著
北線歸來 關海洋 著

戰區記聞 之十

山東前線 劍心 陸貽等 著
魯北總動 石光 著
魯南會戰記 徐公遠等 編著
魯南二次大戰記 傅博文 編
津浦線上 西敏 輯

戰區記聞 之十一

鄂北大勝 南線出版社 編
鄂北前線 鄂北前線社 編

戰區記聞 之十二

戰時西南 潘世微 著

戰區記聞 之十三

在火線上 冰壘 著
在火線上 冰壘 著
在火線上出入 郭沫若 田漢等 著
在火線上——西北線 田丁 編
在火線上——東南線 田丁 編

戰區記聞 之十四

戰地歸來 田澍 著
戰地隨筆 田漢等 著
軍中隨筆 謝冰瑩 著
戰地行 陸谷 著
戰地剪集 王耀慶 編

戰區記聞 之十五

血寫的故事 夏衍 編
風雲處處 曹東 編著
戰場上的鮮花 迅而 編著
在轟炸中死去 郭沫若 著
十八個月在前方 劉良模 著
生長在戰鬥中 以存 著

戰區記聞 之十六

西北遠征記 林煥平 著
西線隨征記 舒群 著
西線生活 西北戰地服務團 集體創作

戰區記聞 之十七

遊擊戰在河北 楊博民 劉南揚 著
遊擊中間 劉白羽 著
江陰遊擊漫記 歐陽戈 著
西北遊擊戰 大公報出版部 編
遊擊區故事 紅南 編
遊擊三千里 白燕 編輯

戰區記聞 之十八

血戰八年的膠東子弟兵 八路軍膠東軍區政治部 編
封鎖線上的冒險者 聚仁等 著
陽明堡成火戰 袁如 著
在湯陰火線 克齋 著

戰區記聞 之十九

華北戰後——晉察冀 李公樸 編
晉察冀邊區印象記 周立波 著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初編 戰區記聞之三

西線的血戰

長江等 著

收復山西

黃心邨 張克伐

編

西戰場速寫

陳思明 編

西戰場上

季雲 著

西戰場上續集

季雲 著

在西戰場

張慶泰 著



上海三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抗日战争战时报告初编·战区记闻 / 杨奎松主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10
ISBN 978-7-5426-5328-4

I. ①抗… II. ①杨…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中国
IV. ①K265. 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6691 号

抗日战争战时报告初编·战区记闻之三

西线的血战 长江等著

收复山西 黄心邨、张克伐编辑

西战场速写 陈思明编

西战场上 季云著

西战场上续集 季云著

在西战场 张庆泰著

主 编 / 杨奎松

总 编 纂 / 嘎拉

编 纂 / 马笑然 赵思问

策 划 / 赵炬

执 行 / 取映文化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封面设计 / 清风

责任校对 / 江岩

监 制 / 李敏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3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http://www.sjpc1932.com>

电 话 / 021-24175971

印刷装订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900 1/16

本部字数 / 474 千字 全套字数 / 7690 千字

本部印张 / 37.25 全套印张 / 601.5

书 号 / 978-7-5426-5328-4/K.342

定 价 / 2990.00 元 (全套 19 部 19 卷本精装)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編委會

顧問：唐培吉

著名中共黨史、中國近現代史專家，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名譽會長。歷任上海中共黨史（中國現代史）學會會長，上海猶太學研究會理事長，上海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史研究會副會長。主編並著有《中國抗日戰爭史稿》（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抗戰史專著）、《抗日戰爭與上海》《中國現代史大事年表》《中共黨史事件人物錄》《兩次國共合作史稿》《中國近現代對外關係史》《抗戰時期的對外關係》等作品，均獲各種優秀成果獎。

主編：楊奎松

中共黨史、中外關係史、中國近現代史專家。歷任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講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紫江學者。研究方向為中共歷史和中國近現代史，著有《中間地帶的革命——從國際大背景看中共成功之道》《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失去的機會：戰時國共談判實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合著）等作品。

副主編：童志強

中共黨史、抗日戰爭史專家，編審，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歷任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研處處長、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處處長、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社長。長期從事抗日戰爭及新四軍史和皖南事變研究，論著多次獲獎。主要有《抗日戰爭初期津浦路南段正面戰場述略》《抗戰時期華中敵後軍事鬥爭述評》《新四軍成立經過新探》《新四軍首戰時間考》《劉少奇在發展華中敵後抗戰中的歷史作用》《周恩來在第二次國共合作過程中的統戰實踐》《饒漱石與新四軍》《曹旬戰役與皖南事變》《皖南事變新四軍損失考》《皖南事變發生原因新探》等。參與編寫了《安徽現代史》《安徽大辭典》《安徽現代革命鬥爭史資料長編》《高敬亭傳》《安徽著名歷史人物叢書——革命中堅》（主編）《皖南事變研究與爭鳴》（主編）《中共安徽黨史綱要（1919—1949）》（主編）《中共安徽黨史大事記（1919—1949）》（主編）《安徽近現代史辭典》（副主編）等多部專題史書。還著有《外戰中的內戰》（合作）《新四軍發展史》（合作）《關於新四軍》等。

副主編：周德明

圖書館學、歷史文獻學專家，研究員，上海圖書館副館長。

編委：

- 陳啟甸 上海三聯書店總經理，編審。
黃韜 上海三聯書店總編輯，編審。
黃顯功 歷史文獻學專家，副研究員，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主任。
樊兆鳴 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副主任。
陳果嘉 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圖書館員。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序

楊奎松

首先要說明，我算不上抗日戰爭史的研究專家，參與這套書的編定並為序，實乃盛邀之下不得已而為之。其次要說明，我同意參與編輯並為序，只是想要對上海圖書館和上海三聯書店各同仁借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機，將館藏抗戰的戰時舊書編輯出版的作法表示支持。

記得將近三十年前我開始接觸抗戰史之際，因為民國舊書不像舊刊，可以借助于《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必須要一家一家圖書館自己去找。結果，花了不少時間在跑路、查書、提書和摘錄，工作效率極低，跑的圖書館有限不說，即使能進去查目的圖書館，因為根本不可能根據目錄卡片一本本調出來看，最終也弄不清楚自己是不是找到了最該看的東西。

最近一二十年來，整理出版民國舊書，包括編輯刊佈民國舊書目錄者越來越多了。在出版方面，規模最大的整理出版要算是上海書店出版的那套《民國叢書》和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民國史料叢刊》了。前者收錄出版了126種舊書，後者在前者的基礎上又影印出版了約500種舊書。如此規模的舊書再版，對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從事民國史研究，包括從事近現代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思想、文化、教育、學術等問題研究的學者，幫助之大，一望而知。但是，由於兩套叢書的編者主要著眼的還是搶救和保存「基礎文獻史料」或曰「第一手文本史料」，因此對大量涉及1931—1945年間中日衝突及其抗日戰爭問題等出版物的收錄，還十分有限。

近十年來，網路上各家編輯的民國舊書目錄亦逐漸豐富起來，並且還開始出版有專門為抗戰史研究者編輯的歷史文獻聯合目錄。不過，泛泛地整理發佈民國舊書目錄，同樣難以說明到抗戰史研究的專業學者。因

為在浩如煙海的舊書目錄中，要想找到有用的書目如同過去在圖書館查找卡片目錄一樣，仍舊是一件費時費力，卻未必能有可靠收穫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即使找到有用的書目，讀者想要讀到它們，也還是需要千里迢迢跑去藏有它們的各有關圖書館去調閱和摘錄，這不僅很少可能性，而且還是達不到把它們變成方便利用的手邊資料的目的。

正因為如此，我非常看好上海圖書館和上海三聯書店同仁們今天所做的這項工作。在我看來，對於研究1931—1945年期間中日關係以及抗日戰爭問題的研究者來說，這無疑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好事情。

二

根據改革開放後北京圖書館編定的《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年至1949年9月間中國出版的中文圖書，至少有2.4萬種之多，其中僅政治、經濟、文學、軍事類圖書，即占到半數以上。這中間，1931—1945年十四年間與中日關係和抗戰問題相關的出版物，最保守的估計，恐怕也在千種以上。如此大量的舊書，是否都值得再版呢？

最近二三十年來，海內外開放了數量龐大的官方檔案和個人書信、日記、筆記材料。就中文檔案史料開放的情況看，許多都涉及到1931—1945年這一時段。因此，當今的研究者研究中日關係和抗日戰爭問題，更多使用的早已不是圖書館保存的舊書刊，而是這些第一手的檔案文獻史料了。民國年間這些出版物與大量第一手的檔案史料相比，其史料價值無疑會大打折扣。

但是，任何資料都有其自身的價值。特別是對於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包括新聞、教育、文學、衛生及身體史等不同問題的研究者來說，這些反映當時狀況和時人觀感的文字，甚至可能遠比那些形成甚至作用於幕後的官方檔案，更有利用和研究的價值。就是從閱讀、考察和研究的角度，許多記錄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八一五」抗戰勝利十四年間政府、黨派、知識文化界及軍隊和民間人心變動、意見分歧的文字，哪怕是那些帶有強烈的政治宣傳性的文字，同樣對我們真切瞭解那個時代中國社會的複雜政治生態，具有重要的參

考價值。

比如，在這套資料書中收錄的《中日問題與各家論見》，就是「九一八」事變後不久政治文化各界的部分代表人物政治主張的輯錄。我們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這些具有強烈愛國心的知識人或政治人，對這場事變及其中日關係問題的解決辦法和看法主張一開始就大相徑庭。有相信日本沒有領土野心的，有認定這是日本奪取滿蒙的具體步驟的；有主張談判交涉的，有主張絕交對抗的，有期待國聯干涉的，有倡言長期準備的，有呼籲馬上開戰的；有主張攘外必先安內的，有強調外戰可息內戰的；有要求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全民動員，用經濟制裁打敗日本的，有公開宣傳推翻國民政府召開國民會議，才是抗日救國的康莊大道的。並且還有人提出，日人用武力對我，我無能力去跟他戰，亦不必跟他戰。「我人之前途，即在武力反面」，主張學印度的甘地，「設法使國人向理性方面去發展」。

知識份子最講理性，而越多理性思考，也就越容易糾結於戰爭的利弊得失。這種糾結不是怕死人，更不是為自己的身家性命著想，而是害怕戰敗亡國，真的淪為「亡國奴」，再無翻身之日。因為當時條件下中日之間的差距是明擺在那裡的，即使強硬地主張開打的人也並非不清楚，靠中國當時的軍隊是打不過日本人的。

梁漱溟、胡適等都發表過類似的觀感，即認為日本侵略中國，不過是最近百年上下歐洲工業文明征服世界過程在東亞的延續。日本既然走上了工業文明之路，就很難不步歐洲殖民主義擴張侵略之後塵；中國既然還是落後的農業國，也就很難不成為日本擴張殖民的對象。稱「我的理智決不能允許我希望脫開赤膊，提起鐵匠鋪打的大刀」的好漢，使用「大車駱駝和人」的運輸方式，憑著僥倖來與現代化的日本軍隊作戰。

直至戰爭全面打響，再無其他道路可走的時候，蔣廷黻也還是明白地告訴國人稱：今日「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必遭慘敗」。

顯而易見，在這樣一種理性思考的支配下，日本的人侵越是加深，愛國的知識人、文化人，包括眾多政治家，難免越會意見分歧，什麼主意都可能會提出來。哪怕原本持同一觀點的人們，思想主張也一樣會因形勢危

急而分化。像自由主義刊物《獨立評論》的同仁們1933—1935年圍繞著該不該求諸於獨裁制度來救國而展開的那場爭論，以及1937年8月上旬中央政府已經決心抗戰之際，胡適、陶希聖等人不僅加入到主和的「低調俱樂部」裡去，而且還幾度上書寫信，甚至當面請求蔣介石同意對日讓步，以換得一時的妥協等情況，都清楚地說明當時國人對和戰選擇意見異常分歧的情況。

但是，在日本步步入侵的過程中，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如此理性地考慮和戰的利弊得失問題。在這套書中，相當大量的內容是對軍人、軍隊及其抗戰準備和作戰情況的報導、書寫。從日本人侵入到戰敗整整十四年中，許多軍人，通過記者、文人的報導和描寫，給億萬國人留下了十分深刻印象。他們的思想是簡單的和直線的，他們只知道遵從命令，盡職盡責地達成衛國的責任。正是由於當時還有相當多的軍人具有著這種對自身職位的毫不動搖的堅守精神，以及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拼死一搏的壯舉，因而極大地推動了抗戰的宣傳鼓動，增強了許多憂心國運的普通人與日本一戰的決心。這種情況，以及文化輿論界發出的這種聲音，顯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逐漸改變了政府和民間中人，包括眾多理性知識份子在和戰問題上曾經有過的猶移態度。

這裡不妨抄錄一段1933年2月28日中央軍第二師受命開赴長城前線官兵誓師會上黃傑師長的講辭，即可一觀當年那些抗日將領不惜犧牲的精神狀態。他的講演充滿了鼓動性。他宣佈說：「我們是國家的軍人，我們的責任就是保國衛民。今天國土被侵佔，同胞被屠殺，是國家的恥辱，更是我們軍人的恥辱，因為我們軍人沒有負起我們應盡的責任。……本師已奉到委員長的命令，即將離開潼關，北上參加對日軍作戰。這是我們全師弟兄報國的最好機會，希望大家要認清倭寇的企圖。此次發動侵略，不但要亡我們的國家，而且要消滅我中華民族。因此，我們必須擊敗日本人，否則，不但國家不能保全，我們的同胞以及後代子孫都將永淪為日本人的奴隸，受日本人任意宰割。朝鮮亡國後，日本人在朝鮮的橫行霸道，朝鮮人民所過的悲慘生活，以及流亡在我國的朝鮮人流離失所的痛苦情景，你們都是知道的。你們願意步他們的後塵嗎？你們願意你們祖先的墳墓被敵騎兵踐踏嗎？願意你們的子孫永遠做日本人的奴隸嗎？」

可以肯定，直至抗戰結束，中國在國力、軍力，乃至作戰力上，都比不過日本。除去「九一八」事變當時東北軍主動避戰的情形不談，從江橋抗戰開始，自東北至河北，至各個戰場的作戰，中國軍隊整體上都是失敗的。

就整個國家的組織力而言，就許多方面來看，中國當時確實還稱不上是一個成型的現代民族國家。但一直把中國當成未開化的落後民族，而不以為戰爭對手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怕是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正是他們的入侵，迫使散漫且分裂的中國人從1931年以後以特殊的方式加速地組織起來了。也正是在應對現代侵略戰爭的這種組織力日漸形成的過程中，遠遠落後於日本的中國，一步步開始邁入了現代國家的行列。「七七」事變後，中國能夠通過動員全國之力與日本一戰，能夠通過把這場異常殘酷和規模宏大的全國範圍的戰爭曠日持久地堅持下來，也就必然會迎來日本戰敗和中國成為國際社會重要成員的那一天。這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更是出乎時人的想像之外的。

三

在這裡需要特別說明，我之所以注意到中國從一個沒有嚴格的主權、邊界觀念和國際關係視野的古代國家，或日本人當年所說的未開化民族，迅速轉向日漸具有組織力的一體化的現代民族國家，和抗日戰爭有密切關係，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已故的劉大年先生的啟發。

我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參與抗戰史的集體寫作，是九十年代初。那時我剛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工作不久。由於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再加上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宣傳需要，中國大陸形成了一波「民國熱」，特別是國民黨正面戰場抗戰的歷史逐步被學者和大眾所瞭解，因而極大地衝擊了大陸正統教育中對於抗日戰爭史的說法。注意到這種情況，文革前做過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改革開放後擔任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所長的劉大年先生，顯然認為需要出來做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他既不贊成回到文革以前用突出政治闡釋事實的做法上去，也不同意只從打仗大小、犧牲多少的角度來講抗日，尤其不同意只從一黨一派的角度來瞭解這場戰爭的意義。因此，他委託時任近代史所所長的張海鵬先生出面組織了所裡和軍科的七八個研究人員，一同來編寫一部他認為比較能夠反映歷史真實的中國抗戰史。

大年先生是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畢業的，並且是在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成長起來的，算得上是一位「老革

命」。他們那一代「老革命」，即使強調「實事求是」，要求歷史研究必須反映歷史真實，多數也離不開政治的考量。記得我在參加這個寫作組不久，對大陸傳統史書中所講的八路軍平型關戰鬥的史實問題進行了一些考訂。初步考訂即發現，無論是作戰性質、作戰物件、作戰規模，作戰經過，包括殲敵繳獲與己方損失的數字，都和傳統說法有出入。大年先生聽說了我的看法後，非常重視，馬上把我找到他在木樨地的家裡去，很仔細地詢問了我資料的情況和主要的論證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大年先生對於要不要把這樣的考訂寫到書中去很慎重，也很猶豫。他之後專門打電話給中央文獻研究室的相關負責人，和他們交流了這一情況，然後告訴我說：你的這個研究可以繼續去做，但我們這本書還是要按以往的寫法來寫。

由於當時資料和研究的局限性都還很大，大年先生主持編定的這部抗戰史，沒有能做出實質上的突破。包括對抗日戰爭上下時限的界定，也受大陸正統觀點的束縛，最後仍舊以「八年」為限。因此，他當年給寫作組提出的研究思路，實際上沒有能夠實現。不過，即使到今天，我仍然認為，他對中國抗戰史意義的思考，還是頗有見地的。

大年先生對這場抗日戰爭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地位、作用的想法，集中體現在他當年提議的主書名上，即「中國復興的樞紐」。他的意思很清楚，正是這場抗日戰爭，把百年來落後挨打、四分五裂的中國，一步步引上了民族獨立、統一和復興的新的歷史起點。事實上，如果我們能夠把對這場戰爭作用和意義的觀察，從習慣上所說的「八年」拉開到「十四年」，即從日本發動的「九一八」事變開始算起，當不難更清楚地看出這一漸進的，卻又是異常明顯的變化過程。

說抗日戰爭是中國復興的樞紐，不是說1840年的鴉片戰爭，1895年的甲午戰爭，1908年的戊戌變法，1911年的辛亥革命等等不重要，更不是否認自20世紀初以來民主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1915—1920年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愛國學生運動的興起，1925年五卅反帝運動及其延續至1927年的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運動對國人觀念意識的衝擊和影響。但是，對於億萬普通的中國人來說，尤其是對於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遠離城市現代氣息的農村人口來說，如果不是1937年日本開始大舉侵入中國，直至占去半壁河山，直接威脅甚至侵害到他們的利益，或許再過二三十年，大多數國人的家國觀念怕仍舊是傳統式的，而少現代的意

識。像巴金筆下的覺慧，老舍筆下的李景純、祁瑞全那樣，心系民族國家命運的知識青年，在很長一段時間都還是極少數。「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不要說形成舉國一致的抗日訴求，就是想要形成一個能夠得到建立在家族、地域、軍事基礎上的無數大大小小利害集團認同的中央政府，都還做不到。

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周錫瑞教授前幾年寫了一本講家族史的書，中文版名為《葉：百年動盪中的一個中國家庭》。他就特別注意到了這方面的問題。他的書很具體地考察了中國一個舊式官僚家族幾代人因時代變遷發生的聚散離合經過。他發現，該家族的前四代經歷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種種內憂外患的歷次重大變故，家族的凝聚力始終未受破壞。清末民初，他們由內地安慶遷至當時中國最具現代性的重要城市之一天津之後，即使經歷了五四運動和國民革命運動，家族內部也沒有發生巴金在《家》《春》《秋》所描寫的成都高家那種衝突與分化。用周的話來說，直到日本人侵，要麼大家一塊逃，要麼一塊抵抗，葉家都是以家庭為單位在應對外面的變局。但「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情況開始發生了變化。這是因為，日本侵略軍不僅侵佔了中國的東北，而且一步步逼近了華北平原，最後還發動了對中國的全面入侵。葉家第五代的孩子們因此再也無法按照過去的傳統方式行事了。他們不僅無法在家國觀念上取得一致，就是在如何救亡的問題也開始意見分歧。大家庭被戰亂打散了，弟兄們政治上各奔東西，終於以個人為單位，走上了不同的人生發展道路。

「燎原之火，生於癸癸；懷山之水，漏於涓涓。」二十世紀所有落後民族的獨立、建國乃至發展的過程，都是漸進的，而且還是在二十世紀歐美政治發展提供的多種道路選擇和觀念衝突中曲折前行的。「九一八」事變後葉家第五代兄弟與父輩在政治上分道揚鑣，包括他們兄弟幾個不同道路的抉擇，本身就是二十世紀初以來中國政治社會艱難發展的一個階段性縮影。它清楚地告訴我們兩點，第一，哪怕有日本的大舉入侵，也並不意味著國人從此就會幡然覺悟，「兄弟鬩牆，外禦其侮」。中國社會政治人心的警醒、凝聚，抗日戰爭的醞釀、發動與堅持，特別是面對如何抗戰和將來應該建立一個怎樣的國家的問題，在「九一八」，甚至於「七七」以後，也都還是一個積沙成塔，反反覆複、曲折且艱難的選擇過程。但第二，也是最明顯的，是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以血親家族為基礎的生活方式和觀念形態正在被迅速打破，一個日漸多元的矛盾衝突劇烈的新的時代正在快速到來。

我們這套戰時民國舊書所反映的，恰恰也就是這樣一個充滿了矛盾現象，卻始終在潛移默化地發生著急劇變化的過渡時代。這套資料中的一些內容，用今人的眼光和知識來看，甚至是不準確的，各種資料互相之間甚至存在矛盾衝突，有的資料更是明顯地具有政治偏見或虛假宣傳的色彩。但是，歷史就是這樣發展過來的，這也是那樣一個轉折的或過渡的時代所具有的重要特色之一，而未必都是因為它們的作者沒有時間推敲與核實事實的緣故。

如此複雜的矛盾變化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像周錫瑞所指出的，根本上是一種社會結構變動所帶來的。由於日本人侵的步步深入，對葉家兄弟影響更大的已經不再是父輩和家庭，而是現代社會關係條件下的同學、朋友、同事及其社會團體。尤其戰爭打響後，個人與社會政治之間的關係日趨密切。越是受到西式教育的年輕人，就越容易意識到國家社會對自己的不可或缺性，越容易成為一個具有現代政治主動性的「政治人」。政治一旦介入人與社會的各種關係中來，不僅家族血親地緣的影響作用會退居其次，而且不同政治傾向與政治選擇之間的矛盾糾葛，既會因意識形態對立而對立，也會因政治利益衝突而衝突。當然，就記錄歷史真實的角度，我們反而需要把它們盡可能全面的展現出來。故只要可能，我們不打算刻意去遮蔽這方面的問題。

最後要說明的一點，是上海市圖書館保存的抗戰舊書，除國家圖書館和重慶市圖書館外，在全國應該算得上是相當豐富的了。但是，和全國範圍內各個圖書館，連同海外一些圖書館保存的抗戰舊書的總量相比，上圖這方面的藏書還是有限的。因此，我們這一次影印出版的，還只是初編（第一批）。為了盡可能完整地將這段時期涉及對日戰爭的相關出版物集中地提供給學界利用，上海市圖書館的同仁們還準備將這一工作繼續下去。對此，至少我是抱以相當期待的。

2015年3月10日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出版人的話

20世紀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戰爭從1931年開始到1945年結束，經過了十四年艱難曲折的歷程。我們從這十四年間出版的記述中日關係和中國抗日戰爭的數千種書籍中，首批篩選出350餘種反映戰時情形的書籍，按戰爭的時間、階段、事件、戰區、戰役、部隊、兵種等側重面加以編纂，形成10個系類，108部報告，123卷本，用以再現抗日戰爭的戰時記述。如此大規模集中而又專門重現抗日戰爭的戰時書籍文獻，在我國（包括海峽兩岸）尚屬首次。這體現著當今國體的意志和整個中華民族對曾經奪取勝利的珍視！

抗戰勝利後出生的人們所瞭解的抗日戰爭，大體都是戰後的著述，而對戰時的記述見之較少。當然，後來的著述也是依據當時的史實，其真實與可靠沒有問題，還應該更為周延和理性。

還原當時的記述是在證實所發生過一切的真实、可信、有據可查，是任何健忘、懷疑、篡改和居心叵測的對證。我們稱這套書為「抗日戰爭戰時報告」，是將發生在抗日戰爭各個時期和階段的各類事件的當時記述，報告給今天的人們，用以貼近史實的述說，直面現況的描摹，去瞭解和認知那場戰爭。

中國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近代以來抗擊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中華民族同仇敵愾，浴血奮戰，創造了弱國打敗強國的光輝業績，同時中國人民付出巨大的民族犧牲。全民族的全面抗戰，是這場戰爭取得勝利的根本。因此，戰時各種文獻的記述，大多以整個中華民族的英勇抗敵為基調，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階級與黨派等等，都融入了全民族抗戰的大場景中。「戰時報

告」盡可能搜集並選入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相關的書籍，並且盡可能選入當時革命的、進步的作者所描述的關於正面戰場的書籍，比如：田漢、夏衍、郭沫若、范長江、丁玲、田間、鄒韜奮、謝冰瑩、姚雪垠、劉白羽，等等，反映出作為倡導統一戰線的中國共產黨人所做出的推動積極抗戰的歷史作用。統攬這套書的全部，不難看出，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中國各民族、各階級、各黨派、各社會團體、各界愛國人士、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共赴國難，義無反顧地投身到這場決定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抗日戰爭中，以鮮血和生命鑄就了反侵略戰爭的歷史豐碑，以其輝煌的勝利載入了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的史冊。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年餘了。當時那些記述抗戰的文字，飽蘸著血雨腥風和戰火硝煙也都有七八十年了。歷史是由文獻記載並相傳的，文獻是歷史的見證、佐證或旁證。抗戰時期戰時的書籍，是處於戰爭期間不斷遭到襲擾、破壞乃至出版者不斷轉移的狀況下出版的，當時印行數量少，且紙張品質差，能傳留至今今天實屬不易，非常珍貴。當我們要重現曾經的記述來實證發生過的一切，為著那場令人刻骨銘心的戰爭搜集過去的文字時，才體察到那些不足百年的文獻所遭受的缺損，以致總要為此困擾。當終於梳理並加工重現出抗日戰爭的戰時文字時，我們欣慰於將歷史、現實與將來再度鏈接的價值和意義。

在此，有必要將著名戰史專家柳茂坤的評述載錄：

閱覽這些書後，總的感覺是珍貴、真實、豐富、值高。

所謂珍貴，就在於它是古本，是七八十年前出版的書籍，是當時遭受侵略，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以血和淚寫出來的，是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是今人無法複製出來的。

所謂真實，不僅有大量的文獻資料、戰地日誌，而且有當事人的筆錄和回憶，還有作者和戰地記者的實地採訪和記錄。從總體上看，都是中國當時社會的真實記錄，是其他東西無法代替的。這與道聽塗說，斷章取義，各取所需的史料是完全不同的。

所謂豐富，史料涵蓋面廣，內容翔實，看法各異。從範圍看，不僅涉及敵、我、友的面貌，還包括有關方方面面的情況；從時空看，不僅有年年的情況，還涉及到月月以致天天，的記錄；從規模看，大的、長的一百多萬字，小的、短的只有三五萬

字。另外，同一個事件，如「一二八」「九一八」等，不同層次、不同觀點的人員，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觀察，最後得出各種不同的結論，這是很自然的，它有利於前後上下左右印證，更能反映事物的本來面貌。

所謂價值高，就是學術、史料和使用價值都高。在學術價值方面，這些圖書中蘊藏著許多寶貴的東西。如：藍天照在1937年12月出版的《九一八以來的抗日戰爭》一書中，首先簡要敘述了「九一八」六年以來日寇侵略與我局部抗戰的情況，接著分析了歷次局部抗戰失敗的根本原因，然後指出：「一時的局部的抗戰必須代以持久的全面抗戰，而後始能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這是最早提出六年局部抗戰的觀點，並把它同全面抗戰聯繫起來的人。

在史料價值方面，更是顯而易見。如陳覺的《九一八國難痛史》，長達11卷，一百多萬字，其中有很多很有價值的史料。有如《楊靖宇和抗聯第一軍》中關於南滿根據地建設的史料，「一二八」抗戰中關於歐美列強參與調停的史料，以往都不見其詳。這些史料的影印出版必然受到有關學者、研究者和愛好者的歡迎。

在使用價值方面，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是一部很好的傳統教材。這裡只要讀兩段當時的老讀者的觀感，就可能引起連鎖反應。如：有人在讀了韋息予、王臻郊編著的《滬戰紀實》後，發出這樣的感歎：「我們內審國情，外察敵勢，確已實逼如此，無可諱言。失地的長官既力持「不抵抗」於先，怎能望他出兵犧牲，重完全甌。國聯的架子雖望之儼然，而其真實際等於裝塑的土偶，更何能向它乞靈，救我垂危之命。」只有大家起來奮鬥，才是真正的自救。」又如：吉黑救國義勇軍軍事委員會編的《血染白山黑水記》，記述的是「救國殉難之同志及抗日作戰之事蹟」。序的作者鄧建中認為書中「所記載的每段事蹟，我更敢說都是用頭顱換來的」，可見其寶貴。最後跋的作者采天雄讀了義勇軍的事蹟後寫道：「其所遭顛沛流離之苦，其所遇殺傷荼毒之慘，其所曆衝鋒陷陣之險，其所樹滅賊克敵之功，前跌後起，可泣可歌。」令人讀了這些，怎麼不感人肺腑，讓人落淚，激人奮起呢？！

……

必要指出的是：「抗日戰爭是我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歷史時期中，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環境，以及政黨、社團和風氣、民情等等，都經歷著一個錯綜複雜的演變過程。直到今天，人們由於立場、觀點的不同，往往對於同一史實產生

不同的認識和矛盾的評價。」(著名軍史專家程金明)這畢竟是一批對於七八十年前抗戰時期戰時出版的書籍文獻的影印複製，那些因歷史的背景和當時的各種主客觀原因所打上的種種印記，總會在意識的表達、相關的稱謂、觀點的闡釋以及對有關事件的詮釋等方面時有顯露，用今人的眼光和認識來看，個別之處顯然具有政治的偏見和表述的當時化。儘管這些都顯露出作為歷史文獻的基本特質或特徵，我們仍需慎重申明：此種情況的出現並不代表編者和出版者的觀點和態度。對於歷史的文獻，可以質疑、指誤並考證，但不宜刪改。相信廣大讀者和使用者定然會用歷史的眼光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來審視這套盡可能保持文獻完整的書。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的十個系類凡例如下：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九一八」

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揭開了對中國進而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進行全面武裝侵略的序幕。「戰時報告」的這一系類輯入圍繞「九一八」事變記述出版的書籍^{○○}餘種，編纂為「部報告」卷本，再現了當時人所看到的「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和東北人民奮起反抗的種種情況，同時也再現了國人當時對事變、對國聯及其調查團所進行的調處的不同看法和意見。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一二八」

「一二八」淞滬抗戰，十九路軍和第五軍的廣大愛國官兵表現出了高度的愛國熱情和抗日救國的英勇犧牲精神，在中國的抗日戰爭史上寫下了光榮的一頁。這一系類輯入了時人記述「一二八」淞滬抗戰的書籍^{○○}種，編纂為「部報告」卷本，從不同角度再現了當時國人眼中「一二八」淞滬抗戰的經過，和抗戰軍人的精神面貌和奮戰實況。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華北危機

「華北危機」反映的是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這三年間國人對當時日本步步蠶食和各種局部抵抗的觀感和認識。由於此「戰時報告」已將「九一八」和「一二八」獨立形成系類，故這一系類輯入的主要是時人記述華北局部抗戰的書籍「種」，編纂為「部報告」，主要再現了發生在熱河、榆關、長城、察哈爾、綏遠等地抗日的情形。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七七事變」

「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也是中國全面抗戰的開端。這一系類主要輯入的是時人記述事變經過和事變後華北局勢的書籍二種，編纂為兩部報告，主要再現了「從盧溝橋事變肇始，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八一三」

「八一三」淞滬抗戰，是「七七」事變爆發以後，中國軍隊發起的抗击日本侵略軍的最重要的一場戰役行動，历时二個月之久。這一系類輯入的是時人記述這場戰役的書籍二種，編纂為二部報告，卷本，主要再現了這場戰爭的前後經過和各路軍民英勇犧牲的情形。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戰區記聞

抗戰全面爆發後，中國政府即開始劃設戰區。隨著戰爭全面化，陸續將中國主要區域劃分成為九大戰區。這一系類主要輯入了時人記述抗戰中各個戰區及其相關戰場情況的書籍二種，編纂為二部報告，旨在將全面抗戰在中國的東西南北中正面與敵後為抗日而戰的戰時情形反映出來。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部隊記聞

戰時情境下中國軍隊的建制，是在全民族共同抗戰的特殊歷史背景下所形成。全國多數軍隊都在抗日戰爭中進行了殊死的戰鬥，並做出了英勇的犧牲。這一系類輯入了時人記述中國各個軍隊對日作戰情形的書籍二種，編纂為二部報告，主要表現了戰時中國軍隊各兵種、各部隊的抗戰情形。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戰役記聞

抗日戰爭是由一次次艱苦的戰役或戰鬥所構成的。這一系類共輯入時人記述歷次戰役或相關戰鬥的書籍三種，編纂為二部報告，主要反映了時人眼中具體的抗戰場面和作戰經過。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戰時雜錄

這一系類輯入了二二年出版的關於分析評論和揭露日本侵華歷史等有史料價值的書籍二種，編纂為二部報告二卷本，主要

反映了當時人們對這場戰爭發生、發展及其前途的思考和討論。

抗日戰爭戰時報告 戰勝紀事

這一系列輯入了記述抗日戰爭勝利和日本戰敗投降等情況的書籍^{〔1〕}種，編纂為 ∞ 部報告 \odot 卷本，主要再現了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過程和國人的喜悅與思考。

感謝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十幾位具有研究員資質的專家學者的審讀把關。他們為此給予了高度的重視並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和全力的支持，不僅充分肯定了這套書編纂出版的巨大價值和意義，還中肯提出了對有關問題妥當解決的方式方法，使這套具有「珍貴、真實、豐富、值高」的抗日戰爭的書籍文獻，在「不僅具有現實意義，而且具有歷史意義」是一件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2〕}做好這件事情功德無量的客觀評價中得以出版。（括弧語，分別為幾位著名戰史、軍史專家的點評）

感謝上海圖書館提供了珍貴的版本文獻，其中許多已成孤本，有些已經金貴得不可能借閱，甚至連掃描都成問題了。因此，本套書輯錄的舊書，雖大多經過修補，還是會存在因原書破損、殘缺而有缺字、缺頁的情況。這一情況也充分說明了搶救這些戰時舊書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為了盡可能全面地把當時各種與抗戰問題有關的出版物整理再版，介紹給後人，也為了加緊這些戰時舊資料的搶救工作，我們還將在初編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搜集的範圍，不斷推出續編。

一個偉大的民族，不能忽視或遺失曾經付出巨大犧牲用鮮血和生命取得艱難勝利的記載。「抗日戰爭戰時報告」（初編）面世了，用曾經的文字將歷史報告給今天和明天。相信這不僅可以滿足今人閱讀與研究的需求，也會使其內容和形態流傳得更為久遠。

2015年8月15日

西線的血戰

長江等 著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初版

西線的血戰 目次

日軍急攻察綏.....	一
西線戰場.....	七
南口迂迴線上.....	一五
血戰居庸關.....	二九
張家口失守之前.....	四〇
懷來回想.....	四六
商都重光.....	五三
察哈爾之陷落.....	六七
今日的綏東.....	七九
退守雁門關.....	八五

從娘子關到雁門關·····

一〇〇

察南退出記·····

一〇九

日軍急攻察綏

一

自從平津淪陷以後，日本軍部就以所謂各將的板垣四郎指揮三師團以上的兵力猛攻南口和察綏邊境的張家口，對於平漢、津浦兩方面却都暫取守勢而並不積極作南下的企圖。同時，淞滬的戰幕也於最近揭開了，雖然人們認爲淞滬之戰攸關兩國的聲譽——因爲在國際注視之下的原故——但一般軍事家和有識者都認爲戰爭的重要性北勝於南。據他們的觀察，日本之所以在淞滬挑戰，完全是爲了牽制中國主力軍隊的北上增援。

至於日本之攻察綏，我們可以在日本田中內閣的滿蒙積極政策中找出一個線索，田中奏摺所擬侵略中國的步驟是：

「先佔據所謂生命線的中國東四省，進而囊括華北冀察綏晉魯五省，然後南下侵略南中各地以完成日本的大陸政策。」

東四省既早被日本強力攘奪而去，平津又復於月前淪於敵手，它自然要進攻察綏以繼續完成它國策未完的部份。不過，以上祇是說日本侵略中國的計畫，並不是急於進攻察綏的原因。我以為日本之急攻察綏，確具有十分嚴重的意義的。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更不能不有充分的認識和詳細的解答。

二

我們要了解這個問題必須先明白察哈爾的形勢：它的北部鄰省是蒙古，蒙古與蘇聯的邊境接壤。在那裏，只有汽車公路可從察哈爾的萬全經越蒙古而達蘇聯邊境的恰克圖，與西伯利亞的鐵路距離很近。

蘇日的關係，讀者當然是熟知的。由於它們國家政治社會體制根本的不同，更因了蘇聯的軍備充實的驚人，不但國防堅固，而且還有着可以攻到敵人的國境內殲滅敵人

的力量，所以日本帝國主義認爲它們是勢不兩立的。它覺得這個國家一天不消滅，日本帝國主義本身的存在就會感到威脅。可是，它自揣本身的力量又不足與人家一拚，於是不能不焦急的先拚命向中國進攻，以期完成大陸政策的迷夢，好來專心致志對付蘇聯。

日本對中國既懷着侵吞的野心，本來就怕中蘇真個攜手走上同一的陣線，所以準備一旦戰事發生便先進佔察綏，以遮斷中蘇的聯絡。如果如願以償，不特前述目的可以達到，而且向華南侵略也可免却後顧之憂了。

三

第二個原因則是東北義勇軍的關係。東北的義勇軍大多數是東四省的民衆，其中也有不少朝鮮人參加，在熱境的義勇軍更有一部份蒙古人。它們都是掙扎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淫威壓制之下。熟睹着日本在東北經濟、政治、文化、軍事侵略的種種事實，民族意識隨着一天一天的加深，反日情緒也一天一天隨着強化，便都本能的揭竿而起，造成所謂民衆義勇軍。

據金西泉先生在東北雜誌上調查東北義勇軍在民國二十三年的實力分佈狀況：

遼寧省方面

二萬三千人

吉林省方面

五萬九千人

黑龍江省方面

四千人

熱河省方面

一萬四千人

興安區（僞興安省）方面

二千人

但據最近從關外來的人說，（此君對於東北義勇軍內容知悉特詳）近年來東北義勇軍已經覺悟以往像散沙般的非策，故已相互取得聯絡，重新編制，一共成立了八軍，人數也增加到三十餘萬，而且軍火，給養等等都有了相當的來源。不過因了日軍嚴厲的搜索，不能在鄉村裏立足，都分散在各省深邃的山林中，實力確是不容或侮。

它們一貫的利用着游擊戰術，在日軍不注意的時候，或兵力單薄的地方，就出來活動，不是攻城略地，就是破壞交通，使得日軍防不勝防，引為心腹之患。平素生怕它們從熱

河方面與外間取得相當聯絡，目前中日全面發動更怕它們居間響應擾亂後方。是以急於進攻察綏方面，預備將察省和熱省的出入口佔據。使它們無法向外活動。

四

察綏和北平的形勢，北平正好像嬰兒般的臥在母親（察綏）的手臂裏，中國軍隊若於津浦平漢兩線一齊向平津反攻，一方面再由察綏出兵夾擊於後，平津斷難扼守，這在軍事上於日方是絕對不利的。日本對於這層當然早經熟慮，即使沒有其他原故爲了解除形勢上的脅迫，也非先向察綏進攻不可，何況更有上述兩層重要原因呢？

總括而言，日本之急攻察綏，不外乎上述三個原因，於茲可見察綏地位之重要。再說察綏又是陝晉各省的屏障，一旦不保，非僅陝晉各省有唇亡齒寒之懼，即使將來爲收復東北設想也更多添一層麻煩。

近日報紙已登載着南口等處不利的消息，目前退却的軍隊，聽說已從事補充整理，準備反攻，那末我們政府就應該趕快調派大軍前往增援，尅日反攻，並轉而向察北來收

復各地進攻，同時平漢津浦兩線也應積極反攻，使敵人四面受敵，則必不敢正觀察綏。（九月一日）

——沈伯樂——

「按」本文發表于國聞特刊第七期裏，當本書付印時，南口已不幸爲敵軍攻入張家口，遮斷後路而不得不放棄。且事實上敵人長驅而入，大同豐鎮都告失守了。這樣快的陷落，是否是一戰之罪也？」本書之編印，即所以要後方的民衆們明白這究竟怎麼一會事？我們忠勇的戰士不是不能夠戰勝敵人的，祇要沒有「準漢奸」式的長官，未戰先退，將重要的陣地整塊的向敵人送禮才好。

西線戰場

車出雁門關，心境完全不同了！

天空是瀰漫的戰雲，眼前是古代的戰地。

展目北方，平綏沿線，察哈爾，晉北和綏東，整個是我們今天的戰場，我們今天已不是消極如何如楊六郎式的用假糧台駭走敵人，而是用招動的攻擊態度，決定我們作戰的方針。

百靈廟戰事時代，我們的目的，趕敵人出綏遠，就算完事，這回作戰的目的，是在全國整個計劃之下，要趕敵人出中國。東北四省察北平津冀東，都是我們的領土，我們當然要進入我們自己地域內，解救我們的同胞。我們整個作戰精神，不想攻東京，佔三島，而只是求收復我們自己的東西，所以始終未出自衛範圍。

七月二十八日北平突然放棄，接著無故放棄蘆溝橋，平漢和平綏連絡，完全斷絕，通州起義的保安隊，困苦艱難的轉戰到北平西北城角的西直門邊，希望與城內取得聯絡，但見城門緊閉，鴉鵲無聲。後來城樓上警察告訴他們，北平已無人守衛了。

北平失陷之後，南口一地不但關係西北沿鐵路諸省，而且為整個戰爭戰略上最重要的機動地帶，國軍迅速前進，接防南口，趕作工事，然而我們布置未週，日軍的猛烈攻擊來了。他們憑藉平綏路作後方交通，大砲戰車運用自如，我們前線的工事破壞了，官兵傷亡大半了，他們的砲同時轟擊後方，使增援的部隊無法前進，然後以戰車掩護步隊衝鋒。日方之意，滿以為如此優勢的軍火壓迫下，一定可以勝利，最多三天可以攻下南口，誰知砲火儘管利害，中國軍人却早已定下決心，非讓官兵死盡，你休想順利前進。因此每天二三千發的重砲彈，爆炸得南口山脉地覆天翻，而南口我軍陣地，仍無絲毫變化。中國兵仍然雄據着南口山頭。

南口抗戰的同時，收復察北的軍事，亦已發動。我軍首先進攻商都。這是一座有防禦

工程的城堡，我們沒有重兵器，不能破壞敵人工事，只有憑戰士們的軀體，飛牆越塹，肉搏衝鋒，激戰一日之後，商都城外蒙古草地上雖然密佈着我英勇將士血染的尸身，而商都城上已插上我光榮的國旗。

繼商都勝利之後，威脅着綏東晉北的南壕壩收復了，尙義縣（大清溝）收復了，我們的騎兵更從草地繞道攻下察境蒙古根據地之德化（又名化德，即嘉卜寺）日方爲我們存放的汽油和子彈，足可以支持相當時間的消耗。

自此以後，綏東綏北晉北的危機稍減，我的戰場已進至察北，這是中國對日攻勢戰法的起點，這是收復失地的開場。

不能不引爲遺恨的，是察軍對張北之遲遲其行動。張北爲察北西部重鎮，與多倫東西並峙，張北一下，則察北即去其半，而張家口後方顧慮，可謂完全解除。

如以西線近情而言，我方所當戰爭局面，已非等閒，西線軍事交通中心，則爲張家口，故張家口在常情上，應爲抗日情緒最高抗日工作最緊，防禦工程最固，反間諜反漢奸最

澈底之地，而事實上恰得其反，以言防禦工程，則根本未作打算，以言民衆組織，則自古未之嘗聞。日本特務機關雖從容而去，而其諜報組織，遍留於張家口，祕密無線電台在好幾處以上，於是我方軍事行動要員行蹤，日軍無不瞭如指掌，飛機投彈，皆有所謂而來，雖其投彈技術甚差，而其能詳知我方實況，施行威脅，要不能不令人憤慨。民間對無線電通信有研究之人士，常自動向官廳報告日本祕密無線電所在方位，請其搜查，而所得的反響，往往令人不勝其悲哀，蓋或則派一二無知警士虛應故事，或則根本不理也。

吾人堅信中國人今日對日不會有二心，故對國家之忠誠，應無疑議，然而吾人不否認若干同胞觀念之錯誤，以爲對日態度不走極端，可以緩和日本之壓迫，以爲勢力保全，可以在中國立足，保富貴於永遠。吾人不能不大聲急呼，此次戰爭，爲中國生死存亡關頭，爲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興滅關鍵之所在，此中絕無妥協苟安之可能，國亡之後，任何人皆無存在之餘地。尤以中國軍人應當痛切反省。陳長捷師長在奉命出發，担任南口西山大迂迴作戰任務之前，對官兵講話，說得老實而真切，他說：「我們中國軍人過去作戰都

是罪孽，這次能奉命對外戰爭，正是我們對國民贖罪的機會，如果能有相當勝利，那是我們贖罪表現，如果不能再爲國家賣力，那就不能算人了！

南口方面，我們真真實實的和日軍作戰，犧牲也屬有價值，而察北戰爭，從商都攻戰以及張北圍攻，和我們拚命的，還是被日軍愚弄的可憐弟兄民族——蒙古民族，爲什麼我們的小弟弟被人愚弄，我們從綏遠戰爭以後，還不把他叫回來，讓他老和我們戰爭，我們死了無數的武裝同胞和蒙古人拚命，這又何苦呢？如果我們不能用政治方法招回蒙古民族，則從察北到熱河，以至到東三省，尙有三四十萬的蒙古壯丁可以繼續和我們拚命，日軍落得在後面看我們互相消滅民族力量。如果我們有方法令蒙古民族反戈以向日軍，日軍的戰場立刻動搖到東北，而必然的會感到突然增加了極大的政治力量。察北勝利之後，民族政治工作，應該與軍事至少並重前進，無論從政治觀察講，或從軍事上看去，現在是有招回蒙古民族的切要，而且是最好的時候了。

這次戰爭，在我們方面是「全民族的戰爭」，並不是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單獨戰

爭，日本軍閥強迫日本國民對中國作侵略的不道德行爲，在日本國民和日本士兵心理中，本無作戰的必要，而我們則因日本軍閥的侵略，弄到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日軍侵略成功，我們全民族都會作奴隸，如果我們抗戰勝利，我們自然會獲得整個的自由。但是日本的軍事技術和物質準備遠過中國，我們單憑現存的軍事力量，和日本軍隊作戰，我們一定失敗的，我們必須發動全民族各方面的力量，要使每一個中國人都是日本軍隊的敵人，要使全民族所有的力量，都是抗日的力量，因此組織民衆的工作，刻不容緩，山西綏遠民衆組織情形，尙大體不差，而察哈爾河北兩省狀況，真有幾分可慮！冀察兩省民衆，與全國民衆同具愛國之熱忱，尤以身處國防第一線，刺激尤深，反抗情緒尤烈，但在玄妙的政治統治下面，不但不敢有愛國行動，而且不敢有愛國言論，平日玄妙當局，謂有把握，大家尙勉強放心，至平津已失，北國垂亡之今日，民衆已實際生活於抗日戰爭之中，猶不令民衆有何組織，誠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張家口已累遭敵機轟炸，則我們中國人應該已經死心，記者目覩高級機關衛兵尙手捧袖珍「孟子」喃喃誦讀，似謂：「孟子見梁惠王

……」可以當高射砲駭走日本飛機乎！

中國今天的口號，應該是「抗日」高於一切，「戰爭」高於一切，「勝利」高於一切，此外都是次要的問題，我們國民應當用力量用正義來糾正不合乎上述原則之現象，任何人任何團體，如果有違反國家利益之行爲，任何人皆可起而攻之，士兵可以反長官，人民可以擊官府，否則內部團結不結，思想不齊，行動不一，對於戰爭將遺重大之危險。

全面戰爭剛開始不久，亦正我國民抗敵情緒初得奔放之時，我們爲前途的最後勝利着想，我們不但有堅強熱烈的抗敵感情，我們尤要有進一步的理智打算。我們對面作戰的是日本軍隊，然而已知存心侵略中國的，却非一般日本士兵，更不是日本一般國民，我們反侵略，但是我們不反對日本國家與民族的和平存在，我們不願意自己亡國，同時亦無亡人國之意圖。爲表示我們的誠意，我們此後要訂下優待俘虜的辦法，不但要消極的照國際條例辦理，而且要積極的訂立特別辦法。對於日軍俘虜，我們要比自己軍隊好幾倍的待遇，給他們講述日本軍閥無故壓迫我們和我們不得不戰爭的情形，表明我們

對於日本國家和民族以及日本國民，絕無輕侮侵犯之心，我們戰爭的目的只反對日本軍閥，我們只求恢復我們正當的權利，我們盼望將來中日兩大民族共同攜手，以創造東方的文明。對於日軍俘虜，應當引他們至中國內地旅行，到處令國民歡迎和歡送他們，然後送他們回國，請他們轉達我們國民的意思。

不少的民衆，常焦慮到中日戰爭將來的成敗問題，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我們戰爭是生路，不戰是死路，而日本士兵方面是戰爭是死路，不戰是生路，這個根本戰爭心理，已決定我們彼此的將來了。（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於察南懷來）

——長江——

南口迂迴線上

一 日軍迂迴進攻

自西北軍退守南口之役，南口形勢的險要，遂傳播於遐邇，中外的軍事家莫不以另眼看待。可是日軍自大，這回要故作嘗試。八月九日的一天，趁我十三軍×××師的陣地還未配置就緒，即行真面目的主力總攻擊，集中砲兵，緊密放射，飛機協助轟炸，使我稜線陣地內的戰士不能抬頭還擊。同時用阻止射擊——砲彈跳越山頭，而射落在山背——使我不能增援，然後以唐克車掩護步兵衝鋒，以優良於我軍十倍的現代戰爭利器，七晝夜的猛烈轟炸，除了粉碎南口左右兩側山頭，×××師的弟兄有重大犧牲外，陣地還是陣地，沒有絲毫動搖。

日軍攻南口不下，於是不能不變更戰術。八月十五日南口戰況突趨和緩，而南口右

翼長城線附近錫頂山前黃老院地方已發現敵踪，敵方以昌平縣沙河鎮西南之西貫市爲根據，另外以門頭溝爲第二軍事活動地，向永定河北面進攻。欲利用複雜地形，由山徑小道，出我不意，穿過長城口，迂迴而入懷來，康莊，取包圍姿勢，切斷我南口聯絡。這是攻南口失敗後，板垣才主張用迂迴戰法，攻擊我南口右翼。

二 橫嶺城頭

擔任南口正面戰鬥任務的是十三軍××師，師長王仲廉先生，右翼是十三軍×師的戰場，師長王萬齡先生，軍長湯恩伯氏兼前敵指揮官。駐節懷來城內指揮作戰。

懷來是平綏路東端的一個縣治，距南口百餘里遠，離右翼橫嶺城前線最近，不過五十里。地勢低窪，南口山脈四週環繞，把牠形成一個懷來盆地。在軍事上看來，牠不相宜設立一個軍事中心機關，假使單單指揮十三軍的×師人馬，康莊是比較相宜，但是在永寧，延慶，赤城，龍關，獨石口等地部隊，也歸湯恩伯先生指揮，他的指揮部放在懷來，是太偏於右前方了。因爲劉汝明恐怕十三軍奪他地盤，不允許軍部設立在宣化，另一方面因爲當

時戰局有全盤勝利希望，稍爲不適當的地方，似乎無大關係。

×師師部當初也在懷來城內的，副師長陳大慶先生在橫嶺城組織臨時司令部，用電話指揮前線部隊作戰，聽取敵情，隨時遣調布置，同時向後方高級長官報告，或傳達上級命令，他對於前方地形相當熟悉，十三軍緊援南口，劉汝明僅派參議與作形式之聯絡，對南口方面的地形，還是陳大慶先生自己去摸清楚的。劉汝明未負一點責任。

八月十五日敵軍攻入黃老院陣地，砲火的猛密，與攻南口一樣的戰法，並且逐步向右翼缺口奪進，情況非常嚴重。師長王萬齡先生也到橫嶺城坐鎮，出發時把他的物件，一針之微，都囑勤務兵收拾帶走，準備不再回到懷來，他不回懷來的意義有兩層，要是把日本打跑了，當然跟踪追擊，不幸而失敗，則以橫嶺城爲墳墓。

橫嶺城在懷來東南四十里地方，南口山脈的崇嶺間。在地圖上看來在長城牆底下，實際上走起來還有十里路，這是通北平的主要山道，所謂道路，僅僅是一條被山水冲刷成的山溝，談不上什麼「道」和「路」。但是，現在成爲我們後方軍事運輸上的要道了，

而牠在軍事上運輸上，却異常的不便利。

二十日的黃昏，湯恩伯的參謀處長在一間非辦公室的炕上，用他幽默而頗有煽動性的語調，談論前線戰況時，忽然停止，伸長耳朵，細聽院落裏牽牛花葉上的雨聲。口角上呈露出新的笑容，即以演說中最緊張的意態，訴述他的新感覺：『下雨了！我們前線的弟兄又好出去摸他一下了！（摸他，即利用雨夜，乘敵不備，偷襲敵營之意。）屋子的人對簾外的雨發生特別好感。

第二天的早晨，泥路溼滑不堪，接濟前方的彈藥，完全改由大車——北方的馬車——輸送。天晴路好可以用卡車載運，然而牠輸送路程都只能達於二十里外的山口，再向前，只有借重人力和牲畜。

因此這天的運輸隊，由驢子，大車，挑夫組成，這條牛走起來還嫌崎嶇的路，汽車就用小腳婆走路的方式也難通過了。在這樣道路上，毛驢子最驕傲，馱載的重量既不過份，行動可以自由，等驢夫睡倒了，牠偷偷的走進田地裏，黃的高粱，嫩的黃豆莢，小米子，大胆

的吃一飽好東西。莊稼人看見了至多是吁吁趕跑牠，不肯像平時拿起長棍來打牠一下。因為牠也加入戰爭了。

除了輸送彈藥給養的運輸隊外，任務最緊要的是增援前方的砲兵連。夜晚上冒着大雨由懷來城開拔，雨水的澆淋，滑而亂的山石，叫他們攀援而上，實在夠乏的。太陽光射進山溝時，他們卸去了鞍架上的砲身，砲座，彈箱，把驢子韁繩扣在臂膀上，由牠們在可能距離內去充實已空虛的胃囊，而倦了的戰士，在比較平坦的亂山石上用各種不同的姿態睡將起來。太陽光的熱度，和自己的體溫把濕了的草綠色軍衣烘乾了，可是在身體壓的一面因為地下潮濕，還留着一大塊潮漬，翻過身來再睡。一等兵劉長勝睡得頂香，幾隻大螞蟻爬過他頭脖子咬了一口，兩手亂抓，把頭頂前濺滿了泥漿的馬燈打到石坡下，他身也不翻的又睡着了。一個工兵背上負着十字鎬，鐵鍬，軍氈，防毒面具，偽裝網和短槍，這樣在山溝裏的亂石上睡來是頗成問題，解除了睡又太費事，於是把身子斜伏在山坡上，追尋他的甜夢。

轟轟的砲聲，在山溝裏聽來特別的兇猛，也許是拂曉後的第二次攻擊，砲聲的震盪，驚醒了他們的好夢。一個個爬起來繼續前進，比平時吹號集合動作，還要迅速整齊。但是險隘而嶙峋的山徑，只能一步一步的向上登援，假使在平地上他們一定要用最快速度的跑步衝上前線去！

這是南口山脈北面第一個高山，向裏走去，山頭一個比一個高。明代爲防禦北方也先，是以南面北的方向，所以長城都建築極北的山的稜線上，孰知數百年後的今日，我們要從城北向南去驅逐異族，長城於我，完全失去牠的作用了。

進了長城口，下坡五里地，是板達峪，山溝是這個山村的唯一街道。新由後方增援來的××師，在這裏休息，唯恐驚擾百姓，不久又要前進，軍需輜重馬匹都集合村屋外面，日本飛機不知道這裏是我們後方，目前可以省去躲避飛機的麻煩，於行軍上還可自由活動。

板達峪是懷來與橫嶺城前線聯絡的中心地，恰在山下，翻過山來的後方援軍，由前

方抬回來的和自己走回來的傷兵，都借此處歇腳，休息再走。這個山村在軍事上佔重要地位，日本飛機是不會忘了牠。生力軍——××師——開走不遠，南面山頭上飛過來一架敵機，我們的人馬在高粱地和松林間隱蔽起來，沒有一點目標暴露，傷兵放進屋子裏。空盤旋了三週而去。

前面五里路遠的橫嶺城，由這天起，敵機時時來照顧牠了。

三 在司令部中

橫嶺城三字在八月十五日打下日本五二〇號飛機消息中與讀者見過一次面，這座長城邊的古堡，牠的光榮，不僅如此而已，實際與南口有同等歷史價值！

前面是×師的陣地，司令部設在這裏一間民房內。電話機，地圖，無線電台，這是司令部中最主要的戰爭武器。人物也簡單明瞭，師長王萬齡，副師長陳大慶，××師師長陳長捷，參謀，副官都帶了命令上前方。陳長捷師長在×位師長中他最胖而白，眼睛特別圓大，他才到不久，部隊正待部署，一個人拿着一張戰爭草圖，把紅藍鉛筆劃出他配備兵位

的記號。

陳大慶副師長對地形非常清楚，接到前方某部的報告或敵情，他隨即指出某個地帶重要，應如何派兵監視敵人的行動，與某方的部隊取聯絡，或向左向右靠近，堵防缺口，必要時他還得上前線去督戰。他說他的舖蓋從平地泉帶到此地，沒有好好攤開睡過三夜。我們從他黑而瘦的面龐上可以看出他的憔悴來。

重要電話，大部分是王萬齡師長自己接聽。他的說話聲調，在緊急時機，待上接下，始終是保持着溫和而慈愛的態度，可是令出法隨，沒有客氣。××團的某連長，因為敵方砲火過猛，犧牲太大，向後稍稍移動，即下令槓斃。他接得前線接觸的消息，總是如此堅決的囑咐他的部下：『師長不會後退，死也不離開你們，你們放心！不過，你們要死守陣地，千萬不能後退，退了，我要槍斃的！』『師長！有陣地就有我，請師長放心！』這是前線將官一致的答覆。自上湯軍長，下至伙夫，都抱了一個「死」的決心！

四 橫嶺城觀戰

迂迴戰爭，八月十九日起全線發動，以×師一個師的兵力防守一二百里的戰線，崇疊的山頭，錯雜的山溝間小道，都要兵去監視，這是很成問題的。陳長捷的一師生力軍開上去，是計劃出擊的，然而受日軍的牽制，出擊成了空想。敵方倒於二十一日向我總攻，八五〇號高山的右面山頭，敵方把牠看作南口，行真面目的攻擊，牽動我主力，再分別向我其他各線衝擊。

太陽光照過每個大小山頭，拂曉攻擊的槍聲，疎落得像末後幾個的鞭砲。李營長由山後繞出右面的山嘴，鑽進機槍連陣地，告訴他們第×旅石旅長奪回左面長城碉樓的戰鬥經過，他剛才開始講述，轟的一聲，跟着是砲彈的爆炸，土石和破片的飛騰，還沒等飛騰起的土石鐵片着地，第二顆砲彈，三顆，四顆，……的對準打來。整個山頭都在雨點般的砲彈下了。這是敵方開始二次的攻擊。

一面小白旗向上一舉，敵方大砲馬上停放，敵方唐克車對我前進，後面跟上一大堆的蓄短髭穿皮靴的倭兵。這樣照着操典的動作，三次四次之後，唐克車像出水鳥飛爬上

我陣地，唐克車上機關槍，躲在戰車後面倭兵的手提機槍，同時放射，衝上山來。我們忠勇的戰士，跳出戰壕，手榴彈像西瓜往下擲，可憐被驅使衝鋒的高麗人先吃苦頭。

機關槍怎樣準確向我軍掃射，奮勇的十三軍戰士，沒有一個想到槍彈會打進血肉來，短兵相接時，手榴彈是唯一可以對大砲報復一下的東西，擲手榴彈的戰士，雖然一批一批的倒下來，第二批馬上又跳出戰壕去抵抗。

這樣的衝鋒，接連三次以後，機槍連僅剩一個戰鬪兵，一個傳令兵，一個伙夫了。戰鬪兵，傳令兵把住兩挺機關槍，伙夫在中間向左右輸送子彈，繼續對二千敵衆強烈反抗！

太陽照臨着整個的山谷，這三位作殊死戰的英雄，最後含着光榮的微笑，躺在陽光

中

五 戰地夜色

常峪城被敵軍突破後，三個連長陣亡，這個消息，傳到司令部，已經黃昏時候，王萬齡師長恐怕沒有人帶領前方部隊，容易出散亂的危險，即派沈參謀去把他們帶回後方整

理。我們看到他們走回山坡，三面套上旗套的軍旗，後面跟回來不到一百的剩餘戰士，四十餘頭的騾子馱回許多未用的輜重，騎着馬的排長懷裏還抱着他平日心愛的小白狗，人數雖然剩的不多，行列還非常整齊，情緒還是緊張着。灰白的夜色可以看出他們面部上充滿着戰爭的興奮。

在三個高山頭環抱的一個山上，是×師××團×營彭營長的二道防線。因為前線十分緊急，二道戰線上一點也沒有鬆懈，在夜的天空下，山頂的哨兵是最辛苦了！他們在路旁的土洞裏吐出他們的鋼盔，注意着他們的警戒線，不時在問口令，然而走近跟前，却看不見哨兵的位置，這種哨兵的隱蔽方法，能使敵方的大砲難找對他們滿準的目標。這是山野，沒有一堵牆，半片瓦，在山背上挖個土洞，是最理想的避彈室兼住所，原始時代的「住」的方式，想不到還能適用於現代。

一連弟兄把守二十里長的山梁，在烟霧漫漫的黑夜裏看不清兵力的空疎或者稠密來。彭營長獨自坐在土洞口，抱着膝蓋，欣賞一般人不能經過的荒山夜景。過了月半的

月亮，好像吃了兩口的燒餅，懸掛在天的一邊，濃厚的烏雲，像札棉花機上出來的棉絮，一大塊一大塊的從很遠的山峯上推來，一會把月光遮沒，一會又從雲隙間漏出一片亮光，好像指示航路的燈塔。有時，一片浪烟似的白霧，輕輕的飄過，又像戴了白頭紗的新娘。

奉令整理常峪城下來隊伍的沈參謀，他和彭營長同學，所以特別關心。他先得到報告，敵人突破黃土凹，右前方的范營已向後移動，此地變為第一道防線，請彭營長快些準備。說完，牽着馬就下山去了。

這個消息震動了全線，睡在土洞裏的健兒睜開了惺忪睡眼，背上十字鎗，鐵鍬，麻袋，跑步到山前小山嘴上構築第二道防禦工事。底下是一條山路，敵方必由此路來衝鋒，而且是他們能打我們，我們却不能打着他們的尷尬地方。在軍事術語上稱「死角」。而這裏又是關係全線的生命點。明亮的月光，照着彭營構築工事，似乎幫助我們，希望明天能減少戰鬪困難。

周排長帶了一排人去切斷外壕，留出一隻腳寬的路來給我們便衣隊通過，出發時，

彭營長鄭重命令他要問清口令。

沒有一點夜的靜悄，長城線上充滿了戰前的緊張。忽然電話線被漢奸割斷了。那一面都叫不通，通信兵紛紛出動查線去，能否修好沒有把握。軍隊失了聯絡，是最危險的事，只好用書面命令他的各部，彭營長掏出一本豆腐乾大的日記本在手電燈光下寫起蠅蟻般的字，傳令兵像快馬飛走。

剛由懷來開上的砲兵連急忙構築砲兵陣地。

做工回來的兵，還有一個伙夫，四個圍在一起，批評范營向後撤退的事。一個湖南口音的兵不願意他門後退，說：『這樣高的山頭放棄了，關係太大，叫我死也不能後退！』一個浙江口音的班長接着說：『我們一個機槍連，兩個步兵連，都要葬在這個山上！』還有一個兵一聲不響，拿着一支玉蜀黍，吹口琴式的放在嘴上，一粒一粒用嘴唇剝着吃。伙夫最愛喝酒，由橫嶺城帶來一小瓶白乾，裝在身上，偷着沒有人時候過酒癮，今晚涼瑟瑟的風刮起他的酒癮，他恐怕他們三個人搶他酒喝，跑前幾步一個人蹲着大喝起來。

『電話通了，報告營長！師長請營長說話。』通信兵帶着喜悅緊張的精神來報告。——會士洞裏的電話機上傳出這樣一句話：『沒有師長的命令，決不後退，師長！你放心！』

曙光與夜色慢慢的在東方劃開，敵方的砲聲由遠而近的響起來（廿六年九月五日，大同）

——秋江——

血戰居庸關

一 搶防南口

日軍侵入平津後，二十九軍駐防南口的只有兩營步兵，第十三軍湯恩伯部奉命搶防南口，於八月一日自綏東防次開拔東下，先頭部隊爲××師王仲廉部，他們於三十日到達八達嶺的青龍橋，次日抵南口。將士們離別綏東時，大家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東西全部拋掉了，除了在戰場上所需要的武器之外，別的什麼也不帶，以示決心。沒有一個人的腦子裏，想到抗戰以外的事。蘆溝橋事件尙在和戰不決時，官長們每把「和平」的消息報告兵士們的時候，他們全都不言不語的低下頭去，最後聽到自己要開拔的消息，各個人的精神又興奮了。南口的重要，誰都知道，綏東的民衆送走了十三軍之後，大家就彼此議論着：「有老湯——指湯恩伯軍長——去，我們就對南口放心了。」

北平美國使館陸軍參贊處隨員 Frank D. Fu (賓爾恩) 陪着一位美合衆社記

者白得恩氏，在八月四日這天由北平通過日軍陣地到南口來，他們和我們新到的生力軍談話，那位美籍記者說：「來到你們的陣地上，我是很大胆很放心的，但是我害怕到日軍陣地去，因為我沒有把握他們之是否會危害我。」他說話間的表情，是顯示着一方面爲和平，爲有理性，另一方面則爲兇惡野蠻和可怕。美國武官又誠懇的囑告我們：「日本的飛機不可怕，但是你們要小心一點大砲和坦克車。」他的見地確是很對，以後的戰役中果然是如此。我們很感謝這兩位「中國的友人」給我們的真摯的鼓勵和忠告。

南口這地方，二十九軍一點工事也沒有作，有的只是民國十五年國民軍與奉軍作戰時的戰蹟而已，不過若是說毫無工事也是不對的，軍隊駐過的地方多少總有駐過兵的模樣罷了。原有的兩營二十九軍，調回察哈爾去，新的防地由新的兵士接下來，二十九軍的下級官長士兵們，態度行爲都非常好，臨行時把當地的情形詳細的告訴了接替他們的人，他們自己也不能了解爲什麼自己的官長要下撤退的命令。

南口警察局長是漢奸，當我們的隊伍一到，他跑了。

車站離開南口山口有五里遠，位置在南口的西南方向，車站的西面是鐵路機廠，南面是一座小山頭，叫作龍虎台，我們在那裏防置了兩排人，爲南口陣地之最前方。這是保衛車站的第一線。南口的兩側，凸出兩座高峻的山峯，這是我們主力陣地的支點。××團團部設在這裏，西側的山峯叫作雙嶺口，東側的叫作馬鞍山。從馬鞍山更往東去，沿着起伏的山頭爬過去，距離十里路的光景，就是關溝嶺，亦爲軍事上的要點。××團第×營到那裏去佈防，再由此往東，四里路，就到得勝口，爲南口左翼。在緯度上說，位置比南口要來得凹進一點，爲通永甯城以達延慶的一條山路，敵人可以從這裏抄過我們的後方去。××團的×營弟兄趕到那面去佈防，他們的團部就設在得勝口裏面的郭莊子。這樣佈置把南口正面的戰線展開了三十里路之寬。計担任最前方的爲××和××兩團，担任補充的及××和××團，他們在第一道線上作工事。××師的×團人，就全部放在南口山脈上了。

二 肉搏坦克車

八月八日，敵人的騎兵到得勝口去搜索，遇到我們的打擊，就跑回去了，這是南口戰役的發軔。

九日，南口正面的衝突爆發了敵人的砲火猛烈得比我們的機關槍還要密，我們的前哨，首當其衝的是龍虎台陣地。我們的戰士對於砲戰有相當的認識，當敵人的砲火最猛烈之際，大家就離開了陣地，但這並不是說往後退的意思，而相反的是跑到陣地前面去。砲火之下敵人是會衝鋒的，因為如果那樣作，他們自己的步兵不是也就同樣被自己的砲彈打死在別人的陣地上了嗎？我們的人既跑到陣地前面，砲火空空落在沒有人的龍虎台上，等到晚間砲火停止，大家又回來，我們所以能這樣安全的躲避砲火，得到高擊地的幫助很大。

敵人作戰的公式，為先用砲火轟毀你的陣地，然後派少數騎兵來搜索，繼之為坦克車及裝甲車的衝鋒。至於步兵，簡直就沒有和我們見面的勇氣。兩方面的士氣比較起來，

實在不可同日而語。比如這次砲轟龍虎台之後，一隊騎兵到來搜索，但是他不敢進來，只停在山坡下面，很滑稽的向着我們陣地喊：「喂！有人沒有？」我們的弟兄都隱蔽在山頭上，大家覺得非常好笑，一個弟兄忍不住的回答了一聲：「沒有人！」這個不合邏輯的答覆，也不知他是故意和敵人開玩笑呢，還是因為精神過於緊張而不加思考的說出來呢？不管怎麼樣吧，敵人一聽到有人聲，嚇得撥轉馬頭就跑，拚命的飛奔回去了！

第二天，敵人向南口全面總攻，龍虎台是我們的一個凸出點，所以不能不把那裏的部隊撤下來，車站和機廠的放棄，是我們早即預料着的事情，我們先在機廠內佈置了許多火油，於隊伍撤入南口山頭之後即由砲位調準了它把火油引着，於是著名的南口機廠即付於一炬了。專門行駛於南口康莊間爬山的七輛重力機車，亦早即開入山中，後來在戰況最嚴重的時間，我們也把它毀掉了，與長城的工程齊名的八達嶺山洞，亦遭破壞。十二日早晨，三十多輛坦克車駛入了南口。應驗了美國武官給我們的忠告，坦克車簡直是「鐵怪」，三吋厚的鋼殼，甚麼也打不透，它重砲打中了它，最多不過打一個翻身，

然後它又會自己把自己調整過來繼續的行駛。只要有一道山溝，它就沿隙而上，怎麼奈何它呢？辦法是有的，第×連連長帶着兩排人跳出陣地衝向坦克車去，他們衝到這一「鐵怪」的根前，鐵怪自然少不了有好多窗口以備裏面的人向外射擊之用，於是大家就不顧一切的攀上前去，把手榴彈往窗口裏丟，用手槍伸進去打，以血肉和鋼鐵搏鬥，鐵怪不支了，居然敗走，並且其中的六輛因為裏面的人全都死了，所以就成了我們的戰利品，兩排勇敢的健兒雖然死了一半，但我們終於獲得勝利，坦克車沒有人能駕駛，而又沒有那樣大的炸彈或地雷能將它毀掉，結果這六架寶貴的玩藝兒，在我們陣地裏放了兩天，終歸又被敵人用新的坦克車拖了回去。

三、新的長城

敵人的作戰除了憑依機械化的利器之外，就再沒其他可以仰仗了，他們的坦克車裏裝載着步兵，直衝入山口，然後方出來企圖衝鋒。但是我們的陣地位置很好，總是居高臨下的，當我們喊一聲「殺」的時間，他們又趕忙跑進坦克車把門關得牢牢的，有一次

我們七個兵士在上山巡行，恰遇着十個敵人在老遠的山坡上偷進，一定是來做偵察的工作的，我們偷偷的追上相隔一個手榴彈拋擲距離以外的地方遭遇了。我們的手榴彈一擲，雖然投不着敵人，但是那十個小子立刻跪了下來，把槍舉起，沒有出息的投降了。我們是不殺俘虜的，反之我們還盡可能的把日本軍閥侵略中國，而以日本民衆爲砲灰的大意講給他們聽，並且送回牠們去。有一個俘虜，告訴了我們指示日本飛機何處爲自己的陣地的標誌，後來在南口迂迴線上我們就用了這辦法，果然敵機就向標誌所示明地方投下了一些子彈和一封信，內容寫着叫他自己的兵士節用子彈，並謂後方運輸非常困難，彼時的情況是日本已入重山疊嶺中，他們的接濟都須以飛機來輸送。

從十三日起，敵人的砲火更烈，他們把重砲每四個一行的排成三行縱隊，四圍用坦克車圍起來，以防我們的進襲，一圈一圈的向着南口戰線擺列起來，從早到晚不停的施放。我們的工事都是臨時掘的，當不起重砲的轟擊，兵士們每兩個人爲一單位，在山石上掘開一個小小的隱避洞，反正你的砲打上，也只能打掉我們兩個人。每一方寸的地方都

有砲彈落過，他企圖將整個的山打平了，進南口的路途上，都是一步一彈，目的是擊響我們的地雷，然後可以進襲我們的陣地。每天都有二十架飛機在空中威脅着，但是飛機的力量與作用幾乎等於零，沒有一個人怕它，十三軍的將士們真了不得！他們奉到命令就是死守陣地，但是這裏何來陣地？一些臨時工事亦被砲火轟平，居庸關從今以後再也看不到它的模樣了，有的只是由我們忠勇的抗日將士的血肉所築成的一座新的長城！

四 一 鐵漢——之淚

三晝夜得不到水喝，駐馬鞍山上，第×連人只剩下一個弟兄，但是他還沉着把守陣地而不稍退，直到我們補充上去的生力軍到達了，才把他接下來。一個機關槍連的班長，他指揮着幾架機關槍在一座山頭上作戰，敵人衝上來了，他痛罵着他的機關槍手打得太慢，但隨後他眼前的一個放手陣亡了，他自己就把這架槍接過，來繼續着幹，一不小心，他順山溝跌滾下去了，但機關槍確仍舊抱在懷裏。他再爬上來，敵人已到面前，他憑空手把一個日本軍官的指揮刀奪了來，立即還手砍去，第一下砍到對方的鋼盔上，第二下

才把敵人弄死。

前面的人快犧牲完了，××××××兩團補充上去。

敵人沒有肉搏作戰的能力，只要是面對面，他們十回有十一回是要吃虧的。有一次我們十幾個人，把敵人二百名騎兵全部殲滅了，他們只仗着大砲，我們也並非沒有砲，但是砲彈缺乏，只要放出一砲，他就會對準着你的砲位回敬一百砲。在火線上，許多人的耳膜震破了，槍聲根本就沒了，說話儘管說，但是誰也沒有本事去聽到對方的言語。千萬的人都變成了聾子。

兵士們好像是一「凶神下界」一樣，這樣激烈的情勢，誰也沒有表絲毫動搖的情緒，每個人都理智的相信自己，相信隊伍，並且相信命令。在從前內戰的時代，兵士們拿起了槍，往往是滿不理會的瞎放亂放。但是如今呢？誰都知道仔細瞄準，不浪費子彈，並沒有官長囑咐他們，確全是出於自動的本能。

王仲廉師長，他有強壯的體魄，高大的身量，黑而堅實的臉，師部設在居庸關山洞裏，

一列火車作了辦公廳，他本人和×位旅長×位團長，都在前線指揮，砲彈曾把他的頭打傷了，若不是還有一個鋼盔戴在頭上，就不堪設想了。戰爭剝奪了他的睡眠的權利，又瘦又黑表現着他是一個爲國宣勞的忠勇的將官。

湯恩伯，這個鐵漢子，他不要命了。這的確利害。十三軍從軍長到勤務兵，他們全不要命了！大家都把一條命決心拚在民族解放戰爭的火線上。他不是去年冬天在綏東所見到他的那樣狀態，他穿一件短襯衣和短褲，手指被香烟薰得黃透了，從戰爭發動以來就沒有睡眠的時間了，一切的精神都用香煙維持着。瘦得像「鬼」一樣，烈日把臉曬出焦黑的油光，那件衣領，原來一定是很合適的，但是現在看去，已經特別的肥大了，大得足足能伸人一隻手去。只有兩個傳令兵隨身跟着他，那些衛兵勤務兵呢，早已加入火線去了。他到前方去指揮，對着兵士沉痛的說：「你們好好的打呀。」他只能說出這樣簡單的話了，他簡直就不會再說第二句話。一看到自己的兵士，眼眶裏就充滿了淚水，怎麼能流出淚來呢，只好又從鼻子裏噎了進去。兵士們見到這樣一個人，猛然間是認不得他是誰了。

「噢，這是軍長。」當他們想過來這個人與他們的關係之時，也感動得流出淚來。這種共鳴，一致，使十三軍在南口給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造成一頁不朽的光榮史蹟。

從南口到居庸關有十五里路，××師一共只有×團人，戰至二十日，已不足×團，千仲廉在居庸關把餘剩的部隊集合起來，再向侵入南口之日軍反攻，士氣絕未稍餒，當夜又奪回來三個山頭。湯恩伯曾苦笑着說：「殘兵鎮守居庸關！」所以自軍事觀點立論，居庸正面之將士，實已無愧於軍人對國家應有之職守了。（九月七日補記於大同）

——小方——

張家口失守之前

張家口下堡一家旅館的老闆，他不像別家旅館老闆整天和高麗白面客日本浪人鬼混。蘆溝橋事件的發展，他關心得很，盼望平綏路上的兵開到北平去打日本鬼子的屁股，把他們趕走了，讓他的旅館裏可以多來些好客人。天天打聽有沒有中央軍開過去的消息。

他的旅館裏從來沒有住過穿草綠色軍服的軍官，一天夜裏竟來了兩位中央軍官投宿，他好像接到了貴客，慇懃的招待，想在他們的談話中猜測他們此來的任務。一宿之後，他們回綏東平地泉去了。第二天的晚上，這兩位軍官又來了。仍舊和前一天一樣住了一晚就走。他有點奇怪，奇怪老是這兩位事官匆忙的來去，不看見大批的中央軍向居庸關那面開去。

這是七月底的一天下午，天空舖滿了墨黑的烏雲，空氣非常的沉重，將有大風雨的樣子。兩位少年軍官臉上堆起憂鬱的神色，有點失望的樣子登上西行的列車，回去覆命，假使再要他們來張家口奔走，似乎已有不肯再來的神氣了。

日軍已佔領了南口外面的沙河鎮，南口方面的戰爭，轉眼就可發生。原來駐防南口的兵力只有兩營。郭磊莊的三小時會議，似肯非肯的把南口交給十三軍把守。

十三軍還沒開到南口，廿九軍的隊伍已經先向後面撤退，大得牛樣重的舖蓋，牀板，小檯子和火爐上的烟囱管，搬家般的向後方運。張家口的東西也揀好的藏到蔚縣去。

日本人在張北訓練成熟的便衣隊——漢奸，七十五的一羣羣大卡車送進張家口，大境門上的衛兵看也不看他們。偶然有爲了旁的事端逮捕起來，口供中無意供出他是被日方收買的便衣隊，然而我們對之至多沒收他一支手槍。

日本特務機關在八月二日退出張家口，還是高桂滋先生的意思。當特務機關人員撤退時，公安一分局劉局長代表當局去歡送他們。劉局長當過張北公安局長，和日本人

發生過臣屬關係。回到張家口還是公安局長，對日本人自然要表示格外親暱。

蘆溝橋的砲聲一響，張家口的普通日本人關起大門走了。雖然嘉卜寺商都尙義都收復，而許多日本人曾經住過的房子，還是好好的鎖着，沒有一個人敢去打開來檢查的。

日機在南口康莊下花園炸過之後，飛到張家口來了。羣衆驚慌得滿街亂竄，發了瘋了，都往洋河裏跑。宣化大道上落了兩顆炸彈，日機還在雲頭邊軋軋的飛，於是羣衆又瘋狂了，螞蟻拾死蒼蠅般的聚攏來看被炸的土坑和倒塌的房屋，警察也擠在人堆裏看熱鬧。

日機一點不講交情，一回二回的燬滅張家口，察哈爾省政府朱門旁邊也堆起麻袋來了，主席辦公室前空地上也挖起一個窟窿。警察奉了長官的命令，大街小巷去通告百姓挖飛機洞，沒有半天工夫，每家門前都有一個新土坑，大概三尺多深。但是省政府門口兩根旗桿，不知道那一個朝代留下來的，恐怕牠被風雨剝蝕得更難看，早就把紅漆髹得通紅。似乎沒有人想到這樣會給日機鮮明的目標。

每家門口雖有飛機洞，一般人還是向遠處菜圃裏公園裏以及更遠的樹林間去躲飛機，飛機來幾次躲幾次，整個的光陰忙於躲飛機逃命。可是政治階級的大人物，那就無須這麼麻煩了，天一亮，汽車送上賜兒山太陽落了西山，汽車又去接回來。一切公事私事到了晚上再說。電報局聽出了漢奸無線電台方向，公安局的警察木偶式的照着指示的方向轉了兩個圈子，總是看不見回去了。被敵機用機關槍射死在路上的鄉下人，警察先生爲維持交通秩序，把屍首拉到遠一點的牆腳下去等他發臭。

八月十二日的敵機炸好了張家口，回頭去幫着大砲轟炸漢諾壩（張家口東北三十餘里）的爛碉堡，因爲這裏有一排二十九軍的弟兄。漢諾壩進崇禮。日本由張北攻張家口，這個地方是他們側面進兵的一個口子，不多幾天前派兵去把守漢諾壩，那個地方與張家口休戚相關，可是只有一個幾百年前建修成的爛碉堡，飲料要取諸於五里之外，爲了這個問題，所以只派了一排兵。等日本的飛機大砲炸過之後，想起送煤油桶去作取水的工具。煤油桶還沒送走，炸餘的一排兵後退十里了。

傳作義將軍的兵克復了嘉卜寺，南壕塹，商都和大青溝，張北再讓傳作義的兵來動刀槍，實在有點不好意思。於是把收編的雜牌隊伍八月十四日的晚上開出去收復張北縣，出去倒很順利，一彈不發翻過猴兒山，再向前一點，玻璃彩地方偽蒙軍把他們嚇住了。

攻張北攻了一星期，猴兒山讓給敵人了。十九二十兩天幾十架敵機翻來復去的來炸張家口堡子裏和武城街都成爲瓦礫堆。這些敵機由張北飛來轟炸，只要一刻鐘的飛行，就能達到牠的目的，要想減少這種太近的空中威脅，只有快些收回張北，可是猴兒山又不我們手裏了。

二十三日政府機關的物件開始裝運後方，誰也不知道。劉汝明還佈告居民勿信謠言，政府決盡力維持。二十四日各機關的負責者不知去向了！只有街上可以看到幾個警察。

東西兩座太平山上，被敵人佔領了。砲兵陣地佈置在每個高山頭。大境門外還有沒退清的察軍，東南缺口有察軍的砲兵。只要把這兩部份消滅了，張家口就是敵人的了！敵

人的砲口朝着兩面射擊，再無向張家口放射的必要了。其實那幾個紙老虎嚇人的砲兵早已溜之大吉。雖然消耗了敵人不少砲彈，但是就張家口的控制權說，張家口已不是我們的天下！

車站南邊宣化大道旁聚集起很多的漢奸——便衣隊，用機關槍步槍衝進張家口，這許多漢奸有新由張北侵入張家口的，他們平時就不用着一分隱蔽，因為公開地進來，不會有人來多管閑事，平綏線平日縱容如許多的漢奸，我們今日始深深嘗到滋味了。

八月二十六日張家口最後的厄運到了！張家口的南邊很遠的小莊子裏有一羣察軍，帶領他們的長官逃走，他們把手溜彈，大刀和子彈，一起去進高粱地，輕鬆的跑了。（二十六年九月三日太原）

——秋江——

懷來回想

當我們平日通過察境平綏路的時候，青龍橋山洞之西北數十里地方，有一座引人注意的山城。因山勢自然形勢，城堞回天作成弧形，在南口山脈之北所謂懷來盆地之中，在桑乾河西洋河流貫的沃野之內，憑據小山而構築的古城，特別是在青綠的夏秋之交，給人的印象，是別有風緻。

然而不常令人注意的懷來城，在平日是很少人在此下車專誠拜望的。懷來這次能遭全國人的重視，實在也是難逢的機遇，自它能被人重視，能被許多遠客光臨的觀點上說，當然是懷來之幸，然而自這批遠客到懷來之意義言之，也是懷來之不幸。

為抵抗日軍對南口之進攻，湯恩伯軍始開入懷來，所以不能算是喜事，爲了劉汝明不允許湯恩伯的前敵總指揮部設於宣化，不得已而來懷來，自然更不能算喜事。雖然不

是可以歡迎的遭遇，而此種不可避免的遭遇，却來關照懷來。

八月中旬的午夜，三位新聞記者在平綏前線臨時火車裏打盹，忽然聽見人聲嘈雜，火車已停在一個樹林陰鬱的車站上，站上更夫嚷着「懷來到了！」我們倉卒的自己搬運行李下車，站上上下些看不清面孔的軍人，初秋的涼風拂掃在夜行人的面上，精神立刻興奮，天上的月光對於長城以北的景物，似另有「塞上」風趣，南面我們數萬中華男兒與日軍血戰的南口山上，白晝是砲火連天，而夜間則和秋月一樣的感覺不到有什麼動靜。平綏線各車站白晝經常受日本飛機的偵察轟炸，夜間却又還我原有的清涼。我們奇怪緊接戰場的懷來之夜，會如此靜寂。我們同時感觸到，在旭日東昇的明朝，不知如何嚴重的戰爭情況，會出現於我們的週遭。

一位窮困的苦力，一面替我們攜行李，一面作我們的嚮導，引導我們徒步走向懷來城，曲折繞出車站，進入似乎公路的道路，視線從車站附近房屋中解放，正當我們前面的是那巍峨的弧形的城牆，月光從太行山那面向東斜射在城上，明暗不一的投影，有如精

繳的木刻圖畫，約莫走了二里土路，後面有一隊蓋鋼盔的士兵趕了上來，他們步伐整齊，有聲有色的趕赴我們前方，刺刀的搖擺聲和脚步着地聲，配成極有節奏的前進曲，我們高興我們的武裝同志能有如此精神，我們又慚愧，我們一般國民的體力，尙待訓練。

轉過曲折的城門道，經過三重衛兵，懷來城整個入了睡鄉，月光雖然那麼皎潔，街上沒有一個人影，全城沒有一盞燈光，如果我們防空秩序能到這樣程度，那就大有可觀了！這時我們似乎是偵探，我們怕敵人知道我們欲拜訪的司令部所在，在十字街頭上遣回了那位苦力，自己分配着行李，接近了前敵總指揮部，衛兵對於我們突如其來的怪客，開始警戒的查問，然而我們對於這部軍隊，太過熟悉，我們又如前方回來的便衣偵探，隨便和他們招呼幾下，我們已直入司令部了。

南口方面的戰爭，一共分做兩階段，第一階段是居庸關鐵路正面，第二階段是向西迂迴。八月十八日，居庸關正面日軍已無再攻之勇氣，不過仍保持激烈接觸，日軍已移其主力作迂迴戰爭，所以懷來的情報，都忙着橫嶺城一帶，我們知道張北未曾照預定計劃

攻下之後，知道察哈爾戰爭難免不出亂子，打算趕緊轉變南口陣勢，調奇兵出擊，縮短戰線，然後抽兵救張北一路，所以諸人那時都在懷來，預備等傅主席十九日來懷來後，會商出擊辦法。那時全線空氣，突呈活躍，前方後方每一個人都企望着出擊的實現，和勝利的到來。

湯恩伯先生因爲日夜辛勞的結果，瘦得不成樣子，兩個眼睛深深的凹入，整個身體剩了皮包骨頭，我們驚異他消耗得如此利害，幾乎有幾分認不清楚。原來猛攻南口的日軍，在優勢的兵力兵器條件下，湯恩伯實遭受空前的勁敵，故日夜操勞，精密指揮已半月未曾得一安眠機會，整天和電話地圖接近，時時注意敵人一寸一尺的移動，我們一次一次的戰鬥經過。而其入察抗日以來，所遭受之常人意料以外之打擊，尤覺痛心，間有人提及此等傷心事，湯輒不言，但見其眼淚往往盈眶欲墜，默對客人出神。人不畏外在之強敵，而忌內在之奸佞，湯氏處境，惟身臨其境者始能知其有難言之痛也。

懷來之遭遇之最刺激當地人心者，爲飛機之轟炸。這座和平的山城，自古未曾經驗

過立體戰爭。日本飛機知道懷來是我們前敵總指揮所在，每天總是結隊而來，三十磅五十磅一二百磅的炸彈，一來就好幾十個的丟進城裏來，城裏居民從來沒有防空常識，躲避飛機很不得法，所挖地洞，不合理者甚多，故常有洞口被炸堵，洞中人全行閉死者。有一婦人被炸飛越屋頂，血肉橫飛。至於房屋之倒塌者，更各街皆是。

有一次我們躲在自地平面上掘下去的飛機洞裏，只有一個出口，正巧離洞不到十丈遠的地方，中了一顆炸彈弄得地內空氣激烈震動。大家以為洞塌了，都停止呼吸，靜待最後命運，過一會恢復了原狀，於是抽出閒工夫責備日本飛機師，他們這樣受人驅使，來與中國人作對，果有何意義呢？

有一次來了六架兩個發動機的單翼爆炸機，我們避到城牆裏挖成的避難洞，但聽轟轟的炸裂聲，把我們住所的司令部炸了大大的兩彈。剛才我們談話吃飯的地方，已變成磚瓦土木的散亂場了！當晚我們搬了地方，隔二天飛機又來，又把我新寄住地方炸得亂七八糟，老百姓已不敢住在城裏，紛紛逃到城外去了。

這期間曾經有人發動懷來地方民衆組織抗敵救國會，欲協助軍隊作戰，檢舉漢奸和協同軍隊作戰的工作地方紳士畏首畏尾，縣長公然謂漢奸爲不可救治之症，謂日本有錢，中國人有些良心甚差，勢亦無可如何者。此爲冀察系統中所謂特殊局面養成之人物。公安局長與縣長聯合公稱，懷來戶口已數次清查，毫無差誤。待逼其兌現，舉行緊急清查時，不但過去根本尙無戶口冊，而縣長與公安局長皆溜之大吉，不願負責，此蓋亦冀察當局特殊化之成績！

懷來漢奸之多，駭人聽聞，敵人利用漢奸爲諜報，爲飛機指示，破壞通信機關，破壞交通，擾亂軍隊，使我們無一日安甯，而我對敵方，反不能發動民衆，以做上述同樣之工作，皆由冀察政治弄成之惡果。

因爲漢奸之有組織，我們無民衆組織與之對抗，我們軍事行動總易爲日軍所偵悉，×××師的出擊計劃，被日軍事先牽掣而未果，且受重大的犧牲。而張家口方面劉汝明因循貽誤，岌岌可危，傅主席所率軍隊，已星夜回師，搶堵北線，南方戰線始被日軍於二十

三日晚自鎮邊城迂迴而入，而北線亦已於二十三日被敵軍突破張家口西之平綏鐵路。大勢已不可爲，湯恩伯乃在避飛機洞中，以電話下令前方各部，縮短防線，死守據點，以待×××之援軍。當時湯與其臨時友誼參謀長朱懷冰先生同在避飛機洞中，一面以堅定之口氣通知前方各部以危急之情況，同時指示其死守之方針，一面對於當時險惡局勢，不勝其嘆息。蓋湯所能指揮之部隊，已全部加入前線，本身已成光棍總指揮，日軍自鎮邊城突入之騎兵，一小時可達懷來，當時人人以爲必死無疑。同時深憐前方死守據點之各部隊，蓋其不爲砲火之餘燼者，誠寥寥乎難也。惟死志已堅，中心已定，飛機雖仍不斷在上轟炸，洞中人之情緒，已變爲另一種之安閒，或唱歌，或談笑話，或強爲閒扯「死之方法」，或轉而談張北之延誤，或歎援兵之過遲。有人沉默的說：「南口守不着，那就雁門關見了！」（二十六年，九月四日，大同。）

商都重光

一 由平地泉出發

爲參加全民族復興工作而生活在國防最前線的人，隨時都希望有個突發的環境，和前進的路子，使自己整個精神和生命有所寄託，及充分活躍的機會。

「到了紅格爾圖，」深知偽蒙匪軍之不足懼；百靈廟，大廟克復後，而益信敵人策動之結果，決不能動搖我蒙疆，侵略我邊陲。其所必欲實現的「大陸政策」之美夢，可以完全打破。

捷報頻傳，在「八一四」晚上十點鐘，於國軍英雄壯烈的犧牲之下，商都終於克復了。令人非常興奮。查商都自淪陷到現在，計日恰爲一年七個月另十二天。沒有了祖國的同胞，一旦重見天日，無不額手稱慶，感謝政府。

避免敵方飛機轟炸汽車，記者與騎兵第一師司令部李軍醫長，經十餘名護兵的照料，遂於十五日晚十時，由平地泉出發，那正是商都克復後的第二天。

二 夜臥朔漠之野

平地泉去商都，由東門出城。過霸王河到大六號六十里，轉東北入興和縣境，繞哈歸廟六十里，入商都境，再六十里而達商都城。旅程之全長，共為一百八十里。平時汽車通行無阻，至多三小時半，可以直達，但自軍興以來，汽車未得稍息者，已整個三夜了，司機弄得有些模糊，甫出東門，拚命一跑，不知把車朝什麼方向開去了；待開回來時，道已錯出很遠。「人」的功用，也是與機器一樣的吧，機器使用時間久了，應當修理或者「加油」，人工作到一定程度，也應當使之休息，或者吃些東西，這是物理學上最普通的原理。總之機器使用過度不靈，人工作過度，免不了出亂子。

所以掌握我們全車生命安全的司機，雖一再叮嚀之餘，過大六號未久，終於把一輛笨重的大汽車，又硬給開到與道無關的土窪裏去了。汽車的偏差，距窪底僅有尺許的深

度，便要翻過來看車腹。祇得派人在四五里外的村子去，邀請老百姓從睡夢中起來，合力抬車。

記者既不能參加起車，乃走到一邊，裹了毛巾被，以朔漠原野作帳幕，就麥林而高臥了。

三 錯在沒有『燈號』

在星月模糊的天幕下，寒風唏噓的氛圍中，兀自高臥於大自然裏，這孤寂的心，而生孤寂的想像。以爲一個有靈魂的青年，是絕對以其身參加抗日救亡工作的。現在全民族已一致踏上抗日救亡之路，當引爲慰藉。同時更應該檢討自己，是否可以作一個抗日救亡的戰鬥員。假若羞慚的話，汗和淚，會自然的從內心激發到體外來。

汽車猛然發射出兩炬怒光，一聲長嘯，笨重的拖着疲乏的輪子，繼續前進。檢視時計，已是十六日午前兩點半鐘了。

無論任何事業和工作，我們要使之生出一種力量，須有精密的組織和詳確的計劃。

否則會發生不必要的損失。

比如我們的兩輛汽車，開過齊大慶以後，發現相對面距離較遠的一個山坡上，有二十多輛汽車，發出雄偉的燈炬，先是在關電燈，嗣即莫名其妙的，沒有了燈炬，俱停止進行，當令護兵乘車前進，以觀究竟，未幾亦停止，始終不能判斷是自己汽車，抑是敵人的汽車。相持甚久，天將拂曉，誰亦不敢保險。只得使之「開倒車」其顧忌有三：一是我們的車中滿載砲彈，為騎兵接濟的，戰士沒有了炮彈，無異失掉靈魂，我們當然重視；二是前敵指揮官的行轅距此後方不遠，敵人採用拂曉攻擊，乃軍事上之慣例；三是商都克復後不及二日，行前未接商都電報敵匪是否有反攻的能力，不得而知。有此三忌，乃「開倒車」！

可是我們的汽車，開到一座堡子去以後，便發現迎面來的汽車，正是我們自己的，都是從商都裝運戰利品——汽油——而來。因此深覺管理軍事交通的人以後應替「開夜車」的設想，使之永遠沒有「誤會」，無妨每天給汽車規定劃一的「燈號」。

四 到了商都

汽車翻越了兩重山坡，漸次可以見到殷紅的血跡，和軍裝的碎片，呵！戰士的血，民族之花呀！此時的心凝重了，對前左右三方，凡是目光可能接觸的任何東西，都予以特別注意。

「商都到了！」同車的人，都顯示出一種緊張的情緒，與得意的風格。因令司機把車開得緩些。天已明。一切景物正于浴於晨光熹微中。

商都爲「察北」多倫化德等九縣局之一，原爲內蒙古牛羊羣，馬羣於六、七、八、台王公地。城在七台舊址，築土爲城，寬一丈二尺，深一丈，周圍四千步，在察哈爾省西北極邊。東與張北，康保接壤；南界「綏東」之興和；西北仍爲內蒙古之賁紅溝，與退狐神廟等地。縣境東西寬一百二十里；南北長一百六十里；面積約爲一萬八千餘方里。地勢平行，無高山大川。

民國二十四年冬季，日關東軍，在策動所謂「張北事件」之後，策動熱河僞匪李守信軍，進攻沽源，寶昌，未幾我商都駐軍張書田部騎兵，亦被迫離開。自我商都縣六百四

十一村，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五戶，六萬二千二百九十九男女同胞，遂亦失却祖國的保障，被加上個「亡國奴」的徽號。於是察北各縣局完全爲外人勢力所有了。

五 能犧牲的代價

車入商都，道經南門。轉到縣府街以後，可以看見很多的行人。我們的同胞；我們的戰士，都顯示出一種欣快的顏色。襯出新的有生命力的活氣，籠罩了整個的商都。

國際間只有民族戰爭，壯烈而偉大；只有爲民族戰爭而犧牲的戰士，才有意義和價值。死得其所，雖死猶生！

由平地泉出發之前，知道進攻商都，有騎兵第□師，騎兵第□師，陸軍步兵第□旅，及炮兵等部之各一部，在彭□□帥長指揮之下前進，爲操必勝之券，故在步兵方面，犧牲最烈，頗能爲民族戰爭放一異彩，值得崇敬。

入商都後，彭門各師長都已率部前進，遂先訪此次步兵長官□□旅旅長董□□氏，董爲傳作義將軍部之少壯軍人，長於軍事，富於民族思想。記者與之見而僅有一次。平時

輿論，譽爲祖國未來之將材；與其贊襄戎幕之張參謀長，堪稱伯仲云云。

計劃收復察北，爲時已久。重以整個局勢關係，迄未實現。但國家全體性的戰爭開始了，收復失地，爲我全民族共同必由之路。因在綏察方面，決於八月十日以後，收復察北。綏東由平地泉等地出發，限於十三日以前，我所有隊伍，在商都附近，集結完畢，開始進攻。

以戰略關係，我軍於十四日拂曉，進逼商都城下，步騎砲兵，以密集炮火向城內射擊。時敵匪在城內者，計有蒙古軍第二師尹寶山部一師人；及蒙古保安隊一中隊。但合計全數，不滿一千。可是敵匪亦早有準備，據查截至八月十二日止，日人田中某某，尙下令尹寶山死守商都。此敵匪之第一道防線，承認以大量之軍火軍隊，爲之接濟，並稱將派飛機若干前來助守。因十二日尹匪曾派其心腹密由商都繞紅格爾圖到十二蘇木，晤新編騎二旅旅長石玉山，請先攻化德，彼等在商都不動，伺機反正。惟據判斷結果，此種陳說，未必可靠，而來人亦不能有具體保證，當揮之去。另一面而我已兵臨城下，尹匪尙未之知也。

白晝攻城，是否有利，不得而知。然事實告訴我們，基於民族復興，收復失地的場合下，

蓋無時無刻不可以攻城，雖有萬難，但不難克復，以求達其目的。十四日自午前六時起到午后十時止，敵匪以三十餘挺機關槍，在城之西北角上憑着堅固工事，向我步兵密射，終賴英勇壯烈，前仆後繼的戰士，於大砲掩護，騎兵的協助之下殺進城去，克奏全功。是時城內外高呼着「中華民國萬歲！」「國軍抗日勝利！」等口號。遙相應和，聲遏雲霄。是何等的壯烈啊！何等偉大啊！是役計死敵匪參謀長以下六百餘人，餘在逃。我軍傷亡三百餘名。

十五日晨由商都各界人士，列隊恭迎彭指揮官，門師長，董旅長等入城，安撫我一年餘以來，被異族蹂躪壓迫的同胞，許多年老的國民莫不熱淚盈眶！回想過去的積憤，到今日方得吐一口長氣以至歡喜得痛哭失聲！更澈底自信中華民國終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天，真是扶老攜幼，簞食壺漿，以迎國軍了。

入城以後，先是檢視尹寶山司令部，除點驗各種文卷冊籍，清理軍用必需品外，方知敵匪確欲固守商都，啓視庫藏，有新近由張家口運到之汽油七百餘箱，由多倫等地運到之子彈十萬餘發，由張北運到之大炭五十萬餘斤。至於軍食，以商都爲出產糧食之區，刻

正計畫徵收統制運銷之中。於是一一由董旅長派員封存，作爲戰利品。

在尹寶山司令部後面，爲其公館，我們發現口口圍的大砲的神威，有一砲彈正恰恰射中尹匪寢室側旁之護兵室，當死尹匪親信隨從一名，穢血遍地，使尹匪心胆俱裂，遂棄其愛妾二人而狼狽逃去，現其妾二人尙在城內，由我方派兵保護，並送給食品，以彰我寬仁之德。

嗣卽在縣政府巡視，除縣長朱敏癡及繙譯官等三名在逃外，餘自總務科長以下，均係當初被迫降敵，全留待罪未去，當由董旅長分別親加撫慰。同時就近召集全城士紳，公推代理縣長，暫維縣政。當推定前縣府總務科長，河北任邱人，劉蔭榛代理縣長職務，其餘各科長，由士紳分別負責，准予暫行留職。當令將縣政府之顧問室撤去，所有顧問室之一切文卷封存待查。

其次爲日株式會社所分設之大蒙古公司。及商都俱樂部，均行分別驗封。惟電報郵政各局之負責人在逃，目前不能繼續供應交通上之需要。

六 當商都淪陷後

察北在日關東軍策動結果，而宣告淪陷。由內蒙古之德王與卓世海出任傀儡，背叛祖國，偽設蒙古軍政府，及察哈爾盟公署。根據其實際情形，前者為軍事的；後者為政治的，商都縣因隸於察盟公署，改縣政府為縣公署，設總務、財政、保安三科。縣公署內設縣長科，長共四人；繙譯官及股長共七人，三科之科員共四十人。為囊括地皮、壓榨人民之膏血計，以財務科設員最多，佔科員全數二分之一。

縣公署之縣長辦公室，又為日籍顧問室，凡關行政者，事無大小，顧問有最後決定權。一切文件須經其簽字蓋章，方能發生效力。商都克復之日以前之日籍顧問，為朝場秀二與尾坂武雄。此二敵匪，當推朝場最富於政治手腕與殖民經驗。其態度之和平及措施之迂迴，頗能麻醉縣公署一般中上級職員及其平日所接近之士紳。至今竟有稱道其賢者，殊堪痛恨。

縣公署之任何冊籍，均用成吉思汗紀元紀年，簡稱成紀，現在為成紀七三二年八月。

日株式會社，在商都設大蒙古公司，其目的與作用，對於出產之運銷，規定物價，包買包賣包運，調查商都全縣之生產量等，要之爲日本軍閥後面，統制農工商各業之總機關是也。

其次爲俱樂部之設立，表面爲招商承辦，實際亦歸大蒙古公司經理。提倡嫖賭烟酒，毒化一般善良人民。開設未久，每日可得捐稅三四百元，不到數月，其全部經營所得，常在六七萬元以上。青年同胞沾染此種惡習，如不能自拔，無異斷送祖國之生機，日人之陰狠惡毒，令人不敢想像。

城內之商會，公安，軍報，電話，郵政各局，均有日籍指導員插足其間，任各該會局之指導，並將舊有一切交通行政組織，一律改變成與偽滿洲國所通行者一樣。有電話局田局長，爲河北省人，原由涿鹿調商都，商都淪陷，彼堅決與其職務共存亡。一年餘以來，受盡指導員之凌辱壓迫，其所過生活，爲指導員執勞役之生活，取烟送茶，未敢或慢，稍不順意，動輒得咎。此次我們在商都見面時，彼涕淚交流，備述亡國後公務員之慘痛，不忍卒聞。

商會被支配後，遂通令所有商號，通用偽滿洲國之中央鈔票及鋼製輔幣，計鈔票有五角、一圓、伍圓、伍十圓、一百圓等六七種，輔幣有五釐一分者數種。現在商都既經克復，關於金融之改革，應是一切要問題。

教育方面，城區男女高初小學校所用課本，均係偽滿洲國文教部所編訂之課本，其中完全為歌頌日本皇室與日本軍閥者，其詞句充分顯示奴化性。

至於人民所受之痛苦，一種是捐稅之壓榨，一種是兵匪之劫掠。商都全縣捐稅，計有七十九種，如所謂阿片稅、阿片印花、禁烟特稅、各種附加、罰款、稅外收入、俱樂部捐等，每半年度之收入，為八萬八千一百三十餘元。商都實在人口，僅有三萬六千至四萬之譜，合計每人每半年在正式規定之捐稅額下，應有三元以上之担負。至兵匪劫掠，為害之烈，更無論矣。

查商都位於察北之西，密接綏東，為察北偽蒙匪軍之第一道防線。為圖長治久安計，偽蒙自背叛祖國以後，無日不在招兵買馬，積草囤糧之環境中掙扎，並企圖擴大地盤，自

去年七月以後，王道一匪軍奉命開到商都，正值人民收穫時期，以進攻紅格爾圖爲藉口，到處劫掠，盡其所欲爲。

九月初王英又就商都編練軍隊，強令各鄉供給草料，及攤派車輛。損失較王道一時更大。及至十月，王英軍隊編成，察北各匪軍，準備進襲綏遠，雲集商都，抓車徵夫，城鄉之交通因以斷絕。山西之石炭不能運入商都，各鄉之食糧不能運往城內，以致每一小車牛糞，平時賣五六角錢者，遂一躍而漲至四五元，米麵更貴。人民至此，生活困難已極。

十一月以後，王英軍與蒙古軍第八師包悅卿部，先後在綏邊潰退，道經商都，姦淫劫擄，任意橫行。衣物銀錢，被劫一空。鄉民窖藏糧食馬鈴薯等，皆被匪軍掘出，飼養馬騾者十之二三，糟蹋拋毀者十之六七。人民受害之重，殆無過於此矣。

七 國旗飄揚在商都

因自己職務關係，在商都只能留住兩日。行前會一再訪問縣政府及學校。嗣應劉代縣長及各士紳之請，與沙茫同志爲商都各界會同組織了一個「商都縣民衆慶祝國軍

抗日勝利大會，「照內地開會法，擬了一個開會秩序，規定了全縣即日懸掛國黨旗，推行黨歌，製定標語，口號，撰了商都縣民衆慶祝國軍抗日勝利大會告民衆及敬告前線抗日將士書兩種。會定八月二十日上午八時在城內馬王廟戲樓廣場舉行，可惜記者十八日午若籌備完了，就要離開，據說，日本人到商都後，限制各機關及商店一律將中國之國旗與黨旗及總理遺像燒燬，改懸日本旗與蒙古旗。但除總理遺像，確已無從求得外，原有之國黨旗，商都城內幾每家都存在。當記者離開商都時，我中華民國之國旗早已飄揚在商都了。（商都克復之第六日在平地泉發）

察哈爾的陷落

一 先說大勢

察北淪亡以後，所謂「察哈爾」只剩了「三口」所範圍的區域了！北面是張家口，東面是獨石口，南面是南口，就是舊時河北省區內口北十縣的地方，地面雖然不大，而對日抗戰的關係上，却非常的重要。因為南口到張家口這一段，正是平綏鐵路全路軍事險阻所在，亦為晉綏乃至整個西北對日抗戰上唯一的易守難攻的門戶。假使察哈爾在我們手裏，駐上雄厚的兵力，不但日軍休想圖晉綏，入西北，根本上要使日軍強佔下的熱河省失去安甯。而且在南口雄視之下，日軍強佔之平津，將於何時遭我之突襲，日軍實不能有絲毫把握。故日軍於七月末佔領平津之後，識者咸認日軍主力必速攻察哈爾，其攻擊方向，不外由北平攻南口，張北攻張家口，多倫攻獨石口，其尤緊急者，為北平對南口之進

攻。

二 敵我的布置

因爲宋哲元之貽誤，喪失了平津，平綏線西戰場的準備，不能不積極，因爲軍隊系統的複雜，作戰能力之不同，思想立場之不盡一樣，故指揮調遣很爲困難，至少在外形上，平綏線上有晉綏軍，二十九軍和中央軍，自這一期作戰指揮的傅宜生先生，實在煞費苦心；不過，大體上總算決定了一個原則，就是晉綏軍自綏東攻察北，二十九軍劉汝明部由張家口攻張北，中央軍湯恩伯部守南口，另以湯所部之高桂滋部進獨石口方面。以對付多倫方面南襲之敵。

我們這種布置，當然是針對日軍作戰計劃而定，日軍主力在北平而察北方面僅有蒙僞各部，原則上已布置成南攻北守的形勢，因此，我們是預備先北取察北，然後南出南口，西入熱河。當時許多人的預料，日軍攻南口，雖然他們自誇以爲很有辦法，然而決難如願以償，則其攻擊方向，或將自多倫以脅獨石口，張北以牽掣張家口；不過在我們原來作

戰步調上，我們已決定而且有把握可以先攻下張北，因此敵軍之欲利用張北，勢不可能。

三 可殺！劉汝明

當南口緊急之時，南方各報皆盛傳劉汝明如何爲守南口老將，如何已積極增防南口，但恐劉之兵力單簿，望中央速派隊援助；而其實大謬不然，北平失陷後，昌平已入敵手，南口北平間平綏路一小時餘可到，劉在南口之駐軍僅步兵兩營，而且除南口山下有簡單土溝一條外，無任何防禦工事可言，卽此僅有之兩營兵力，亦未作嚴重戒備狀態，所謂「嚴防南口」者，全爲欺騙國人之宣傳。不但此也，劉汝明不自守南口，當不能阻人之守南口，然而當湯恩伯軍奉令由綏東搶防南口之際，湯事先兩次派人與劉汝明接洽，劉皆不允湯軍入察哈爾境，令其止于柴溝堡以西，其能公然出口之理由，一爲疑湯軍將來難免不奪察哈爾地盤！一爲中央軍緩入察省，日軍或可容察省之苟安。故其對外宣傳如何戒備，目的在使一般國人仍待之民族英雄，而仍遂其封建軍閥之實際。劉汝明軍如此阻擋，而在張家口之日本特務機關，則任其自由活動，每日由張北開張家口之日本汽車，帶

來成千成百的浪人與漢奸，劉汝明對之無絲毫之限制。高桂滋與劉汝明本爲舊交，然而爲接洽國軍之進入察省，保衛國家，亦須自大同化裝成商人，潛入張家口與劉汝明會商，我們不知張家口爲何國領土，劉汝明究爲何國軍人？

四 故誤戎機

幾經磋商，好容易劉汝明始允許湯恩伯過張家口，而又不允許湯恩伯之前敵總指揮部設于宣化，蓋湯此時職司前敵，總縮察東察南，則其指揮部應在東南容易兼顧地方；劉汝明憑何理由不允許爲國家作戰之軍隊，在國家領土之內，選擇其指揮所？湯恩伯星夜搶守南口之後，在頑石禿山之上勉作簡單工事，費力多而成效甚少，乃劉汝明向中央報告，謂南口陣地早有鐵筋洋灰工程，湯部守之必易，不解是何居心？

照我方原定計劃，南口守定之後，即同時進攻商都察北，尤以張北爲緊要；傅主席準備於張北取得後，於十五日之內趕作成牢固的鐵筋洋灰工程，作成察北強固的據點，張北鞏固後，張家口可以絕對安全，然後以全力自南口出擊，此爲必勝的戰法。日方在察北

兵力本來薄弱，而且防備很差。我方預定八月十三日夜間同時襲擊商都張北，期於一鼓而下之。商都已於十四日經傅主席所部董其武步兵旅與趙承綬所部騎兵猛烈攻擊之下，被我收復，而劉汝明對張北，却無故遲延一日，始行動作，待其已進至張北城邊，日人指使李守信請劉汝明再緩攻一日，謂李即可反正，不必動兵，劉亦公然應之；兩日遲延，日本關東軍援軍已從容趕到，堅守張北，而驅李守信部對劉汝明部反攻。整個西戰場形勢，至此完全逆轉！

五 冤哉南口烈士

日軍在前關東軍參謀長板垣策劃之下，首先以主力直攻南口居庸關正面，當其鋒者，為湯恩伯軍王仲廉師，板垣以為挾日軍飛機大砲之鋒利，再以唐克車隊順居庸關汽車路前進，我軍上無制飛機之利器，下無破戰車之功能，論砲則數量射程，遠比我方為優，而壕塹掩蔽，亦皆草率應事；故其預料不難將南口正面攻下，如南口果下，則順平綏路以出張家口，破竹之勢已成。事有出乎日軍意料之外者，無論飛機如何轟炸，砲隊射擊如何

準確，砲彈如何稠密，給予我方如何嚴重之傷亡，然而南口山頭上始終是中國健兒把守！日軍唐克車隊無忌的前進，終被我勇猛官兵用手榴彈手槍衝近破壞至七八輛之多。日軍憑北平便利交通，與其充足的兵力，數番更代，不斷猛攻，我方之南口正面自八月九日開火以來，始終爲王仲廉師，激戰兼旬，死傷過半。

日軍欲以優勢兵器，速佔南口之企圖，既已失敗，乃向南口西面用主力對我迂迴，利用冀察民衆之毫無組織，驅使其平日豢養之漢奸及臨時強抓之愚民爲嚮導，向複雜的南口山脉中突進。湯恩伯乃以所部王萬齡師自南口西向展開，襲擊日軍迂迴部隊，並欲相機出擊，以解居庸正面之壓迫。誰知日軍兵力遠過我方，接觸之後，戰線過長，預備出擊之兵力，全變爲臨時陣地之防守。雙方互爭高地，死傷之衆，尤過南口。蓋長城之作用，本係自南防北，故險要多在長城之南，而我軍今則南向以防日軍，長城作用，整個爲之顛倒，故我軍須入長城與敵爭形勢。日軍迂迴計劃，受王萬齡師之阻擋，乃繼續向西展長其迂迴路線，於是王師兵力分散，往往一連步兵之防線，拖長至數里之遙，每一山頭之兵力，往往

不過三數士兵。後方已無所謂預備隊，勤務兵，傳令兵，伙夫皆已執槍上陣，傷亡之官兵，滿山滿谷，而陣線始終未被突破。

其後李仙舟師及馬延壽獨立旅先後加入，欲先使南口陣地鞏固，傅主席更親率生力軍數團，屯居庸之北，已定期大舉出擊昌平，威脅北平，響應平漢線北上之國軍。日軍見南口攻擊計劃，行將失敗，乃加緊突擊，湯部所餘無幾，新增各部傷亡亦大，然而大家所恃者，希望劉汝明能支持張北戰局，待南口出擊實現之後，中央援軍數師，計日可到，然後北解張垣之危，重復優勢戰局，誰知劉汝明竟再誤大局哉！

六 誠何居心！

劉汝明遲攻張北二日，大誤戎機，李守信在關東軍支援之下，已反攻張垣，則劉汝明應早明白形勢之嚴重，善爲鄭重對付。乃始終愚人自弄，留其主力於張家口之南，散駐宣化，涿鹿，陽原，蔚縣，早作退逃之布置，而遣其雜色部隊與敵軍對抗，張垣之日方祕密特務機關，仍然存在，被人指出之祕密無線電台，亦不加取締。張垣如此緊急，不聞戒嚴。日方在

張之商店旅館機關衆皆知有日人密藏其中，亦未加搜查。其他軍事機關欲在張垣作肅清漢奸工作，劉則一概不加許可，南口特別緊急之時，湯恩伯會電劉請將其駐涿鹿懷來附近之某團，向南稍爲移動，必要時請其增援，劉始終未曾覆電。劉之主力盡在後方，張北敵人反攻之時，劉不調其主力赴前方，而反向湯恩伯請兵，欲抽已萬分緊急的南口防禦兵力，誠使人大惑不解！記者在察境所見作戰前方城市，無一地不遭日機之轟炸，無一日不遭日機之光臨，無論軍民無不痛恨日機之狂獷，獨至劉汝明主力所在之宣化涿鹿等縣，日機雖不斷在上空飛過，其所部軍隊仍在大廣場上密集體操，了無躲避意味，懷來與涿鹿相去數十里，懷來已被數百巨彈，居民逃避一空。涿鹿爲劉汝明基本部伍所在，而日機竟未曾以一彈相加，民衆亦未受炸彈之威脅，彼等何幸而爲劉汝明部下之士兵，更何幸而爲劉汝明治下之居民，八月二十四日察省全部戰局已至最劇烈之階段，日機成隊過涿鹿，猛炸柴溝堡，張家口，懷來，康莊，而對涿鹿等地仍保持「親善面目。」記者早臨其境，頗有和平中立地帶之感。

七 大局奈何？

劉汝明之「不堅決抗戰，可以緩和日軍進攻」之迷夢，終被日軍不客氣的進攻所粉碎。日偽軍節節進逼張家口，勢將奪劉汝明視爲寶貝之地盤，傅主席爲大局起見，不得不移南口待命出擊之師，反戈以救張垣之急，劉至此始倉皇調其後方基本部隊及砲兵至張垣應戰，而大勢已去，回天無術。張家口以西鐵路，被日軍截斷，傅主席所部亦大半作冤枉之犧牲，八月二十五日夜間，偽軍先頭迫入張家口，劉部倉卒敗退。自此日軍目的已達，無利用劉汝明之必要。向之對劉部後方異常親善之日機，至此成羣結隊轟炸宣化，涿鹿，蔚縣等地，其所用炸彈尤大於炸湯恩伯者！

南口方面自二十三日夜，得日軍騎兵大迂迴自鎮邊城進入長城之報告，湯恩伯已下令各部死守據點，以待平漢路繞道兼程北上之中央援軍，蓋日軍繞至我兵力不夠分配之右翼，以人長城，事實上不能補救，故下死守據點待援之決心。各部亦已遵令死守原陣地，預料援軍即可到達，當時激昂慷慨，準備全部大犧牲之情緒，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

然而張家口已失，南口已無後方，援兵縱到，大局無補。於是光榮抗戰近二十日之南口將士，不得已，在日軍四面環攻之下，於二十六日晚開始攻擊後而退却！

自此，北中國軍事險地，我們忠勇的將士血染遍了的關山，又入日寇之手了。

板垣死攻南口的辦法，已將全部失敗，北方戰局大可挽回，一誤於劉汝明之緩攻張北，再誤於劉汝明之不以主力支持。一着差失，全盤失敗，此後南口與張家口之再奪回，不知要再枉流多少熱血了。

八 不足悲觀

察省之失，不敗於軍事，而敗於政治。蓋軍權未絕對統一於國家，軍閥私蓄武力，事事先個人利害而後國家，爲此次失敗之絕大原因，故抗日必須先將封建軍閥澈底剷除，此點我們認爲國家不能再用姑息手段優容敗類。蓋是非不明，賞罰不立，國法軍法蕩然無存，則無以建立忠肝義胆捨生報國者之正氣，平津之變，不責宋哲元，或爲勗勉全國軍人以自愛，劉汝明之罪，如果再不依法辦理，處以誤國之罪，則此次犧牲過萬之將士，果有何

意義以自解！自私軍閥之最大要挾，充其量不過正式投降日本，明作漢奸，此事頗不足慮，全國士兵與下級幹部皆爲忠良愛國之士，任何之官欲令其作漢奸，絕對爲事實上不可能，尤以二十九軍之官兵，其抗日情緒，絕不在全國之後。

是非已明，士氣自振，將來反攻，自不會發生內部不齊一之現象。就具體事實而言，日軍雖佔察哈爾，但不易利用平綏路；蓋青龍橋山洞已經蔣委員長事先命令兩次重大破壞，最少須二三日之修理，故仍等於佔一無鐵路之地區，此點予我反攻上以極大的便利。察哈爾民衆雖在冀察當局極端愚民政策下面，毫無組織，就其各別行動，對於抗日工作異常盡力；以後我們能加緊民衆的組織，迅速反攻，日軍仍難站穩！

傅主席最近有幾句話，可以代表前線正確的見解，他說：「這次抗日戰爭，本不是一二年可以希望最後勝利的事情，目前挫折，不足驚異，我們只要始終不屈服的打，最後一定可以成功。凱末爾之土耳其獨立戰爭，只在最後幾次勝仗，就革命告成，我們要忍耐戰敗，以等待這最後的機會。」（九月一日大同）

——長江——

「按」本書付印時中央對於不戰而退，貽誤戎機之劉汝明已明令撤職留任，使其反省自効，以示寬大之意。

今日的綏東

八月初，湯恩伯部急援南口，剩下來同等重要的綏東一線，先後由散駐綏境的各部隊開入增防。當他們暗暗的經過街市時，我們看見去冬綏遠參戰的將士大都鼓起了新氣魄，風采越覺煥發了；騎兵的馬近來越加矯健了；我們的運輸汽車隊行列一拖十數里，裝甲車救護車也都出來的確，我們比去年進步多了，有力量多了。特別是反正未久的安華廷旅，八月四日徒步過平地泉，他們由日本手裏得來的雜牌槍枝，和襤褸顏色不一致的軍裝，刺激着民衆的眼睛，惹得大家巴上去看，軍民交換了生疎而親切的目光。兵士們，雖物質不如人，但是精神顯得特別有勁，充分暴露着一個有豐富生命力的集團，他們匆匆的來，又匆匆的向前方去。我不禁爲國家掛念着他們，同時爲他們祝福！

兵越開越多，而且在後方都停留不久。這時我們偷偷的估計，自己在綏東沿邊至少

已經有了×人以上的兵力。兵力不算小，對付察北一些匪偽軍一定有辦法。大家因為放心，愈覺興奮了——我們此後決不會祇於放心而已，一定還要向察北的匪偽軍出擊！

民間消息的傳播，比由上級官方得來的還快上幾天，實在的，我所知道我們將要取商都的消息是來自士兵，來自一般軍民的常識的判斷——是來自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當時，心弦的激盪，血的沸騰，相信吧！一切都該不成問題吧？大家大概都聯絡好了：察綏之間，各軍之間，以至對於準備反正的偽軍，應該都有默契了吧？收復失地！即速進至熱邊與日本作戰！奪回平津，全面戰爭一定由這一戰略的開展而獲勝！這時全國各處的抗戰情緒如何我們不知道，綏察一帶却頓時充滿了樂觀。

大軍已經進到敵對線的最前方。都已經出了綏東境，都握住了火藥的爆發點。探騎接連的報告最緊張的消息，商都城內日偽軍數目，城邊防務狀況，準備逃亡，汽車停放的位置。這些對於我們決無問題，只有更加重了我們可能勝利的信心。現在，只有張北的情況還未明瞭。

張北商都收復軍事，密議在八月十一日一齊發動，結果竟因故遲延，這無疑成了以後任何不利情況的一個因素，張家口方面了無消息，高級指揮官僕僕晉綏道上，一切人的焦灼，疑慮，已經斷定了我們必然要有一個不可避免的損失。遲延軍機的原因裏，包括兩個嚴重的問題：一，有一些官吏對抗日戰爭之性質認識不清，見地模稜，因之聯合作戰力量分散。二，軍隊組織尙欠完善，指揮系統劃分不清，封建思想未除，人事關係太重，私人情感比階級服從還要緊，於是個人的利害往往看成較重於民族的存亡，這樣在軍事行動上我們就難免許許多的吃虧了。

十三日傍晚，暮色矓矓中的平地泉載重汽車在街上穿梭般的飛，砲彈，子彈，高射砲，麵粉，乾糧隨着運往前線。各高級長官倉忙出城到部隊去，佈置明天對商都的拂曉攻擊。平地泉的人一時時受着察北敵人威脅的人，於深信我們自己兵力以後，好像完了一件夙願似的放平了砰撲兩年的心，再去準備着商都克復之後的事業新計劃，必要時這幾天再躲躲牠的飛機。

十四日一個上午綏東後方空氣在靜穆中，大家很安心的好像都可以聽見商都勝利的砲響。傷兵陸續運回來了，說在激烈的戰鬥中我們已經佔到一切有利位置，不過敵人死守城廂，急切還不得下，我們正繼續用敢死隊猛攻。下午四點，火線上電話，說敵人飛機三架參戰，敵汽車三十輛載大批援軍到商都。後來消息混亂，直到子夜，整個綏東都爲收復察北軍事興奮到疲憊了，忽然佔領商都城的消息，由前方的急報傳來，在漆黑的平原上，人馬汽車開始了最大愉快，迅速的動作，繼續到東方發白。

如果說克復商都之役是以力取，那麼拿回嘉卜寺應當完全是石玉山反正軍用智的成功。大家正爲着收復商都而慶幸的時候，忽又傳來嘉卜寺已爲我們佔領的消息，石玉山部怎樣進入察北，事前很少有人知道，這一批反正軍在去年大草原作戰期間，已經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偉績，這次竟告奮勇斜出朔漠之北，經數百里無人烟區域，輕騎急入，忍飢寒，沐風雨，兩日夜間直達察北偽組織都會，一鼓而下堅城，其戰功將永留史冊，其精神誠值得萬民膜拜，景仰！

石部騎兵全數不過兩千人。中間用在攻城的又僅祇曹凱一團之衆。曹團以前駐嘉卜寺很久，地形熟悉，與當地民衆感情聯絡密洽。當十六日他們到達街外以後，市民都驚爲由天而降，急忙指告他們敵人各軍事位置所在，各機關，弄得德王等和他的軍隊難辨虛實，只好倉皇退走，結果，石部幾乎是不血刃而佔了嘉卜寺。這樣實際是一個游擊戰爭的收果。彼時他們已經具備了游擊作戰的一切條件，並且已經充分利用了游擊的方式，能夠及時發動使敵人無所措其手足，最靈活最迅速的完成了光榮的任務，以少數戰勝了多數。

嘉卜寺游擊戰術的勝利，是我們全民族革命戰爭勝利前途的最明白指示，惟有普遍的發動游擊戰爭才能以弱克強，奪得抗戰勝利的把握。在目前各線作戰都已經有了血的經驗的時候，對於石玉山部的游擊戰術，實有加以澈底認識與選擇的必要了。

察北各路進軍的勝利，恰足以加深張北方面戰况不利之嚴重性。劉汝明因屢誤軍機，對僅僅千餘之日僞軍，既不能勝又不能抗。到二十一日，×部竟由圍攻張北的形勢，而

敗退於漢諾壩（張家口張北間大山）之南！繼之，敵軍乘勢進逼，萬全縣又告失守，察北勝利軍事，於此陡變！

由嘉卜寺向北伸入各軍停止了進攻平地泉，豐鎮，興和，大同各留守部隊連夜由鐵路向張家口以北線增加，綏東五縣至此僅有一營人在陶林至平地泉路上。次日，綏東國民兵亦奉命徵集開赴前方，他們將刀槍銑斧帶在身邊，黑棉被暫時作了軍氈，威風勇氣雖不亞於正規軍，但是在另一個角度看，察綏軍事的緊張與險惡，很顯明的，一定達到了頂點！（二十六年九月三日，大同）

退守雁門關

一 大同守不住

敵人攔腰一刀，切斷了平綏路的張家口後，西戰場上的戰績，無可紀述矣！

我們退得快，敵人追得更快，有如洪水決口，一瀉千里，大有不把我們祖宗墳墓掘乾淨不休之概，我們不是在此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說洩氣話。這都是事實，我們不必忌諱，我們要在這失敗中尋出勝利的經驗來。

南口淞滬的血戰，證明了中華民族不是絕對沒有出息的民族，更說明了只有犧牲才能獲得生存。但是，不到半個月工夫，敵人腥羶的血手，由張家口伸展到雁門關北平原和綏遠。這並不是我們的軍隊沒有勇氣，而是在前線率軍作戰的將領沒有犧牲的決心，太看重了自己，漢奸的活動，亦為造成西戰場不可收拾局面原因之一。要是每個部隊都

能像十三軍三十五軍那樣英勇應戰。何必一定要來守最後一道的雁門關。

這麼大的戰爭，是關係整個國家民族存亡的戰爭，必須發動民衆力量與軍隊配合，然後才能談得上全民族戰爭。同時前線戰爭勝利失敗的消息，政府應該確確實實的告訴民衆，使民衆有所歡騰，有所震懾，時時刻刻與戰爭發生關係。假使專門宣布好的消息，壞的消息瞞着民衆，這樣無異麻醉民衆敵愾情緒，澈底的民族戰爭中一切都應該公開。

西班牙的民衆，老的少的拿着舊得不堪的破汽槍毛瑟槍幫助軍隊，保衛祖國與叛軍對抗，婦女們把燒熱了的火油，灌在瓶裏送給她的男子，躲在屋頂角落裏去澆進攻的軍隊，終於肅清了潛伏在馬德里的法西斯勢力，使叛軍怎樣攻擊，對馬德里無可奈何。這是軍民合作力量的偉大！我們要保衛祖國，收復失地，必須像西班牙民族，一致參加戰爭，並且要決心決意的來戰爭，然後才有前途！

張家口以西，大同以東比較可以守的地方，只有天鎮陽高。可是這保障晉北綏東的兩扇大門——天鎮陽高，始終是開着等柴溝堡被敵人一砲嚇回來的李服膺來把守。雁

門關內的生力軍，沒有先事開上去，或事後增援，眼看着沒有犧牲決心作戰的李服膺隊，伍一個個的被敵人消滅，一大塊一大塊的土地讓給人家！

原來天鎮早就修築工事，但是只打了一點基礎，沒有建造完全，這次要用也來不及修了。敵人取得永嘉堡就分兩路攻擊，一路攻天鎮，一路攻陽高。

九月八日天鎮失陷，一團人被敵圍困城中，不能退出。而敵未予顧問，當晚直攻羅文皂。一直到大同退却前一天，我們的軍事關係人還說天鎮在我們手裏。他的理由也是這一點。我不知道退出大同後，他還說天鎮在我們手裏否？人家的用兵迅速活潑，佔據羅文皂後，馬上掉過頭來繞天鎮山北去圍豐鎮，九日豐鎮吃緊，孤山發現便衣隊，同時興和方面等待綏遠的國民兵去增援了。

九日敵人的七輛唐克車衝進陽高，陽高是一個村莊，我們軍隊已跑得很遠，李服膺的司令部在這裏，聽說早一天他還有他的旅長，跨上馬背不知去向了！後方的守兵遇到前線跑回來的兵，問清了他是晉綏軍，即招呼他趕快退走，要是另一部隊的兵，他就一王

顧左右而言他」了。同一條戰線上的弟兄，不應該有彼此了。

土地丟得非常藝術而有規律，也許爲的容易計算，所以一站一站的送掉，陽高以後接着就送王官人屯，聚樂堡，周石莊，周石莊以後就挨到大同，大同雖然大得許多，但是一樣送法。

矗立在御河畔的大同古城，要是到後幾世紀來看牠，確是巍峨雄壯，不愧爲古代名城。但是在現代的立體戰爭中，牠的雄壯消去了百分之一百，對我們對抗異民族侵略的戰爭上，不能幫一點忙。九月十二日的黎明牠已脫離了中華民國的國籍！

不但平綏路上繼續不斷一城一村的滅亡，離鐵路遠的地方也是一樣，陽原，蔚縣和涑源，又在劉汝明的手裏送了出去！陽原，蔚縣，廣靈，靈邱和涑源，這些地方，在內線作戰上，於我最有利的區域，並且是平漢路與平綏路間唯一可以連接的地帶。能守住天鎮，陽高，豐鎮和興和，然後才能出雁門關，拊敵之背，根本粉碎了敵人大陸政策的西進。現在天鎮陽高不死守，放棄大同，陽原，蔚縣，涑源歸敵，以雁門，娘子兩關爲天險固守，此無異自斷兩

臂，試問僅留軀幹，將有甚用？

二 雁門關上

十一日的下午四時，大同城內街上已經死寂得很，只有幾個賣西瓜的老漢，在街頭上擺動，維持了一些市面。城門洞口的守兵，不像往日那樣自然，對進城來的人盤查，也改子語詞，沉重而帶有埋怨意思的，『進城來幹什麼？』的問話後，再不接上第二句。其他的衛兵，拚命的把鬆土往蓆袋裏裝。

我想和快要分散的大同鄉村作最後一次的遊賞，表示惜別，同時對我們的退路先認識一番，免得暗夜裏走錯了路，做了俘虜。所以出西門，出西門向西北方到雲崗，西南到口泉煤礦，向南走就進了雁門關。新由鄉下徵集來的大車，幾十輛聯成一線，穿進城裏去。三隻三個機頭的敵人重轟炸機，向口泉那面飛去，經過我頭頂上空。躲入樹底下，打開照相機預備照的時候，後面青紗帳裏拍的一向，子彈嗤——的穿過樹葉，接着又來一槍。我初次做射擊目標，自然不免有點驚慌，但是對這槍聲來歷，覺得非常奇特，當時我有

兩個判斷，一個是城牆上的士兵誤會我是向飛機指示目標的漢奸，所以開槍，不然定是敵人的便衣隊開的槍。

將到午夜，一道『退出大同』的緊張令，傳到了大小機關。汽車，大車，駱駝，毛驢子，獨輪木車和洋車滿載着各種各樣公的私的東西，潮水般的湧出西門，好像敵人已殺到背後。嗚嗚的汽車喇叭聲，耀眼睛的燈光，嚇得駱駝沒有躲處。反正不是自己的大車，士兵用着長鞭子雨點般往馬身上打，要牠和汽車一樣快，跑斷了馬脚，折了車輛，只有車夫心裏難過。

在逃亡時的汽車，最遭人妬忌，只要稍爲開得慢些，車後面靠得住，要吊上幾個弟兄，或非正式的公務員，老百姓不會有爬汽車的胆量，只好用手按住鼻子避開難聞的汽油味。一部跟一部搶着往前開，汽車壞了，汽車夫跳上別的車子就跑，沒有心想來修理牠。護路裝甲汽車，鐵板雖然不夠一寸厚，總比普通汽車保險些，可是牠也胆怯，尾跟着汽車跑，恐怕落在逃亡羣衆的後面。

退却比打勝仗難，尤其是倉皇後退時最難，難就難在不能整齊，不損棄軍需輜重。大同是西戰場的軍需庫，自從天鎮陽高不守後，大同的放棄，是必然的事實。當我們在八月底由察南退入晉北，就有很多車輛把彈藥運回雁門關內，同時也有往大同方面運，退出大同是很從容的，並且把預備輸送隊伍搶防蔚縣——因為劉汝明不等接防隊伍開到就走，致陷於敵手——的四十輛交通汽車，調至大同備退却用。我們理想中，沿途存積的軍需輜重，應該沒有遺棄，但是我們最缺乏最足珍惜的四千桶汽油——這個數目係最後退出大同的一個兵，在原平告訴我的。在懷仁燒了，一把火燒之大吉，這是萬不得已的急法子，很從容的退走，還用急法子圖省事，不惜物力，主持退却運輸的兵站負責者，良心上太說不過去了。

離開大同城不遠，東北角有稀疏的槍聲，一個弟兄說是敵人的便衣隊放的，我於是明白昨天的兩響奇特的槍聲。

天亮了，道上離亂情景清楚看見，大家望着雁門關走去。挾着一條棉被向關內逃亡

的莊稼人，腳上似乎拖了一條長練，緩慢前進着。田裏已成熟的肥碩的高粱，狗尾大小的米穗子，倒灣及地；好幾年沒有過的好莊稼，使他們有點戀戀，希望不久可以回來收割。兩個老漢；一挽一推的拉了一獨木輪小車的蒜頭，沒有一點行李。他們流浪的生命的支特，全靠這車蒜頭上。

雜遝的人羣中，看出中國整個社會的階層來，而且在這種機會裏看得頂分明。

懷仁離大同七十里，空氣比較鎮定。到岱岳更安靜了。五天前就聽說要開到大同增援的××軍，他的先頭部隊在岱岳汽車站北五十步遠的公路兩旁開始挖戰壕，他們想死守這塊平地嗎？抑是想掘一條深寬遠長的壕溝，使敵人的唐克車不能衝過而逼近雁門關。這個計劃是對的，那麼動工太遲了。

太陽鑽出地壳，吾人唯一可顧慮的是敵機空襲。一輛裝運子彈的交通兵團汽車停，在站上休息，子彈箱上睡着，一位斷了腿的十三軍軍官，二個護送他的勤務兵下車買食物，一位普通裝束的男子，沒有下車，站起驚慌的喊飛機來了，害怕而沒有經驗的人都逃

散了。他把醮了火油的棉絮，想把火引着這一車彈藥，斷了腿的軍官睡夢中驚醒狂呼。他的勤務兵上去拖下汽車，兩頂鋼盔權作武器，把這個漢奸打得半死，送縣署法辦。他們在南口作戰吃了漢奸不少虧，今天總算出着一口氣了。

開得快的汽車，早已不見形踪，走得慢的羣衆，落在後面很遠。這段公路上除了我們的汽車，沒有朝後開的汽車，撞車的危險，可以保證沒有，車夫開足馬力疾駛，把輪下的鬆土，捲成一條黃龍。假如我們是追擊敵人的話，真有一「直搗黃龍」之概，然而，我們是奔逃，今天我們這樣疾馳的退走，明天敵人就能在這條路上更快的速度追逐我們！

未進雁門以前，嫌北面公路和路旁的樹木，沒有關內經營得平坦整齊。但是進了關，反悔恨關外有條公路。

登上廣武鎮的太和嶺，就算進了雁門關。此地是隘道，逃進關來的汽車數十輛，擠得來不得來，去不得去。開出關去的××軍也要在這道狹路上通過，擁擠情形，有點像上海南京路。兩邊山峯彷彿永安公司的屋頂。

最害怕的東西，一來三架，由東北上飛過來，弄堂式的隘道上，沒有地方來隱蔽，同時兩輛汽車擠斷了去路，進退兩難，只有等着吃炸彈，給敵機舒舒服服炸一下。沒有飛過山頭，左轉灣向東去了。大家慶幸拾了一條命。

×××的軍隊由××開赴晉北，增援天鎮大同，大同雖然放棄，還未奉命停止前進，明知雁門關北無法挽救，但是只好去了再退回來，徒勞往返。假如早幾天能開到天鎮前線或綏東，這支生力軍不會無功而還。至少限度可以使敵人沒有那麼容易。遠水救近火，總不是好辦法。

繼大同之後，有好幾縣脫離了中國政治的統治了！其餘的幾縣只要開來幾輛唐克車，就可掃蕩我們的一切！

我們不要因此沮喪，只希望不是隨便放棄，而是有計劃的暫時退守，那麼前途還有光明。

三 同蒲車裏

兒童玩具式的同蒲路，正式通車的終站，是在原平，巧小玲瓏的現代交通工業，居然把原平點綴得很像樣子。它沒有發育成大，要它負起民族戰爭中的運輸工作，覺得它幼小可憐，有點誤事了。

原平這個地方，也像別的城鎮，一樣沒有市面，成爲死鎮。聽說敵機只來過一次，大商店怕飛機逃到鄉村裏去防空，不營業了。小一點的舖子，索性關起們來了。

原平是公路和鐵路的聯運站。近太原能看到一樁民衆的後方工作了，心裏非常愉快。

十三日的侵晨，泥路被夜雨打得溼滑不堪，一隊武裝的女同志，揀着比較乾的泥土走出土堡，去後方醫院看護傷兵。山西女子的勇敢精神，在綏戰中使我認識過。雖然這隊女同志，全是陌生面孔，但是她們的精神與我很熟悉的了。所以一接談，好像見過的一樣。在路上走的時候，一位友同志要求隊長給她發言機會。

『最好請你到後方醫院去看一看。兩個傷兵蓋一條被子，有的蓋不着，醫院新成立，

編制只能容納一千傷兵，如今來了很多，自然不夠分配。但是，這樣待過流了血的戰士，我們太對不起他們。請你把這種情形傳到後方去，教後方多捐些被蓋來吧！」她似乎要掉淚的對我說完，跑步歸隊去了。

她的這股熱情，使我感動起敬。但是引起我更慘痛的回憶，許多許多的受了傷的英雄，在退却時沒有人救護活活的給敵人殺死。

「我們本來分發到大同後方醫院服務，大同已放棄，我們只能在此地工作了。」

「我們早上六點去，下午七點回來，路很遠，時間也不經濟，想住在醫院附近，好多看護些傷兵，可是××軍專找民房住。」

救護隊隊長劉慕貞女士對記者這樣說。

車站上的一切，顯示出我們戰爭的凌亂來。恐怕其他大的鐵路上也有這種現象。

候車室裏抬進了一位傷了腿的戰士，兩個勤務兵很溫和體貼的陪着他。這付担架是由兩根小樹幹幾尺布湊成的，而且用了很久，看他的軍服左胸袋上的法瑯證章，知道

他是屬於十三軍第四師的，我走近去，認識他就是昨天在岱岳捉漢奸的斷腿軍官，我去過他們的陣地，對他們的作戰情形很熟悉，談起來很投機。他好像碰到家裏親人一樣，道地的長沙口音越說越有勁，忘記了他大腿上的創痛。

「去奪陣地被敵人機槍打傷，營長谷允懷派傳令兵把我救出來的。十九年我們谷營長受傷，是我駝他出火線的，所以我受了傷，營長對我特別好。」

「我們在平地泉做工，聽說蘆溝橋打起來了，我們的弟兄沒有一個肯做工，盼望快點開上去，好好的和日本鬼子打一仗。誰知打得這樣子，我慚愧死了，回去怎麼見人？孟先生！」

「啊呀！好弟兄呀！真能打仗敵人的砲打過來，他們動都不動，犧牲了可惜！」

「我的腿骨打斷了。咳！聽說外國醫院能接，我到了太原多說法弄點錢，到外國醫院去醫。醫好了，再去和日本鬼子拚一拚，我不信，拚死完結！」

「八月二十六日我們退却時，板達峪有好多傷兵不能運走，傷兵喊師長救命兩位

師長對他們大哭一場。

『這次關於救護傷兵工作，毫無成績可言，難怪仗打得太快，後方來不及準備。』
他足足說了一個多鐘頭才歇。

『他是×師××旅×××團×營×連的排長，姓胡名峴。沒有一點嗜好，我們營長很信任他。』

他睡着了，他的勤務兵告訴我。

很長的列車，只有兩節篷車，早已裝滿了轉運太原的傷兵，後來的只好上敞車。有的是車輛，胡排長和我，還有隨後加入的幾個傷兵，佔據一節敞車。

原平到太原共二百四十里，走了八小時，還有九十里沒走到。這麼慢的速率，好人也受不了，何況一天沒吃飯，沒換藥的傷兵。太陽光底下到太原的希望不可能了，每個傷兵的臉上都露出不可抑制的憤怒。

夕陽沉入地平，拉開了夜的黑幕，深秋季節的寒風，不爲了這幾個衣服單薄的傷兵，

躲藏起來，週圍是鐵板，想不出辦法，只有倒臥在車底上。

胡排長嘆着長氣，把軍氈蒙住頭，精神沒有上午興奮了。

一個像被牛車壓傷了的田雞，半爬半拖的爬到背風的一面伏臥着。他左半股給砲彈炸掉了。

還有炸去了左手的，蜷縮得像一個刺蝟。

他們在冷的難受以外，愁愴黑夜到了太原找不着醫院，要流落在街頭上，沿途所受到的苦楚，確實使他們太寒心了。

到了太原，兩輛汽車在招呼他們，這是從未享受過的待遇，今晚是到了天堂了！

但是他們的創傷，不能在太原醫好，要看雁門關守得住守不住而定。（二十六年九月八前二日寫於太原。）

——秋江——

「按」本書付印時，不戰只退之李服膺，已被閻錫山氏親訊槍決矣。

從娘子關到雁門關

一 進入娘子關

火車十一點多鐘從石家莊開，先還要經過一段河北省的地方，這一帶是平原，過了產煤的井陘縣，鐵路就入了太行山，名字非常美麗的娘子關，即首當其衝。娘子關有雄偉的風景，在娘子關車站的東邊約二三里路，與平綏路上的南口居庸關一樣，也是令人憑覽的勝地，但後者當時正是戰場，正是抗日前線的最尖銳的一點，在那裏開展着中華民族爲自衛而生存的悲壯熱烈的反侵略戰爭，六年來，我們的國防前線已由東四省而山海關，而喜峯口，而平津，而蘆溝橋和南口，難道說明天也許會退到娘子關了嗎？我們但願娘子關永遠作它令人憑覽的勝地，而不要淪爲戰場，如果再這樣下去是不行了。

娘子關是山西省的門戶，實際上我們現在還要說什麼「山西省的門戶」，這也是

封建的字眼了。不過就地理上說，太行上的天險，確是把山西造成其所以爲山西的條件之一，假設回到歷史上來說，山西若是封建時代諸侯的領土，這實在是一塊很理想的地方了。娘子關以西，火車差不多全都在山谷裏面穿行，工程的險峻實不下於平綏路，不過只是輕巧些而已。在這山裏，蘊藏着極豐富的煤鐵，而以陽泉爲採掘的中心，但規模究竟還是太小。

二 太原的一日

「太原印象記」一類的文章，在多少報張雜誌上已數見不鮮了，記者此次由平漢路轉往西部前線，繞道太原，只住了一日的時間，然而這一天，恰恰遇着自盧溝橋事件以後，日本飛機第一次光臨太原，所以這一天的太原，則與往日不同了。

八月下旬的氣候，表現着充分的秋意，晨光清朗，市面的冷落，好相把這都市變成了農村，國防線上的太原，究竟是緊張呢？還是散漫呢？兩者都是對的，不過緊張者是一個人，而散漫者則又是一種人。太原城裏的婦女兒童，早已都全部到鄉間去了，這是官廳下的

命令這些人，拋棄了她們的日常工作，終日在外面爲了避敵人的飛機而把整個的時間耗費掉了，婦女兒童姑且不談，就連青年壯丁，他們有的是店員，公務員……以及其他自由職業者，好多人也都是從一清早晨，就到城外面去避飛機，直到日落方才回來，各機關都在晚上辦公，比較大一點的商店，也都關閉着門，門外貼着一塊小紙條：「本號因防空關係，營業時間自下午六時至十時。」平時他們的營業時間都在十四小時以上，而如今則縮到四小時，那麼這整個太原的經濟活動力，無異已縮小了三四倍，再加上那部分完全停止了日常工作的婦女兒童，這種人力上的消極損失，應該值得我們考慮的。防空自然要緊，然而這種防空的確也是問題。在火線上，千百萬的軍人正和敵人拚命，而我們後方的民衆把所有的時間浪費在「防空」上，諸如此類的情形，非只太原爲然，其他各處如記者以後到過的大同等地，亦都是如此。

戰事在前方開展了，我們後方的許多不必要的工作自然是應該停止，但是，也更有許多必要的工作是須要加緊的，如救護，除奸，供給軍火，糧食，慰勞品等，這許多工作都要

民衆自發的幹起來，由政府與以充分的發展機會與有組織的計劃，不浪費民衆的精力，來實行全民作戰。山西對於防空問題，雖早有許多準備，但是就太原來說，負責者只是拼命的向民衆灌輸飛機恐怖的心理，舉行防空演習，以及白天停止日常工作，和婦孺遷出城外等，這樣子就算大功告成了。結果呢，民衆們還是散漫，無組織，自顧自，非但沒有參加抗戰工作，而且反到把日常工作犧牲了。舉一個例子來說，「太原的一日」這天早晨，大約在九點鐘時候，工廠的汽笛冗長的叫起來了，這是空襲警報，所有街上的行人都慌張了，良久才寂靜下來，飛機隨後果然來了三架，高射砲擊了若干聲，但是兩個炸彈還是落在×××附近了。警報解除之後，市面恢復了，街頭巷尾，一切人的談話無不以飛機為題材，有人說打下一架來，落在四十里外的一個村莊了。總之，其說不一，甚麼都有，整個的這一整天，也許明天還會接着，人們都「集中精力」的議論着這件事。

物價騰貴，為太原特徵之一，尤其是洋貨，自戰爭暴發後猛漲不已，這大概也是全國的普遍情形，不過在山西，因為鈔票問題，對於物價的影響更大，往往晉鈔的折價，只合法

幣之九扣至九四扣，晉鈔究竟發行了多少呢？這還沒有人能夠給一個確實的答覆。

三 夜生活

太原市上很少看到青年學生，原因之一是各學校都因防空而停課，另一個原因是犧牲救國大同盟的組織把大部分有爲的青年，連工人在內，都吸收進去了，他們集中在營房裏，過着軍隊樣的生活，與一般軍隊不同的，只是他們中間有女性參加，這些女青年們和男性穿一樣的制服，在一個隊伍裏出操，如果不聽她們說話，實在沒有法子辨認出誰是從軍的木蘭了。

山西有三個主要的民衆團體，即犧牲救國大同盟——簡稱「犧盟」，國民兵軍官教導團與工人委員會，三個團體都直接統治於地方最高長官之下，此外另有一個主張公道團。

因爲白天的「防空」，所以太原之夜就特別的繁榮起來，這裏的情形也許恰與南京相反。在街頭上，你可以看見一小隊一小隊的「犧牲」盟員，有的掣着大旗，有的搖着

小旗，分佈在各個的角落裏，向着市民演講，唱救亡歌曲，喊口號，青年盟員們那種慷慨激昂的情緒實在令人感動得下淚。

從一九三六年春季，「共產黨之戰」以後，有人說閻百川先生的思想爲什麼轉變得這樣快？這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就是閻先生轉變了嗎？

「犧牲」盟員的日常生活，自然比不上軍隊的嚴格和緊張，但是青年們對抗日救國的這種奔放的熱情的確可以全部發洩在「犧牲」中了，這樣一來，他們也就沒有閒暇顧及其他更複雜的問題，因而就老實了，不再作其他的行動了！他們目前主要的工作，是防漢奸運動，據說這工作已經深入全晉，然而許多盟員在他們實際工作之後，都痛哭起來，事實上，環境所允許他們的，只是叫你在一個小小的圈子裏叫啊喊啊的鬧，把你的時間完全佔據在操練，演講，開會，以及喊着極高的口號上，而假設你要作出乎範圍的工作呢，自然另有別的勢力來牽你的後腿了。民衆運動是貴乎應該爲民衆自己的自發的運動。而開明的統治者應該與以充分的自由，並加以誠懇的培植，設若這個運動不幸而

爲統治者以領導爲名，行包辦之實，則危險殊大也！而一般血性方剛的青年，在你運用了你的寶貴的「赤胆忠心」之時，同時也應該對客觀有一個理智的認識，這並不是說些使人寒心的話，而是說我們在抗日救國的戰線上，應該走一個更正確的途徑。

太原，不是如一般的「太原印象記」中之那樣的光輝燦爛。

四 出雁門關

同蒲路北段客車還是只通到原平縣，出雁門關還是以坐汽車爲惟一的好辦法，太原到大同的公路，百分之七十都是沿着鐵路線修的，因之坐着汽車也可以視察同蒲路北段修建的情形。

雁門關的險阻，使同蒲路難以穿過，所以現在同蒲路的路線，從原平起就與汽車路分歧，繞道西面的楊方口以通過這雁門關山脉，直到雁門關外的岱岳鎮，又復與汽車路會合起來。汽車路的全程爲六百二十華里，我們早四點鐘從太原動身，到雁門堡打尖，人也吃飽了，車也加足了油，然後就開始爬上雁門關這偉大的前程。所認爲遺憾的是汽車

路迂迴着從雁門關的西側繞過，相隔尚有八里之遙，而不能領略到雁門關的勝景了。

雁門關以外，算是晉北地帶，實際上若以自然地理來劃分山西的省境，那麼她的北邊當可以雁門關爲界，正如其東面之以娘子關爲屏障一樣。晉北與察南爲桑乾河流域，當屬同一地帶，軍事地理往往和自然地理有很大的關係，目前的抗日戰爭，我們的第一線已從張家口退下來，即戰場已由察北移入察南，察南與晉北原無地理上的分界，因之這一個戰場的深入，於我們戰略上的問題實在相當的嚴重，如果我們不能用「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的新長城」，我們就實難確保晉北，晉北要發生問題，綏遠防線也就孤立起來了。如果沒有決心向敵人反攻過去，以致使晉北淪爲察北第二，雁門關變成張家口的替身……這雖然只是一樁「胡思亂想」的事，但是許多事實綜合起來，使我們又不得這麼想：這個時期實在是嚴重得多了，西戰場的風雲，暴露了我們政治機構上的許多問題，這是大時代的到臨，每一個民衆當認清了自己的任務，自己的力量，要自己起來救自己。在長遠的抗日戰事中，所能把握着最後勝利的，還得依靠民衆自己的力量。（九

西線的血戰

月四日補記於大同

一〇八

—小方—

察南退出記

一 星夜離懷來

懷來城內飛機洞裏面所收的電話電報。一件比一件的不吉利，南面橫嶺城報告，日本騎兵進入鎮邊城，北面張家口情況，亦呈惡劣，劉汝明沒有決心抗戰，而新由西調動上去的李服膺部，亦未曾力戰，自由退兵，張家口之西孔家莊站有被敵軍突破消息。

「請你們走罷！不要都死在這裏！」

湯恩伯先生瘦黑的面容上，此時下了最後的安排了。在旁邊的客串參謀長朱懷冰先生，從容不迫的用電話安置好了他所部××師的布置，放下電話，摩摩口唇，望着我們幾個非武裝的記者出神。

「這回如果丟了南口，對於這一批陣亡將士，要想在南口山上立紀念碑，也只能希

望在再度克復南口之後了！」他有幾分感慨。

「不過，南口雖然萬一失敗，我們南口作戰將士，已盡了他們的職守，而且我們成萬的壯烈傷亡，已告訴了日本軍人，征服中國之迷夢絕對無法實現，而另一方面表現中華民族精神的復蘇！」嚴肅空氣中我覺得說這話的朋友一點也沒錯。

八月二十三日的黃昏，在南口張家口兩頭不通的情況下，我們離開懷來，但是我們又往那裏走呢？我們知道的兩條路一是走察西南向南入河北奔保定，一是由察西南向西出山西。兩條路都得翻山越嶺，也許能有一段汽車可坐，坐大車或徒步，恐怕就在意料之中了。

我們月夜到懷來，同樣也是月夜和懷來告別。日本飛機奪去了我們在太陽光下乘車的權利。

懷來車站擠着好幾列空車，是傅主席放來打算抽運南口方面之兵，以救張垣之崩潰的，然而南方陣地一個兵也抽撤不了，下來的，盡是傷兵，輕傷重傷擠滿了車站，這些空

車於是改爲傷兵列車。爬的爬，抬的抬，上車後坐的，臥的，站的，擠滿了長長的鐵板列車，他們在南口山上日夜不歇的和敵人鬥爭，餐風飲露，浴血裹傷，到了身體受到不能繼續戰鬥的損害後，不得不退下陣來，然而我們救護組織太差，他們在傷痛之外，還要忍受無人照料的痛苦毫無設備的鐵板敞車又把他們如煤塊木料式的無保護的裝上，我們國家對於如此有功的將士，加以如此之待遇，實應負重大之疚歎。

明知張家口之路不通，這列傷兵專車也不能不走，因日本騎兵已逼近懷來，無論如何不能在懷來停留，張家口雖然過不去，而張家口和懷來之間，還有一段由我們軍隊控制的距離，走一段比不走總要好一點。這樣的內容，傷兵那裏知道呢！他們對於行將開出的列車發生快感，以爲自此他們可以達到大同後方醫院，飲食醫藥都有人負責任，實際上他們今後的遭遇，更成問題了。

傷兵列車的最後一節的最後鐵欄邊，在諸色人等擠湊之中，立着三位滿懷感觸的青年，秋江是同事，梅生是作軍事聯絡工作的人，大家沒有多說話的興趣，各人都有各自

的感想。當晚月亮特別的憂傷她對於這樣淒涼的戰局，已無心盛裝出來招展，而她對於這一大羣痛苦的衛國英雄，又不忍不給他們稀微的光明。

兩條發光的鐵軌從我們脚下伸長，夜影和樹蔭很快的模糊了鐵軌的去向，不過我們意思想上知道，這是通於青龍橋居庸關正面的路軌，若干英勇的戰士是從這裏運上去，而若干未死了的英雄也從這條路搬回來。

車開動了，地下覺民兄沉重的向我們揮手，他是知道這列車前途的命運的，他也知道日本騎兵已經快包圍過來，以後源源而來的傷兵，恐怕已不能再有機會在懷來車站等車了。也許今晚，也許明天，他也不能再在懷來工作了。

我們背着火車前進的方向，手扶着鐵棍欄杆，看着地上追步揮手的友人，看着寂寥淒楚的懷來車站，抬頭是黑壓壓的居庸古嶺，今晚山上還有幾萬已死和未死的戰士，明朝，即將拂曉的明朝，也許要成爲更壯烈犧牲之場。從不同角度看去的懷來城，在明白了急轉直下的軍情心理之後，倍覺得可戀了，我們美麗的河山，我們古老的長城，我們富有

藝術味的塞堡，我們民族工程大師詹天佑所建築的青龍橋邊的銅像，塞外可以種水稻的懷來盆地，盆地上那些忠純良善的國民，懷來城裏和南山頭上這樣多的英勇戰士和誠篤的友好，在這風月皆沉的夜裏都要和我們不平常的告別了！

捨不得察哈爾的風土人物，誰也不肯早進無燈火的車廂裏休息，所過車站都已被日本飛機炸成萬般淒涼，脚夫小販固然沒有，站上人員也看不到幾位，這裏一個洞，那裏塌了房。沙城車站平時有許多小販來賣青梅、棗酒，當晚只看見上來三個軍人，看形勢是防守察東的××部，要附傷兵車去張家口公幹，但是不到一會，車站裏急步出來一個軍人，向車上叫人，於是剛上車的三位立刻下去，他們在站台上接耳細語，似乎談些嚴重問題，我們但聽到隱約不清的「張家口情形……」幾字，於是他們的行李，又拿下車了。車到下花園車站，鷄鳴山煤礦的雄偉姿態，在夜間倍顯蒼茫，和鷄鳴山連接的龍關鐵礦，是日本軍閥在東北四省之外垂涎最利害的地方，而今一件件都很快要入敵人的虎口了。

二 桑乾河上的蒼涼

下花園車站的岔道曾被日機重重的轟炸，他打算阻止我們十三軍之增防南口，然而我們鐵路工人非常勇敢而迅速的即刻修復軌道，我們列車經過時，遠看出新平路基和新放枕木的痕跡。

這近五六百人的受傷官兵，如果鐵路不通，改由旱道運送，所需民夫太多了。所以有人主張開到張家口去試試，如果萬一戰況好轉，鐵路打通，則那幾百受傷戰士可以在幾小時內達到大同後方。否則西望恆山，對於受傷者而言，路線太長，環境太苦了。我們是健壯的青年，我們是輕裝，我們可以忍受跋涉的艱難，我們不再陪你們作無甚希望的嘗試，而決定向涿鹿方面進發，遵循蔚縣一路以入山西。

張雪中先生深夜引導我們過西洋河，那時察哈爾省修築的洋灰柱木面大橋，正完成了一大半，工友們漏夜加工，希望早日完成，對於我們軍事上供給相當的便利，然而大勢已去，工友們一片熱心，皆被誤國的先生們白送了！

夜間我們穿過曲折的山徑，盤旋在過煤高線鐵道下，寄宿在西洋河南岸山坳中的寶興煤礦公司裏，公司房屋及內部陳設比較近代化，而且有自備電燈廠，令人想起平津之故物。爲等待張垣消息之是否好轉，午夜早已消逝，我們仍圍坐輕談最後報告是傷兵列車已經開回下花園來了！二十四日清晨，登山遠望，察南山川形勢，歷歷如在目前，中華民國國旗之再見於斯土，有待於未死同胞血肉之交流了！

察南鄉村，本爲文化經濟皆甚落後之區，而統治者更施行高度的愚民政策，其程度恐超乎一般統治者之上。自涿鹿以後，我們所見鄉村牆頭標語，只有「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最爲普遍，間有「努力自強」「勤儉持身」等標語。現在因爲時局不好，紳士們和地方政治人員已將這些無法再溫和的標語用墨水塗去了。大概自此以後，中國人連「孝弟忠信」也不大敢隨便講了，冀察政治機構下的人民，平日不能聽一點救國的言論，更不能受一點救國技能訓練，雖普天之下，皆爲熱心之同胞，而統治者對於民衆愛國心和力的斲喪，使之除了消極圖自己苟存外，不能有所行動，冀察之亡，國人應知原因之所

在了。

涿鹿城南的桑乾河發水，汽車過不了河，我們奇怪在河邊的××軍隊，完全如平日的在河邊下操，近千的官兵全體白汗衣活動在沙灘之上，這時天空裏正發現日本飛機，他們一點也不驚慌，一點也不隱避，我奇怪日本飛機爲什麼對涿鹿地方這樣客氣，對於這樣顯著的目標竟輕輕放過，更奇怪這成千的官兵有什麼憑藉，担保日本炸彈之不會光臨，而泰然若無所覩。

水漲過不了桑乾河，已經一肚子的牢騷，河灘中軍隊的表態，更增加我們滿肚子的疑惑。涿鹿城離下花園三十里，到懷來亦不過七八十里，日本飛機每天不知道要在涿鹿上空過多少次，居民情緒雖然緊張，而始終未嘗過炸彈滋味，涿鹿居民不能不感謝如此的政府了。當我們轉回縣城另尋大車的時候，這些軍隊突已奉令動員，加入張家口方面的作戰，大概視爲寶庫的張家口快要被日人搶去，因而不得不用基本隊伍來拚命了。這些軍隊作戰，一切軍需責諸後方民衆供給，自身平日毫無戰爭準備，甚至於張家口方面電

令涿鹿等縣大量供給大餅饅頭，軍隊自身除了槍和大刀外，什麼也沒有。他們要這樣要那樣，立刻交不出就打，結果地方機關負責人全跑光了。自劉汝明的基本隊伍出動後，一向和平的涿鹿，在第二日以後就被日機大轟而特轟了。

坐轎車，上長途；雖然是討厭的事情，但是在如此情形下，我們還不能不感謝××先生和他的部下替我們尋找車輛的苦心，因為八月二十四號的涿鹿，已經不是平常社會狀態之下了。

桑乾河因為屬於山洪地帶，水勢漲落相差太遠，架橋不易，有時竟可徒涉，故又不要用固定的渡船，在普通水勢情形下，有幾十個男子赤裸着下體，專門背負人物過渡，旅客中無論男女老幼，皆由此等男子負渡，不以爲怪。

這天柴溝堡方面大致戰事激烈，路上遇到由北平向那面飛的幾隊重轟炸機，二個發動機的轟炸機隊，姿勢確乎有幾分震動力，我們在路上於是盡躲了飛機。

躲飛機，是一種藝術。在相當可靠的飛機洞內，和在毫無設備的半途上，情緒完全不

一樣。當我們分散的臥在道邊青紗帳內的時候，對於在上面飛行的東西，因為一點可以對抗的工具也沒有，只希望不要為牠所發現，或者希望牠不要把我們做轟炸和掃射的目標。

空中不斷的威脅，耽誤了我們不少的行程，本打算趕路走九十里，宿桃花堡，而走了五十里，僅到岔道地方，天色已經黃昏，道路已入山谷之沙河床內，人煙稀少，山勢荒涼，而同時如土匪探報之惡漢，已發現隨於我們的週圍，我們只好在岔道住宿，不敢再實行孤身前進的計劃。

國民知識雖有高低之差，而是非之觀念，却常如良知而不泯。途中遇到若干鄉農，我們問他們：「日本飛機來中國轟炸對不對？」他們乾脆的說：「不對！」「不對怎樣辦？」「打牠！」國民觀念，進步到如此水準，已算盡了國民的能事，但是如何對付日本飛機，乃至在一般國民的條件下，應有如何對付日本飛機的方法，這是政府的責任，他們空有是非之念，而無實現其觀念的方法，愚民的政治責任其罪了。

三 生死線上

岔道離懷來僅有四十里，民間對於戰況雖不明瞭，而從砲聲的遠近與軍隊移動情形看，亦能讓他們看出戰局的漸趨緊張。二十五日一早上路，遇到的民衆，面色有幾分倉皇，中午左右，前面一再傳來消息，謂有好些村鎮，都被日本飛機炸了。

四十里沙河河道，進入蔚縣盆地，儼然小城的桃花堡，等我們到時已經沒有了什麼人，好像這座大鎮落了瘋症，把一切都死光了。但是堡門的外面，還有預備接替抬傷兵的民夫，儘管堡裏的街上被日本機關槍一排排的打成密集的槍眼，民房好些炸成僅有外牆的朝天地洞，傷兵和居民無辜的死了不少，他們爲了完成他們轉運傷兵的使命，一個不肯落後，切候着傷兵的運來。

似乎八月二十五這天日軍對劉汝明當局的和平不再想維持，也許在利害上日軍已有了絕對的優勢，無再愚弄××當局的必要，我們在桃花堡看到近十架兩個發動機的單翼轟炸機飛向×軍後方根據地的蔚縣，那裏和桃花堡相去九十里之遠，我們也

要清楚的聽到轟炸的沉重響聲，並且感覺到地面有相當有力的震動。我不知道素爲全國民衆所敬仰的二十九軍下級官長和士兵，遭了多少冤枉！

不便在無人的桃花堡停留，趕到離堡西五里的小村午尖，小米飯吃了一頓，飛機已過了好幾趟，而村莊裏有八輛醫院的大車，容易招徠空中的暴客，我們趕緊離開村莊，剛走了約莫一里光景，東北上三架飛機又發現了。一架前行的重轟炸機，後面跟隨着兩架雙翼輕轟炸機，我們照例下車躲入高粱地內，以爲等牠們直飛過去，再行出來。誰知飛機到了上空，牠們竟打起旋來！糟糕！不好！這個村莊成了牠們的目標，我們道旁的兩輛轎車，必將連累我們，然而我們又不敢活動，只聽飛機異常低空的在上面打圈，一會敵機上的機關槍響了，接着是聯珠砲式的，連投了二三十個炸彈！把地面震動得非常利害。機關槍聲音在頭上響得很密，不知打到什麼目標。自己活動一下肢體，又覺不出有傷來。問問附近的同伴，都說沒有受傷。側着頭偷看天空的飛機，當機身側斜時候，上面的人也看得清清楚楚。秋江早預備好一身草綠色的衣服，牠是有重大的保護功效，我藏在一件藏青

色的雨衣裏，始終沒有動，希望不要引起敵機的注意。我那時希望如果被敵機打中，我希望炸彈能完全把我炸死，不要被機關槍打傷，因為人生最後不過一死，但如果在如此地方受傷，欲生不得，欲死不得，那就受苦不小了。

敵機盤旋了三十分鐘左右，才離開這小小的村莊，改而轟炸桃花堡，我們抬頭來出了一口氣，同伴三人都沒有受傷，剛才我們午尖的村莊，恐有些不堪設想了。

剛才我們之得免於轟炸，一輛有鮮明目標的轎車之逃開我們隱蔽地，有重大關係。這裏我們要謝謝。但是車是如何跑的，却有問題。車夫也不見了，說不定是車夫乘此時間，拐逃我們車上的行李。舉目四看，絲毫不見車馬的蹤影。我們假定他是逃走了，但是他不能一直往西，因為他的家在東面，他必定是繞道往東返，於是我和秋江決定分路去找車，他順汽車大道追趕，我從小路去攔截。我急步走了三四里，汽車道的去向已看不見，而自己却投入一座樹林陰鬱的村莊來。我想在村莊裏打聽一些逃車的消息，但在離村不遠地方看到村裏壯丁都往外跑，我有幾分奇怪，問一個老漢，說是村裏有傷兵抓人，我想

如果是好的傷兵，我還可以勸勸他們。後來看看村莊外的漢子，面色不類忠善之輩，我不敢隻身入內，趕緊轉變走向南面汽車路方向。積集在村外獨立家屋牆邊的幾個漢子，却一齊圍攏過來。他們之中有兩柄雙面開口的長劍，一個拿劍的人牢牢的握着柄，把牠和我身體平行的貼近的仰面拿着。他不斷的斜着眼睛瞟我的上上下下，另外一個拿劍人還停在十步的遠方。我看情形不好，趕緊先發制人的設法轉動他們的意識。我乘他們對於日機還有恐懼心情的時候，告訴他們日本飛機來了以後，他們應當好好隱蔽，不要出來亂跑，繼而口講指畫的講剛才日機在那面村莊轟炸的情形，多少加一些慘痛的現象。他們的注意力漸漸爲我所牽動，於是他們有人問我是幹什麼的，我說是宣傳防空的，毫無思索的又告訴他們簡單的防空常識，公然說得他們半信半疑。那位拿劍的仍然緊貼我站着，一點不肯放鬆。我把話說得差不多了，乃改口問他們是否看見一輛白馬轎車。由此村過去。拿劍的毫不思索的用傲慢的顏色答覆我：「已經過去了！」然而我看看路上並無車跡。他的眼神比從前還要兇惡，我料定他們是垂涎我似乎富有的財物，而且

看拿劍者的神氣，要輕易放我過去可能性很少。於是轉過念頭，想和他決鬥。并且拿劍的方法，不大高明，和我身體太過逼近。不好運用。但是，我一轉身，問題就難說了。乃乘他不便，我很快的握到他的劍柄，用力一拐，奪將過來。然後，故意問他說：「這是幹什麼的？」他們突然意外的喪失了武器，都驚異的倒退了幾步。然後我正色的警告他們：「這樣胡幹是不行的！」他們顏色慘淡的申辯沒有什麼，而目光却注意於劍的奪回。我插劍在地，正顏厲色的威脅他們一番，要他們派人隨我到汽車路上取劍。他們沒有人敢去，而另一拿劍的村夫却已揮劍而前，似欲實行武力奪劍。我顧慮人單勢孤，終爲所乘，乃想出一個折衷辦法，先令他們全體進入村莊，然後我插劍在地，等我走後，始許他們出來取劍。原來失劍那位兇漢，堅決不肯接受，旁人再三勸他，他總想走到半路又偷跑回來。我一直確實的看到他們完全入了村莊，一點回顧的影子已經不能再見，我才暗計汽車路所在的另一村莊的方向，那裏一定有我的同伴在等我。最初我保持取劍的較近距離，緩步離村，到超過優勢距離後，我立刻改用急步，奔向另一個村莊。頻頻回顧，未見有人追趕。數十分鐘後，

我才看見兩位同伴和所餘的一輛轎車！

四 黑夜荒村

趕上了大路，局面仍然淒愴，他們從老百姓那裏所得消息，白馬轎車係被兩位軍人趕着狂奔，後面那位車夫拚命的徒步追趕，秋江和梅生已派另一車夫再行趕去，所以只剩了這一輛車子，他們兩位無精打采的趕着，看神色對於前途已經茫然。他們讓我在車上休息了一會，然後慢慢的向我的同伴講述剛才的經過，大家皆如墜入惡夢一般。

慘淡的容顏，淒涼的對話，和遲重的進行中，忽然看到白馬轎車回來了。兩個車夫都跑壞了腿，白馬跑得全身大汗，急促的喘息，連頭都抬不起來！原來兩個被飛機駭慌了的軍人，半路上遇到這輛驚逃的空車，於是順便快馬加鞭，大跑而特跑了。這時馬和人都失了自持力量，無限制的狂奔，幸而那一段公路相當平坦，他們沒有把車子弄翻，而在青紗帳裏躲飛機的馬車夫，回頭一看他的生命線的車和馬都不見了，他於是不顧飛機不飛機，沒命的狂追了，所以等我們從青紗帳裏出來之後，我們交通工具的二分之一整個的

不見了。後來白馬跑不動了，路也不甚順暢，然後才被白馬車夫趕上。然而那兩位軍人早已踊之乎也。

可憐相對倍悽愴！五個人兩匹馬重行集聚在一起，只有喘氣，垂頭，和沉默，陰鬱的天空，蒼白的人面，……長城之外，三個狼狽客皆沉浸在如夢的回想之中。

新開的公路，是利用南山的緩斜面，避開了大車道，同時也避開了村莊，公路的兩旁，只有高粱小米等正要成熟的作物，牠們似乎保持平靜，然而牠們似又爲很對我們同情。沿路上有牠們陪伴，減少了寂寞，而且因爲牠們的存在，臨時對空襲隱蔽，有不少的方便，可以減少我們白晝通行的困難和恐慌。

天漸漸黑了。我們誰也沒有吃過東西，我們的意思希望當夜趕過蔚縣，接近山西，可以免去日軍的包圍，然而車夫早已困乏不支，無論如何希望休息一夜再說，我們已經知道白晝飛機的麻煩，和萬一日軍乘勝突進，自宣化湯原而蔚縣，僅有一日之行程，如果我們不能在最短期內突過這條可能包圍線，我們可以爲日軍所截擊，而陷入更困難之境。

况。這時我們離蔚縣還有七十里左右，當然強行一夜，無論如何可以通過，我們應允車夫在前面道旁村莊喂馬，同時人也可以睡一會，然後加一個勁，無論如何要在次日的清晨趕過這危險境界。

車夫的想法，整個和我們不同，越往西走，離開他們鄉土越遠，前途的危險愈大，他們返家的可能愈少，因而他們家中計日爲生之家屬，更添其生活上的憂慮。因此路旁只要有樹林，他們就把車往裏趕，問他幹什麼，他說有村子，我們也只好勉強如命，讓他早早休息人馬，亦是辦法。那知他所謂村子，只是希望，不是事實，走進了這一座樹林，仍然沒有村舍，我們怪他。他又走到前面幾步看看，再說前面樹林就是村莊所在，因而我們又走，結果仍然失望。路漸漸不好走，方向又弄了一個回頭，我們有幾分急了。但是狹路行車，兼在黑夜，就有所更張而莫可如何。東摸西摸才發現高大的家屋牆壁，知道已糊亂接近了村莊，但是沒有燈火，街門盡閉，無人可供詢問者。無法，只好穿村而過，至盡頭處，見有如豆燈光，且見其側有閃爍鑪火，心疑其爲鐵匠之家，急步趨之，過小溪後，乃一口外製煎餅之小店，

即以小米粉煎成薄餅，以供旅客之需者，老漢一人，正煎製甚忙。我們心中憂慮，減去一半，後又發現附近有懸煤油燈之人家，其外觀隱約比此煎餅店爲大。乃驅車而往，至則仍爲一煎餅店，且有水井可以飲馬，主人爲一中年男子，甚熱情，並引導我們至村公所購草料，村公所中亦有傷兵大車數輛，皆決於當夜繼續西進者。

主人告訴我們許多消息，其中有若干消息，異常可哀。這裏爲白樂村，既無軍隊，又無任何軍事設備，而日機於日間亦在此村投數十彈，村中比較完整之房屋，爲一鄉村小學，日機不惜以數彈相加。且大放機關槍，打死牲畜甚多，故村民對於日機異常憤怒。

人到無可如何的時候，總得想出辦法來克服當前的困難，實際的辦法縱然沒有，在心理上總得想條出路，那怕是幻想，也常常作爲有力的工具來待遇，日本飛機把我們和善的村民炸出了火，他們除了逃跑之外，再加以咀咒，咀咒不夠，內心裏盼望中國飛機來把他們打跑，因爲大家切盼中國飛機，慢慢的形成了一種幻定的意識，當晚好幾個中年村民告訴我們，中國飛機已經飛到張家口和日本打起來了，並且說打得很順利。問他們

的根據，他們却很肯定的說：「離此地五十里遠的地方，已經有人拾得中國飛機所投下的傳單，說是日本飛機可惡，我們已經來掃滅他們，望民衆勿相驚惶。」當然在這樣一個陰沉的夜間，村民心中此時只有對敵機的仇恨，而沒有即時的對敵機的恐懼。說到中國飛機，說到中國飛機所散的傳單，神氣很有把握，很可靠的，似乎天明了以後，就不會再有日本飛機的光臨。

中國飛機來沒有來，我們是知道的，我們不能不信賴幻想，輕輕的放過可寶的安全的夜間光陰。疲人倦馬夜長征，雖然說是不得已，我們看到在車旁一睡如死的車夫，和骨立如柴的老馬，心中確乎有些不忍。

爲了加強行車的力量，我們到村公所商量加雇馬匹，公所大院內有好幾輛傷兵們自己弄來的大車，在那裏休息打尖，看神氣也是當晚要走，公所裏一個警察指揮着十幾個壯丁各方面應付着。我要找幾根繩子來收拾車輛，他們因爲在深夜想不出辦法，同時又爲了我的事情着急，竟至於把水井裏抽水的長繩也送了我。把自己最不可少的東西

送給旁人，是難得的盛情。

午夜已經過去，大自然一點一點的接近光明，然而在無防空的國度裏，尤其在敗退的情形下，自然界光明的接近，就是交通上危險程度的增加，我們事實上當然已經疲乏，然而精神上，仍然不自主的振作起來。草草休息一下，就請一老者嚮導帶路登程，轉灣抹角，走上汽車大路，老農和我們默默無言的對立一會，然後說聲：「請你們好好的走罷！」

謝謝他的厚意，我們西行後，他還立着看看我們已動的大車，也許他知道我們的前途波折尚多。在他明白了我們退兵趨勢之後，更因我們之離去，而增加了他的徬徨了。

五 死命奔蔚縣

到蔚縣還有六十里，我們希望天未亮前趕過蔚縣城。然而這樣的車怎樣能圓滿完成這任務呢？我於是發明了一個辦法，自己下車來走路，叫車夫上車睡覺，我替他趕車，給他休息一小時半後，再喚醒下來。秋江也採取同一辦法，讓他們有相當恢復疲勞的機會。已經萬分困憊的車夫，上車立刻睡得如同無知的尸體。塞上微風接着細雨，無聲無臭

的，打在我們的臉上，地下已經潤濕。幾輛車緊緊相隨，兩匹馬莫可奈何的把頭一點一點，秋江在前面陪着白馬，我陪着黃馬，各人都想各人的心事，然而誰也沒有多少話可以表達。

人走起來打盹，馬也有幾分迷糊，牠們已不能好好的照着車轍走，不是歪東，就是灣西，如果任牠們糊糊塗塗的走去，車子非弄翻了不可。因此要隨時注視車輛之是否合軌，成爲一種刺激神經的重大力量。

車夫休息了一小時半，我們再叫他們下車，空着車子走，讓我們相依爲命的苦命馬只拖着空車走，權且作爲休息。夜間偶爾給我們看得見的侶伴，是抬運傷兵的民夫羣。他們奇怪的對於抬傷兵的差事，非常積極，大半六個人換替抬着一個不能行走的傷兵。他們在行動中和休息中都保持靜寂，因爲誰也緊切的爲天明以後的環境懸念着，而且明天的明天，究竟怎樣，誰也不能把握。

我們回到車上休息一會，車夫忽然驚呼：「來了！」我們趕緊下車，回頭一看，後面有

三四對電炬如風而來！是裝甲汽車？還是普通汽車？並且是我們的？還是敵人的？這些問題急切無法解答。但是我當時立刻想起了二十二年熱河抗日的經驗，熱東前線剛剛敗退，幾萬黑龍江軍隊，立即望聲而逃，放開大路讓日本裝甲汽車毫無阻擋的長驅直入，直下承德，害得在東方的我翻山越嶺，經熱河西北，徒步一月有餘，始入察哈爾以返北平！這回又發現後面追來的汽車！如果又是日本追擊的裝甲車，那可有幾分糟了。我們只好急忙躲在路旁的青紗帳裏，車夫也駭得把車子一齊趕入高粱地。我想如果真是日本追兵，發現我們這輛轎車，一定先送一排機關槍，縱然打不着我，我們也不能再走西去山西的大路，我們不能再想回到大同，我們只好南越南口山脈，徒步向河北省平漢線方面再找出路。但是以我們這樣幾個人，硬要逼着翻山，很難說有多少把握。王八旦！可惡的敵人！

嗚嗚聲中，幾輛汽車過去了。梅生聽到車上有說中國話的聲音，大致有是中國汽車的可能。然而這條路上，走過汽車的次數太少了，我們誠心誠意的盼望，這一回一定要是中國汽車！

汽車既有是中國汽車的可能，而敵方汽車的徵候，又還沒有發現，我們只好繼續前進，不過加速了進度。真對不起這兩匹已經萬分辛勞的老馬，爲了我們突過明天的危難，我們不能相顧了。

路上漸漸遇到許多逃難的婦女，問她們逃什麼，只說：「日本飛機！」車夫實在不能支持，東方已漸發白，極目西望，蔚縣城仍無蹤影，車夫哀求說：「歇歇再走罷！」我沒有答覆他，却故意興奮的翹首看着前面，然後高興的指着前方叫：「看見城樓了！」他們也跟着看了看，却說看不見什麼徵候。我指着西方樹林的遠處，異常肯定的告訴他們：「你們的眼怎樣這麼壞！那黑聳聳的一團，不是城樓麼！」我知道，我所說的方向是不會有錯的！路已會合宣化蔚縣公路，路旁有表示距離的木樁，秋江一根一根的去看，看到底離蔚縣還有多遠。誰知看來看去，他總對我搖頭。

已經晨間七時光景，遠處看到多數逃難的民衆，推自行車的，抱小孩的，背負行李的，從服飾上已經看得出是城裏居住的民衆，從他們倉惶的表情上，知道他們心中已經知

道飛機光臨的時間快到了。然而他們這樣多的逃命者，是否是表示蔚縣城地面上有什麼變化，這是值得首先解決的問題，我們趕緊向他們打聽，蔚縣城裏究竟是什麼人的軍隊。幸而答案上沒有「日本人」三字，於是我們放心了。

左趕右趕趕到蔚縣城東關外，難民如潮的從城門洞裏流出來，商店門窗東一塊西一塊，整個社會經濟機構已經停頓。我正在苦惱今後如何走法，因為我們的車馬都不行了，另雇車馬，如何可以雇得出來，而且看那種紛亂的現象，甚至於連我們暫時駐足的機會都沒有可能。

碰巧這時來了一部載重汽車，車上滿坐着人，並且偽裝了滿車的樹枝，看形勢是往後方撤退的車輛，車上押車的張醫官認得梅生，問明了我們的目的都是去山西的廣靈，於是他們迅速招呼我們上車。我們厚厚的遣回了救我們出危難的兩輛馬車。雖然他回去的前途，不會有什麼希望，而且我們主觀方面言之，總算稍為盡了我們的心。

聽說察軍不肯讓汽車進城，我們又不願意和他們辦些無聊的交涉，徒誤時間，乃繞

道南門至西門，欲向廣靈方面開去，然後經渾源岱岳以赴大同。至西門時見尙有三數輛車，正待出發，多係後方文件等用品，於是我們結合西去，急速離開蔚縣城池，進入鄉間濃蔭的柳樹下面，讓敵機不容易找着我們，然後再安詳的想各種辦法。

蔚廣公路是新修成的土路，又加在雨後，路面鬆軟，載重車行動困難，雖然兩縣之間，只有五十五里，如果道路始終是這樣，確乎還有不少的麻煩在後面。於是我們把過重的不是緊要的東西，無顧惜的拋棄了，但一切弄好，快要開車的時候，却少了一位傳令兵，東叫叫不應，西找找不到，原來他把車上拋掉的米作爲貨物向村民作交易去了。久於行伍的士兵，不大考慮全般戰局安危的問題，他們只求今天如何能弄到一點好吃的東西，或者有什麼便宜的方法，弄到幾個錢，這是換得好吃東西的手段。

爲了減小飛機偵襲的目標，幾輛車拉長距離走，似乎這一帶很少走過汽車，村民都聚集到所過村莊門口看熱鬧，離蔚縣三十里的地方，一條淺水的小溪，遲滯了我們的去路，本來有相當距離的車隊，這時又擠在一起，我非常憂慮這樣一大目標，暴露在無絲毫

掩蔽的河邊。果然，「日本飛機」的驚呼聲，出在一輛車的乘客中了！

大家才趕緊紛紛下車，而日本飛機一架已經到了頭上，我們發現太遲了，大家紛紛的臥到，而地下是十分潮濕的水草地，無法，只好不管他有水無水了。自分這回算再搗霉頭。這樣鮮明的目標，準有一頓好炸彈和機關槍，打不着打得着，又憑機會來決定了。

奇怪！日機竟一直飛向西南而去！最奇怪的是，牠在離我們不到半里的隔河村莊上空，無原無故的投了兩個炸彈下來！是他們飛機師對於這樣目標沒有看見？還是他們有幾分厭戰，對於被差遣的任務，只是敷衍敷衍？

六 幻滅的回頭

過溪是暖泉鎮，我們在那裏休息，用電話打聽前方情形，不久從蔚縣來一個報告，說是前方我軍忽然大告勝利。據所得情形是這樣，南口方面××之援軍已經趕到，與原有防軍南北夾擊，大敗日軍，已前進數十里將昌平縣收復。張家口方面，則我方部隊反攻，已將敵人打過漢諾壩之北，而且晉綏騎步兵，已由商都化德繞過張北之後，張北即可攻

下。這個消息的來源，是相當可靠的人物，所有人都非常高興，立刻都打消了入山西的意。而我和秋江計劃，即刻分路去昌平張北，對於這次轟轟烈烈的反攻大勝利，來他一個迅速澈底而週全的報導。讓我們大公報在這次大勝利中獨創詳速報導的記錄。

回去簡直是特別快！到了蔚縣，路上還非常泥濘，據城裏人說，日本飛機當天來過蔚縣可是沒有投擲炸彈，似乎也洩了氣的樣子。大家對於前方的消息，說來也大體不錯。於是我們決定二十六日當晚乘車轉涿鹿再由涿鹿去下花園，秋江由此北去張家口，我由此東南出南口！

勝利的希望燃燒着心頭，眼前許多物質困難，根本不值我們放在心上，回去吧！我們在黃昏之前，又開向前方了。

車上我的希望來了！我們如果拿下了昌平，則平漢津浦兩路可以同時夾攻，說不定平津可以暫時收復，那時我們可以縱橫故都之郊，寫一篇洋洋灑灑痛快淋漓的「平津還我記」！

交通工具改變，我們退出來時一寸一寸的進展的道路，回去時是電掣風馳，差不多要高出十倍的速度。昨晚的心情是急迫，而今天的心情是奮張。入夜遇到好幾部裝傷兵的汽車，只有一部是鋼盔短槍的衛士，有人認得是湯恩伯的特務連，是不能和湯恩伯本人太過分離的弟兄，怎樣也會向後面來呢？於是有人解釋，這是因為十三軍傷兵太多，在後方沒有人管理，所以派他們到後方來維持秩序。近情的說法，於是安定了大家的人心。

黑暗中跑過了我們昨日受難那些地方，甚至於可以說，那些受難印象，已經被我們遺忘，假如我們上述的希望，成了事實，我們在光復後的平津拍出我們的新聞電報，寄出我們記述光復故土的文章，全國人隨着我們的電報和通信而歡欣鼓舞，我們個人會受的任何魔難，都無所用其回憶。

汽車夫因為幾日幾夜未曾休息，到了桃花堡不願走了。這座堡子不知道吃過多少炸彈，白晝裏看去，那裏都是槍孔彈痕，然而黑夜根本把敵人無恥的殘暴行為所弄成的悽愴的現象，一筆勾銷，也未嘗不是暫時舒鬆神經的一個辦法。

在一間空無所有的小商店裏，土炕上連蓆子也沒有，滿屋是灰塵，沒有水喝，沒有東西吃。只好馬馬虎虎的睡去，午夜剛過，又趕緊起來，希望在天明之前，趕到涿鹿縣。

一覺睡糟了，因為不好的消息，在一睡之後來了。桃花堡有一位湯恩伯軍部的馬伕，他是二十六日日間剛由涿鹿退下來的。據他說來，日本人已經圍攻了懷來，涿鹿也炸得非常利害，湯軍長下落不明，他們軍部的馬匹，在退出涿鹿不遠地方，已遇到敵人開機關槍射擊，不過是日本還是漢奸？尚不得而知。他整個不知道有什麼好轉的消息！

我想或者是如此：日軍廿三日從鎮邊城迂迴進察南的少數騎兵，有可能擾亂各方，縱然我們大告勝利，後方的擾亂，亦須得相當時間來肅清，所以馬伕的消息，縱然全確，也不一定是說明戰局的悲觀，因為高級軍事消息，他是容易知道的。於是決定繼續前進。

桃花堡到岔道間近三十里的山谷地，道路大半在亂沙河中，非常不容易行駛汽車，特別是在夜間，有時簡直看不清楚。東弄西弄，把一輛汽車陷在鬆泥裏。天上落着霏雨，東方漸漸發白，溪水和着鬆泥，使我們對於汽車的救護工作，亦感不易。

黎明中看到三五成羣傷兵，歪歪倒倒的徒步過去，能有馬車或者牛車代步的，簡直鳳毛麟角，他們問我們是否救護兵的汽車，意思是在他們萬分無辦法中，對於汽車之發現，到覺有一線光明。

汽車急切沒有自由的希望，我們趕緊另換一部汽車先行，不幸的是這部車又在離岔道二三里的地方，爲淤泥所困，前進不了，後退也難，滿地爛泥，簡直無從下脚。這是一座村莊的附近，人力只有那幾個，物力也只有鄉村原始那一點。時間已耽誤到上午九時光景，幸而天上還是細雨霏霏，否則對於空襲簡直又不堪設想。

千難萬難之中，我們隊伍中的管理者張醫官，特先行徒步到岔道，向涿鹿縣打電話，問問情形。汽車勉強出了爛泥之後，徒步而來的傷兵格外多。這時發生一個奇怪的現象，是×××部的未受傷官兵，也有退下來的了！跟着過來十幾個手槍隊，擁着一位穿學生裝的長官，他沒有馬，沒有車，走得異常辛勞的樣子。旁邊隨從告訴我這人是二十九軍的旅長，我趕緊去問他涿鹿情況，他嚴重的說：「不好！」喘了喘氣，接着說：「張家口南口都

退了！察東×××部也就要退涿鹿！在無望的聲中他望了望我，繼續說：「你們打算到那裏去？」「涿鹿！」我們不願再談了。

飛車去找張醫官，走進岔道村裏，沒有一間民房沒有傷兵，雨下得大起來，飛機的恐懼可以沒有，傷兵們滿身血污，有的披着破毯子，紛紛在無人的民房尋找食物，不能動的被民夫抬到屋裏躲雨，民夫如果再跑掉，連水也沒有人管了。

村莊外面找到張醫官，他說涿鹿電話已沒有人接應，然而他的任務，不能不到涿鹿去。我們呢？暖泉鎮所得消息，整個的不真實，而且懷來離岔道四十里，懷來在二十四日已被日本圍攻，我們今天已經是兩天以後的二十七日，日本行動方向，我們無從知道，說不定日軍已有一部份在我們的近邊。因為西攻蔚縣，是日本重要的作戰方案。

最後努力失敗，偉大壯麗的新聞希望就成了幻想，我們沒有再行前進的理由。北望張家口，南想居庸關，不由得心中說一聲：「我們的雄關古寨啊！再會了！」（廿六年九月

卅日上海）

——長江——

編後

在這一次的西戰場上，大公報是盡了敏捷的報導的責任；他們派遣了很多位英勇的記者——長江，秋江，小方，幼謨諸先生，隨着大軍，出入火線之中，運用他們富有文學修養的藝腕，寫成了可歌可泣的通訊，不斷地在上海大公報上發表出來，使幾千里外的讀者，得如身入其境一般，明瞭西線戰局變化的一斑，衛國勇士抗戰的壯烈！這樣珍奇寶貴的活史料，我們是應該永遠地保存起來，給後之來者馨香拜讀。但是因交通的阻梗，日報的流傳很難普遍；尤其是內地偏僻鎮縣，更少有讀到的機會。日報是不好重版補印的，因此沒有讀過這幾篇通訊的民衆，還是不明白西線戰局的變化，到底是怎麼一會事，徒然發着悠長的感喟，說着不着痛癢的批評，這不僅是無濟于事，且有誣蔑前線浴血犧牲的英勇將士之嫌。本書的編印，就是想將這次西線戰局的變化的經過，鐵一般的事實，血肉所羅織的活的史料，公開地告訴給每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在這裏我們應該深

深地感謝大公報的幾位英勇的戰地記者！

廿六年雙十節

華之國編於上海

收復山西

黃心邨

張克伐

編輯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版

前言

就全般的戰爭形勢看來，敵人因為飽嘗了我軍堅強抵抗的苦味，受到了國際形勢之有形無形的壓迫，已經把主要的軍事目標集中在山西方面，要用全力奪取了太原，完全黃河以北軍事控制的局勢，然而威脅我國接受屈辱的和平。

山西是華北最後的堡壘，也是整個西北的屏障。敵人在以雷霆萬鈞之力，攻取山西，無疑地他們想佔領道燕山太行兩山脈間的高地，以保障華北的佔領，並進而作為進取西北，包圍外蒙的基點。敵人目前是以攫取太原為實行其更大規模侵略政策的發源地，如果日軍果自此順利佔領太原，則我們整個北方戰爭已經失去了最後的依據點，縱然要想反攻，也缺乏可以憑藉的優良的軍事地形。因為以我們的軍器而論，不能憑藉山岳地帶，而單欲從津浦平漢兩路平原反攻，不利的條件，要比山岳地帶多些。

這一個企圖，我們決不能任其實現，我們必須用全國之力死守山西。閻錫山先生已宣言，誓將太原變為第二個瑪德里，那麼我們應該像西班牙人民一樣保衛瑪德里到底。本書的目的，是將山西戰場的現狀及其重要性介紹於全國讀者之前，希望在全力爭取山西戰爭最後勝利的大決戰中，能盡一些吶喊的任務。

保衛山西的重要性

就政治上言之，數月以來，我們在淞滬方面的英勇抗戰，既已使頑敵遇到了堅強的抵抗，使敵人在精神上大受打擊。然而我們在華北方面同時也要站得住腳，才能收得最後的勝利。平津察綏及冀魯晉之一部雖已失守，但可不必灰心，只要我們能守住山西，則華北的局勢終有挽回之一日。在某種意義上說，山西之重要性並不減於淞滬，並不是說我們的領土某部份可守，或某部份可棄，因為我們是弱國，我們的武器技術和兵力都不如人，在過長的戰線上，總要分出個輕重緩急，抓住比較重要的據點，抵抗強敵，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目前我們重視山西，就是這個道理。平津假如是華北的頭腦，則山西便可視為華北的心臟。所以敵我今日在山西的爭奪戰，是華北生死存亡的關頭。山西之得失，無論在國際或國內都有極大的影響。山西的中部若再為敵人所得，敵人便可以很快的完成其對於華北主要部份的統治，形成新的偽組織，那時縱然我們還能在冀魯晉的南部繼續抗戰，使偽組織的四肢不完，然而這不能阻止敵人利用漢奸政權開始宰割華北，並在國際間誇揚他們的勝利。如此在國際方面，將引起各國人民對我民族的蔑視，增加各友邦對我援助之困難。即日本國內反對戰爭的和平民衆，亦將因其軍閥兇燄之繼續高漲而消聲匿跡。阿比西尼亞那個半開化的小民族，抵抗義大利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還支持了七個月之久，我們若在短短的三四個月以內，便喪失了三百餘萬方里的華北五省，置八千萬同胞於死地，國際間對我們將作何感想，我們自己不爭氣，愛我者將何以助我，我們只有在持久抗戰中，消耗敵人的兵力財力，降低強敵的聲譽，增高我們的國際地位，才能增加友邦對我援助的力量，才能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目前保衛山西與保衛上海同樣都是持久抗戰的最大條件之一。就國內言，山西的土地在華北五省中，只佔六分之一，然而因為她是

華北的心臟，其得失關係全局甚大。我們若能持久的支持下去，或能驅逐強敵出山西，不但可以增加全國人民抗戰的自信力，而且可以維繫平津察綏魯冀晉已失各地的民衆，對我政府收復失地的希望心，不願做敵人的順民。可以使平津各地的漢奸有所顧忌，不致肆無忌憚的作出賣祖國的賊子。可以使東北四省的愛國志士，此伏彼起的效忠於祖國，不至於灰心喪氣。可以使敵人永遠的忙於戎馬奔馳，不能安心的宰割華北，反之，山西若失，將使我全民族在精神上受一極大的打擊，爲敵人增加無限的便宜，所以我們爲在政治上維繫人心，必須在山西站穩脚跟。長江先生說：有人說九一八之後，我們若能守住熱河，使敵人不能實現以所謂長城線爲『僞國界』計劃，不能實現長城線以南十餘縣的『非武裝區』計劃，則敵人絕對不能安靜的宰割西北。東北義勇軍當時曾發展到七十餘萬，也絕對不會於短時期被敵人消滅了大部。東北義勇軍現在還能繼續生長，平津冀察綏魯晉的義勇軍之生長，也有最大的前途。只有一個條件要我們抗戰永遠不離開黃河以北和黃河以東，特別要我們永遠的保持山西。我們不要存以黃河爲界爲敵人和平共處的蠢想，我們的政府要永遠站在不妥協不後退的行動上，維繫華北及東北人心。民衆也要從各方面鼓勵政府爲政府之後盾，實現保衛山西，並進而收復一切失地的任務。保衛山西是我們收復一切失地的出發點，只要我們有決心，一定可以實現我們的願望。（參見陞白著保衛山西重要性）

這還是就中國內部關係論，如果考慮到中蘇日的關係，問題更爲可憂。蓋自太原以攻陝西之西安，遠不如攻雁門一線之困難。一則順汾河同蒲兩交通線而下，可直攻潼關，一則西入陝北，千里黃河，可渡之點甚多。日方對亞洲大陸作戰的根本計劃之一，所謂大陸封鎖政策，從前是打算從綏遠西入阿拉善額濟納兩旗，並聯合青海蒙古，隔斷中蘇關係於弱水流域以西。這是地理上比較難於活動的地區，萬一被日方達成了這樣的局面，因爲蒙古人口稀少，經濟薄弱，我們仍然易於把他打破。最可怕的是山西不保，西安遂無險

可守。西女如果爲日軍奪去，我們大陸上最有希望，最有關係一條交通線被日本根本破壞了！而且這條封鎖線要比從蒙古地方下工夫要鞏固要便利得多。

挽回北方戰局重心仍在山西。日軍太迅速深入山西腹地，他們的後方還有不少我們的軍隊，所以只要崞縣正面能死命反攻，如果再用新增上去的生力軍當頭來一個猛烈的打擊，在雁門關南北的軍隊能破釜沉舟的夾擊日軍，更用八路軍擾亂敵方自大同至雁門，雁門至原平鎮間的交通，則晉北戰事有挽回的可能，最少雁門一線有恢復的希望。

山西萬萬不可失的！要保山西，雁門關絕對不能不奪回，雁門保全，自此而分向平綏東段及平漢北段側擊綏遠與石家莊之敵，始有所顧忌，我軍始可乘勢反攻，平漢敵退，則津浦之敵決不敢深入。至於西北對外交通因此而安全，更是當然的收穫。

假如山西真不幸而入敵手，陝西之不能保全，乃爲必然之勢，蘇聯對此必加以非常重視。我們推想，蘇聯要不乘日本尙未確實切斷中蘇聯絡線之前，加日本以打擊，那只有讓中國和蘇聯自己將來多受些困難。

就戰略上言之，敵人爲甚麼不先集中力量佔領山東和河北的全部，却要致其全力進攻山西呢？第一，敵人知道我們已有抗戰到底的決心，知道我們的戰鬥力並不如他們所想像的那樣不行，知道要把我們打到黃河以南，那是不容易馬上做到的，他們現已得了平津察綏的全部和冀魯的保定滄縣德縣石家莊等要點，已勉強的可以控制冀魯兩省，假若再能攻下太原，他們便可以在國際間宣傳其勝利，便可以製造所謂「華北五省自治」的偽組織，以既成事實擺在列強的面前，阻撓列強說話的機會，然後再徐以較長的時間，向黃河北岸發展。第二，天津和山東方面，敵人可以利用優越的海軍，易於控制冀魯兩省多平原，敵

人的炮火亦易發揮威力，惟有山西是表裏河山，金城湯池，不易攻破。山西不下，則察綏河北永遠不能安枕。第三，敵人侵略的目的，並不限於純經濟的方面，同時還注重政治的和戰略的方面，所以不以華北五省爲止境，他還要進而侵我西北，完成對蘇聯和外蒙的包圍線，控制我陝甘青甯，實現其「回回國」的夢想。並斷絕我與蘇聯和外蒙的聯絡，只有佔領山西以後，才能順利的完成這個願望。我們西北有很複雜的民族問題，敵人在我西北邊疆的分化工作之進行已數十年了，敵人絕對不會以黃河爲止境。反之，山西若能在我們的長久支持之中，我們隨時都可截斷平綏路，東下而收復察平，西進而收復綏包，我們隨時都可以利用太行山脈的天然地形，由各處截斷平漢路，收復保定等要地，進而收復平津山東，即使我們暫時不能遂收復一切失地的願望，我們也可以因保守山西而牽制敵人極大的兵力，使他永遠的疲於奔命，不能完成對於華北的統治，使他永遠的圍處山西的邊境，不能西進而侵略西北。在持久的條件之下，國際一定要發生變化，日本在今後的國際風雲中是重要的腳色之一。她絕對不能長久的專心一意的宰割我們，我們的好機會愈久愈多，最近我們若能消滅雁門關以內的敵人，或由娘子關出擊與平漢路的反攻相配合，消滅石家莊及其以南的敵人，則山西的局勢便可好轉。就目前我們的兵力和當局的決心言，我們在山西很有把握。

敵人侵略山西，不但有政治的和戰略的目的，還有經濟的目的，山西在經濟上對於敵人的價值甚大。就工業言，山西雖勝於察綏，但不如冀魯平津，就農產物言，惟有棉花爲特殊產品，棉田有一百廿餘萬畝，每年產額約三千餘萬斤。然在華北尚居於第三位，不如冀魯，就礦產言，有煤鐵金銅鹽硫磺等，除煤以外，均無特殊之處。然煤之儲藏量却有驚人的數字，煤在全國的儲藏量約爲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華北五省約佔一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佔全國百分之五十四，山西爲一二八，〇〇〇噸。

○，○○○，○○○噸，佔全國二分之一強，十六倍於日本煤的儲藏量。至就產額而言，全國每年約為三千三百餘萬噸，華北五省為一千四百餘萬噸，山西為二百七十餘萬噸。僅次於河北，居全國第二位，山西煤田的面積約一萬五千餘平方里，全省九十餘縣中，產煤者達五十餘縣。各處煤層合計不下四百餘米，無烟煤的儲藏量有三六，五○○，○○○，○○○噸，有烟煤為八八，○○○，○○○，○○○噸，紅煤為二，七○○，○○○，○○○噸。

日本帝國主義者，要作無限度的發展，只有侵略別的國家，擴張殖民地，擴張殖民地的目的。不但在為日貨開市場，而且在為其工業開闢資源，她既以侵略為擴張其國力的手段，軍需工業的發展便屬必要，因此軍需工業的原料——煤鐵棉鹽等也就急需了。為滿足這種急需，自然最好以我們的東北和華北為其侵略的對象。（因為他們的侵略不完全為純經濟的原因，還有政治的和戰略的原因，所以他們的侵略行動也就不見得限於有軍需工業原料的地方這一點又當別論。）因為我們的東北和華北有大量的煤鐵棉鹽等原料，可以相當的滿足日本的急需，以前日本侵佔我東北四省，僅相當的解決了煤鐵和鹽的問題，然而並不滿足，東北的氣候根本上不適用於植棉，所以為補充煤鐵鹽之不足和解決棉的問題，必然的要繼續侵略華北，就鐵言，全國鐵的儲藏量約十三萬萬噸，華北五省佔一萬七千萬噸，居全國七分之一。東北四省佔八八四，○○○·○○○噸之多，佔全國三分之二，比較日本多五倍，再加上華北的數字，日本自然可以夠用了，就棉言，我國每年棉的生產額為一五，九○○，○○○市擔，華北五省為五，九七○，○○○市擔，佔全國五分之三，五省中山東產棉最豐，河北次之，山東每年的產額為二，五○○，○○○市擔，幾佔五省二分之一，日本自然也相當的滿足了。就鹽言，全國十三個大鹽場，東北有六個，華北有四個，日本自然不至於再發生鹽荒了，至於山西的煤，可以供全世界一千年之用，被日本獨佔了，當然可以用之不

竭，所以只就經濟言，東北和華北的資源部份失去了，都是我們的損失，而山西的煤多得驚人，更使我們不能輕輕的斷送於敵人。

無論就政治上戰略上或經濟上言，敵人都非侵略山西不可，我們也非以全力保衛山西不可。我們再進而觀察山西與西北的形勢，當更明白山西之重要，山西之西與陝西祇隔一條黃河，山西南部之風陵渡與潼關也，只以黃河爲界，因爲黃河到潼關的河面較狹，敵人不須渡河就可以破壞我們隴海路的交通。陝西的北部與綏遠的伊克昭盟接壤，伊盟北部的包頭已被敵人佔領，陝北榆林一帶已成爲國際前線，包頭向西南前進就是寧夏，所以寧夏今日已非後方了。假若敵人要進攻寧夏，則陝西的西北部也要感受威脅。若敵人佔領山西以後，分路西進，則陝西有三面受敵的危險，我們預想山西的戰事一定會勝利，敵人進攻西北的事實一定也不會實現。不過我們不是宿命論者，我們的勝利只有在全民族堅決的抗戰中才能獲得。假若我們自己不爭氣，敵人絕對不許我們的西北變作世外桃源。若西北因山西戰事的影響而發生動搖，則整個抗戰的前途也要增加無數的困難。所以我們首先要喚起西北同胞一致起來爲保衛山西盡其最大的責任。其次希望陝甯兩省同胞要覺悟兩省今日所處的地位已是國防前線，不允許我們再因循苟且了。就政治上經濟上交通上言，陝西是西北五省的中心，陝西同胞在西北上應負起抗戰的領導責任。快起來做救亡工作，山西戰場上的血腥已由受傷的戰士帶到西京了，陝西的同胞還能無所感觸嗎？

陝西同胞還有人認爲陝西有黃河爲天險，能夠阻止敵人西進，又有人認爲敵人的侵略將以黃河以北與以東爲止境，不會繼續西進，這完全表現出陝北同胞的苟安心理，對前方的浴血抗戰，漠不關心，實在可悲，而使這種苟安的希望能夠成爲事實。難道華北三百萬方里的土地淪爲異域，八千萬同胞變爲奴隸，我們就能安處於黃河西岸而無所動於中嗎？我們忍視黃河爲我們的國防線嗎？事實上，若國際環境還繼

續的有利於敵人，若我們自己不爭氣，敵人絕對不會以黃河爲止境，西北絕對不能苟安的。目前敵人正在集中力量進攻山西，不然甯夏和陝北是不是還能有今日那樣安靜，頗成問題，這並不是記者危詞搖動人心，鐵的事實擺在我們的面前，當爲有心人所共睹呀！（參見堅白著保衛山西之重要）

山西高原鳥瞰

（區域） 山西全省與陝西北部及綏遠之鄂爾多斯，簡言之，直可視爲一廣大高原，惟山西境內，因山嶺起伏，河流縱橫，高原被其分割，間以河流沖積所成之狹長盆地，形勢頗爲零落，高原東方爲太行山脈，西方及南方爲黃河，北方則約以長城爲界，區劃殊爲顯明。大概山西高原南部較低，拔海約在七八百公尺左右，向北漸高，至大同附近，卽升至一千五百公尺。太行山脈主峯海拔二千公尺，爲高原之東界，其山形在河北河南平原望之，大部雄峻巍峨，勢極猛急，苦由山西內部東眺，則除局部峻陡外，大致頗爲平緩。

（地形） 太行山脈爲山西高原之東界，已如上述，南北延長八百餘里，高出海面自一千四百至二千公尺。漳沁滹沱諸水穿山而過，造成狹谷（如娘子關）爲平原入高原之孔道。山內溝谷約分兩部：山腰以下，峻谷陡岸，爲幼年地形；山腰以上，脊坡頓豁，爲壯年地形。故太行山山基雖胚胎於太行山大背斜層，然現在山勢之巍峨，則爲後來地殼上升剝蝕作用所致也。

五台恆山均爲太行山脈之北支。五台山位於五台縣東北，因山頂有平台狀之五峯，故名，爲中國佛家四大名山之一。香火極盛，山頂拔海約三千公尺，爲山西最高之山。山頂之平台代表老年地形，平台間之低脊代表壯年地形之闊谷，低脊間之深峽則代表幼年地形之峽谷。恆山爲五嶽之一，稱爲北嶽，其脈由東北走向西南，主峯在渾源縣城東南，拔海二千一百公尺，其西北山坡爲斷層所成之峭壁，故自軍原應縣朔縣

一帶平原，南望恆山山脈，見山勢驟然突起於大同盆地之東南，極爲陡峻，但若繞至代縣繁峙一帶，觀察恆山，則山勢頗緩，巖壁亦甚罕見。

霍山一名太岳山，居霍縣之東，南北長達一百五十里，主峯拔海二千公尺，山勢西峻東緩，由霍縣遙望，則見峯巒突出於霍城東之黃土台地，勢極峻峭。

呂梁山脈爲黃河與汾河之分水嶺，北起五寨寧武，南迄汾西隰縣，延長約五百餘里，主峯拔海自二千至二千五百公尺，由四周觀察，峯巖無不巍峨雄峻，其山形之險峻，尤過太行。山中豁谷在山腰以上，及近主要之分水嶺，皆現壯年地形，山腰以下，則多爲幼年地形，與太行山脈大致相似。

太行山脈之西，爲沁水高原，亦漳河導源所自，高出海面約由一千五百至二千公尺，爲漳河汾河沁河之分水嶺。高原之上，恆覆以黃土，登高四望，則見黃土山脊星羅棋布。

河流分割高原，沖積物常堆積於河谷兩旁，造成局部盆地，茲舉其重要者，略述於下：(一)大同盆地，位於大同朔縣一帶，拔海約一千五百公尺，爲桑乾河沖積地，作東北西南向之長方形，寬自十四里至八十里不等，長約二百五十里，四圍山脈山勢極峻。(二)太原盆地，位於山西中部，拔海約七百公尺，爲汾河之沖積地，大致作東北西南之長方形，寬自六十里至八十里不等，長約二百里，其東南與西北界上之山嶺，大率峻陡。(三)平陽盆地，位於山西西南部，拔海平均約四五百公尺，大部爲汾河之沖積地，滿佈沖積黃土，西南隔黃河與陝西渭水盆地相連接。(四)潞安盆地，位於山西東南部，爲濁漳河之沖積地，略現正方形，東西長約六十里，南北寬約四十餘里，東界之山勢最猛，其餘三面大率平緩。

(水系) 黃河自綏遠入長城，南至潼關，千五百里間，兩岸皆石壁峭立，河流盤旋其中，成爲峽谷，晉陝境上之黃河，在地文學上尙在幼年時期，河水因季候而變遷，雨季流量與平時相差至數十倍，且每次大雨

山洪挾巨量之黃土，注入黃河，於河道本身，損害甚大。龍門爲黃河出峽之口，在山西河津縣西北三十里，陝西韓城縣東北八十里，兩岸峭壁對峙，河身寬僅一百公尺，河經其中，水流極爲湍急，龍門以下，則沖積驟廣，河面寬至二、三公里。著名之壺口瀑布，即在龍門上游七十公里，陝西宜川縣東北。

汾河源出甯武縣管涔山，流經太原盆地，至介休西南，復流入山地，穿割韓侯嶺而南，達平陽盆地，西流注入黃河，全長一千五百餘里，爲黃河之最大支流。水勢甚弱，河牀亦窄，寬處不及百丈，窄處僅二、三十丈，且沙石膠淺，水面有祇四五丈者。

沁水源出沁源縣霍山東麓，東南流經澤州之南，而入河南省，至武涉縣西，注黃河。沁水在山西境內，河谷兩旁無廣大沖積平原，冬春之間，河水深不盈尺，夏秋霖雨，則每致汎濫。

漳河上游分清漳、濁漳、河二流，均發源於山西，穿太行山而出，至河南涉縣境內合流後，始稱漳河。漳河所經，在山西境內，常造成長寬一、二十里之局部盆地，如長治盆地、壤垣盆地等。濁漳河上游經長治盆地、襄垣盆地一帶，河谷寬闊，由襄垣東流，水流漸急，深峽絕壁，爲幼年豁谷。清漳河上游經山西遼縣及和順縣境，入河南涉縣，河床頗寬，置有水田，惟谷之兩岸，皆甚陡峻，爲幼年峽谷。兩漳河合流以後，仍爲峻峽，至出太行山以後，河身始寬。

此外，如滹沱、桑乾諸水，亦皆發源山西，東行穿太行山，至天津合流入海。

(氣候) 山西高原東受太行山之障，季風不能直達，北乏崇山峻嶺以爲隱蔽，自蒙古吹來之寒冷而乾燥之西北風，橫掃地面，故本區冬季極寒，雨量較少，全年平均大概在大約十五英寸左右。夏季炎熱，與華北平原相同，谷地可植小麥與棉花。太原海拔八百餘公尺，位於汾河沖積平原之北端，有較詳之觀察，試舉之以爲本區氣候之代表。太原全年雨量十四英寸，雨量最多之月爲七月，降雨約五吋，十、十一、十二等月僅降小

雪，不久即溶解蒸發。太原周圍，雖有山嶺之障，但冬季仍甚寒冷，平均溫度有三個月在冰點以下，一月平均溫度為零下九度（攝氏）。寒威尤較華北平原為烈。夏季亦甚酷暑，七月平均溫度為攝氏二十五度。

大概高山之上，雨量當較高原及盆地為多，森林保存尚較完好。植物之分佈大抵二千七百公尺以上為高山草原，二千四百公尺以上為雲杉落葉松，一千八百公尺以下則為樺木。

（富源） 晉省農民生活，大別之，可略分為四：晉南洪趙等縣，農產品以小麥為大宗，普通食品，兩鬚率皆白麵；晉北一帶，地較乾燥，出產筱麥（即燕麥）甚多，其食品率皆筱麵、陽曲縣等中路一帶，食料以小麥為主；晉西中陽離石等縣最貧瘠，人民晨食小米粥，午食高粱，省間或雜以蕎麥、豆麵，白麵則留以招待上賓。大概本省，熟作物，以小麥、大麥及筱麥為主，熟作物，以小米、高粱、玉米為主。晉南一帶，因氣候較佳，農產品除小麥外，棉花出產亦多，以洪洞新絳為中心，每年運津約二十五萬擔，因此農村經濟，比較晉北各縣，略為充裕。山西高原大部苦旱，且以地高天寒，故作物以粟（即小米）最為重要，若干地方，粟田面積竟佔全部農田面積百分六十。山西食糧有餘，直隸、陝三省頗有仰給於此者，輸出以小米、豆類為大宗。又晉省人民除從事農業外，概以牧畜為副業，每至一谷，恆見有羊羣數百漫山遍野。交城、清源一帶，盛產葡萄，輸出甚多，臨汾以產酒著名，出品號曰汾酒。

山西煤藏之富，號稱世界第一。煤礦分佈幾遍全省，而尤以東南部為最多，其儲量總數據地質調查所最近估計，約為一百二十七兆噸，以全省人口十一兆計，每人儲有煤量達一萬一千餘噸，實為亞洲大陸唯一之煤區。山西東南部煤礦探掘權，清光緒年間本讓與英商福公司，後以二百七十萬元之代價，始得贖回。今山西煤業，東以平定晉城為中心，北以大同為中心，新式公司以保晉煤礦公司及晉北礦務局為最大，全省每年產額約二百餘萬噸，惟近年來扼於鐵路運費之高昂，不能源源輸出暢銷各地，如平定煤價，每噸不

過二三元，運至石家莊即貴至十元左右，再運至北平即貴至二十元左右，故產額不能增加。爲今之計，應減低鐵路運費，以輕煤價，利用新法開採，以增產額。建築內地鐵道，以暢運輸，則山西煤礦之發展庶有望也。

山西鐵業，歷史甚久，宋時居民已知利用無煙煤提煉生電，所出鐵器，行銷之廣，遠及歐洲。煤鐵向稱晉省二大資源，近年來經詳細勘察，始知山西鐵礦分佈雖廣，而不規則，未能富集，故不易大規模開採。自近代洋鐵入口以後，山西鐵業已失去從前之重要位置，出產大減，惟煉鐵成本之低，猶爲世界所無。以晉城生鐵運至清化，價猶不過漢陽生鐵三分之一。今山西每年所產鐵砂約二十萬噸，生鐵約六萬噸，以平定晉城爲中心，山西鐵礦向由土法散漫開採，煉鐵亦用土法，僅平定有保晉公司之新式煉鐵廠，位於陽泉車站附近，利用附近之鐵砂及井陘之焦炭，煉製生鐵，惟產額年僅有四五千噸。晉城鐵業近已衰落，尙不及平定。鐵工業有鑄鐵、熟鐵、製針等工廠。此外，長治縣之蔭城鎮鐵業亦甚發達，爲山西鐵貨重要商場。山西鑛井春夏農忙時大半停工，礦工多就耕種，蓋礦工工資極賤，每日祇百文左右，較農業爲尤低也。

山西鹽區以解池爲最著，位於安邑（即運城）解縣二縣境內，東西寬約五十里，南北長約七里，居民引池水於畦，藉日光蒸晒，即可得鹽，所產名曰河東鹽，年產約六十萬担，銷河南陝西等處。又晉北一帶，由土中熬取食鹽，其質雖劣，而以本地需要，年產亦三十餘萬擔。

黃河壺口瀑布爲華北一大動力源泉，位於陝西宜川縣東北，南距龍門約七十公里，黃河至此，身寬由二百餘公尺，束至二十餘公尺，懸崖直瀉，上下水面高低相差至十五公尺，河水下注，傾入石槽中，水勢洶湧，如萬馬奔騰，人立其旁，目爲之眩。據最近實測結果，估計該處能產生馬力三萬五千匹，惟黃河每年十一月中旬至翌年三月封凍，在此期間，利用附近之豐富煤礦，另設副電廠以濟其窮。

（民生）

山西對外貿易，歷年均爲入超，輸出以農產品礦產品爲大宗，輸入則以工業品爲主，出入口

價值相抵，每年入超約達二千餘萬元。民國以前，山西票號勢力極盛，北自庫倫，南至新加坡，皆有其蹤跡。操中國金融之大權，其每年收入，足夠抵補入超而有餘。故山西雖歷年入超，社會經濟仍極活潑。太谷介休等縣，百萬以上之富戶，所在多是。不幸最近二十年來，因新式銀行之競爭，晉商票號相率倒閉，入超無法彌補。而自民國十七年以後，山西內政廢弛，吸食料面之風大盛，每年漏卮達三千萬元左右，致社會經濟基礎不固，富戶破產比比皆是。最近數年來，又以軍費膨脹，晉鈔跌價，而農產品又無法外運，農商各界無不呈日暮途窮之概，生活甚為艱難。

(交通) 正太鐵路東起河北平原之石家莊，西迄於太原省城，橫貫冀晉二省，全長二百四十公里。所經地點，除兩端為平原外，中段均為山地。自石家莊西上，至獲鹿即入山區；自獲鹿至井陘，鐵路沿冶河而上，至壽陽之土陘嶺，復順洞窩河西下，至太原平原而抵省城。總計中段山嶺，東起獲鹿，西迄榆次，山脈連綿，峯巒重疊。鐵路至娘子關穿山而過，工程最稱艱鉅。本路為山西對外交通之孔道，平定一帶之煤鐵均可藉此運出，在晉省經濟上至關重要。同浦鐵路現已着手興築，自大同至永濟縱貫全省，其中太原至介休一段，現已通車。

澤清鐵路路線擬先由晉城（即澤州）修至河南清化，全長一百二十餘里，將來再行向西延長，直達洪洞。此路修成後，即可由清化與道清路銜接，將潞澤之煤炭源源運出，到達新鄉後，即與平漢路接連，一方沿平漢線南北直下，分運平津漢鄭等埠，一方並可由黃河用船向山東等省輸送，如為則晉南煤炭不至利棄於地，而省外各處亦可免除煤荒。

山西有三大汽車路，以太原為中心。一由太原至雁北大同，一由太原至晉南運城，一由太原至東南晉城。太運路近已展築至風陵渡，對岸即為隴海路之潼關車站，又自曲沃縣侯馬鎮至禹門口一段，築有支路。

長一百五十里。晉南汽車路上，有人力車千輛，每車載重四五百斤，雖時日較汽車爲久，然索價至廉，故棉花及煤油之運輸，常舍汽車而用人力車。

黃河入冬，上游幾無不凍之處，晉陝間之河谷，自十一月至次年三月，封河四月餘，此時河內皆有厚數公尺之冰蓋，最厚之處，且能通行車馬。至於春秋兩季，則河上航行船隻甚多，大都爲糧船及煤船，糧船來自臨縣之磧口鎮，載重約一二十擔，自磧口下行，八九日抵龍王辿（在吉縣境），在該處卸糧，以大車或騾馬載，連至鄉寧縣之七郎窩，船則以人力拖入支河，避壺口瀑布之險，至龍王廟南，再拽入正河，順流至七郎窩載糧，自此啓旋，一日即達禹門口（屬河津縣），到達禹門口後，船即不能北返，因逆流拉繆，用人甚多，故船到禹門口，即與糧食同時售與糧行。禹門口至灌關一段，則可通行一二噸以上之民船，下水三日可達，上水則須半月至二十日。其餘晉省境內河流，均乏通航之利，汾河僅自新絳以下一百二十里間，勉強可行小舟。（都市）太原爲山西省會，居全省交通之中心，又以正太鐵路與平津交通，故全省金融均蒼萃於此。本埠雖無大宗出產及多數工廠，但晉省各縣土產頗多，凡金融上之調劑，均以太原爲總匯，故城內商業頗盛，人口十二萬，工業有晉新紡織廠等。

汾陽位於太晉盆地西端，所產汾酒，與南方紹興酒齊名，輸出甚多。

晉南各縣，尤以太谷最爲富庶，居民業銀號票莊者十居八九，今票號雖已衰落，然其人民在外埠經商，仍極衆多，商業上之勢力，猶不可侮。聞太谷城內一切，均較太原爲勝，其富庶情形，可以想見。榆次爲南路棉花出口之總匯，今晉華紗廠設立於此，日見興盛，運城爲晉南重鎮，出口以鹽爲大宗。

交城爲本省皮貨之總匯，即在西北皮業上，亦佔重要之地位，如甯夏灘羊皮，在甯製作者不過十二之三，而交城製造者竟居十之七八，故該縣從事此項營業者，共達一百餘家之多，銷場以滬漢東省爲主。

大同爲晉省重鎮，北跨邊牆，當漢蒙大道之口，爲明代防禦蒙古之重鎮。今爲平綏路之要站，貿易以糶糧、皮毛、煤炭爲主，商業甚盛。自北平循平綏路至此，所經各地，除張家口外，當推大同最爲繁盛。雲岡在大同城西三十里，岡之南面崖壁間，皆刻有佛像，數以千百計，最大者高達六七丈，爲北魏時代之石刻，誠佛教美術之一寶庫也。

山西在全面抗戰中的地位

中日戰事的重心在華北，而決定華北戰事最後勝負的關鍵在山西。歷史告訴我們，誰能控制山西，即能控制華北。數十年來，各朝開國的皇帝，幾乎都以山西做基點，然後分途征伐，以成大業。

山西北有勾注門關，爲內險，大漠陰山爲外蔽，西襟黃河，東依太行，四塞險固，地勢高聳，有俯視冀陝河朔之形勢。北出雁門入綏遠，東北經大同陽高以略察南，東出壺關及娘子關以臨河北，西取陝，南取豫，進戰退守，無不如意。物產之富，尤爲驚人，僅煤炭一項，足供全世界二千餘年之用。其他如解縣之鹽，平定長治之鐵，汾河流域之農產物，皆極著名。以如此重要之地區，怎能讓敵人盤據，以爲滅亡我國之資呢？

日軍自掠取平津，即以主力進攻南口。察南既得，迅以疾風驟雨之勢，直趨大同。一面自廣靈靈邱進攻平型關，一面自大同南下，襲擊雁門甯武。平漢路之敵，復沿石家莊西進，猛攻井陘娘子，然後會師太原。這是一個極爲毒辣的戰略，假使這個戰略成功，日軍在華北的戰局，便可告一段落。那時進戰退守之權，完全操在他們手裏。他們如據險扼守，冀察晉綏，便成了東北第二。如果遣偏師沿陰山山脈西進，甯甘青新四省，均將動搖。整個西北，皆受其控制。對外蒙包圍之勢以成，而我西北國際交通路線，必將被其截斷。如果分兵由汾河河谷西進取陝，由風陵渡南下攻豫，則河南陝西，又將入其掌握。果如是，則華北以及西北的局勢，將不

塘開閘了。

好在我們的勁旅，現已雲集山西，中央與晉省當局，均表示以全力保衛山西，任何犧牲皆所不辭。晉北敵軍被我大軍阻於忻口，以北後路復受第八路軍的分段襲擊，聯絡線截斷，已陷入大失敗之境。蓋日軍孤軍深入，戰線太長，銳氣一挫，隨在都有被我包圍解決之可能。

我軍消滅山西敵軍之後，北出雁門以奪察綏，東出井陘，協助平漢津浦兩路大軍，以復河北，則日軍在華之戰事，將整個失敗。那時我軍乘勝東出山海關，以攻遼甯，北出多倫以攻承德，東北領土之恢復，也不過指顧間的事。

所以我們目前必須保衛華北最後的堡壘！必須爭取山西戰事之勝利！

西戰場的形勢

自從神聖的民族自由戰爭揭幕以後，戰場可以分爲三個區域：在河北平原曰北戰場，在山西高原曰西戰場，在江南平原曰南戰場（也有人稱爲東戰場，但我們願保留給山東半島）。日本大陸政策固屬永無止境，但因華北諸省可與僞國打成一片，自必更爲注重。在西戰場方面，一路沿平綏線出河套，一路循同蒲綏可達關中，在今日更有國際的意義，山西高原，山谷崎嶇，易守難攻，便於爭奇競險，在戰略上尤饒有價值。自八月下旬起，張垣南口大同雁門諸要地，相繼陷落，北方震動。至九月下旬，我軍有平型關之捷，掃蕩日軍精銳的第五師團，爲華北戰事第一次大勝利，足證我軍對於軍事地理確有深刻認識，給予國民以極大的興奮。自是以後，晉北陣線雖不免常有出入，但此類「聚而殲之」「平型關式」的戰略，相信可以層出不窮。軍事專家嘗稱平型關一役，已開華北戰事的機運，而爲華北戰場的關鍵，誠非誇言。本篇試從歷史地

理學。觀察就西戰場的強形巨勢，略加說明。

平型關爲內長城要塞之一，內長城對外長城而言，在內外長城之間爲桑乾河盆地。欲知平型關之位，當先述桑乾河盆地。此次華北戰事以蘆溝橋爲導線，橋跨永定河上，桑乾河即永定河之上流。是河含沙甚多，又稱渾河，一名小黃河。考中國文化之起源，小黃河似較黃河爲尤古。我四萬萬同胞皆自稱爲黃帝子孫，黃帝定都涿鹿，卽今察哈爾省涿鹿縣，在桑乾河北岸。黃帝發明指南車，與蚩尤戰，大敗之，是爲中國歷史之曙光，並爲中國科學之萌芽。涿鹿縣東有懷來縣，相傳黃帝大會諸侯，合符釜山，卽在其城北。近年來中國史學界疑古之風甚盛，黃帝子孫一語似將成爲問題。但最近考古發掘之結果，證明史記殷本紀所載世系全是實錄，我們祖先宅居於燕山邱陵已有二十萬年之久。可知中國古史決非悠謬之談，桑乾盆地當可信爲中國文化之發祥地。我們要恢復黃帝故都，要還我北平。

數千年來桑乾盆地之史蹟，茲不備舉，要之其地始終爲邊防用武之地。自北而南，大致可分三線，陰山之長城代表國防第一線，盆地北邊的外長城爲第二線，盆地南邊的內長城爲第三線。桑乾盆地分隸晉察二省，在地理上實屬一區，其都市分佈皆與桑乾河諸支流有關，在御河者曰大同，在壺流河者曰蔚縣，在洋河者曰張家口，宣化在媯河者曰懷來，涿鹿則臨幹流。前人謂北平之防，左薊遼而右宣大，蓋明化以宣化大同爲邊防重鎮，合稱「宣大」。宣化乃古之上谷，大同乃古之雲中，故又有「雲谷」之名。雲谷區域山嶺環列，可稱四塞，內外長城沿山而築，北山在張垣大同之北者曰野狐嶺，南山在河北境曰燕山，在山西境曰恆山，長城古址變遷甚多，今日之長城實爲明代之邊牆，其在雲谷區者，大部分爲明嘉靖年間總督宣大軍務翁萬達所建築，距今已四百年。當時設險置關，據高臨深，守望瞭然，種種壁畫，勞心焦思，曲盡其宜，其規模猶今人所謂集團要塞。

內長城之關塞，自東而西，主要者有九，爲便利計，可稱爲東三關，卽居庸關、紫荆關、倒馬關；中三關卽飛狐口、平型關、茹越口；西三關卽雁門關、寧武關與偏關。平型關居九關之中堅，屬山西繁峙縣，但距靈邱縣城較近，靈邱之北有廣靈縣，靈字之義相傳係紀念趙武靈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北却強胡，其葬地卽在平型關附近。中國文化源遠流長，過關塞輒令人思及古代之民族英雄。

平型關之北爲恆山，其南爲五台山，皆屬太行山脈之支阜，戰國策稱恆山爲天下之脊，蓋其地爲重要分水嶺，北流者爲桑乾河系統，東流者爲大清河系統，西流者爲滹沱河之正源，皆自平型關附近紆迴分歧，最後以天津爲衆流歸宿之地。山間通路皆沿谿谷而行，此關兼顧各方，當出入之要衝。型字或作劓，殆與井陘關之陘相通。太行山脈係斷層作用而成，地勢急轉直下，底爲峻坂，上下交通至爲艱阻，惟賴山溝以事攀援。此類峻急之山溝，在燕晉稱之曰陘，在陝西稱之曰峪。平字古亦作瓶，蓋喻山溝愈進愈窄，如瓶塞然，如咽喉然。此關位於冀察晉三省邊境，道路由此輻射而出，實爲主要之戰略地帶。握此樞紐，復與其他要塞相爲犄角，對於冀察晉綏諸省之軍事，實有聯絡策應之妙用，誠爲控扼要也。

內長城之東三關，曰居庸、紫荆、倒馬，後二者合稱爲金馬二關（紫荆關一名金城關，卽古之蒲陰陘）均在河北省涑源縣境，與平型關有唇齒相依之勢。涑水經紫荆關入易水，沿流而下可至平漢路上之涿縣。易水下流爲白溝河，一名拒馬河，北宋時與契丹以此河爲界，故亦稱界河。昔蒙古滅金，攻居庸未下，乃以奇兵出紫荆關，轉自南口攻居庸破之，所謂『勁卒擣居庸，北附其背，大軍出紫荆，南扼其吭』，而北宋遂不能守。遼水出倒馬關入唐縣，稱爲唐河，與易水均爲大清河之支流。定縣介於保定、正定之間，後魏時建都大同，欲開一捷徑南達定縣，於是發卒五萬人治直道，名曰靈邱道，至今尙可通行大車。故由金馬二關出師可以截斷平漢交通，不但威脅北平，卽保定與正定亦皆受壓迫，敵雖深入，而有歸路斷絕之危險。敵人有鑒於此，

故急攻平型我軍給予致命的打擊，故此役確爲華北戰事的轉機。

由平型關北經靈邱廣靈二縣，至察哈爾省之蔚縣，自蔚縣至宣化亦爲大道。丁文江君曾建議由宣化或涿鹿（距平綏路下花園站二十里）修築支路直達廣靈，則蔚廣二縣煤田之發達，未可限量云。現在有宣蔚公路，沿此路進克宣化，則切斷平綏路之交通。宣化居三口（南口張家口獨石口）之中心，不但收復察南，且可出獨石口以攻多倫。蔚縣北枕桑乾中帶壺流，在前代有「鐵城」之目，倒馬關古稱鴻之塞，亦有「鐵關」之名。由鐵城趨鐵關，中經飛狐口，即古之飛狐道。前人詩云：「漢代飛狐道，今朝倒馬關。」又云：「昔聞飛狐口，奇兵入擣虛。」靈邱道爲燕晉交通之間道，飛狐道爲燕察交通之間道，三省邊區關山巖固，誠爲軍事活動之中樞。

宣化既失，敵人由南北二道圖我山西，北由大同窺雁門，當大道之衝，南由蔚縣趨平型，襲雁門之後。蓋由平型陸進繁峙代縣，則雁門關腹背受敵而太原不得安枕。故平型雁門一線，在晉山邊防特爲重要。鎮戍遺跡沿山錯列，後魏建都大同，奄有恆代，規取河北，蠶食河南，而中國倒懸之勢成。宋以恆山與遼人分界，普及民間之楊令公（業）及其子楊六郎（延昭）之歷史小說，其背景即在此線。楊業屯兵備遼，屢破強敵，雁門之戰重傷被擒，三日不食死，故永爲後世國民所哀慕與景仰。內外長城都是中國民族血和肉所築成的。前文言靈邱道以靈邱或平型關爲中心，由此經桑乾盆地以達大同，則可以解歸綏之圍。蓋由靈邱廣靈北至天鎮陽高，即可截斷宣化與大同之聯絡。宣大已入我手，方可收復綏遠。昔漢破匈奴，唐平突厥，皆由晉北以赴塞外，其用兵路線尙可覆按。

日本山梨中將會說：「中國古籍中關於戰略之學高深精妙，有非德國近代戰略諸書所能望其項背者。」（見杜錫珪考察列強海軍報告）但是這些戰略不是憑空杜撰的，是從我祖國偉大山河磨鍊出來的。

我們承受了祖先遺傳下來的偉大山河，並承受了祖先遺傳下來的戰略戰術，終於有平型關的大捷。我們要繼續作『平型關式』的殲滅戰，如黃帝之滅蚩尤，方不愧為黃帝子孫。平型關一帶的集團要塞，是華北戰場鎖鑰所寄，亦是冀察晉綏四省軍事上的樞要。唐代安史之亂，河北淪陷，幸太原無恙，故李光弼郭子儀輩得藉山西為根據，卒收恢復之功，而成中興之業。古人偉大的榜樣，即今人努力的目標。我們全體國民對於前方抗戰的愛國健兒，尤其是參與平型關戰役的第八路軍和第十三軍一部分戰士，要呈獻我們最深摯的感激和敬禮。（張其昀）

西戰場應取的戰略

（一）守山西應恢復歸綏

「反攻的可能」之一

反攻這一個目標下，包括了幾個問題。

（一）反攻的重要性。這是大家都很清楚了的。

（二）反攻的時機。換言之，即是什麼時候舉行反攻，方可獲得「決定戰局」的意義；與夫什麼時候反攻，僅能有浪費軍力的失算？這一問題的解答，雖然所觸及的範圍相當的狹，但對問題的明瞭，總有最低度的可能。

（三）根據我敵現在戰況，如何佈置反攻？亦即：這一行動，將採如何的樣式。——我們以書生身份，在此說幾句「外行」話。

（四）反攻是可能的嗎？反攻的力量在那裏？這篇短文，正想試為解答。

首先應當交代明白我之所謂反攻，最近將來的反攻，並沒有將南戰場的淞滬戰區包含在內。我的意見，淞滬戰爭，政治意義或國際意義大於軍事的意義。也就是，淞滬戰爭的勝敗得失並不能根本解決中日問題。敵人的目的，在於華北幾省的控制；那裏有鐵，有煤，有棉花，有羊毛，有近一萬萬的消費者，它可以救活危亡的日本資本主義；它可以憑之而重現遼金元亡中國的歷史，它可以布署一對蘇走廊，總之，它可以救活死亡綫上的日本帝國主義。這纔是敵我的根本問題所在。我們呢？我們不能沒有華北，我們不能沒有東北，因為我們不能沒有中國。這是我們的目的——在這一認識下，南戰場兩個月來表現的一切，似乎可以儼照兩月來之情況，暫時無需加以什麼新的布署了。

於是，我們研究應當如何反攻？

首先是恢復歸綏——誠然，山西是我們主要的戰略基地，但是，A 山西的保衛不能不以綏遠為憑障。B 爲了國際交通綫的安全，不能沒有綏遠。C 爲了防止敵人挑撥國內民族摩擦的發生，不能沒有綏遠。D 爲了陝甘甯青的安全，不能沒有綏遠。E 自消極方面言之，現在我們正以英勇的苦鬥保衛山西，但欲求在山西的勝利得以保持，亦不能不恢復綏遠，況且恢復綏遠並非特殊堅苦或不可能之事。A 綏遠本地爲易攻難守之地。B 我們進展到綏東國防工事地帶後，則守亦非難。C 現在綏遠並非敵人的強大主力所在。D 現在及近的將來，該地帶之氣候，可使敵軍戰力有極大的減降。

即刻命青海、甯夏、隴西（甘涼肅）之騎兵，以三萬至五萬之兵力，由中央配以大量的中下級指揮官及高級參謀人才，並增配少量的新武器特種兵，令迅速集結磴口、五原之間，與前此退集包頭、五原一帶某數部，妥加編制，似可得六萬至八萬軍力，一舉而克復包頭鎮，以謀交通運輸、食糧，指揮之便利。然後以主力循平綏路，奇兵用於鐵路北草地，猛攻急進，以一個月爲期，不難到達綏東，而進入國防工事地帶。

與此一計劃，配合動作，期相助相成者，即分派精兵一萬人，北出殺虎口，以趨歸綏。務須與由西而東之大騎兵集團，呼應連繫，一鼓而入歸綏。以大量游擊隊指揮員，分派於已有數軍訓練額近十萬之國民兵間，高速發動。——此舉可使我們西戰場之北區，達到廿萬人以上的兵力，迫使敵軍東出綏遠，遊刃有餘。

(二) 西戰場南北兩區的聯絡

「反攻的可能」之二

綏遠之敵被我擊敗後，西戰場南區（晉北）之敵，處在「孤懸的突出」之窘地。既受我A忻口，原平陣地之堅拒，不能越雷池一步。B靈邱繁峙諸綫之游擊，疲於自保，迫降於被動地位。更時時感受我C自平地泉，豐鎮南下合圍之威脅，則其戰鬥意志，戰鬥精神，戰鬥力量之日趨沒落，必然的遭受被聚殲之命運，固不待言！

西戰場南北兩區之聯絡，尤為重要，且極可能。

所謂重要者：A北區不能單獨久守，B南區不能單獨得到風掃落葉式的高速進展。故必須在敵人未能以厚力反攻綏東，與夫未能強力控制平綏路前，用縝密計劃，微妙呼應，使雷霆萬鈞之力，殲滅南區現有殘敵。

所謂可能者，因敵人現在綏省：A無雄厚之主力，B無可以久守之險地或工事，C平綏路綫無堅強之控制力，D欲反攻我綏東防禦，非龐大軍力不可，此非短時所可如願，E自平綏察晉邊區冀晉邊區增援晉北敵軍，受我游擊部隊之威脅，顯然極不便利，F晉北殘敵作戰（行軍）已達兩月，孤軍四戰疲敵可想，——故敵欲掙扎於我人之優勢合圍下，殆無希望。

前進論山西戰局

西戰場（察晉綏）的戰略，有一根本原則，即不能似南戰場之情況，與敵人在陣地上拉鋸。此一辦法，用於淞滬，自有其最大的效能。若西戰場亦復如此，不採用含有高度進取性的戰略，則其結果，將成爲「最惡的失算」。應儘速把握時機，在可能情形下，以運動性戰鬥爲主眼。靜的抗爭，應居附庸地位，僅爲運動戰之配合品而已。一面堅守陽泉及忻口，五台，一面以大軍分佈於汾河以東雲中山區，以主動的性靈，自高而下，將同清北段之敵，截成數段，呼應正面由南而北之精兵，迫敵於雁門綫之外，並殲滅其殘餘之零星。另以大軍配佈於五台山，句注山，恆山，及太行山之一部，阻撓敵軍之增援，補充，給養，使該區以西以南之敵，陷於極度不利地位，不戰而屈之。

由此左右兩側及同蒲綫之進攻，迫敵於雁門綫之北，殘敵縱非全部消滅，亦必所餘無幾。然後我西戰場南北兩區全力，得會合於同蒲平綫兩路，及廣靈，渾源，懷仁一帶。

當此之時，敵之關東軍及華北住屯軍部隊，如欲阻我之繼續前進，則至少須有三萬兵力攻綏東，六萬或七萬兵力，控制大同以東之平綫及紫荆關，倒馬關以西之察晉邊區，方可濟事。但此爲其過去的戰意，與夫現有的戰力所不可能之事。故我們預想，當我軍會合之後，所遭遇之抵抗，大約不能超過四萬名。即敵在察省之主力，與夫退集綏東察北之僞匪軍而已。彼若欲集結十萬名左右之主力，配以完整的僞匪軍，北攻綏東，中控平綫，南戰於小五台，飛狐口，諸叢山峻嶺間，則堂之中，須兼慮對我對蘇之全面難題，非旬日可以決策，疆場之上，非一月所能配備完竣，以今後中國之男兒，已無拱手資敵數百里者。將軍們如若仍迷戀於前此之易與，以僥倖爲成功，則「皇軍」眞將死無葬身之地了。

此時，我軍當已完成一綫，即南起娘子關，沿太行山脊之長城，至飛狐口，北趨廣靈，北起百靈廟，南伸，經武川，陶林，而達興和，於是大部隊可作暫時之休息整理，以四萬或五萬之衆，分爲無數的游擊隊，活躍於冀

察晉邊區；更以相當數量之兵力肅清上述口袋內部之殘餘，非必全數掃盡，只限其不能發生作用即可。此時，敵人當尚在「籌劃應付」之時期，我可得短時的休息。

在敵人尙不能集主力而取攻勢之先，在口袋內之殘敵相當肅清之後，我軍可以迅速制機之行動，以廿萬以上之大兵力，自五台山、恆山、山脈中，擊敗察南長城綫以北之敵軍，以十五萬以下之兵力沿平綫路自大同東向，高壓強迫此綫之敵，令其不得不逃退。我軍此役之目標，南路於掃蕩蔚縣、涿鹿、懷來，宜化各據點之敵後，須進而佔據居庸、延慶、龍關、赤城諸點，中路則循鐵路綫而佔據萬全、張北，北路則自集寧與和以達嘉卜寺。如是，則南路軍力之大半，南向以待敵人自長城下而作之仰攻，中北兩路，則會合南路之小部，推至獨石、沽源、寶昌、多倫（郭增愷）。

西戰場上的緊急問題

當前的對日戰爭是一個神聖的民族戰爭，所以我們必需動員全民來作戰。不論前方和後方，實質上應打成一片，在同样的步子上邁步。怎樣作戰地的總動員工作，是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

由於環境的需要，山西當局已對於羣衆團體注意了。主張公道團和犧牲同盟會所組織的「少年先鋒隊」和「決死隊」已有不少，而態度較積極的戰地動員委員會，對於武裝民衆和改善人民生活更是注意。在此時，應當注意下列的幾個問題。

（一）廣大羣衆應與軍隊有良好關係

軍隊不好，人民逃避，這樣根本就談不到組織。特別是後退時，如果秩序太亂，民衆起了反感，將更失人心。我們軍隊過去說是工農的軍隊，現在改稱爲人民的軍隊。我們以爲軍隊和人民的關係，像魚之於水，他

們能夠處處給我們方便。有了羣衆，就有了勝利。勝利以後，傷兵，他們自動會抬，勝利品他們自動會搬，路壞了，他們自動會替他們修，平型關這次便是一個例子。現在的前方，過去本是沒有人的世界，自從八路軍到後，甚至連婦女都敢隨意在街頭閒游。幼讀吳芳吉氏詠蔡松坡將軍詩中「牧童畔，漁父隣」，「大小兒女笑盈盈」等句，不圖能在西戰地看到軍隊好了，而人民「自己積極參加」，這在此地便可以看到。

(二) 以武裝羣衆爲中心配合軍隊來作戰

這是戰區裏的一個問題。目前五台、阜平、代縣及晉西北各山地都由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組織人民自衛隊和游擊隊。前者是不脫離生產的，而後者則爲脫離生產的。現在游擊隊已有幾千人。他們到一個地方要召開大會，講解政治上的民族仇恨，像最近日本在晉西的廣靈、寧武一帶屠殺行爲，告訴他們非要武裝起自己來不可。這時候，徵求羣衆在會議時候報名。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地給他們以訓練，同時，令先加入者向他的親戚朋友中去作說服工作，擴大了隊伍之後，再慢慢地集中起來訓練。軍事上，教給他們擦槍、射擊、手榴彈使用、地形學、政治上向他們教導民族仇恨、游擊職務、紀律的重要，使他們沒有土匪傾向，就可以配合軍隊作戰了。

山西地方武裝羣衆比較困難，因爲民間的槍隻太少，現在是一部份由動員會發，一部份由組織者去籌。若是河北省，平民五十畝地的人家就應有一隻槍，當然不會有這樣困難。所以現在各地的人民自衛隊方才在開始中。

武裝的羣衆多了，他們可以替軍隊的若干游擊任務。

(三) 要認識羣衆生活必需改善

與動員最有關係的就是羣衆生活的改善。這要在不妨礙統一抗戰的團結之下來施行。譬如一個家

庭只靠着一個男子吃飯，家庭問題不解決，這個男子雖有抗日的熱情也沒有辦法，我們在戰地的工作是減租減息，可能範圍中免田賦租稅，說服有田者，使他明白今天抗戰的必要，不要再苛待佃戶，夥種的人家我們也要看着情形把分配改變一下，最好是地主一半，佃戶一半，最高也要使成爲四六之比，貸款的利息也要按情形減低，以一分五爲最高限度，這些實際問題，對於羣衆是最有興趣的，這是發動羣衆，組織羣衆之根本工作。

(四)當前的組織問題

現在我們部隊所在地，戰地動員委員會已普遍成立，這是各方面參加的犧牲同盟，公道團全參加，如何使他成爲戰區同志團結在此組織，能爲一個組織領導的有力機關，這是一個問題，最近他們打算組織農民協會工會學生會等。總之，下面應當積極起來，上面才有基礎。

(五)怎樣救濟難民問題

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地方問題。我們應當給以救濟，而使他們參加到抗日戰線上。救濟法：(一)設法安插至於安全地帶之人家；(二)使他們組織起來和游擊隊一齊回家搬糧，堅壁清野；(三)合理負擔，不要再被攤款編成爲游擊隊配合軍隊作戰這樣以來，難民不再成爲可厭的東西。

西北兩線最後之一着子

冀西晉東惟一鐵路交通要點及歷史上用兵必爭之要隘娘子關，與淞滬之間北，江灣，同時於十月二十六日陷於暴日之魔手，不可謂非軍事上之損失。我肝衝全局，自始即持北線重於南線，山西重於淞滬之見解。此或因我旅居北方有年，無異第二故鄉，感情驅之使然。然遍覽全國報紙，筆底行間，作如是觀者，不一

而足，尤以滬上之大公報不惜大聲疾呼，促最高統帥部，注意山西軍事進展之確立。尤使記者表示無限深切同情也。

本來戰略上之得失，非軍事專家不敢置喙。縱爲軍事專家，而未深知熟識彼此情報者，亦未必言之中肯。徵諸歐戰聯軍軍事當局，因尊重輿論，而招致軍事上莫大之損失者有之。君士坦丁包圍戰展開之失諸太早，卽其例之顯著也。

記者生長兵間，垂二十年，平日對於兵要地理與讀史兵略等書，刻不釋手，執筆寫戰訊，只有貢獻供參考，未敢侈言批評，蓋因知之既深，不禁言之益慎也。

娘子關之淪陷，實予關心戰局進展者以莫大之打擊。記者得訊之餘，憂鬱廢食者終日。娘子關雖係有關之名，無關之實，但其左近山地，實爲持久戰與消耗戰最有價值之地帶。在敵人初意，以爲非重大犧牲，曠持歲月，不易得手，故有猛犯安陽迂道武安遼縣入晉之企圖。今竟不費大力，渡過娘子關，深入晉境之陽泉，爲敵方始料所不及。已渡漳河以掩護迂迴其任務之敵軍主力，猝然自動的北退，此非加入晉太鐵路，增援陽泉之敵軍而何？其目的在與晉北敵軍夾攻太原，判然明矣。用心不可謂不毒辣。我軍乘勢北進，已越邢台進逼內邱，一似進展殊速。若以軍事眼光觀之，尙嫌其太遲緩，並未予敵軍移動時以大打擊，殊爲可惜。然北方將領瀟雪一再敗退之恥辱之惟一機會則在此。平漢、津浦兩路之敵軍主力，既悉移于正太線（自正定至太原），據報津浦北段滄州德州間，不過五七千人，滄石汽車路以南之景縣、衡水、官道、李莊、甯晉、高邑等處，各駐二三千人不等。石家莊高邑駐兵較多，亦不過一師團。以如是之陣容，作待機出擊姿勢，以掩護正太路敵軍主力之攻擊前進，可謂驕視一切無所忌憚矣。我軍雖兵器稍遜，然以五攻一，但使協同一致，併力北進，不難直搗正定，北切滄石線，以截斷正太路日軍之接濟與聯絡，藉解太原之圍。此爲吾國人最低度之要

求亦即北方將帥惟一將功補過之機會也。

使不此之圖，僅以保全實力擁兵自衛爲得計，以隔岸觀火之態度，西臨山西，以山西一隅之力，分當晉北晉東兩路之敵軍主力，不幸太原有失，全晉動搖，山東與河北三府，徵諸唇亡齒寒之古訓，有何倖全之理？此爲西北兩線最後之一着子，時乎不再，機去難回，願我北方諸將士共勉之！我國人亦將以君等進兵之遲速，課功罪也。記者不忍再言之矣！（陳向元）

從反攻中救山西

因爲全面抗戰的重心在華北，而華北戰事的重心却在山西，所以山西的能否保全，簡直是一個生死的關鍵，不能不格外加以重視！

旬日以前，晉北方面形勢好轉，晉東方面，也迭傳勝利。可是這幾天娘子關又告陷落，敵騎節節西進，形勢驟然吃緊。如果這一路猛烈進攻的敵軍，竟擋不住，太原不能保，西戰場就完了。西戰場完了，北戰場的頹勢，也就無法挽回，而整個華北，全送入敵人掌握了。

惟其如此，眼前在晉東作戰的將士，必須出死力以捍禦強敵，保衛山西，同時平漢線正面的部隊，也必須盡力反攻，而負指揮津浦全線軍事之責者，更應乘機出擊，使敵人感覺到後路的危險，與側面的威脅，不敢傾全力以圖晉東。從戰略上說，敵人現在正集結重兵以犯晉，平漢津浦兩線兵力較單，因此最近戰況也較沉寂。我方如不放鬆這個機會，予以重大的打擊，一方既可解晉東之危，一方在正面也必能得到相當的進展。假令平漢津浦兩線，敵方不進攻，我方也祇取守勢，按兵不動，就不啻間接授予敵軍以進攻晉東的便利。萬一晉省有失，敵軍更不難藉全勝之勢，轉而進攻平漢津浦兩線，這在我方是如何的失算？

這兩天平漢線上我軍正在反攻，在這全綏淪陷，太原吃緊的時候，這一着關係重要，我們希望朔方健兒們加緊努力，以聯合動作的新姿態，開展出西戰場的新局面。

日本侵略中國在現階段上始終是側重北方，因此她的軍事也是北重於南。她想席捲冀察，囊括晉綏，對於山東則儘可能地運用策略，想要不戰而取。三個月來，她的目的，大部達到，目下正以全力圖晉，而在津浦線却迄無大軍活動。她在上海作戰，祇不過牽制作用，原無多大希望，雖說兩個半月以來遭遇到中國的有力抵抗，折兵耗財，損失不貲，但是從軍事作用上觀察，她牽制了我方許多精銳的兵力，便到了兵北的侵略，算起總帳來，仍這是大討便宜，這是我們不能否認的事實，因此無論如何，我們說到中日戰局，終須要着眼於南北全局，舉凡太原省城的安危，平漢全路的進退，都是不容忽視。

本來日本在北方作戰，真太輕視中國，胆大橫行，試看她以三十萬衆，蹂躪至四五省區，南北東西，隨意運掉，孤軍深入，肆無顧慮，她到處以飛機轟炸交通，而我軍一退之後，她却能使用我們的鐵路，進止自如，縱橫無礙，平漢津浦無論已窄軌的正太路，也被其運用如常，甯非怪事！她在作戰之時，隨時隨地，皆用各個擊破的方法，避堅攻弱，舍正擊側，真可謂有隙必乘，善用戰機，而我方總是相形見絀。如前者南口危急，而平漢路趨起不進，滄保失守，而津浦線竟未趨援，即最近敵之所以敢於抽調大軍集中攻晉者，亦由平漢津浦兩線戰意不烈，以致敵人安心後撤。我們深知各路兵士民族意識之熱烈，抗敵情緒之高漲，南北所同，絕無二致，所患者長官決心不一，參謀的人才太缺，人事磨擦太多，物質設備太欠，以致覆巢之下，居然夢想完卵，碎玉之局，竟欲苟全片礫，或則甲進而乙觀望不前，或則乙退而甲亦掩旗後向，以出擊為敷衍功令，因恩怨而影響行動，種種情形，都於過去北方的軍事，顯有若干關聯。我們因此認為北方軍事之失利，由於政治人事者多，而真正由於作戰者比較還少，一經各軍覺悟，中央加以調整，轉換局勢，儘有可能。即如山西在大同放

樂雁門失守之時，本已岌岌不可終日，自經李服膺伏法，郝夢齡殉國，士氣一振，情勢為變，此次若非日本增調大軍，入晉應援，敢信晉東局面，斷不致如此轉變。由此觀之，平漢線此番反攻，各路將領，如能誠心恪遵最高統帥部的命令，齊一意志，呼應並進，不特河北失地，可望規復，更將直搗石莊，斷敵後路，以解山西之危，充分發揮戰果，使北方戰局，為之改觀，一洗日閥橫行華北，輕視我軍無人之恥。我們所以希望此番北方各軍表現新姿態者，即在有澈底的覺悟，祛封建的意識，苟能如此，勝利必然有望，因為經過三個月的戰鬥，我軍戰意之強，赴義之勇，完全與往年日俄戰役之日本軍隊相等，外人並稱我軍隊作戰之猛烈，在世界大戰中也從未見之，祇須政治上人事上障礙掃除，更將戰略改良，物質加強，則敵軍絕對不足畏懼。我們敬在南戰場的前方，為北戰場的勇士們預祝勝利。

近來頗有一種傳聞，說敵軍如佔得山西，北方軍事，就要適可而止。這種話最不可信，因為敵人的侵略，是得寸進尺，決沒有止境的。又有一種謾言，說敵軍對於某方，可不取軍事上的攻擊，這種話更不可信。因為在抗戰期間，祇有全國一致，合力作戰，斷不可再上『各個擊破』的惡當。劉汝明和李服膺，就是現成榜樣。我們相信身負重任，向以効忠國家自矢的高級長官，必能識破挑撥離間的陰謀，從事實上表顯其力量，而不至於烽火告警之中，仍取遷延觀望的態度。

晉北捷音與民衆組織

全面抗戰的軸心在華北，而華北的軸心則在山西。

日本在華北用兵的目的，在攫奪我冀察綏晉魯五省，而其進行的步驟則有四個：第一是先取平津，沿津浦平漢兩路南下，佔領河北，第二是由平綏路以取察南，第三是由察南西進取綏遠，第四是由冀察南

窺山西的北部，由平漢路的石家莊，沿正太路以迫太原；至於山東則她因投資很多，起初還企圖以政治手腕來完成她的目的，非至萬不得已的時候是不肯用兵的。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後，她就利用了宋哲元 and 戰不決的態度，一舉而下平津，沿着平漢津浦兩路南下，取石家莊和滄州，佔領了整個的河北，完成了第一個步驟。此後，又沿着平綏鐵路，西窺察南，而守將劉汝明又坐失戎機，至察南淪陷，完成了她的第二個步驟。再後，她又分兵西犯綏遠，南犯山西。在綏遠方面，她連陷歸綏包頭，完成了第三個步驟；在山西方面，初因守將李服膺不戰棄大同，使她得由大同南犯雁門，威脅山西的北部，幸那裏有第八路軍予以迎頭痛擊，使他計不得逞。至於山東則因韓主席的堅決抗敵，也使她不得不用兵了。

晉北的勝利使整個華北的抗戰得了新的轉機！蓋敵人如在晉北敗退，則我軍就可乘勝北出，以主力出大同而以精於遊擊的部隊分出察南綏東使敵人在華北的局勢根本倒轉，不但不能把握目前的勝利，而且具有狼狽潰退的可能。果然，我軍自在晉北連克涑源廣靈繁峙寧武平型關紫荊關後，我軍的游擊隊伍，在平漢路上就待疾趨望都直克石家莊，使敵軍行動頗為狼狽了。

這足以轉移整個華北局勢的晉北勝利是第八路軍的建樹。第八路軍的前身是共產黨的紅軍，他們遠從江西、湖南、貴州、雲南，繞道川邊，會合了川北的部隊，經過甘肅東北部而在陝北駐紮的。但是陝北和甘東是全國的最苦的地方，他們駐在那兒，雖無後顧之憂，但給養却很困難。而那時日本經營察北冀東，已很積極，他們的企圖，自然最好是由陝北入晉，由此北取察省，驅逐日本在華北的勢力。所以在去年上半年，他們就由陝西渡河，進入山西，佔有石樓、中陽、隰縣、汾西、霍縣等地。那時，若不是湯恩伯的十三軍開入山西，則太原恐早已成了他們的根據。後來他們雖仍退還陝北，但晉西窟藏已悉為所得，直至去年底，他們才放棄了以前的政策，在最高領袖領導之下，一致抵抗我們的唯一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再由陝北前來，擔擋

起這殺敵的任務。

這一路軍隊之所能獲此鉅大勝利者，是由於他們的政治覺悟較高，能得民衆的援助。軍隊在戰時要獲得民衆的援助，則在平時自不得不深切注意到民衆的組織。山西綏靖主任閻百川先生平日雖也能注意及此，而有所謂「主張公道團」的組織，但是這種組織祇以官僚紳士爲主體，不能深入民衆，所以在戰時自然不會發生多大的效力。在去年第八路軍退還陝北，綏東戰事續發之後，閻主任是已感到「主張公道團」機構之過於龐大，運用不靈，而選拔比較急進的份子，加上平津一帶外來的急進學生，另組「犧牲救國大同盟」，以半公開的形式，散佈各級組織於全省，担負宣傳民衆，組織民衆，和訓練民衆的責任。但是這種組織仍不能滿足一般民衆本身的需要，不能深入民衆者，收效甚鮮。例如在李服膺放棄大同的時候，大同方面的漢奸就非常活躍，山西當局竟無妥善的應付辦法。被大同防空部隊擊傷了的日本飛機，被迫降在大同近郊，附近居民都圍着看新奇，讓日本飛機師把飛機從容修好，安然飛去，便是明證。

在全面抗戰日益展開的時候，我們是不可提出工農自身的經濟要求，以爲組織民衆的工具，但自日本在華北發動軍事行動以後，戰區的工農不但都遭受了妻離子散的痛苦，而且生活也感受到莫大的威脅。這種精神上與物質上的痛苦的解放，自然有待於抗日戰爭的整個勝利。這一點，我們就可引用爲組織民衆的工具，使民衆都知道參加抗日戰爭。

精神上物質上的解放的先決條件，而個個都來切實地參加抗日工作，而抗日的力量也雄厚起來。

好好，現在山西當局鑒於過去的錯誤，已在積極訓練農民，使他們個個都能參加抗敵戰爭。我們仍希望山西當局訓練農民，需要以解除農民生活的痛苦做組織農民的工具，否則就是訓練好了也還不免是

烏合之衆，于望無濟的，過去的「主張公道團」「與犧牲救國大同盟」便是最顯明的例子（朱文）

平型關的勝利

華北抗戰三個月的過程中，不可諱言的，在戰役上我們已經很大很大的失敗了。尤其在西戰場上，我們自張家口放棄之後，一敗竟致後退而失去一個綏遠省，和半壁山西在這樣的敗退情形之下，獨有平型關之役我們取得了偉大光榮的勝利。這個勝利真是最寶貴的，最值得我們清楚認識的第一個大勝利。在目前北方戰局中，山西的得失成爲整個華北乃至全國抗戰的大關鍵，這時候我們提出平型關戰役的勝利經過來報告國人，以作我們最實際的教訓，當然是很有意義的。

九月下旬，同蒲線軍事向南急轉直下的時候，敵人知道我們的雁門關有堅固工事，攻不下來，於是就用攻南口的同樣戰法，由察南分兵一萬餘人打我右翼平型關，以爲乘我弱點擊破長城山勢天險，而進入山西中部。當時敵軍是鈴木第五師團及其他砲兵、坦克車隊、航空兵隊等等。事前×軍一部見敵軍前來，當欺騙友軍說「我準備反攻」，結果却暗地撤退，使敵直趨山西，陷廣靈、靈邱而達平型關下。

我×××軍增援晉北，以右翼接防平型關之右二十里者爲最先頭，形成與敵爭奪平型關之勢。原來
的守軍×××部××個團擺在關的西北長城線上。九月二十六日，我×××軍與×××部聯合行動，×
××軍任務在攻下關溝，蔡家峪，東口南而達上鋪西×××部東進出擊敵人，到上鋪西與×××軍會合。
二十六日拂曉戰事開始以後，我軍一鼓作氣北上，於正午十二時左右，先後佔領蔡家峪，東口南關溝等地，
追擊敵潰軍至上鋪西，敵傷亡在一個聯隊以上。敵人聞訊增援兩個聯隊，於突過蔡家峪而達小寨村之深
溝途中，又爲我完全殲滅。

小寨村以南的土溝，爲由蔡家峪至平型關必經之路，兩旁懸崖壁立，形同深谷。當我得知敵人經過此地，即埋伏兵力於土崖之上，待兩聯隊敵人完全入谷，將前後團團圍住，士兵高呼「檄槍」，可惜敵人不慎，反死命掙扎，結果掃數爲我健兒奮勇上前，用手榴彈槍彈殺死。

第二日（即二十七日）我軍再進攻靈邱附近，前後兩次殺敗敵人，奪獲敵汽車一百餘輛，給養無數，使整個敵軍無法立足，只有倉皇潰走。一位參加這次戰爭的長官說：

此次戰役首先證明我們抵抗日本活的戰法——攻勢防禦，利用運動戰絕對的有效，而且是戰勝最基本的辦法。反之，挨板的陣地戰，單純的防禦戰略是最危險，是已往失敗的主要原因。我們這次戰爭勝利的原因是：（一）行動秘密，任何一個軍事行動不致爲敵人所偵知。（二）行動迅速，敵人無法察覺，察覺以後已經遲了。一次，敵我從兩面搶一個山頭，本來敵人先在山腰，而結果仍讓我們捷足先登。（三）地形熟悉，我們隨時將陣地戰變爲山地戰，山地戰是我們抵抗進步的武器，最佔優勢的戰法。其次，這次作戰所得的教訓：（一）敵人的攻擊精神非常薄弱，在他砲火不能發生威力之後，我們很可能打敗他。（二）在防守上，同樣的存在不可救藥的弱點，只要我們大家齊心努力，誓死向前，敵人經過一個敗仗，整個戰線都會動搖的。這一次小寨村山谷內的敵人所以完全消滅，原因是他們怕死，他們不知我們優待俘虜。

平型關這一次的戰事，大大的勝利了，但是終因爲我們不會處處活用戰術，戰略，敵人不久又從雁門平型之間的茹越口闖進來，使晉北軍事演到今天的程度，是非常痛心的事。

猛省吧！同胞們！接受最寶貴的抗戰經驗，來爭取我們民族抗戰的勝利前途。（溪映）

西戰場與游擊戰術

游擊戰術是一種有長久光榮歷史，解放了無數被侵略被壓迫的奴隸的革命戰術，它本身就在這長久的歷史上漸漸的進化到現在變成一種殖民地次殖民地反抗侵略者，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的自衛的革命戰術。

我們現在對日的抗戰，必須發動廣泛的游擊戰，使日方優勢軍隊精良武器，無從施展其威力，待其曠日持久，師老力疲，自後以主力部隊一舉而殲滅之，以獲得我們民族革命戰爭的最後勝利。

六年來我們東北的義勇軍，不斷地在運用游擊戰，使十數萬日軍只能在城市及交通線上活動。至今還不敢以少數兵力，在山僻小徑行走，所謂滿洲王道樂土，始終在我義勇軍威脅之下，使日本人民視為畏途。

最近八路軍在晉北冀西的活躍，消滅了板垣師團的精銳，使雁門關內及平漢線上的日軍，時時有後顧之憂，尤其顯示了游擊戰的功用。

所謂游擊戰，是以我之實，擊敵之虛，以我之虛，避敵之實，化整為零，化零為整，出沒無常，聚散不定，使敵人無從測知我主力之所在，欲求決戰而不能，卒至到處遭受襲擊，逐漸為我解決。

具體的說游擊戰的方法，可以大別為三：

一、襲擊 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或在敵行軍時，由間道襲擊敵背。或在暗夜及風雨雪霧之日，乘敵半渡，或宿營未穩，或進膳未畢，我突以大隊合圍，竭全力以消滅之。或在我主力部隊與敵對壘時，出敵後方襲擊，使其前後不能相顧，自相驚擾，俾為我大軍所擊潰。或乘敵退却時，急出襲擊，使其軍心慌亂，無暇擇途，陷於

險地而殲消之。

二埋伏 在敵進駐地帶，預行配置多數隊員，化裝潛伏，利用各種方法接近敵人，窺探其內容，伺機擾亂或殲滅之。或在敵人必須經過之路線兩旁，配置所要兵力，俟其來而突擊之。

三擾亂 隨時隨地，予敵以擾害，亂其軍心，妨礙其預定計劃，毀其交通，劫其械彈，焚其糧秣，使其居無甯處，疲於奔命，然後乘其疲憊而解決之。

此外，我們還得注意游擊戰術的幾個執行上的要領：

游擊戰爭最重要決定勝利的條件，就是有廣大的羣衆，也可以說是有全國民衆作他的助手，保衛者和後備軍。游擊隊必需有廣大的羣衆擁護，才能獲得勝利。

我們用不着比方，誰都覺得游擊隊員是羣衆自身的一部份，因為他們不能忍受敵人的屠殺、壓迫，而英勇的爲着全體民衆的生存自由去戰鬥了！他們是有家鄉，有親屬，有朋友，這些人都和他們同樣是在苦海邊生活着的。不過，因爲各種各別的原因，不能一同來「幹」就是了。所以游擊隊隨時都可以放下槍，就是道地的農民，工人，拿起槍來就是勇敢的戰士，使敵人無從追擊，沒法分別出：在羣衆的掩護下的游擊戰士。另一方面，羣衆還可以直接幫助游擊隊作很重要的工作。就像偵探消息，連絡通信，嚮導，指示地形，供給給養，看護傷兵，採辦物品等，還可以幫助進攻敵人。如果羣衆有小的自衛武裝力量，在必要時還可以幫助包圍敵人，或救援游擊隊脫險。

還有更大的功績，就是因爲敵人的不斷的進攻，和游擊隊的不斷的勝利，可以使羣衆加深了他們的認識，加強他們的自衛犧牲的決心，以致游擊隊在人數上不斷的加增，本質上更加堅強，在物質和武裝的供給上，因爲鬥爭的劇烈和不斷的勝利，一天比一天的充實起來，技術和政治經驗也愈增多，於是游擊隊

的力量漸漸的增大，游擊隊的力量愈大，政治威信愈大，愈能使敵人恐怖，愈使在敵人壓迫下的人民與士兵覺醒得快。

所以游擊隊的前途，只有發展生長，力量充實，擴大。漸漸的形成足以對抗侵略者強大武裝力量。其次，游擊戰術最重要的行動原則，就是避免每一個失敗性大的戰爭，我們必需以最小的損失獲得最大的效果。所以游擊隊要時常採取「避實擊虛」「指東擊西」……的戰略，專門找敵人的弱點，給以有力的打擊。這樣，即可以減少我們的損失，又可以拖長時期的消耗敵人。

第三，游擊戰的活動，一定要保持他的主動地位，換句話說就是游擊隊要時刻刻的想法進攻敵人，不要時常被敵人進攻，也許諸位會問我「進攻與被進攻有甚麼差別？反正是與敵人作戰。」諸位我要告訴你們，這有決定勝負的重大差別，我們覺得，我們若是做個有計劃的進襲敵軍，使敵人發生恐慌，一時難作有組織有計劃的抵抗，則必然會失敗。反之，如果我們突然被敵人襲擊，倉惶之間，大家都不覺得敵人軍力大小，不知道自己的同志都怎樣！只聽到四週的喊叫與槍聲，你想我們能像進擊敵軍時一樣的操縱敵人而獲得大的勝利嗎？

第四，游擊隊要和各友軍作密切的聯絡與互助，這件事不用我們解釋，誰都覺得：我們現在全民族的主要任務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力量出全國，而保衛我們的領土主權的完整。這個任務應由全國民衆大家接受的，我們的民衆武裝起來，是用來進攻我們的最大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和他的走狗無恥的漢奸，並不是用來對內作政權地盤之爭的，所以我們各種武裝組織，都應該合作起來，互相團結聯絡，像一個巨人一樣，增強我們的力量，然後才能把敵人打出去。

不但我們各游擊隊之間要聯合起來，互相幫助，並且要與敵人的敵人聯絡起來，以期迅速的消滅大

家的共同敵人，就像東北的中韓義勇軍們一樣。

第五，游擊隊要捉住每一個可以得勝的機會，充分利用這個機會，給敵人以有力的打擊，即或不能保證得勝也可以給敵人以大的恐怖和精力物力的消耗。在政治上還擴大了抗戰力量的威望。

第六，在作戰時要靈活，不可以力取而必須以智取。游擊戰爭決不是硬碰硬的「烏龜打架」而以狐狸勝老虎，所以在作戰時，游擊隊要用各種巧妙的計策，例如改變交通，利用地形，決定最適合的陣勢……等等總之要竭力避免和敵人正面衝突，而處處利用敵人的弱點，實行夾擊，側擊，後方襲擊等方法戰勝敵人。但是不要見敵就逃，這是不會得勝利的。

第七，游擊隊在每次交戰之前，必需有一個根據詳細的探報作的慎密的計劃，這個計畫不但有進攻的辦法，並且還要有退却的辦法，我們的游擊隊不但打勝仗，並且會打敗仗，這就是說：我們有計畫的活用游擊戰爭的每條原則，能夠產生很好的進攻計畫，在執行上獲得勝利，就是退却吃敗仗，我們也計畫得很好，使我們不受任何不必要的損失。

最後說游擊隊一定要秘密，敏捷，有高度的機動性和伸縮性。只要我們明瞭這些游擊戰的要領，則所謂「聲東擊西」、「避實擊虛」、「化整為零」、「化零為整」……等戰略，自然可以隨時拿來依情形而運用！

總之，運用上述各種戰術，必須有嚴密的組織，統一的指揮，必須與當地民衆打成一片，始能發揮其最高效能。以我國民衆抗日情緒之高與敵軍分道深入，戰線延長數千里，皆為發動游擊戰的有利條件。現在華北最重要的山西戰場，已廣泛地在運用游擊戰術了。敵人今後將困頓於我這新戰術之前，而招致最後的失敗。

西線的失敗及未來的展望

用團結協同的動作，犧牲奮鬥的堅強意志去擊破敵人，這是無論任何陣線爭取勝利最基本的鐵則。尤其是我們今日要消滅殘暴的日寇，更非使用這條鐵則作唯一有力的武器不可。然而在這次的神聖抗戰中，竟有少數高級軍官，還夢想保存自己的實力而不肯努力抗戰，把個人利害看得比民族國家的存亡更大，如劉汝明率數萬之衆，爲避免犧牲而輕易放棄察哈爾李服膺之不肯切實執行命令，一再貽誤戎機。因此，使我們的抗戰部隊，被敵人各個擊破，雖有十三軍之勇敢善戰，然以衆寡懸殊，孤軍奮戰，終以死傷太大而退却。第二個缺點是我們沒有發動游擊戰爭，只憑險據守，與敵人單獨作陣地戰。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一切生產技術，比較敵人，自然要落後，因之我們沒有龐大的飛機與大砲；沒有極現代化的機械部隊，沒有科學進步的毒瓦斯，孫子兵法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句軍事學上的名言是絕對正確的。我們必須了解我們的社會結構，而採取的戰術，也必然要與我們的社會經濟基礎相適應；就是說我們用以克服敵人的戰術，一定要是半資本主義化與半封建性質的，反映在戰爭的具體表現上就是兵器比賽的打砸仗的陣地戰，與變化萬端的游擊戰的聯合應用。在世界戰爭史上，游擊戰爭寫下了不少以弱敵強，以寡克衆的可歌可泣的光榮戰績，最著的例子，是一八八四年拿破侖率三十萬大軍遠征俄羅斯，落後的帝俄，用別動隊的游擊戰爭，打敗了來勢洶湧的法國遠征軍隊，及拿破侖回渡萊茵時，已只剩三十五人了。

游擊戰爭的優點是什麼呢？它利用我們熟悉的地勢及半封建社會不暢達的交通，以輕便敏捷的行動，變化莫測的戰術，出敵不意，用少數的部隊襲擊強大的敵人，奪取敵人的武裝及糧秣，擾亂敵人的後方，

攻擊敵人的弱點，搖動敵人的軍心，牽制敵人的行動，分散敵人的力量，阻礙敵人的前進。戰而勝，則我們以些微的兵力，即予敵人以重大的打擊，萬一戰而不勝，則我損失甚微而敵人亦必有等價的消耗及死亡。所以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要獲得勝利，必須採取游擊戰術是不容疑慮的。

據前線退回來的戰士告訴我們，因為自己的陣線常取守勢，敵人得用密集的砲火，擊毀我們的戰壕，使整個戰線都變為被彈面而受到最大的犧牲。不過我們沒有親自參加戰綫，不知我們的軍事專家們如何，使用兵法，是否常取守勢。但我們願把這一得之見，供獻給西綫的高級軍官們，目前抗戰的目標在收復失地，驅逐日寇出境，雖是自衛的戰爭，而不是侵掠戰爭，在整個的國策與戰界上說是守勢而不是攻勢。但是我們為要完成這個守勢的成功，我們必需到處採取積極的攻勢，取得普遍的全綫的勝利。

軍事上勝利的的主要基點在政治，我們不僅要用軍事力量去打敗敵人，而且要用政治的力量去打敗敵人。政治與軍事的同時動員，是我們爭取勝利的必要條件。西綫戰事失敗的另一個原因，是晉綏的民衆沒有總動員起來，只有軍事的抗戰而沒有廣大民衆的密切合作。現在我們把在山西所看見的情形簡單的說明一下：

山西唯一領導羣衆運動的是半官式的犧牲救國同盟會，會員已增加到八十萬人但在山西全人口的百分比中畢竟還是太少，而這些份子，一部份是社會上有地位的人，掛名不做事。自抗戰爆發以後，犧牲會號召動員一個多月了，而志願兵總共不過一二百人。我們初到大同的那天晚上，有一位大同犧牲會的負責人來看我，他說大同只有八個會員，因為沒有羣衆，傷兵到來，簡直沒有人管，他們男女八個輪流去抬。九月四日，十三軍的一位下級軍官告訴我，沿途的居民完全不見了，傷重的官兵沒有人去抬，輕傷的官兵

三四天找不到一口水喝，不當死而死了的傷兵不知幾多。他說他們再苦沒有了，他們這次失敗的原因，就在找不着老百姓幫忙。九月五日下午七時，我在大同南門城內散步，看見幾個警士在圍攻一羣不肯去當夫役的老百姓，我的心裏很奇怪，這有偉大歷史意義的神聖戰爭，每個人的任何勞役與犧牲，都是爲了自已的自由與解放，爲什麼連當夫役都不肯去呢？後來人們告訴我，因爲縣政府不但不給他們工錢，而且要叫他們各人自帶十天的糧草，趕着他們自己的騾馬去盡義務，他要維持他家裏餓肚皮的妻子兒女們的生活，所以他不肯去。因此我恍然大悟，到在民族革命運動中各階層的實際利益問題及參戰問題。並想到前方老百姓的逃跑，一半固然是爲了躲飛機，一半大約是受不住李服膺軍隊的騷擾而逃避的。在這裏就可以看得在抗戰中兩個政治上的缺點，第一是我們的政府沒有明白確定和宣佈改善勞苦大眾生活的政策；第二是我們的政府還沒有澈底開放民衆運動，給民衆以自己組織自己，自己宣傳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督促自己的機會。因此，這一盤散沙似的民衆，除了希望敵人的炸彈不要炸着自己，而外，對神聖的抗日戰爭，大都抱淡漠態度，結果，士兵傷亡了沒有人來補充，敵人到了沒有人來報信，交通要道破壞了沒有人去修理，漢奸到處活動，沒有人去偵查它打死它。

這是我們全民抗戰中最不利的一個因素，我們不怕敵人的飛機大砲多，我們只怕我們的財力物力人力沒有總匯起來，沒有融成一股抗日的洪流；我們不怕我們的槍不精，砲不利，我們只怕我們廣大浩蕩的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沒有完全怒吼起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因爲民衆運動普遍展開，有了堅固的組織，所以支持了勢力很薄弱的革命軍隊，打敗了千百倍於自己的封建集團；一九一七年蘇聯大革命成功後，因爲人民大眾生活得了保障，發生堅強的信仰，所以蘇聯才能以落後的兵器，殘破的勢力，打敗了千百倍於自己的十四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軍隊。

雖然我們不敢否認我們現在的抗日戰爭沒有民衆的幫助，但在數量和質量上說，顯然離全民抗戰的距離尚遠。我們爲要把握住抗戰的最後勝利，我們必需要把當前政府的抗戰轉變爲全民的抗戰。

西綫戰事在軍事上及政治上的錯誤與缺點都檢查出來了。在軍事上希望我們西綫的部隊，必須採取廣大的游擊戰與陣地戰的配合應用，以攻擊的精神去壓迫敵人，突破敵人。要在一個命令指揮之下努力奮鬥，協同動作，抱定與河山共存亡的決心。要像偉大的西班牙人民陣綫保衛瑪德里一樣的英勇，要像上海抗日部隊步伐一樣的整齊，當將領的更要矢志報國，有進無退，爲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奮鬥。

在政治上，我們的政府應該明白確定和宣佈改善勞苦大衆生活的政策。很快的積極的澈底開展民衆運動，不怕民衆運動的普遍展開，而怕民衆運動不快快起來，給民衆以自己組織自己，自己武裝自己的機會，只有民衆都普遍廣大的組織在政府的四周，然後才能切實的得到民衆的支持與衛護。

但是民衆如何才能很踴躍的來參加抗戰，緊密的團集在政府的四周呢？這是有例可援的，只要我們像大革命時代切實奉行總理的工農政策，改善士兵及勞苦羣衆的生活，澈底開放一切集會結社言論的絕對自由，就可使偉大的民衆團集在我們的抗日政府或作戰的區域裏來了。

這個抗日形式與策略的轉變，是我們加緊迅速滅亡日寇的有力戰略，也是我們半殖民地民族革命之社會發展的必然法則。我們定要做到澈底的全民抗戰，實行全國總動員，無論任何一個人民，都要在戰時的狀態下面爲戰鬥而工作，使我們的一滴血，一滴汗，一文錢，一分氣力都匯合在長期抗戰的路綫上去。增加抗戰的力量，促進我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質的迅速轉變，這是我們中華民族每個人民現階段的歷史任務。

怒吼吧，中國的人民大眾！怒吼吧，晉綏的廣大同胞！我們的抗戰才開始，切勿因小勝而自喜，更不要因小敗而自餒，拿出我們民族的自信心來，不論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們乃至我們的兒子孫子，誓死爲保衛我們的領土完整而戰，爲維護世界和平而戰，爲消滅人類的毒害而戰，爲世界弱小民族解放的先驅者而戰。最後的勝利絕對是我們的（桂濤聲）

山西之中華民族魂

白水殉國的郝夢齡軍長

李服膺漢奸的一段長跑，使晉綏大局變色，而郝夢齡軍長的在白水殉國，挽轉整個山西的危局引起全國民衆的崇拜，招致國際輿論的贊歎，一致認爲是中華國魂所依護，人類正氣所寄託。

中國爲什麼要抗戰？最大的目的，就是爲中華民族求生存，是爲中華民族求合理的榮譽的生存。但因爲懷抱野心的敵人正圖以暴力摧毀我們生存的基礎，攫奪我們生存的泉源，因此我們不能不於死中求生，不能不以一個人眼前的拚死，爭得全民族永久的生存。

人人懷必死之心，纔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

大公報社評中曾謂：現在我們已隨着國家的運命進入大時代，一切的一切，皆必是前史所未有，已身所未經。在這次抗日戰爭中，中國男兒便創造了許多悲壯偉大的空前史蹟：南口的羅團，寶山的姚營，一個是在雄關上拚了每個男兒的熱血，停了每個戰士的呼吸，等到援軍，守住戰場，一個是在孤城內斷了一切後援，絕了一切希望，不投降，不逃跑，每塊骨肉都埋葬了崩城，每滴熱血都染紅了焦土。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誇耀，這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光輝，晉北的崩潰，動搖了山西的根本，灰暗了全國的人心，郝夢齡一軍人迎

上去在忻口與強敵猛拚。由軍長到士兵，灑巨量之血，作極大犧牲，阻住了強敵的鋒銳，挽回了山西的頹勢，並保全了北方的大局。現在山西戰局的好轉，北方大局的一線光明，都是受郝軍的犧牲所賜。日前郝夢齡軍長與劉家騏師長的忠骸到了漢口，執紼的行列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崇功報德，人同此心。郝軍長以一死挽回已頹的北方大局，挽回已失的軍民信心，豐功偉烈，實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軍神，我們應該家家繡像，戶戶絃歌！

「既存了必死的決心，不但而不幸而陷於死境，不得不死，就是有可以求生之路，也情願効死。」這是中華民族軍人魂的最偉大的特徵，郝將軍就是發揮了他中國軍人的精神，以他與逃之杳杳的李服膺之流來比，相去何可以道里計！

「人生七十古來稀，」到頭終歸一死。而郝將軍這樣去死，是得到最神聖的死去。將軍的血，染紅了我們民族的歷史，將軍的死，必然換得了國家的永生，四萬萬的同胞，必將循着將軍的血跡而前進。一個國家，必然繼着將軍的血跡而永生，這犧牲，是我們中華民族最聖潔的血祭，這悲壯，是我們中國男兒最崇高的禮讚。你們放心，染了血的領土，必然不失有生命的民族，一定不亡。國家既付余以重任，決不惜一死以報國，誓當以沙場為歸宿。（郝將軍遺言）這種壯烈的語句，既為武裝同志樹立了一個楷模，同時也是為本國民衆指示了一條途徑。

下面特地介紹在這全面抗戰中，効命疆場，捍衛國土的陳、張二將軍紀念郝夢齡軍長的悼文。（轉載救亡日報）

悼郝軍長錫九我兄

在晉北捷報頻傳中，聽到郝軍長錫九兄殉國的噩耗，真令人緬懷忠烈，莫名若悼！

憶自蘆變發生以來，郝軍長錫九兄所部因駐紮貴州，即屢請調其所部北上抗敵，並於八月間請准個人先至華北調查情形，及其北上屢以電示華北情況，一面悲華北士氣之消沈，一面更促其抱定爲國犧牲之決心。蓋其意非如此決不能轉移一般偷生怕死自私自利之惡風也。及山西告急，該部奉命調援。果然錫九兄爲國犧牲了。而這次的悲壯的犧牲，不僅爲錫九兄個人的光榮，而且更足以表現我中華民族之正氣，使全世界都認識中國軍人奮不顧身，慷慨成仁的高尚道德。這種忠貞之氣，將永爲民族戰爭史上最光榮的一頁！

又聞錫九兄這次奉命西征，臨行時對他的家屬立下了遺囑：「國家既付余以重任，決不惜一死以報國，誓當以沙場爲歸宿。」這是何等堅貞的決心！這種決心正是現代革命軍人的典範，象徵着中華民族復興的朝氣於今他的遺囑，已經成了格言，求仁得仁，真可謂是毫無遺憾了！

在另一方面說，我們的血決沒有白流，大白水村之役給予敵人以嚴重的打擊，使敵人不敢長驅直入，不得不破滅了急下太原的幻夢。錫九兄的壯烈的犧牲，更鼓勵了晉北的全線戰士，使人人抱定「我死則國生」的鬥志，在長城的後方，又築起了一條血肉的長城，來阻擋倭寇的南侵！這是錫九兄的勝利和成功！不消說，現在不是悲哭的時候！錫九兄未竟的遺志，正待我們來完成。錫九兄的未完事業，已經落在我們的肩上了。我們必須擊着神聖的民族戰爭的大纛，踏着錫九兄的血跡邁步前進，誓死奮戰到底，爲國家民族雪數十年來之奇恥，爲錫九兄報不共戴天之血仇！

我們堅信錫九兄的軀殼雖是死了，但他的精神將永遠與民族國家共垂不朽。貫徹他的精神於每個國民的心坎中，使他們個個成爲對倭寇戰爭的民族勇士，正是悼念錫九兄的最好方法。錫九兄死了，可是他的精神在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心坎中復活着！

有一天委員長會親自對我說：「錫九兄算替國家民族盡了責，他個人算成了功。」我以為中國算有了軍人，委員長算有了部下。

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於××軍次（陳誠）

悼郝錫九兄

郝錫九兄死了，他是我的老朋友，然而我追悼他的意思，倒不是因為老朋友的關係，而是因為他是為國捐軀犧牲到底的勇將，在這進行全國戰爭的時候。

從前岳武穆說過：「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太平矣。」我以為今日的中國，亦正需要不愛錢的文官，不惜死的武官，郝錫九兄便是不惜死的武官最好的模型。

古代中國歷史上，不乏捐軀殉國的名將，南宋抗金抗元的戰爭，殉國者尤多，但是南宋的抗金抗元，祇是中國內部各個民族的自相水火，不是民族對外的全面抗戰。有中國歷史以來，民族對外的全面抗戰，要以今次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為始。

在今次全面抗日戰爭之中，我們固痛恨日本帝國主義的暴力侵略，對我民族為慘無人道的轟炸與屠殺，然而也很值得驕傲，在大時代的洪濤中，我們能在政府領導之下，和全國人民共同擔負抵抗暴力，復興民族的任務，得以鮮血頭顱，捍衛祖國的疆土。郝錫九兄的鮮血，便是為保衛祖國疆土而流的最忠誠的一滴。

這次戰爭，誠如蔣委員長說的：「我們不是求戰，祇是應戰。」日本帝國主義的暴力侵略，我們不抗戰，祇有全民族的死亡，然而抗戰到底，決心死裏以求生，我們豈但不會死亡，最後的勝利，到底還是我們的。所以這次戰爭，是我們生與死的決鬥，為了要爭民族的生存，我們總不能重視個人的生存，否，我們應當犧牲個人的生存，以求民族的生存。像若干背叛祖國的漢奸，為了重視個人的生存，不惜報顏事仇，認賊作父，固

是十惡不赦的罪魁，而儉財畏死，失地喪師，未見敵便先棄甲逃遁者，亦與漢奸無異。郝錫九兄以軍長而身先士卒，裹創而一戰再戰，開國民國史軍長殉難的第一人，這種偉大犧牲的精神，甯止足以勵士氣，堅戰心，寒侵略者之胆，簡直足以振人心，延國家民族的生命於無窮。其死事的悲壯，固不僅是錫九兄一己的光榮，而是整個中華民族偉大不屈精神的充分表現。

本來軍人的天職爲保衛國土，錫九兄的死難，似乎不算什麼稀奇。但在近年不抵抗聲中，錫九兄既死，欲使從我們頑廉慷慨使他如錫九兄懷必死之心，以抗暴日犧牲一切以報國家，中華民族的復興，是計日可待的。

我很欣幸，錫九兄是我的老朋友中殉國的先驅者。我對他之死，不暇哀悼，祇有敬仰，我沒有眼淚可揮，祇有一腔血願繼他之後，爲民族而流光。我願全中國的軍人，踏着錫九兄的血跡前進，與民族唯一的敵人，抗戰到底，完成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任務，還我河山，蕩彼妖氛。

十月廿八日（張發奎）

（附）蔣委員長電唁郝劉家屬贈各二萬元

蔣委員長電郝軍長劉師長家屬慰唁，並派何成濬分赴郝劉家屬漢寓唁問，并各贈二萬元。原電云：武昌何主任雪竹兄分轉郝軍長劉師長家屬禮鑒，錫九銜磊兩兄爲國捐軀，光耀寰宇，元良殂謝，痛悼殊深。在兩兄求仁得仁，固無遺憾，而庭幃千里，能無悲夫九原，仍望節哀繼志，勉慰英靈，是所企盼。至兩兄死事之烈，除已令部優卹，並明令褒揚外，茲中賻贈各兩萬元，以申悃忱，并派何主任親至府中代致慰唁。維希察照。中正（馬）

山西的新動向

自從蘆溝橋事變以後，山西政治已從「守土抗戰」進入了「民族革命戰爭」的階級。「守土抗戰」，「民族革命戰爭」是閻先生提出的兩個政治口號。前者可以說是山西本位的救國口號，後者是中國客觀形勢已昭示我們，中日的和平是不能取得部份的存在的。閻先生看出，欲救山西，絕不是僅「守」山西，單「守」山西的「土」，是「守」不住的。於是按着客觀的要求，中國抗戰是整個的，因此山西不過是中國全面抗戰的一部份，這一抗戰的性質，就是民族革命。民族革命戰爭，那是以全民族爲本位的。

從平漢、津浦平綏各線戰爭發動以來，山西在華北軍可說居着最重要的地位。山西的存亡，對於整個抗戰有着決定的影響。閻先生多少也看到了這一點。平綏綫軍事的失利，山西的危機更進了一層。同時在西戰場的慘敗中，也將山西政治機構的弱點暴露無餘。西戰場的軍事失敗，可以說歸根結底，不外是兩個問題，一是政治的，二是戰略的。因爲新的政治機構不足以領導這一艱難的戰爭，舊的戰略不足以擊退頑強的敵人。爲了山西的自存計，也不能不另想辦法。閻先生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口號，也不得不具有體內容的規定了。

在大同失守的前夕，山西在政治上有極大的轉變。這轉變的推動力，一是日帝國主義的大砲，二是八路軍這生力軍的加入戰綫。

大同失守以後，山西抗戰可說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級。這一階級的特點，就是民族革命戰爭戰地動員委員會工作綱領之產生與實施。

這一個動員委員會的任務是什麼呢？（一）動員新兵上前線；（二）組織人民自衛隊；（三）動員糧秣運輸；（四）運送和招待傷病人員；（五）組織人民團體；（六）組織戰地的堅壁清野偵察敵情，封鎖消息；（七）進行剷除漢奸運動。

這以上的任務打算怎樣達到呢？

由司令長官行營發令戰區各級政府執行下列各項（主要的）

（甲）積極扶植人民抗日的民主自由（一）扶植人民集會使新之自由（二）扶植人民言論出版之自由（三）積極武裝人民發給槍械

（乙）改善人民生活（一）在動員中規定有錢出錢，大家出力的原則（二）減租，減租，減息，救濟失業與災民（三）改善工人勞動條件及待遇（四）免除過去一切攤派（五）實行已頒佈的抗戰軍人家屬優待條例。

這一個動員工作綱領，雖然在開始的工作範圍僅限于雁門關，長城內外十八縣，察南五縣，綏遠全省，但這一個大綱是特別使得注意的。

第一，這一個大綱是改革山西政治的基礎。戰地總動員委員會是一種適當軍事的組織，雖然有了這一個組織，並不就否定了山西政治機構，但是事實上，減弱了那舊的機構，並且參加這一委員會的人是綏，晉，八路軍公平同等的人數，以外還參加着所謂全國「知名之士」在人的方面，我們也覺得比舊的強。

第二，這一個大綱使得山西政治更向開明方面而進政一步，政治的民主化，民衆運動的開放，將增強山西政治機構。山西舊有之民衆組織犧牲救國大同盟，也將因政治環境的改善而得到發展，這擁有六十萬盟員，集中全國革命青年的犧盟，在不久期間丟掉官辦機關的舊衣，而以真正偉大的民衆組織的姿態，在戰爭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第三，因着政治的改善，和對於人民生活的關心，切實優待士兵生活等，這是給山西民衆運動以具體的內容，從此愛國宣傳，不再是單純概念的宣傳了。這給民運開闢了新的前途，動員民衆，不久將來在山西

收不再成爲問題。

有了以上的改變，在戰略上自也毫無問題，自八路軍參加晉北作戰，平型關之勝利，是對舊戰略的批評與揚棄，新戰略有力的提出，這使閻先生不能不接受新的戰略。即在一條廣大而不定的戰線上採用具有流動性的主要戰略，堡壘戰只是補助的。現在雁門之戰，無疑的採用了新戰術。晉軍在最近代作戰中，得了八路軍很大的幫助，閻先生甚至交出一部份精壯部隊，由林彪、賀龍直接指揮，這不謹提高了晉軍的士氣，對於戰爭的積極性，同時也提高了他們的戰鬥力，與政治的認識。

石家莊失陷以後，晉南的戰爭暴發，娘子關前展開了另一血幕，這自然增加了山西的嚴重性，不過，在另一方面，娘子關的血幕也可以從這總動員會的綱領，由十一縣擴大而爲山西全省，真的達到山西人起來保衛山西的實踐，從以上政治的民主，民衆組織的自由，更向前無限止的擴大。在軍事上，如果採用新的戰略，從石家莊到太原的交通工具，自動的加以有計畫的破壞，引起敵人作山地戰，以正太沿線的天險，將使敵人無法深入，山西雖進入南北夾擊中，但山西今日的軍力在廣大的民衆的主持下，一定能保住山西，擊退敵人。

最近由私人電訊中，知道閻先生已宣言，誓將太原變爲瑪德里，這是一件可喜的消息。現在的問題是閻先生尊從這約言，用突擊的方式，百分之百的執行總動員委員會的綱領。（柳湜）

今日之山西

二十六年以來，每個人的腦子裏都印着一個模範省的名稱，這個模範省就叫山西。九一八以後，山西當局聲言要訓練一百萬壯丁，武裝三十萬農民。全國的青年紛紛喊着「到太原去」，因爲那裏有着實際

的工作。蘆溝橋事變後，山西的青年隊伍到前線去勞軍，鐵的紀律是引起了多少人的驚嘆。南口陷落，各地的熱血者都這樣企望着：「好極了，讓敵人去到山西去受一個教訓！」

不幸，受教訓的反而我們自己，感謝這個血的教訓給我們自己以自計的機會。過去，我們對於「大力」的估計是過分，後來，我們對於晉省的民衆組織的期許也嫌過分。

的確，山西是一個比較有組織的省份，但大半的努力只是在表面上下功夫，我們並不菲薄剪髮、放足、修路、種樹……等新政，可是同時並進的紳權政治與神權政治却使前者僅成爲了一種點綴。在山西旅行一下，村中到處所見是廟多，路旁邊則是官紳士大夫輩的記功碑多。一所所的高大村公所莊嚴的虎頭牌，「公所重地，禁止喧譁」，大家閉目想想：這是何等的氣魄。這麼悠長日子，雖然中途有着追趕時代而必需的改進，但本質上，却是毫無變化。

二十六年來的「休養」雖然有着多少成績，但是在農村中間的怠慢、退却、愚昧，在近代戰爭上，是比外敵更可怕的大敵。

當前，山西作組織民衆工作的有三個團體，一個是「制裁壞官壞紳壞人」的「主張公道團」，一個是去歲十一月應環境需要而成立今年四月方開始工作的青年幹部「犧牲同盟會」，再一個便是成立不久的「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除了頭一個，被稱爲「公道發家」的紳豪組織外，記者和後二者的主事人多方會談後，實覺得山西的未來的民衆組織，定會有一個可觀的前途。戰爭減少了各組織者中間的不必要的磨擦，他們一致在認真地執行「合理負擔，公平分配」，「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主張。他們又認爲戰爭的失敗是「只調動了正規軍作戰，沒變成爲全民作戰，老百姓沒有起來組織游擊隊與正規軍隊配合……」所以更在積極地武裝羣衆。

「犧盟」的一位主事者與記者談晉北的失敗時，坦白地承認了民衆組織不夠，但他們的環境也是很困難。時常有人報告閻先生說我們都是共產黨，但閻先生很明白，我們也總設法使閻先生不再爲那些腐化份子所包圍。目下戰區內的民衆組織工作已有了不少成績了。

山西這血的教訓，只是有一部份人對於山西的「樣樣不行」表示絕望了，而大部份的青年，依然是大批地趕到太原前線去，大多數不絕望，錯了可以改，跌倒了再爬起來。記者在南下的同蒲車中聽着北上的青年，在寒風淒雨中高歌進行曲，不禁起了深切的企望與起敬。

（一）山西的認識

當記者到前方時，正是我們能夠固守忻口的時候。這消息使聞者都很欣然。忻口在忻縣北二十里，忻縣之所以名爲忻縣，乃是因爲漢高祖出平城之圍回來，紮駐在此地時，將士忻然，因以名縣。在戰線上跑了相當時候，覺得我們如能保守忻口，便真可欣然。

太原第×路軍辦事處，彭雪楓參謀長對記者談話，他對山西前途完全欣然。他說：敵人怕山，我們愛山，山西正是這麼一個有山的地方，即使敵人打倒太原，我們依然是沿山可以作戰的，這有什麼悲觀？只要發動了民衆組織，勝利還是我們的。彭氏是最早化裝來晉的一位，他對於山西各方面有着深刻的認識。

自然，我們不到最後關頭，太原依然是要死守着，歷史的故事不可重演。宋史載靖康之禍，金人欲割太原。李忠定公（綱）以爲國之屏蔽，不可棄也。諸孝純努力固守，金人不敢南下。後來太原陷，敵人遂長驅南下。最近過太原時，已見忻縣以下我們的工事正在構築。「收復失地必先保衛山西，」保衛山西則應固守太原，」這是兩句很切要的口號。

關於這次晉北作戰失敗，原因說來非常複雜，但無論如何，我們却不能歸罪於士兵。士兵都是耐勞的，

抗日的戰士，×路軍先前進時便擴大了一批山西的隊伍，×××這次也指揮過××軍的一些舊部，都非常得手。記者從濼沱河下來路過一個東冶鎮，一羣李服膺的舊部在通過，雖然他們掛着很顯明的臂章，但問起來，却羞得抬不起頭來，死命也不承認是李的部屬。

可是平型關失敗後，某某長官的太夫人帶着大批官員夫人與什物星夜離晉，趕渡黃河，火車頭上都滿載着箱籠。不幸被擄駕，却在歡迎聲中，退回了運城。多少×軍的將官連敵人的砲聲沒有聽到，便退回了太原，依然是高官厚祿，毫不知恥！

繼續發生的事情還很多，沒有一件不值得痛心。山西人自己承認北方最窮，東方最懦，中部最富。目下最窮的地方的人是被敵人在大量屠殺，婦女被作為機器運回本國。東許領袖人已顯出了賽長跑的特色。中部人呢，羣衆對他們用兩句話去評價：「有力的已經出了力，有錢的却還沒有出錢。」事實上，這兩句話也可以應用到山西的各個地方。

亡羊補牢得聚及嗎？來得及，只怕不肯悉心去補。顧祖禹用大筆寫山西四境，有聲有色：「東則太行，西則大河，北則大漠陰山，南則首陽底柱，玉屋濱河錯峙，孟津潼關皆門戶也。」這樣好的地勢，聚不了四面八方的戰士，武裝起全省衆民來，正好在這高出海面一千尺至二千尺的高山地帶再來送給敵人——
一個血的教訓！

(二) 兩過太原

一去一返，兩過太原，都沒能逗留多大時間。

秋風吹得滿街都是黃樹葉子，更是增加了這個空城的淒涼。天天來飛機，太原是除了公務員外，沒有人了。每條大街上，都把每年植樹的小坑處，掘成小小的避飛機洞，恐怕地表上只有那塊土容易發掘，工事

如此「馬虎」殊令人搖頭。

太原的房屋高大整齊堅固，都爲他處所稀見。山西人比較喜歡住處舒適，全省除平定與榆次二地外，都是不吝惜材料來建築房屋，而因票號發家的宅子，尤其富麗到不可想像。

有人說山西窮了，由於人口增多，上便可以看出来。以前，山西握全國經濟大權時，留在本省的多是十歲以下的小孩和五十以上的老人，而現在，到處都有年青人。山西人口指數不會銳增的原因還有一個，便是由於溺嬰。喬啓明先生曾作過統計，是一百二十八個人才有一百個女子，女人太少了。

到太原，在擬議中，是計劃着去訪問不少的師友，可是很失望，多半已然離開，少數因公他去，而且白天爲避飛機斷絕交通，整日陷在戒嚴裏，到了夜晚六點至十二點街上才漸漸有人，機關也便開始辦公，商店也就打開了半扇門。我們仔細觀察一下各處的顧客，多半都是隊伍中人。只有日用品商店營業最盛。

張培梅氏指揮下的執法隊，執法如山，使太原不至紊亂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張氏也時常穿着大棉袍出來巡查不法的軍人，戰爭時期，生命真是如草芥，外方人到了山西，行爲稍爲不慎，隨時有被誤會爲漢奸的危險。十月十六日平民中學學生樊璋由省返徐溝，半路躲避飛機，把童子軍的領巾包書放在樹下，便被六十六師騎兵認爲係漢奸而槍斃了。黑夜出來帶個電筒，有時也有被稱爲漢奸的罪名。昔日罪名是「共黨」，今日的罪名是「漢奸」。

一種冷酷的空氣中，也曾看到一羣熱烈活潑的快樂團體，那便是由丁玲領導的戰地服務團。這完全是青年的組織，不論男性和女性，連丁玲自己，都是一律穿着藍布軍服，棉襖褲，他們有總務歌詠，戲劇通信諸部份，牆頭上還出着鮮明的壁報。

記者去訪問她，一道在吃着沒有油鹽蔬菜的白煮麵條，丁玲自謂爲這些瑣事麻煩得頭痛，她也希望

將來爲環境逼迫着多寫一點什麼。談到「二萬五千里的長征史」她說已整理好，不過緩印，後來她們在陝北整理的是關於戰史的一部。

丁玲很健康，眼睛很亮，永遠是在笑着。奚如是副主任，走出走進地工作着，一刻也不得閒。整個的隊伍裏隨時起着動人的歌聲。現在她們已到榆次去工作。

兩次過太原，都趕上秋江，溪映到前方去，而歸途中，又和陸詒在黃河中流碰頭，錯過了交談的機會。

(三) 幾個問題

記者離開太原的時候，忽聽到了西北實業公司解散的消息。暮色裏，遙想着環城四周的二十多根擎天的烟突，以後便不會再行冒烟，心頭凄然痛楚。

山西省的一部份閉門造產史，如今將告一段落。可是，今後這麼多的機器，這麼多的熟練工手，便任它擱置着？自然有一部份重要的東西聽說已起運。但這不是一部份人的事，而應當有一個通盤的計劃。這是中國的一點元氣，多少人的心血，多少金錢的代價，爲了抗戰，爲了自給，我們都應當設法運到後方去使用，不要使這中國第二的煉鋼廠，八百萬元的紡織廠，世界知名的洋灰廠……無代價的擱置，銹壞，或入於敵手。山西的當局不應當再作無意識的吝惜，而後方的民衆應給以嚴格的注意和督促！

在前方，當我們的士兵告訴我敵人的飛機誤投下來，敵人日常食用的食品時，用一種嗟嘆來結束，「我們吃的和他們相差太遠了。」他這話雖不是有意地發洩憤怒，而聽者却自發地有點感觸。我們的士兵的待遇的確太低，連必需的營養的成分都吃得不够，這是值得全國來注意的一件事。

自然，國內到現在還有靠着草根樹皮維持生活的區域，可是我們的士兵，在抗戰的前線，得有稍奢一點的享受，也是應當的，最低限度也要使大廚房變爲下級軍官的小廚房一樣，使士兵得到慰寒的適量的

脂肪和富於維他命的蔬菜。另一方面要嚴禁軍需人員的中飽，和促成軍官士兵吃同樣的菜的運動。

第×路軍，他們是全體吃同一樣的菜的，他們現在感到目下很苦，可是爲了神聖的任務，誰也不發一句怨言。冬天來了，脂肪能增體溫，能助戰士抗戰，我們要籲請，增加士兵營養品，這是一個當前的問題。

還有，各地方對於許多輕傷傷兵，任他到處胡鬧，而不肯給他一點教育，這是要糾正的現象。其實輕傷傷兵有個最大的用處，就是可以加一點訓練之後，使之担任宣傳工作，配合在青年學生團體中，使他們互相在接受教育。傷兵從學生處學得說什麼話，而學生可從傷兵處學怎樣說「羣衆話」。

最後就是難民問題了。這一問題，任弼時主任在前方和記者談得很詳細。把難民裝在一個籠子裏，每天給他們一點延命的飯，這是最下的辦法。我們所希望的是把難民教育和組織起來，配合着軍隊來作戰，婦女兒童各有各的用處，絲毫都不能夠輕視他們。

在腦子裏，比較重要的先寫出上述四個問題。

太原危急。太原已到危急的時候了。敵軍於早晨進達太原北郊，正太路上的敵軍也呼應西犯。這一個頹勢，看來是難以挽轉了。這是北方國防線的一個要點，我們當然要盡最後的努力去防守。縱使最後失陷，也必須使敵付出相當的代價，萬萬不可一擲了事。

本報今日登載本報記者徐盈君一篇「請看今日之山西」，在那篇通信裏，我們可以看出山西失敗的原因所在。我們要有勇氣承認自己的失敗，同時更要有勇氣接受這血的教訓。建設一個現代國家，原是一種極艱難的事業，我們應在艱難中奮鬥，失敗中求成功。只要我們認識這血的教訓，現在的代價絕不白出！（徐盈）

日本對山西侵略的重要綱領

華北日軍部第二課長和子——專管轄華北各特務機關工作，於五日一日晚，在駐屯軍官俱樂部開聯席會議，各地特務機關首腦，均到津參加關於山西省之特務活動，擬作積極進行，其理由，據稱：「近數月以來，山西當局，極力鼓動民衆情緒，組織抗日團體，對日本之在晉居留民一切行動均秘密監視，而各縣之警探機構，組織十分嚴密，以致各項特務工作，無法進行發展，根據駐山西特務人員之報告，實有改變對晉策略加緊工作之必要。」經四小時之檢討，決議大致如下：

(一) 改進山西特務機關之機構。

甲 撤銷太原之特務機關，以示表面停止對晉之活動，晉省工作人員全部移津。

乙 加強山西臨時特務機關之組織，如察綏冀豫各省，靠近山西邊界各縣，增設小型組織，取星羅棋佈形式包圍山西。

丙 各縣特務機關增添華方山西籍之工作人員對晉工作，須列入基本工作之重心。

丁 各特務機關對晉工作之特別開支，宜單獨報銷。

戊 各被指定之機關，其權力按其工作之成績予以擴大。

己 各被指定之機關，對晉之各項報告，須直接報告天津總機關，以增進工作之一切效率。

(二) 變更山西特務工作活動之基本策略。

甲 確定工作之原則，凡各被指定之機關，宜乘各項便利之機會，向晉省沿邊各縣積極活動，務使工作線之迅速深入，取敏捷之游動方式，以策動各地之與帝國親善之華人。

乙 收買在華北各地散佈之山西籍小商人。此輩商人頭腦至爲簡單，遇事惟利是圖，以極微之金錢，可收極大之效果，收買後予以簡單之工作之訓練，即可使彼等作繁雜之工作。此輩商人籍居山

西各地，全省各縣無地無之，彼等藉返籍之便，按其家鄉之週圍，當可探視無遺。對各地之一切設施，均能詳盡。此輩小商人，本性極爲忠誠，可爲克盡責任之華人。

丙

收買軍政失意份子——華方退伍軍人及官僚等，對於國家觀念極薄，彼等爲現代政府遺棄，均抱敵視心理，每思乘機作亂，以造出路，且洩私憤，破壞團體，爲華人唯一弱點。帝國軍人，過去對華之活動，均以此輩爲前驅，利用彼等過去地位，以號召各地之散兵流勇，並採探高級之情報，其報酬以名利爲重要條件，以滿足彼之等虛榮心，但利用彼等，不可過於放縱，收買後，宜打斷其回路，使彼等如脫離帝國之保障，即無立足之地。如是，則彼等仇華益深，將終身爲帝國軍人忠僕矣。

丁

利用宗教團體——山西爲華北佛教之根據地，各地僧道，均往五台朝山，宜在各地收買彼輩，以訓練之，以傳教誦經，化緣，朝山受戒爲名，可隨意深入各地，採探各項情報。

戊

收買投機黨派——華方之黨派支流極多，如失意之共黨中托派，宜假援助彼等之成功，可使在各地作利於帝國之各種活動，因此輩有思想之華人，專能麻醉一般知識份子，以破壞南京之統一，彼等之工作技術，亦甚高明，尤可隨同彼等以學習工作，推進工作。

(三) 確立在晉工作之對象

甲 軍事部門

A 偵探對象——要隘測繪——軍事交通——實力配備——陣地佈置——國防準備——

防空設備——兵工廠位置——自來水廠位置——發電廠位置——軍火庫位置——民

團組織——軍隊番號——防地變動——武器種類及配置——民衆武裝——村路交通

——水井，山丘，森林橋樑，河流等測量。

B 策動對象——收買腐化軍官——收買民團領袖——收買土豪劣紳——組織散兵餘勇

——離間上層軍官之團結——分化軍民合作——挑撥軍政之感情——散佈恐怖之謠言——宣傳帝國之武器精良——策動各地潛伏土匪之復活——爆毀重要軍事根據地——收買兵工、發電、治水等廠工人。

乙 政治與文化部門

A 偵探對象——黨派活動——各團體之活動與組織——山西犧牲救國同盟之活動情形——抗日刊物之收羅——山西當局各省之勾結——中央在山西之活動——國防之一切設施。

B 策動對象——聯絡知識份子發行刊物——混迷黨派之理論——散佈恐怖謠言——分化各項團體——混亂行政機構，遷移抗日目標，以使與南京對立。

C 對山西之工作及一切特別開支與管理，統由天津駐屯軍司令部中佐和知負責辦理。

華北戰局的危機和轉機

偉大的民族自衛戰，我們若從敵我雙方的政治、社會、經濟以及軍事上的各種條件，綜合觀察起來，就可肯定地說：勝利是必屬於我們的！我們的勝利把握，是在於我們有力可使敵人的內部社會，先敵人之征服我國而動搖或崩潰。而我們之能使敵人的內部社會，先它征服我國而崩潰的主要方法，就是：（一）擴大戰線作最堅決最劇烈的抗戰，使敵人在短期內耗盡它的力量；（二）以我們的軍隊攻入偽滿，假使偽滿現有秩序急速崩潰。

現在各部戰線上的戰略任務是必須根據着這兩點來決定的：在淞滬戰線方面，主要的應以擴大消耗敵軍的戰鬥力爲目的；而在華北戰線，則不僅是爲了如此，並且更重要的是爲着攻略偽滿，促其現有秩序的崩潰，以決定戰爭。

誰都知道華北的戰爭是我們爭收民族生存的反侵略抗戰的主要關鍵，而在華北的整個前綫中，西戰場尤關緊要。然而最近一個月來的發展，却處處傳來都是不利的消息。北戰場在津浦綫已退到了德州，平漢前綫已逼進第二道防綫的石家莊？最重要的西戰場尤其形勢嚴重。自從張家口不守，察南放棄，大同不戰而丟以來，綏遠事實上已與內地隔斷，雁門關成了抗敵的最前綫，一般已經憂慮重重的同胞所尙存的一點希望，祇是在死守天險，保全這作爲華北脊梁的山西，退可以屏障中原，進可以規復失地。然而惡耗傳來，雁門平型等正面關隘，雖能力遏寇氛，但在雁門的東西，反被敵人效鄧艾渡陰平的故事，兩面抄羊腸小徑，偷襲繁峙甯武，進而侵入代州，截了雁門的後路，威脅整個山西高原，華北的命脈。瞻望前途，真令人抱看無窮的憂慮。

山西如果不守，則不但北戰場將決無挽回局勢的希望，華北將整個淪陷，即我們所公認爲生命綫的西北，亦將遭遇極嚴重的威脅，使我們唯一可靠的國際的後援路綫，隨時有被截斷的可能，我們將完全窮蹙於東南，在敵人四面包圍之下，這危機真太嚴重了。

木必先腐，而後蟲生。整個華北之如此脆弱，決非一朝一夕之故，是自有其久遠廣泛的原因的。事已如此，舊賬重翻，惟有令人煩惱重增，而無補於大局。然而就這樣聽其自然，坐視繼續崩潰嗎？決不能。我們必須就目前的局勢，加以全盤的估計，研究一份適當的完備的對策。須知危機雖然嚴重，但只要我們能懲前毖後，善用當前的條件，則危機也未嘗不可變爲轉機。

倭寇之所以敢於在西戰場方面長驅直入，而且毅然決然冒極大危險這樣長驅直入，不但因為它深知我們北方政治上軍事上一般的極大缺陷，尤其因為一方面它明白我們過去自絕了最可靠的足以拊敵人之背的外援，至今尚未能完全恢復，別方面更必須立即截斷這外援的通路，事實上打碎目前方在開始的取得外援工作的前途。敵人之所忌必是我們之所利。那麼到了這樣危急存亡的時機，我們即使有任何顧慮，難道還有能大到比保全自己的生命還重要的嗎？過去我們對任什麼人幾乎都是屈膝求媚，而獨捨唯一可以實力相助的緊鄰，如今乃弄到孤立無援的地位。千鈞一髮，再沒有徘徊瞻顧於爲善自私者之間的餘地了！自然，我們並非要放棄在那即使口頭同情於我們的世界舞台中的活動，然而我們實在更需要更積極自主的外交國策，以確定獲得一個可靠的並能立用某種方式來實力援助的外援爲中心目標的外交國策。

敵人每逢不能正面突破我們時，必以迂迴奏功。在南口，在涿州，在保定，在雁門，在德州，處處都是如此。許多人真是莫名其妙，爲什麼它能迂迴奇襲我們，而我們在自己的領土上，反不能抄後路。搗它的要害？自然，敵人軍事佈置之周密，調查之精確，行軍技術之優良，而我們則完全相反，都是重要的因素。然而我們如果細看各方的戰地通訊，必知一個更重要的因素，乃另有所在。南口之抄橫城嶺是漢奸領路的；上海之突據羅店，也是漢奸領路的；雁門之失陷於繁峙和甯武，雖詳細狀況尚不知，然而在那樣天險的地帶，敵人竟能兩面暢行無阻，當然也是漢奸的功勞。而這所謂漢奸者是什麼呢？不過是當地的土著，甚至不是早被收買，而是拿了幾個錢，臨時充當的嚮導。如果十年來不是一反而專行愚民政策，壓制民衆組織的政策，那裏會有這樣致寇兵資盜糧的惡果？往者不諫，來者可追，即今力圖，尚未爲晚。即使不談發動失地內廣大同胞，擾亂敵人後方等大話，則組織和教育尚未變成亡國奴的民衆，使其成爲軍隊的輔助力，至少不做「漢奸」。

「不做敵人的嚮導，當是萬分切要的吧。如果仍以救亡後援爲名，包而不辦爲實，永遠地繼續下去，那真要叫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不知死所了。」

敵人的狼奔豕突，日拓地百里，表面上當然是莫大的勝利。可是戰綫疑長，佔地愈廣，則其後方的問題也就愈多。我們自然不能癡心幻想那邊我們的同胞突然都能奮起自動地到處對敵人展開游擊戰，但事實告訴我們，敵軍的最前綫雖在德州、新樂、代州，然而在大本營所在地北平附近、天津郊外、門頭溝、高碑店、察南晉北一帶，尚有許多被截斷的我們的正規軍，或原本以擾敵爲任務的民軍，在進行着英勇的游擊戰。這些都是我們將來的勝利底可能的種子，敵人底可能的致命內傷。但他們缺少展開真正有效的游擊戰底領導指揮和方法。我們必須用一切方法通知他們，把他們都歸到最擅長這種戰術的第八路軍領導指揮之下，同時並使這路軍有因地因事制宜的一切便利，除與整個作戰方略配合以外，如組織民衆、武裝民衆等，均不受任何拘束。進一步更應對八路軍的策源地，儘量供以軍械和物資的助力，使能訓練更多、更精銳的游擊基本隊伍，讓他們源源地開到晉北綏南，在那裏展開廣大的民衆游擊活動，抄襲敵人的後路。

在正面，我們決不能再像從前的姑息了。我們的軍令一定要統一，軍法一定要嚴明。我們甯可令可能的漢奸自暴他們的面目，決不能任庸將怯軍任意放棄要地，牽動大局，使萬千其他忠勇的將領士兵的犧牲全擲於虛耗。直到現在，我們祇聽見掙斃了一個李服膺，而其他罪浮於李服膺的人則大都仍逍遙法外。同時，直到現在，我們還未聽見守土殉國的將士如南口的羅將軍、寶山的姚將軍等有明白的褒獎。賞罰是必定要嚴明的，而且要當時立決，才足以振奮士氣，才足以挽回頹風，才足以使名城迭失的消息，不致每日傳到國人的耳鼓，動搖國人的信念，助長消極的漢奸們的鼓惑。（參羊棗著香華北危機和轉機）

總而言之，我們必須從此使整個戰綫都要跟淞滬一樣，寸土必須敵人成渠的血方能換得，必須展開

真正的廣大游擊戰爭；必須真正發動民衆，組織民衆使爭取生存的自己的戰爭；必須斷然地取到可靠的強有力的外援，才能保證這一神聖民族自衛戰爭的最後勝利。如果能毅然決然立即辦到這些，則目前的重大的危機將反成重大的轉機。願國人深切地記住過去華北軍事的沈痛教訓，共起努力掃除政治的積弊，使抗戰的偉大勝利得能早日獲得。

嚴重的華北政治問題

張家口南口的敗，是敗於政治。平型關之勝，是勝於政治。而雁門關之敗，又是敗於政治。

政治問題的嚴重，在現在暴露的最明顯了。政治問題是華北局勢的關鍵，也是整個抗戰成敗的關鍵。華北的政治一向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政治，一向就是「保境安民」的政治，一向就是和中央政府若即若離的政治，一向就是軍政合一，沒有民權的政治。始終沒有把握住民主政治，以民主政治為中心，使政治局面逐漸改善。所以，華北軍政長官只有表面上的服從政府，口頭上的贊成抗戰，在本質上他們仍以保境安民為主旨，藉口保境安民，不肯積極參加抗戰，假言保持和平，不惜和敵國握手言歡，藉口保境安民，拒絕中央軍隊的駐防，以至於假道，更毋論過去的紅軍的駐防和假道。藉口保境安民，對於一切抗日言論和行動，壓制之唯恐不力，防範之唯恐不密，在這樣的局面下，抗戰勝利或者還可以遮掩裂隙於一時，稍有不利，大局馬上會起驚人的變化。

最近華北局勢最值得注意的地方，當然是山西和山東。這是華北抗戰中的兩個可慮點。它們使人憂慮的直接原因，固然不同，但是，追根結底，都導源於一個出發點。

在雁門關失陷後，有人說，山西軍隊的戰鬥經驗太差，所以吃敗仗。如果廿幾年也參加內戰，情形就不

同了。這真是悲痛的諷刺，而且，也不是雁門關失陷的主要原因。雁門的失陷，顯然是由於軍事指揮的不力，統率者抗戰的堅決心不夠，特別是在平型關勝利之後，第八路軍威名大震，在政治認識落後，抗戰決心薄弱，素來反對紅軍共黨的軍政人員看來，不是抗戰的勝利，而是對本身的威脅。這樣，平型關的勝利，固然能鼓勵和刺激一班士兵和中下級將官的抗戰熱情，犧牲決心，却也會使某些少數的上級軍官，恐惶畏懼。他們內心中原來保持的「保境安民」的意念，就會盡情暴露，發展成爲畏縮不前，讓敵而圖苟安。其可以說，是因勝利而暴露出來的可慮點。

至於山東，則向來就是以保境安民爲宗旨的。而山東又是敵國經濟力量極強的一點。如果沒有強烈的民衆救亡運動，如果地方當局沒有抗戰犧牲的堅強意志，是極容易只圖苟安，不願抗戰的。進一步，如果敵國加以威脅利誘，挑撥離間，也是可能成功，而使山東脫離中國之版圖的。在前線抗戰軍事節節勝利的時候，山東比較容易在積極抗戰的旗幟下，實行其保境安民的原則。一旦前綫不利，觸及省界，進入省境，則畏懼友軍侵入省境，唯恐救亡運動因此而得抬頭的心理，就會逐漸明顯的露出來。如果敵方在這個時候，加強和加緊其政治陰謀，就益發增強其不願抗戰，甯投敵壘的心。所以，這可以說是因失利而暴露出來的可慮點。

這兩種現勢，都是由於地方割據的封建殘餘思想，由於畏懼地盤，因此也就是個人的財產的遭受損害，更由於畏懼民衆運動的高漲，因此而同樣的影響到個人的利祿。

這樣的嚴重問題，不能輕率的認爲「並非完全意外」，是必然的結果，而減低其嚴重性，也不必過於悲觀，以爲北方戰局，已成定局，「華北五省自治」看來就要實現，不必悲觀的。

關鍵在於迅速的從政治上開展軍事的勝利，鞏固抗戰的勝利，克服，消除一切政治的弱點。

爲了中央和地方統一，和加強地方的政治，應將各地方當局，特別是戰事緊張的華北各省府，加以改組，由中央任命抗戰意識堅強，能堅決執行中央抗戰命令的人員。

嚴格實行軍政的劃分，軍人不兼政務，並不得干涉行政。軍事長官應服從調遣。中央亦不得唯恐某部軍隊調遣不易，而任令屯駐，不去調遣任何軍事長官，不服從命令，就要嚴格執行紀律。

加強軍隊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人員，應由中央遣派政治認識正確和堅強的，富於政治工作經驗的人員担任。糾正以往只有空頭政訓機關，而不切實做政治工作的現象。

政府應從速頒佈民衆運動方案，澈底開放民衆運動。對於一切陽奉陰違及假藉肅清漢奸之美名而行摧殘民衆運動之實的軍政人員，應予以嚴厲處分。

華北局勢已極緊張，要想趕快挽回，除了軍事方面的應有措置外，政治上應該立即有個轉變。政府現有抗戰到底的決心，韓復榘、閻錫山等既有服從中央，澈底抗戰的表示，就應該進一步在事實上有所表示（漢夫）

勉北方軍人

北方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故鄉，也是我們國家的根本。我們的祖宗在這裏胼手胝足的創基業，造國家；我們做子孫的便必須在這裏灑血流汗的守祖業，衛國土。

我們國家的根本在北方，歷史上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情也都發生在北方。歷史上幾千年的外患都在北方，我們的祖宗在北方替我們征服了許多的異族，在這裏我們還有兩度亡國的苦痛。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我們能在北方立足時，便民族繁衍，國家強盛；我們在北方失敗時，便民族衰弱，甚至亡國。這部歷史，

我們可以由秦漢讀到明清，敘訓累累，無不如此。在近百年史上，西方勢力東漸，自鴉片戰爭以來，外患不斷。自南方襲來，這好像掉轉了方向，其實真正問題仍在北方。在近代外患史上，我們在北方失土最多，受創最深。東北海上蹲踞着兇貪的日本，西北陸上連接着雄大的俄羅斯，這兩個鄰國都需要我們小心應付，一毫大意不得。單以日本而論，一個朝鮮問題糾纏了二十年，甲午一戰的結果，問題又深移到南滿東蒙。日本在這個據點上經營了幾十年，蔓延到現在，問題已擴大到整個的內蒙與整個的北方。日本大陸政策的據點在華北，中日關係的根本問題也在北方。中日間的一貫糾紛在北方，這次戰爭的爆發點也在北方。這戰爭的局面到現在已自北方的晉綏延長到南方的淞滬以至極南的粵海，而戰爭的核心則在北方。我們要決勝也必須在北方。北方的勝利，纔是抗日戰爭的真正勝利。

認清了這一點，我們會感覺到北方將士任務的重大。這個重大的任務，不止是驅逐強虜，光復祖業；而且要根本解決中日問題，重奠中華民族的基業，發揚中華子孫的光榮。三個月多抗戰的結果，是南方的淞滬始終保持光榮的勝利，北方則丟冀察，棄綏遠，山西瀕危，山東被侵。這形勢無疑問的是我們的不利。要轉移人不利的形勢，必須我們的北方將士拚命保住山西，並自冀魯作有力的反攻，給敵人的主力以致命的打擊。我們試思：假使我們再在晉魯兩線失敗了，使敵人掌握西北大陸的要領，並扼住南北交通的樞紐，則大勢已定。即使我們能在淞滬戰場上撐持，還有多少意義？我們萬萬丟不得北方，必須保住北方。從北方將士個人說：你們丟掉了北方，有何面目來見江東的父老？就國家全局說：沒有了北方，就休想還能在南方偏安苟存。東晉六朝，南宋晚明，凡是想在南方偏安的小朝廷，那個不是食到失敗以至亡國的後果？這凜然的歷史教訓，難道我們都忘記了嗎？

北方抗戰了三個月，在地圖上看我們失利了，從戰績上說我們還有強點。我們的士兵，個個是好的，人

人是勇敢的；只是有些負指揮責任的高級將官不能盡職。南口的血戰，察北的進攻，都是好戰績，而竟歸失敗者，是因爲一兩個將官拆了爛污。津浦線上節節戰退，不能算是失敗。平漢線上數十萬勁旅，那個士兵不是國家的精銳？然而由琉璃河崩潰到漳河，這一個長程的失敗，完全由於高級將官的指揮乖方。據外國軍事家觀察北戰場歸來者談：從高級指揮的能力說，失敗將更大。現在北方戰局所以尙能撐持者，完全由於士兵的好。據這位觀察家說：依照高級指揮的結果，不僅無勝利，連失敗都不成樣子。爲什麼一定沿鐵路線打？且敗退時不將鐵路施以重大破壞，結果鐵路交通都充分被敵人利用了。這雖是外人之言，是很可作我們參考的。現在的問題是：百萬士兵更加奮勇，千百將官勉力盡職，北方戰局是不難改觀的。

李服膺的一段長跑，使晉綏大局變色，郝夢齡軍長的一番死戰，挽轉山西的危機。這兩人同是軍長，同是一死，一個死在國法下，一個死在戰場上。鴻毛泰山，輕重懸殊。北方軍人們！你們人人都要作郝夢齡，切莫學李服膺！（大公報）

從保衛大上海說到搶救山西

（一）全面抗戰的意義

全面抗戰已經成了這一次抗日聲中一致的口號了。政府是這樣呼喊着的，人民是這樣響應着。尤其是這次爲着中國生死存亡最後關頭的奮戰中，前方固然賴着英勇的士兵去衝鋒陷陣，就是後方的人們——無論老幼婦孺，都應該負起戰事上自己所能盡的義務。美總統威爾遜在美國加入歐洲大戰之前，告民衆曰：「今日之戰事，非特前方將士的戰爭，抑且全國財力、物力、人力之戰。」陸鼎揆在國聞週報亦曰：「兩國之對壘者，非徒爲執干戈之軍士，而乃兩國人民之全體也……」根據以上兩說，在這次生死存亡

的反侵略戰爭中，祇有動員一切人力、物力、財力、智力，去撲滅那燃燒世界和平，粉碎中國領土的火燄。

(二) 保衛大上海戰爭的意義

上海在全中國的地位，關係全世界的治亂安危。我友杜天一君，數年前曾發表過此論，同時郭步陶君，二三年來曾著論申述，雙十節前成立了，不做奴隸救國團，印送保衛大上海小冊，張數萬份，掀起了上海文化人的注意，在十月三日召文化團體代表人，開緊急會議，一致通過民衆武裝起來，保衛大上海，又引起各界抗敵後援會的關心，就決定在九國公約會議，開會前號召救亡團體，定十一月二日舉行「保衛大上海」擴大宣傳運動，分九十多隊出發，各路街頭里弄演講，分貼口號，標語，告市民書，救亡漫畫等，傳單把在陰沉的秋雨籠罩下，在近郊血戰的炮聲隆隆中，將上海市民喚醒起來，同時，並使每個中國人，覺到保衛山西，也是每個中國人的責任，現在敵人果然以全力向我們經濟中心，文化堡壘以及首都門戶的大上海，都被進攻了，寶山縣的戰士殉難，閘北的孤軍死守，雖然給敵人以相當的認識——中國民族的英勇，但敵人的佔領上海的迷夢，尙未做醒，她預備佔領上海之後，控制我們的沿海，威脅我們的首都，我們爲了保衛我們文化的堡壘，經濟中心，以及沿海各省和我們的首都，不受威脅，要全民族的力量，不惜任何犧牲，這就是我們誓死保衛大上海的主因。

(三) 我軍反攻搶救山西的危機

與上海同樣重要，而同樣在敵人猛烈炮火轟炸下的是山西，無疑的山西成了華北戰事的重心，山西的存亡，就是整個華北的存亡，這是不能忽視的，自娘子關終於被敵突破後，晉東戰事就陷入逆轉的局面，雖有晉北多日苦撐的勝利，也不足以減少其危急，但始終相持於忻口之線，難有寸進，於是又轉調平漢線主力，企圖突破娘子關。現在娘子關果被突破，敵即有由正太路直窺太原的可能，而我軍則因娘子關戰局

的突變，在晉北正苦撐於忻口之線，在晉東正拚堵於正太路之線，任何一方面如再失利，即足以陷全局於危困。山西境內的抗戰，眼前顯已達到空前嚴重的階段。

要打破這嚴重關頭，單靠個別的支撐是不夠的，而且這樣的對付着，更恰恰又中了敵人集中全力突破一點的狡計。我們要粉碎敵人集中突破的策略，唯有各線一致努力反攻，以我們的全力來各個擊破敵人的戰鬥羣。這樣，平漢路我軍北進壓迫，晉北我軍游擊牽制，再加以忻口方面我軍努力反攻，正太路上我軍拚力迎擊，窺晉之敵即陷入我內外夾擊之中，勢將處於不利的地位了。此時我軍由受迫被動轉為攻勢主動，努力奮戰的結果，是不難獲得擊潰敵人的勝利的。照目前戰局的形勢看來，這實在是我方必要的應付辦法。這是千鈞一髮，絕對不可放鬆的，大家起來，保衛西北口門戶，無論支付任何代價，遭逢如何犧牲，必要保全山西，以免華北的失陷！

(四) 民衆對於保衛山西應負的責任

(甲) 堅定軍民抗戰的意志 在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中，沒有妥協，一步的可能。現在我們同敵人正是所謂「漢賊不兩立」敵存則我亡，我存則敵滅，我們唯一的生路，祇在殲滅敵人之後，一般喪心病狂的漢奸散佈的謠言，我們不要爲他所動，我們要堅持英勇的抗戰，到最後時期，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乙) 加強救亡組織 欲想長期抗戰，不但前方要有英勇善戰的將士，後方更要有嚴密強大的救亡組織，動員一切大衆，參加救亡工作，如宣傳，除奸，救護，慰勞，運輸……等，各別救亡組織，使其在整個領導之下，幫助前方將士，作有力的救亡工作，既使前方將士無後顧之憂，更使多少漢奸無活動之餘地。

(丙) 軍民聯合一致 我前方將士，英勇苦戰，只知有國，不知有身，每個士兵都抱定「不成功，則成仁」的犧牲決心，這種精神，實足驚天地而泣鬼神，致於後方的民衆，也要振奮精神，堅定意志，有錢者出錢，有

力者出力，堅持我悲壯的民族解放的戰事，奪取最後的勝利。大該說過，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圍城之中，高壓之下，我們依樣的軍民聯合，決不屈辱，決不動搖，以求我們的解放。

(丁)自力更生 我們爲使反侵略戰時的持久，除却每人要盡量的節制消費，以其剩餘輸送前方，更要努力生產，以穩定戰時財政，資本家應從事生產建設，勞動者運用自己的勞力爭取合理的生活，以免戰時經濟崩潰，社會不安定。

保衛太原 西戰線的形勢近來確可焦慮，娘子關及忻口被敵突破後，已由山岳戰轉而爲平原戰，敵人的重砲及坦克車更易發揮力量，我軍的抵禦也就更增困難了。而且石嶺關突破後，北路險要盡去，壽陽失守後，東路險要全無，在敵軍兩路並進企圖合圍的形勢之下，我軍之陷於苦戰已是無可諱言的了。保衛太原的主力血戰已迫在眉睫，我軍的奮戰能阻擋住敵人瘋狂般的進攻麼？太原在漸漸被圍的局面之下，能固守如瑪德里麼？這都是大家心中要問的話。還有，萬一浴血苦戰的結果，太原之厄仍不能解，那時山西戰事的前途如何呢？這更是大家所要知道的，也是大家所最焦慮的。

可是其實呢，焦慮祇是表明了民衆對於抗戰的關切，抗戰的前途還是要由抗戰來決定的。所以對於大家所焦慮的問題，合理的答語必然祇有一個就是，無論勝負，一唯戰而已。一榆次前線之戰，青龍鎮上之戰目的都是爲了保衛太原，即使太原被圍，我軍亦必固守，這是毫無疑義的。現在太原周圍我實力雄厚，防務應無問題，同時已有善守的名將主持此項任務，太原的固守更可不成問題。敵軍滿心圖取太原，太原却至今還「可望而不可即」，這對於敵人是極有意味的重大打擊。所以我們有不惜犧牲死守太原的必要。南戰場在保衛大上海，死守大上海了；西戰場也應保衛太原城，死守太原城。意義是相同的，效果也自然相同。敵人因此所生的沮喪焦灼及削弱，也必然是相同的。

正面的部隊拚死守住，游擊的部隊擾亂敵後，平漢津浦的部隊努力反攻，各線一致來先保衛太原城，本會同人夙以建設西北爲己任，故當此全晉危亡之際，發起衛晉運動，并編印斯冊，初版時，承旅外晉友，薛篤弼，陳高備，喬萬選，王淑皇，馬鶴天，范自覺，張蘭亭，李尙仁，崔銘臣，常道直，胡春霖，劉仁航，李公樸，陳鶴琴，傅有任，博士等，捐資印送萬冊，以企國人躍踴參加「保衛山西」運動（編者識）

起來保衛祖國

敵軍已深入了我們的國土內，中華民族已到臨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凡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不論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要抱着「國家興亡，人人有責」的國民一份子的責任，起來保衛我們的祖國！

是的，我們是愛好和平的民族，我們反對罪惡的戰爭，但我們絕對不願做着柔順的亡國奴，我們必須要爭取民族的自由，我們是須要爭取國家的獨立！

是的，我們的愛好和平的民族，我們反對罪惡的戰爭，但我們的敵軍已長驅直入在我們的國土內，眼看着祖先留給我們的大好山河淪落在敵人手裏，北平，天津，已不是我們所有的了，雁門關也在敵人的砲火下失陷了，我們咬緊了牙齒憤恨着，我們的血沸了，朋友！這還是沒有用的，我們當聯合農工商學兵起來，起來保衛我們的祖國！

是的，我們是愛好和平的民族，我們反對罪惡的戰爭，但我們要以戰爭來取和平，我們爲了要企求和平而戰爭，我們的戰爭是自衛的，和着敵人的侵略恰是相反，我們的戰爭是神聖的，決不是敵人的戰爭是罪惡的，我們惟一要企求和平，我們才戰爭，以戰爭來答復戰爭是企求和平的最妥當的方法，朋友，我們要聯合全國四萬萬七千萬的同胞起來，起來保衛我們的祖國！

朋友，起來，起來保衛我們的祖國，我們將以最後的一點血來爭取民族的最後的勝利，戰到最後的一個人也永不退却，我們是有着正義之氣的，全世界的具有着正義感的人們在期待着我們的勝利，和平之神在招着手給我們以未來的光明，將來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否則，我們也要犧牲到底，決不能給敵人一點好處，他們要我們人民做他們的奴隸，我們一起來犧牲，他們要我們的土地，我們一起把牠戰成灰燼，侵略者們不是我們去毀滅他們，他們自己也會毀滅自己的，朋友們起來呀！起來保衛我們的祖國！

然而，決不會的，一時凶猛的侵略者們是會得到悲慘的結束的，祇要我們有着鐵一樣的心頭，奮勇向前的精神，蔣委員長說：『共存為國犧牲之決心，則最後之勝利必屬於我。』是的，最後的勝利是一定屬於我們的。

朋友，除了甘作敵人奸細的漢奸外，我們聯合全國四萬萬七千萬的同胞起來，起來保衛我們的祖國！

（附錄）錫閻山手諭訓勉山西公道團員

山西省主張公道團以現值非常時期，為加緊全省百萬團員救亡工作，特制定非常時期工作綱領，頒令全省各村縣團員遵照進行。總團長閻錫山氏並手諭團員，實行守土抗戰，決心犧牲，手諭如下：同志，敵人亡我，已露全面，吾人國破家亡，即在目前，倖免苟安，不能再作此夢，在此生死存亡之中，惟有舉我全力作最後之一拚，不成功，便成仁，即使領土無人，尚留此土有氣，種個後輩復興的種子，我們守土抗戰，決心犧牲，願與同志共誓之，勝負之數，已成人力物力總動員之比賽，趕速喚起人民有錢的出錢，大家拚命，憑此犧牲力量，死裏求生，容或有一光明，此時若不肯犧牲，迨至國亡之後，敵人仍要強我犧牲，同是犧牲，何不此時犧牲，所以我們在今日必須喚起大家，甚至強制大家，有錢出錢，大家拚命，一齊犧牲，為國家民族求生，這個責任

是公道團的責任，我們能號召多少來犧牲，我們的抗戰就有多麼大的力量，也就是我們存在有多麼大的希望。現在你們緊迫的工作是：（一）宣傳，並發動有錢的出錢，大家拚命，並指導民衆熱烈的運動起來，造成強迫有錢的出錢，大家拚命的社會環境，並確實檢點出錢拚命的成數，能到什麼程度。（二）發動並指導各村團部領導團員協同村行政人員維持地方治安，並協助軍事行動。（三）澈底的清除漢奸，付予團員直接會同村行政人員抓拿的權柄，使各在管轄區域內負責將漢奸絕對肅清。（四）加緊情報工作，使團員對村團部，村團部對縣團部，縣團部對總團部，以及各級團部對所在區域行政機關軍事機關要充分的供給消息，運用我們全體團員二百萬隻眼，二百萬隻耳，監視着敵人及漢奸的一切行動。（五）負責領導縣村各界抗敵救亡後援會並聯合當地有力的公正士紳，堅定抗敵救亡的決心，協助一切總動員的工作，根據上列五個原則，上級對於下級，認清督促指導，負責進行，不過我們今後的工作趨向，應有一個新的轉變，由政治領導方式，走到社會運動方式，各級團部今後能自立，本着上級指示的原則，自動工作，使每個單位都像汽車路上的汽車，自動向前，不要成爲機車後的列車，非拖不進，尤其要把過去依賴上級團部和行政機關權勢的習慣改掉，運用起下級民衆力量來，是要積極的發動起各縣的民衆運動，各位同志，你們過去的吃苦耐勞，已造成公道團的有力基礎，今後你們要將所轄團員的動作及全縣的民運，確實的提動起來，確實的把握住，共趨同一道路，要完成偉大的任務，救國家，救民族，正即自救，願策勵同志努力以赴，此是告你們話，不覺言之太長，望你們了解所講的意思，就要實做起來，若領導人民，貴在實行，不貫多言，務必有一言即收一言之效，萬不要使人聽的話多，愈不明白也。

目錄

前言	保衛山西的重要性
	山西高原鳥瞰
	山西在全面抗戰中的地位
	西戰場的形勢
	西戰場應取的戰略
	西戰場上緊急問題
	西北兩線最後之一着子
	從反攻中救山西
	晉北捷音與民衆組織
	平型關的勝利
	西戰場與游擊戰術
	西線的失敗及未來的展望
	山西之中華民族魂
	山西的新動向
	今日之山西
	暴日侵晉的要領
	華北戰局的危機和轉機
	嚴重的華北政治問題
	勉北方軍人
	從保衛大上海說到搶救山西
	起來保衛祖國
	閻錫山手諭訓勉山西公道團員

編者 黃心邨 張克伐

出版者 西北問題研究會

代售處 上海東方圖書公司

上海大報代辦部

上海五洲書報社

定價 每冊壹角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西戰場速寫

陳思明 編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初版

目次

西戰場之形勢·····	一
晉北戰線·····	九
一、勝利之初	
二、一個小兵	
三、一個夜會	
四、到前線去	
砲火聲中踏上五台山·····	一一
一、由同蒲線談起	
二、山西的謎揭開	
三、太原城如死市	

四、月光下的旅行

五、天破曉砲聲緊

六、遇見章嘉活佛

七、可惜山西富源

八、河邊村的訪問

晉東鏖戰記……………三二一

一、娘子關途中

二、戰雲籠罩着的娘子關

三、倔強的俘虜

四、困獸之鬥

五、乏驢嶺被佔

夜渡汾河……………四三二

一、危城

二、怎樣渡過汾河

在西戰場

一、盤旋山地中

二、在總司令部的四邊

三、更向前邁進

失敗的原因

一、山西的認識

二、兩過太原

三、幾個問題

西安景象

一個典型的戰士

五四

六二

七三

七八

白楊林中樂會

西戰場之形勢

自從神聖的民族自由戰爭揭幕之後，戰場可以分爲三個區域；在河北平原曰北戰場，在山西高原曰西戰場，在江南平原曰南戰場。（也有人稱爲東戰場，但我們願保留給山東半島。）日本大陸政策固屬永無止境，但因華北諸省可與偽國打成一片，自必更爲注重。在西戰場方面，一路沿平綏線可出河套，一路循同蒲線可達關中，在今日更有國際的意義，山西高原，山谷崎嶇，易守難攻，便於爭奇競險，在戰略上尤饒有價值。自八月下旬起，張垣南口大同雁門諸要地，相繼陷落，北方震動。至九月下旬，我軍有平型關之捷，掃蕩日軍精銳的第五師團，爲華北戰事第一次大勝利，足證我軍對於軍事地理確有深刻認識，給予國民以極大的興奮。自是以後，晉北陣線雖不免常有出入，但此類「聚而殲之」「平型關式」的戰略，相信可以層出不已。軍事專家嘗稱平型關一役，已開華北戰事的機運，而爲華北戰場的關

鍵，誠非誇言。本篇試從歷史地理學的觀察，就西戰場的強形巨勢，略加說明。

平型關爲內長城要塞之一，內長城對外長城而言，在內外長城之間爲桑乾河盆地。欲知平型關之位置，當先述桑乾河盆地。此次華北戰事以蘆溝橋爲導線，橋跨永定河上，桑乾河卽永定河之上流。是河含沙甚多，又稱渾河，一名小黃河。考中國文化之起源，小黃河似較黃河爲尤古。我四萬萬同胞皆自稱爲黃帝子孫，黃帝定都涿鹿，卽今察哈爾省涿鹿縣，在桑乾河北岸。黃帝發明指南車，與蚩尤戰，大敗之，是爲中國歷史之曙光，並爲中國科學之萌芽。涿鹿縣東有懷來縣，相傳黃帝大會諸侯，合符釜山，卽在其城北。近年來中國史學界疑古之風甚盛，黃帝子孫一語似將成爲問題。但最近考古發掘之結果，證明史記殷本紀所載世系，全是實錄，我們祖先宅居於燕山邱臨已有二十萬年之久。可知中國古史決非悠謬之談，桑乾盆地當可信爲中國文化之發祥地。我們要恢復黃帝故都，要還我北平。

數千年來桑乾盆地之史蹟，茲不備舉，要之其地始終爲邊防用武之地。自北而

南，大致可分三線，陰山之長城代表國防第一線，盆地北邊的外長城爲第二線，盆地南邊的內長城爲第三線。桑乾盆地分隸晉察二省，在地理上實屬一區，其都市分佈皆與桑乾河諸支流有關，在御河者曰大同，在壺流河者曰蔚縣，在洋河者曰張家口宣化，在媯河者曰懷來，涿鹿則臨幹流。前人謂北平之防，左蒞遼而右宜大，蓋明代以宣化大同爲邊防重鎮，合稱「宣大」。宣化乃古之上谷，大同乃古之雲中，故又有「雲谷」之名。雲谷區域山嶺環列，可稱四塞，內外長城沿山而築，北山在張垣大同之北者曰野狐嶺，南山在河北境曰燕山。在山西境曰恆山。長城古址變遷甚多，今日之長城實爲明代之邊牆，其在雲谷區者，大部分爲明嘉靖年間總督宣大軍務翁萬達所建築，距今已四百年。當時設險置關，據高臨深，守望瞭然，種種擘畫，勞心焦思，曲盡其宜，其規模猶今人所謂集團要塞。

內長城之關塞，自東而西，主要者有九：爲便利計，可稱爲東三關，卽居庸關，紫荆關，倒馬關；中三關卽飛狐口，平型關，茹越口；西三關卽雁門關寧武關與

偏關。平型關居九關之中堅，屬山西繁峙縣，但距靈邱縣城較近，靈邱之北有廣靈縣，靈字之義相傳係紀念趙武靈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北却強胡，其葬地卽在平型關附近。中國文化源遠流長，過關塞輒令人思及古代之民族英雄。

平型關之北爲恆山，其南爲五台山，皆屬太行山脈之支阜。戰國策稱恆山爲天下之脊，蓋其地爲重要分水嶺，北流者爲桑乾河系統，東流者爲大清河系統，西流者爲滹沱河之正源，皆自平型關附近紆迴分岐，最後以天津爲衆流歸宿之地。山間通路皆沿谿谷而行，此關兼顧各方，當出入之要衝。型字或作劓，殆與井陘關之陘相通。太行山脈係斷層作用而成，地勢急轉直下，成爲峻坂，上下交通至爲艱阻，惟賴山溝以事攀援。此類峻急之山溝，在燕晉稱之曰陘，在陝西稱之曰峪。平字古亦作瓶，蓋嶮山溝愈進愈窄，如瓶塞然，如咽喉然。此關位於冀察晉三省邊境，道路由此輻射而出，實爲主要之戰略地帶。握此樞紐，復與其他要塞相爲犄角，對於冀察晉綏諸省之軍事，實有聯絡策應之妙用，誠爲控扼要也。

內長城之東三關，曰居庸紫荆倒馬，後二者合稱爲金馬二關，（紫荆關一名金坡關，卽古之蒲陰陁）均在河北省涞源縣境，與平型關有唇齒相依之勢。涞水經紫荆關入易水，沿流而下可至平漢路上之涿縣。易水下流爲白溝河，一名拒馬河，北宋時與契丹以此河爲界，故亦稱界河。昔蒙古滅金，攻居庸未下，乃以奇兵出紫荆關，轉自南口攻居庸破之，所謂「勁卒擣居庸，北附其背，大軍出紫荆，南扼其吭，」而北平遂不能守。涞水出倒馬關入唐縣，稱爲唐河，與易水均爲大清河之支流。定縣介於保定正定之間。後魏時建都大同，欲開一捷徑南達定縣，於是發卒五萬人，治直道，名曰靈邱道，至今尙可通行大車。故由金馬二關出師，可以截斷平漢交通，不但威脅北平，卽保定與正定亦皆受壓迫，敵雖深入，而有歸路斷絕之危險。敵人有鑒於此，故急攻平型，我軍給予致命的打擊，故此役確爲華北戰事的轉機。

由平型關北經靈邱廣靈二縣，至察哈爾省之蔚縣，自蔚縣至宣化亦爲大道。丁

文江君曾建議由宣化或涿鹿（距平綏路下花園站三十里）修築支路直達廣靈，則蔚廣二縣煤田之發達，未可限量云。現在有宣蔚公路，沿此路進克宣化，則切斷平綏路之交通。宣化居三口（南口張家口獨石口）之中心，不但收復察南，且可出獨石口以攻多倫。蔚縣北枕桑乾，中帶壺流，在前代有「鐵城」之目，倒馬關古稱鴻之塞，亦有一「鐵關」之名。由鐵城趨鐵關，中經飛狐口，即古之飛狐道。前人詩云：「漢代飛狐道，今朝倒馬關。」又云：「昔聞飛狐口，奇兵入擣虛。」靈邱道爲燕晉交通之閘道，飛狐道爲燕察交通之間道，三省邊區關山巖固，誠爲軍事活動之中樞。

宣化既失，敵人由南北二道圖我山西，北由大同窺雁門，當大道之衝，南由蔚縣趨平型，襲雁門之後。蓋由平型陸進繁峙代縣，則雁門關腹背受敵。而太原不得安枕。故平型雁門一線，在晉北邊防特爲重要，鎮戍遺跡沿山錯列。後魏建都大同，奄有恆代，規取河北，蠶食河南，而中國倒懸之勢成。宋以恆山與遼人分界，晉

及民間之楊令公（業）及其子楊六郎（延昭）之歷史小說，其背景卽在此線。楊業屯兵備邊，屢破強敵，雁門之戰重傷被擒，三日不食死，故永爲後世國民所哀慕與景仰。內外長城都是中國民族血和肉所築成的。前文言靈邱道以靈邱或平型關爲中心，由此經桑乾盆地以達大同，則可以解歸綏之圍。蓋山靈邱廣靈北至天鎮陽高，卽可截斷宣化與大同之聯絡，宣大已入我手，方可收復綏遠。昔漢破匈奴，唐平突厥，皆由晉北以赴塞外，其用兵路線尙可覆按。

日本山梨中將曾說：『中國古籍中關於戰略之學高深精妙，有非德國近代戰略諸書所能望其項背者。』（見杜錫珪考察列強海軍報告）但是這些戰略不是憑空杜撰的，是從我祖國偉大山河磨鍊出來的。我們承受了祖先遺傳下來的偉大山河，並承受了祖先遺傳下來的戰略戰術，終於有平型關的大捷。我們要繼續作「平型關式」的殲滅戰，如黃帝之滅蚩尤，方不愧爲黃帝子孫。平型關一帶的集團要塞，是華北戰場鎖鑰所寄，亦是冀察晉綏四省軍事上的樞要。唐代安史之亂，河北淪陷，幸

太原無恙，故李光弼郭子儀輩得藉山西爲根據，卒收恢復之功，而成中興之業。古人偉大的榜樣，即今人努力的目標。我們全體國民對於前方抗戰的愛國健兒，尤其是參與平型關戰役的第八路軍和第十三軍一部分戰士，要呈獻我們最深摯的感激和敬禮。

晉北戰線

一 勝利之初

幾天接續不斷的砲聲，借着山嶺強烈的迴音遠傳到一百六七十里甚至更遠的地方。

不管平漢線的失利對於山西作戰的影響如何重大，不管敵人的大砲飛機戰車正在如何凶猛的衝擊，我們目前在晉北的戰爭確已經開始有了轉機，我們已經轉守爲攻，我們已經用運動戰游擊戰來配合主力戰以包圍敵人，切斷敵人的後路，因之，在作戰的行動，條件上我們已經取得勝利。如果我們把握住攻勢防禦戰略是抗戰勝利的原則而充分運用之，那麼保衛山西以轉變整個華北局勢是可能的了。

砲彈多是我們發的，每一個砲彈都打在敵人的身上。同蒲戰線經過原平姜玉貞旅的壯烈犧牲，終因力竭人盡讓敵人進至忻口。忻口以下直達太原晉南一線爲平

原地帶，在這一區域無疑將增加我們作戰的困難，根據我們今天作戰的力量，實際上守忻口即所以援救山西的危亡。於是我們在忻口增加大兵，並且在戰略上取了攻勢。今天電報消息：敵人後方僅有的兩條交通線，一由大同至崞縣，一由察南經平型關，繁峙，代縣至崞縣，完全爲我×路軍無數的支隊所切斷，使敵人的前方與後方失了聯繫。同時同蒲線左右翼×路軍已經分別抄在攻忻口敵人的背後，並佔據大興村與正面主力軍取夾攻之勢。

今天晉北的戰爭，我們已經完全取得主動地位，這正是我們一鼓而殲滅敵人的機會，我們要用充分的信念充分的勇氣來爭取這個前途，千鈞一髮，晉北之戰乃華北抗戰勝敗之門！

雖是十月天氣，經過一夜塞外寒風的侵襲，五台山頭已經降雪了。太陽出來以後，雪又變成了冰。山巔彎轉着的鳥道，爲冰雪凝積着，人就這上面迎着寒風前進，聽說雁門關外也降了雪，戰士們一身棉衣是難抵雪山上寒氣的，但是他們不會

因爲寒冰而忽略了他們的任務，反而活動更積極了。

從五台山頭向平型關望去，驚濤巨浪樣的山巒連到天的一邊，滹沱河上游橫穿兩峯之間通過了，茂綠的松林倚在山坡上。這平日都是遊山道士開心的地方，而今天已變成國際戰爭的戰場。自從敵人突破茹越之後，長城邊上的代縣，繁峙，平型關靈邱一線，屯集了敵軍，我們的游擊隊也不斷地在這區域內活動。等到他們的活動更開展出去，隨時在敵人運動中來消滅他，使蟬聚在幾個據點，直到游擊隊控制了敵人後方。

平型關附近的團城口，住着一連敵軍，他們整日戰慄在存亡的歧途上，游擊隊從關上經過，從容地破壞了十幾里汽車路，截住了一百三十幾輛汽車，大批子彈給養由敵人手中輕輕送過了，游擊隊再向北活動佔領了廣靈城，擊潰敵軍，深入察南之蔚縣，幾支游擊隊進入河北，在涿陽，阜平，曲陽一帶活動，威脅着平漢路，威脅着保定，威脅着蘆溝橋。

山上下來的人，帶回來各式各樣的戰利品：槍炮子彈呀，呢大衣呀，戰刀呀，皮靴呀，照像機手電筒呀，帶回來了勝利的歡欣，他們講敵人的無能，不會打仗，固然有些時候不肯繳槍，但這原因在怕死，在我們的宣傳工作沒有做好，不怨別的。

烟霧薄薄地爬上了腰，山角下透出樹林，陽光晒起了草香，農家男女在田間收拾他們的秋禾了。雖然遲了一個時期，他們割着仍覺滿足，知道現在有他們收秋的充裕時間。

二 一個小兵

在同蒲線可能變成殲滅戰，平型關上嚇退敵人的時候，而另一方面因為平漢戰爭的失利，正太線娘子關前也風雲變色了。

日軍企圖佔領山西，是要迫使我們的軍隊退走黃河以南，估計我們退黃河以後，再不容易渡河北進，那麼他可以橫行西北各省，同時也可以用全力來攻打東南海

岸，這無疑地增加了我們抗戰的困難。在我們處在目前的戰局之下，保衛山西實際上即所以保衛華北。山西有複雜的地形，沒有幾條大路，到處都是驢行小道，敵人的高度殺人武器減低了它的效力。我們隨時可以藉着天時，地利，人和來消滅敵人。把敵人趕出山西去，向河北作大迂迴，驅逐河北的敵人，收復河北。

華北抗戰演變到今天的程度，我們無法因循，顧慮，恐懼，徬徨，只有更堅定我們前進的積極性，平心靜氣排除自己一切錯誤，認清我們晉北作戰的優點，開股出去，勇猛地，勇猛地前進不息，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正太線戰爭發動，記者遂決定從北線趕上一支×路軍隊伍，到正太線去。送我的是×路軍一個十六歲的小兵帶着一匹騾子，我們步出村莊已經是下午四時鐘，五十里的途程，一半要行在夜間了。我開始猶豫這小孩子他能否帶我到所要去的地方，於是我注意到他：帽子遮到耳朵，袖子挽起一半，一支盒子槍打在屁股上，子彈袋斜背着，裹腿下面是一雙赤腳，兩隻草鞋，行起路來靈巧均勻地抬動着，我趕不

及他。和他攀談起來。

「小同志，今天到那裏呀？」

「××村，」山東口音。

「好多路呢？」

「五十里」。淡淡地，「今天要走一些黑路的。」

「那麼這一條路你可認得？」

「上月隊伍來時走過一次，沒有住那個村子。」

「那麼……你是山東人？」

「是的，俺加入×軍已經五年，是在江西。」

他這樣的答覆嚇倒了我。進而又聽到我所希望知道對於他的事情，如一串串的連珠，如一齣緊張動人的武戲，如一個歷史英雄的故事，一個多麼勇敢有為生平

啊！

我們常信在困苦環境中掙扎的人多是最有生存技能的人，最有前途的人。一個至大至剛，不屈不撓的人格如須是飽嚙了困苦而能夠克服困苦的人所具有，一切處在優越地位，過着安適生活的，甚至製造困頓別人條件的，大都在退化，失敗的旋渦上打轉圈了。譬如這位小兵，如果他不是受着生存的威脅，更重要的如果他不振極的對抗威脅，則難有這樣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明敏的腦力，來成功他這樣一位站在鬪爭最前線的少年民族英雄。再如中華民族對着侵略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我們深信日本軍閥必致失敗，中華民族必有它的解放光榮前途，道理也就是我們處在反抗，求生存的地位的一個主要條件之上。

過五台縣城就路黑了，暗淡的月光照出一堆堆的村莊樹木，這裏有一條通太原的汽車路，但是我們爲了便捷常常插入小道裏走，這對於小兵已經毫不生疎了。汽車大車白天避飛機，也利用晚間行路，車燈由遠而近的奔上來。及至我們進入一條岔路，好久不見燈光，也到了目的地。

三 一個夜會

這裏有X路軍三個主要單位，開到沒有多久，在村裏住了幾天，使全村莊活躍起來。

今天晚上，大家爲了組織一個村的總動員委員會，並請軍隊演戲，村頭戲台前而農民們肩並肩地聚攏，女人和小孩也坐在高處看。一個人把他的汽燈拿來，戲台上頓時照得通亮。主席是一位紳士，他用高亢的喉嚨說明了總動員會已經在山西各處成立了，在太原有一個總會，縣有縣動員會，區有區動員會哩。我們今天成立村動員會是爲的大家一齊來打日本。我們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直要做得公公道道……」他很興奮，由始至終一個聲調，下邊的空氣也沉靜而緊張。

「……現在請區代表XX同志來給我們講話」。

大家注意到山旁邊上來的是一位挺直了腰身的青年軍人，看他站在台的邊緣上，好像要用最短的距離來向着大家，或者要同大家握一把手，台下，同聲咳嗽了一

下，表示他們願意聽他說些甚麼。

「今天我們本來是要看戲的，我不應當佔掉許多時間。但是——」很輕的異地口音，「今天這個會真的應當開嘍！假使現在我們靜些，不是還可以聽見響砲嗎？（『聽見！』）敵人在朔縣，寧武，代縣，繁峙，靈邱一帶，殺死幾千幾百老百姓，你們聽見嗎？」（『聽見！』）敵人的刀眼看到我們頭上了，日本強盜準備亡我們的國，滅我們的家，要我們的性命！」

下面一點聲音也沒有。

「……我告訴大家一個方法，好嗎？敵人來時，大家一齊把糧食藏完，東西埋起，跑在山上等，敵人到我們家里沒的吃食沒的見人，他慌了。到夜裏我們轉來，在村子周圍喊叫，他不知來多少隊伍，使他一夜睡不得。這樣兩天，他成了瞎子，沒有吃沒有睡，他就跑了，否則也讓我們軍隊打死了。好嗎？（『好！』）」

「今天的會就是我們組織起來，趕走日本強盜。首先我們要把一切捐稅統統不

要再繳。窮人們又打日本又納捐納稅是辦不到的。我們要實行閻主任『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的主張，有錢的一定要出錢，沒有錢的我們有力的就使出我們的力量。剛才主席，他是有錢的，他願意作一個模範，假如有錢的不願出錢，我們要用大家的決議來強迫他。有力的參加到自衛隊，義勇隊，或者担任慰勞，運輸，担架，救護……。」

講話人痛快的話，和平的態度感動了全場，大家互相議論着，直到戲一幕幕的閃在眼前，日本軍的凶殘，屠刀下同胞的悲境，青年人的反抗，一齊團結打死敵人的痛快又熱辣地裝滿在大家腦中。

四 到前線去

第二天隊伍出發。許多小同志，把應帶的東西都背在身上，救亡的歌聲還不斷的在嘴邊流。預備號跟着一曲『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前進號跟着『向前走，別退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

隊伍不必看齊，立正，稍息，行來自然不拘，沒有階級之分，只有指揮員和戰鬥員的不同，沒有生活的不同，反而更密切的打成一片。行起軍來有些人帶上書看，有些人在練習日語，有些人就逐一檢討北線各處的勝利。小兵們他的赤腳穿草鞋，有的讓石子撞破趾頭，鞋帶也斷了，又趕不上隊伍，也許坐在石上涕哭一下。但是他們沒有特殊情形，從不要人管，從不掉開隊伍，即使在休息時，他們也不必歇在一起的。

太行山裏的路，多半只能允許單人行進，不是沿着河邊，就是蜿蜒在深谷裏，到某一個山嶺需要越過時，路更成了一條強的漢子，它硬挺挺地就上去了。這時隊伍行列間歌聲也擴大起來，假使有人走遲了脚步，他的前面立時就會增多了幾人。滹沱河水流在絕壁的中間，一座大橋連起兩面山根的小道，道是在石壁鑿成的，紅葉從山上飄下來，經過行人的身邊落到河裏去。在這地方我們遇到了轉戰太行山東麓兩個月的一批友軍。我們讓開道路請他們通過，宣傳隊音樂隊馬上就跑上橋

頭給他們吹唱起來，從「進行曲」到「漢宮秋月」。大隊過橋時宣傳隊領導着喊口號，從「驅逐日寇出中國」到「擁護抗日友軍。」友軍疲憊的面容上添上了緊張的笑，長官也領導着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時聲音震動山谷。

他們在橋上休息的問一個宣傳隊的隊員：「你幾歲了」。

「十三」？

「你爲什麼要當兵」？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它現在侵略我們，我們四萬五千萬同胞都應當一致武裝

起來，把它趕出去！」——溪次

炮火聲中踏上五台山

一 由同蒲線說起

在黃河中心遙望山西高原，的確是偉立在燕豫秦的平地上，同蒲車從渡口向上盤繞，幾經輾轉，才能到了高原上的平地。到永濟（蒲州）那裏有古夷齊餓死的首陽山，絕然不是在低地遙望着那樣高大了。

同蒲路是一條小型的兵工路，三年前南段告成了，把山西土貨，由那三十二磅輕鋼軌運輸出去，營業極好，當旺月，收入可達三十萬，而開支僅有六萬光景。因此，更加爲了軍事，北段四百里立即趕修，也只差十餘里便達終點，現在因了戰事，已陷於停頓。路身工程不很好，而日本購來的機車，尤其愛壞，時走時停，五百里路要坐三天車箱，已並不成爲奇事。

到解縣，在那巍然的關聖帝君廟後，（此地係關公生地），有一個能夠年產二

萬担「池鹽」的碧綠鹽池，附近一帶地方都白白的，有如鋪着一重嚴霜。使人感到山西之富，無所不有。即這古海的邊際上，把鹹鹽也毫不吝惜地給與晉人，難怪閻錫山氏專喜來作省單位的自給自足建設，天賦的優厚，除糧食微成問題外，其他全可以輸出，這一省宛然就如一國。事實上二十六年以來，山西的局面尙是另有它的風格。

二 山西的謎揭開

晉北的大戰發生後，國人的目光一齊集中山西，意中總以爲這負有盛譽的模範省人民素有訓練，且未經內戰的太大犧牲，總也可以作爲國防前線上的「模範省」不但事實大謬不然，山西的謎，這一次是揭開了，閉門所做的是一些什麼事，也大自於天下。抗戰是一塊試金石，證明了多年來的民衆組織並未生什麼功效，如果有用，一切完全得澈底的重新組織。

×××軍在閻氏指揮下來到山西抗日，他們作戰的優美成績是博得了全國的讚

美，而山西人，沿綫上提說起來都同聲誇贊：「他們打得好」。

但後方人心並不熱烈。新的組織有主張公道團主持民衆自衛隊，和犧牲同盟在倡導的少年先鋒隊，實在說，這二者都是政府主持，權限分得並不甚清。另外，還有一個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他們的工作和前者有點區別，而且是在指定的八路軍防區內。如雁門關長城內外十八縣察南五縣，晉西十三縣，綏遠等。

和我們的車子一同走着的有兩車少年先鋒隊，是十八至三十歲的青年，自動報名參加的，各縣都有，他們將要集中省會訓練。當局要組織民衆，却不激發民衆，教育民衆，他們路過各站，像傷兵一樣的，連白開水都不易得到。至於組織民衆來向他們唱歌和慰勞，更是談不到的事了。這樣情況下，少年先鋒隊如何會有熱情？如何會能更進一步地明瞭自己的任務？

三 太原城如死市

同蒲鐵路是沿着汾河流域在前進。汾河黃濁不能行船，却能供灌溉之用，這裏

盛產雜糧，烟草，棉花，稻米，是屬於太原盆地裏的一個肥沃區域，和桑乾河流域的大同盆地並稱爲山西的兩大農產區。這時光，雜糧已收清，唯棉花依然留在地裏，枯莖猶在曳着髮似的白絨，這東西摘採費工最大，而今年的價格又廉，從四角餘減至二角以下，農夫們便懶得去動手了。原料價的暴跌，生活的增高，農民的痛苦，都是戰時應防止的事。

山西的田地大半是梯田，車子在沿河走時，兩岸是壁立着無數的大螺螄，這山大半是石炭岩層。下層是煤炭，上層是沙岩或黃土，鐵路使土垠剖開了不少的橫切面，很多地方都在裸露着灰煤層或鐵沙。全境內遍佈大山，高出海面一千五百尺以上，山脈之間即是低地，找不到魯豫那樣的產大無垠的平原。

沿途中，或到山西有一些是比別處進步的，如別處的民衆組織根本還未開始，而本省大部農局已領得槍械，但是主持者因爲矛盾很多，還未能達到更高的階段上，也就比如太原城外的十餘大工廠，完全是省單位的建設一樣。

一共坐了三天車，夜中到太原，連日數次轟炸的結果，太原冷清如死市。

四 月光下的旅行

一行人：一個傳令兵，兩個軍需押運者，一個汽車司機，兩個修理手，同着記者齊坐在一輛載重汽車上向前方駛去。

開車時間是夜十二點，爲了避免敵機的轟炸。

月色猶如水銀燈，把大地照射得光明近於白晝，太原的郊外，烟突，遠山，近樹，一堆堆的房屋，都看得十分清晰。汽車來來往往的很頻繁，不大開燈，只在兩車將要磨擦時，才肯睜一睜眼。

我們這一輛車子很奇怪，每走到一個相當時候，爲了不過油，便要停止下來修理一回。方才停下，一位哨兵便走向前來大聲問道：『是運烟的車嗎？』機師回答說『不是，』對方聽了便罵着走去。爲了這一路上，聽了不少的罵。可是當看到那哨兵的影子埋在黃塵裏的時候，我很同情他，在淒風寒夜裏，握着一桿冷冰冰的槍

，看着自己的影子，他很需要一點溫暖——渴望有隻捲烟銜在乾燥的嘴唇上。

盤旋了半天山地，通過了石陵關，這是太原的最後一道門戶，這裏也駐紮着相當的兵力。車子到了忻縣便死命不肯再走，機匠在那裏一連修理了四個鐘頭，手電筒的一筒新電都用盡，天由黑轉白，由白轉亮了。

五 天破曉砲聲緊

天才發亮，我們的頭頂上便開始通過着敵人的飛機，三三五五的向四面飛去，一個慘白的大月亮，猶像掛在電線竿上。前方的炮聲響得很緊，北天上，依稀的有點紅光。記者嘆息自己沒有在洋樓頂上觀戰的幸運，只會不時地蹲在樹下躲避飛機。

路旁邊的老百姓告訴我說，忻縣城裏昨天去了飛機投彈，有一家十四人全體埋了一個土窖裏，現在逃得已遇不到人。戰事在前方四十里處的忻口，昨天炮聽着更響，今天却已遠了。

從忻縣轉正東，冒險向前開駛，車方收拾好，走得很慢。一路上，除了運送輕重的民夫外，再也看不到一個人。我們並沒有堅壁清野，我們的雜糧都留在田地裏沒有收割，除了不必逃走的殘廢人摘些食用外，大半都肥了過路的牲口。

六 過見章嘉活佛

到了定襄縣，車子又壞了，大砲響着，我們又把汽車推到大樹底下去修理，說話之間飛機從北方又上來了，大家忙放下手，逃到樹旁一所破房子裏。忽的又從東邊開來一輛大載重汽車，也停在房子前面，一批人趕忙跳下車，四散逃避，最後面有一位蒙古裝人，紫袍子，黑坎肩，一雙大黃牛皮靴只在我們房門前排徊，我們的傳令兵發了怒，一把將他拉起來，罵道：『在外面幌什麼？想作漢奸嗎？』

飛機過去了，却來了一些衛兵模樣人把這紫衣人又迎到車上去，記者到了前面一探詢，才知道這位便是鼎鼎大名的章嘉活佛，他是從五台山才下來，到太原去。記者忙到車前致敬，雖然沒有獻『哈達』，但佛爺也微笑頷首，他是大個子，

駝背，長臉面孔上有些烟氣。他的傳譯人告訴我，說是中央惦記佛爺，所以佛爺下山了。五台上有青黃二教，章嘉便是黃教的領袖，記者敬詢佛爺對於中日民族革命戰爭之感想，傳譯官似乎翻不出，佛爺只是癡笑而已。

七 可惜山西富源

汽車修理畢，又在這五台與繁舟兩山之間的滹沱河積小平原上飛馳，急行間，驚嚇不知多少在運輸中的馬匹。這一帶地方土壤顯鹹性有很肥處，山中間，浮表路出煤層，供人們隨意掘取。

到了河邊村——閻錫山氏的故鄉，一千餘戶的村子已經找不出一個小店，大路旁近來了一個小燒餅販子，他的燒餅一角洋只賣兩個，他說，昨天砲響得利害時，除了大路檢查行人的執法隊外。全村看不見一個人影。這村子是由百十戶發展成千餘戶的，房屋蓋得很整齊，綠柳垂絲處，便是閻氏捐給村有的大花園。

八 河邊村的訪問

討厭的車子又壞了，記者便在此探詢了一下晉地的得制，村人們得到閻氏的好處的確不少。沒老婆的可得一百元娶老婆，沒有房子住的可以得到半畝土地和八十元的蓋房費。這些錢算是貸款，以後再還。閻氏有廣大的土地；他有七個收租人，他施行土地若有後，將租佃的「三七」或「四六」，改變為「五五」對分了，可嘆的是同村姓閻的十餘家，除了閻錫山氏自己外，別人還沒有照辦過。

到了傍晚，又自送了幾架敵人飛機過去，前方的砲響聽不見，後方放了心，汽車又勉強開行了。過河邊村，繞漳沱長橋，一夜來了，月明在天，水影盪漾，但因爲敵機會在此地投彈過，便忘記了起「絕世之感」。

再向上，入了五台山地，這條公路新造成了不久，轉折角度嫌太銳，而且坡度很大，但因了運輸極繁，路身已有破碎，汽車在上面走着，人體與車身時時分離。

路上，有人指給我看，敵人轟炸得傾塌下來的大土壁。

深夜到了五台，不再前進，踏着炸得狼藉不堪的磚石碎屑，踏進高樓豎立式的

縣城裏。

徐盈

晉東鏖戰紀

一 娘子關途中

太原的軍郵同志真熱情，一見面就告訴我有去娘子關的機會，但是當時的即晚要動身，我想去娘子關的機會不是很難的，寫完大白水正面的全般戰況再去，還是可以的。

次日的深夜，×××、×××、×××三位×軍中的健將和我談論戰地的民衆情形時，×××先生給予我去娘子關很好的機會。但是一小時開始動作，這個機會即昨天放棄的，黃××先生爲了郝夢齡軍長劉家麒師長的殉國，改爲今夜，二次碰到不抓住牠，太可惜了。

爲了敵機的空襲，一切工作，都在燈光下活動，由娘子關連載傷了的弟兄回來的車輛，機車拖出站台外的僻處去休息，車站上頓時現出空曠的靜涼來。傷了的弟

兄等待救護隊來抬進醫院，二三付担架往返的抬送，先被抬走的自然少受些痛苦，落在遠處的要等担架放到面前來，須有相當時間的盼待。十月的天氣，一身單衣抵禦不了夜寒，三五人一堆，在鐵軌與鐵軌間的隙地上，圍着燒過了的木柴爐灰取暖。輕傷的不先進醫院去，緊縮着體肢到站台鐵道間找尋木片來加強這堆爐灰的火力。這星星之火，醫院裏的棉被，醫官的臉色，也許沒有牠那樣溫和，故他們如此戀棧。還有的佝僂著背脊討開水解渴。太原市上的民衆，山西戰地總動員會的會員，沒有一個犧牲了睡眠，在站上來照料他們一下。

黃××先生感覺到這種情境的淒涼，吩咐負責者快些抬送，因為他在這方面，什麼都可以答。其他的人亦未嘗沒有這種感覺，因為多年來的政治，養成了政治上縱的關係，在橫的方面不能發生作用，一切都是由上而下，造成頭重腳輕。

沿途的景色，在黑暗中掠過，石家莊失陷，平漢路上的戰爭，一部份移到娘子關，正太路的客車，只通陽泉，軍用車能通達娘子關車站。我們這列專車，自然可

以直放娘子關，但是到了陽泉，已是陽光滿地，敵機開始活動，同時昨夜對方的戰况須探問清楚。於是這列專車開到陽泉附近一個煤礦去隱蔽，到晚上再開娘子關。這個是保煤礦公司的第二煤礦，開採了二十餘年，每天有七八百噸的產量。大塊的無烟煤銷外省，屑碎銷供本省住家作燃料。爲了戰爭已停工了，千餘的礦工，半數回家，半數武裝起來了。

車上同行的有幾位入路軍的同志，他們在前面站上下車了。現在只有黃××先生及徐佛觀先生，再無重要幕僚，徐先生忙於軍書，我們同住一個車廂，到傍晚才開始正式談話。他對娘子關戰爭經過談之甚詳。立賦七言詩兩首，寫娘子關危急時，軍隊有退意，黃××先生寧死不下，各軍始奮勇反抗，才守住這座雄關情形。茲錄於左：

登車慷慨上幽燕

誰信金甌自此殘

宮闕九重留帝宅

長城千里剩雄關

覆巢尙有求完卵

擊楫寧無共濟船

未許新亭空洒淚

如公一柱已擎天

太行落日亂高峯

忽似秦關百二重

胡馬正尋千里牧

將軍真欲一丸封

徒聞黃石矜奇策

只見青燐怨大風

漫道此行行不易

河山入眼總怱怱

晚餐時黃××先生問：『在戰地做新聞工作，感覺到最苦的是什麼？』『在戰地有了新聞，消息無法打出去，每次後撤，總是爲了內在的缺欠，不是拚到拚不過而後撤退的失利，覺得最苦的莫過於此。屬於生活上的困難，倒並不覺得苦楚來』

二 戰雲籠罩着的娘子關

十月十八日的晚上，正是廢歷的九月望日的晚上，圓潤的明月，由娘子關上的過來，清澈的月光，透過疏林的樹頭，洒落在地面上。一列專車就在這半明半暗的月光樹影下停靠了。這兒不是站驛，是崇峻的山坡，經過人工的裁切，變成了斷崖間開鑿着不少個深長的窰洞。我們要到了這洞裏去拜訪負前方軍事責任的孫××先生。

我的目的地到了。黃××先生仍舊返回他的駐地，臨行時還把我向孫××先生再介紹一遍。愛護新聞界的熱忱，我在此敬致謝意。

石家莊陷落後，有幾部份的軍隊開進娘子關。馮××先生由滹沱河北岸撤回井陘，十月十一日的晚上井陘車站發現敵方便衣隊，他的部隊還沒集合好，顧不到這險要山口，趕快再往裏撤。殊不知娘子關以後的退路，頗費研究的。

十二日敵人尾追突破井陘南的長生口。長生口到白關，這一條中央區的正面陣地，是由馮××先生的×師擔任的，以他的素質論，是不能擔當這麼重要的陣地的。

十三日×師長率了差不多全力去恢復長生口，以一營兵力守白關前面的雪花山，另以一部佯攻井陘。敵方以主力反攻，佔領我雪花山。雪花山是白關前面的高山，築有工事。我們要拿回來是相當困難。

十四日敵人由白關走山溝抄襲娘子關，離窰洞幾里路形勢緊急到萬分，娘子關

站旁的郵政局門口已架起小鋼炮。有的人主張撤退，黃先生不主張退，他明白一退山西就完了！山西完了，華北就真的亡了！他手裏沒有兵，幾箇衛士抵不了事。有人勸他把窯洞裏辦事處撤到後面去再想辦法。他死也不走。另外一位×師長派一連兵來保衛黃先生，他不需要，叫他們回去。半路上遭遇到抄襲娘子關的敵人，把敵人打回去。原來開赴晉北作戰的××部也增援上來，娘子關那點轉危爲安。

十五日孫××部和其他的兩部包圍白關間的敵人，敵人的番號是七七聯隊，他們在滹沱河兩岸作戰受了很大的損失，到了石家莊跟追我軍，到了井陘，而又直衝過雪花山，山高路絕，他們的重火器，運用不上，我們來一個堅固的包圍，兩千多的真正太陽牌啤酒，有法解決他。教導團，過去楊虎城的教導團，儘是些陝西的優秀青年，蓄積着濃厚的抗日情緒，這次達到他們的願望了。第一次在滹沱河北岸的龍王廟與日本的正規軍幹過。這一次他們担任圍擊雪花山西邊的敵人，犧牲在各部中算最大，攻得激烈，傷亡自然大。

三 倔強的俘虜

連日的圍攻，已殲滅敵人半數。尙未殲滅的敵人，後路被截斷。飛機來送接濟。子彈餅乾落到我們陣地上來。靠飛機送給養，他們的確陷於絕境，我們再有些時間包圍，餓也可以餓死他們。在白關後面的西建梁的西邊，半坡上有一個小洞，竄進去四個日本弟兄，一個官長，他們失了方向，斷了聯絡。白天躲藏在這小洞裏，傍晚或黃昏時到我們民衆家裏要東西吃。不敢亂跑，害怕碰到中國兵。但是天天去擾亂我們民衆，民衆自然不勝其煩，向自家軍隊報告了。

他們已經成了囚獄，況且祇是五個敵人，無須遣調大兵，去了一個弟兄，走近他們時，敵方官長就一槍打傷了他。敵人如此强悍，不能不派幾個兵去，二十幾個弟兄來與五個人拚，衆寡懸殊。自然不是對手。但是解除他手裏的武器，才能生擒。二十幾個弟兄圍着洞口喊「繳械」，喊得高，躲得深，走近去，他就打槍。於是在洞口燃起柴火，子彈着了熱度炸裂，四個敵人這樣完了，一個官長想逃出火炕，

到了洞口也就解決了。

忻口方面也曾俘虜到三十幾個敵軍，我在嘉禾村聽到這個消息，連夜趕到總部，向×司令要求看看同文同種的敵國俘虜。這些俘虜非常倔強，睡倒不肯走，所以還沒解回來。

「我們這次的抗戰爲求民族生存，爲求世界和平而戰，對已失去戰鬥能力的敵國俘虜，我們主張優待他們，因爲他們是打倒侵略中國的黷武主義者，解除武裝的敵人，都是我們的朋友。那麼這三十幾個俘虜，×司令將如何處置他們？」我這個問題，最使×司令在事實上感到困難的，就是他們的倔強。

基於以上的事實，我們可以尋出俘虜的倔強，並不是本性的，而是當前的環境逼着他如此的，已成俘虜的人，在一羣異言語的敵人監視下，他心理上的恐怖，戰鬥時的殘忍，他自信沒有活的希望，盡他所有力量來反抗，以求速死。我們要優待他的一番美意，他們不知道，成爲落花流水。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個事實來說明日本

士兵心靈上不得已的慚愧來。在娘子關方面俘虜了幾個日本兵，我們問他是日本什麼地方人，他無論如何不承認他是日本人，說是高麗人。這裏表示出他們內心上有說不出的痛苦在。假如在他們將被俘虜前和已俘虜後，有一個熟悉日本風俗人情的中國人，以流利的日語來表達我們好愛的善意，相信他們一定要放下武器，和悅地站起來與我們握手。我們優待俘虜的工作，需要能日文日語的後方民衆到前方負責；前方軍隊裏正苦悶着日語人材的缺乏。

四 困獸之鬥

×××住的窰洞的山上，就是前線，也就是耐人思的娘子關。××軍軍長××先生對×指揮說白關敵人退了，可以派人去收拾收拾戰場，我想憑弔戰場，跟他們去了。十幾里路遠遠的山溝，卵石嶙嶙，走壞了我一雙俄國皮靴，穿着布鞋在這裏跋涉的弟兄，一定痛苦着鞋子不經穿。血衣，血袴，血襪，血鞋，血帽以及卵石上的血蹟，這裏簡直是一條血的山溝。

去收拾戰場的某工兵營長，他不相信白關的敵人會退，於是說某某部隊的諜報不可靠，我在每個部隊中總聽到互相不信任的煩言。但是，確有許多事實不能使人滿意的。

戰場上的空氣，整天震盪在飛機，砲彈，槍聲中。槍彈掠過山頂，激動空氣，吱吱的發響，好像稻田裏被逐飛起的一羣黃雀。一陣一陣響過，顯不出戰爭的激烈來。昨天到現在，儘是這樣零碎的接觸。因為敵人在作困獸鬥，幾個人一股，東衝一下，西襲一下，他們不因為後路斷絕，恐慌潰退，甚至四面是敵，還是孤軍深入，以達到消滅敵人的目的。指揮者的用兵，以「置之死地而後生」為原則。我們由南口到現在，始終採一條線的守勢，敵人擊破我一點，就動搖全線。所以往往一退百里，我們沒有運用「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原則來達到消滅敵人的目的與之對抗。

為避免敵方攻擊目標，士兵都由陡削無路的山背上進入陣地，開下山來休息的輜重營長，在山溝中一座廟上小憩；臉上沾染着很厚一層的火藥與塵土混合的黑灰

，吃着帶泥的生蘿蔔，三晝夜沒喝水，烙餅把牙齦嚼痛了，今天回去要好好做頓白麵片吃，一位十四歲的小兵，清秀的面龐上流出掩不住的笑靨，沒有一點倦容，跳躍的童年，天真可愛。可愛他小小的年紀，也担負起民族解放的責任。

五、乏驢嶺被佔

窪洞太深了，五點鐘已經黑得看不見人，格外覺得雜亂。×指揮部要向北開，一切東西都拾起，等待騾馬來馱走。我們坐着閒談。×××指揮走來說：「×師長不聽命令，把全師人帶走不知去向。隨便把乏驢嶺放棄，況且敵人又不攻他，爲什麼跑？歸你——指×指揮——指揮的，你要負責。」我也不知道他跑到那裏去，×指揮也無處負責。天色將黑，×指揮隨部開發。乏驢嶺的恢復，要×××指揮想辦法。

到了黃昏，前面來報告，敵人已佔領乏驢嶺，山腰上架起輕便鐵蒺藜，以眼前的人數，敵人攻雖不足，守是有餘。我們要收復相當困難，這樣敵人又佔優勢，即

使我們以最大的犧牲恢復了，這種犧牲究屬是額外的了！

兵全部使用出去，要抽調一部份來恢復乏驢嶺，也不可能。向車站交涉車頭去陽泉運兵，車頭要不着。大家都莫奈何的對望着。回想到十四日的危險情形，

月光皎潔的午夜，有一列由娘子關西下的傷兵車，只到陽泉，但是總比娘子關安全些。車沿着山麓走，住宿鐵路旁的伙食隊，打起地灶在烙餅，預備明天送上山去，行車的秩序亂了，沒有押車的，也沒有路簽，這列車上的責任，放在司機一人身上。

車到陽泉，離天明還遠，天明後再沒去太原的車。五個傷兵在站台上盼望或者
有西去的列車。

夜渡汾河

一 危城

弔罷忻口戰場歸來，一縷新的感觸，使我不忍遽辭這座古老的危城。牠已在敵機亂炸中，人們都向外跑。我爲珍貴最後的消息，仍由汾河西岸搬進城內，到最後一分鐘前再退出太原城。

我要週覽太原城內的景況，因爲敵機的不時襲擊，時間上辦不到。八路辦事處長彭雪楓先生，他要助成我的願望，把小汽車借我隨意使用，這是值得感謝和愉快的事。同行的有上海新華影片公司來此間工作的吳薛兩位攝影師。他們無意中遇到最後機會來拍攝這座危城，不是無意義的。

汽缸上的電嘴子剛跳動，哭泣般的警報，在一羣重轟炸機聲下響着。我們爲謀汽車的安全，不顧危險，開到城下避難，避難室除躲避飛機者外，這儲藏汽油。這

裏的汽油在前一天的黃昏遭了火，現在還冒着濃厚的黑烟。失火的原因傳說不一，最容易判定的罪犯，是『漢奸』。這是責任問題，不是攔在漢奸身上就可了的。其實不負責任造成的過失，也等於『漢奸』。

暮色已蒼茫，空中始無機蹤。已定的計劃，給它破壞。傾圮的電桿，倒坦的房屋，一片的破碎，已夠我們難受。

白天的巡視不可能，黑夜中的太原市上刹那的繁榮，我細心地去觀察。

我每次經過石嶺關時，內心中總是浮起『這裏還能守一下』的信念。最後一次在三日的午後，我寄語安慰雲中河畔忠魂，猶以石嶺關來勉勵，孰知次日的晚上就陷於敵手！更想不到在土地淪亡的悲痛前，還串插一件痛心事。

敵跟蹤追擊，我軍不及進入陣地。即派工兵破壞道路，消極的防禦敵人前進。官長下了『等我們的裝甲汽車退入關後，就引着炸藥』的命令就走了。這種裝甲汽車是山西造的，工兵當然是熟見的，但是，到了跟前，他們以為是敵方的，因為車

後有許多步兵尾隨着，就把地下的炸藥引着，僅是黃色炸藥爆炸，翻起一層黃土而已。我們的裝甲汽車仍可通過。再引着黑色炸藥，把躲在戰壕裏的幾十個同伴埋葬了，要破壞的道路還很完好。

石嶺關給敵衝破，在青龍鎮的作戰計劃，不能實行，半月以前構築成的防禦工事，非軍事家的我看來比較有進步的工事，不能發揮牠的作用。因此太原城的危殆，直逼而來。十一月四日晚上利那間的景況，只有我以新聞記者的立場在街頭上觀望。

電燈廠裏的電力，仍舊輸送，因為連日炸彈的轟炸，電線網紊亂，電力不能送達全市，僅幾處路燈放着光明，黑暗處的行人，互相以咳聲來探路，避免碰撞。散亂的電線，不留意時，像鐵鐮套到腳上來。

在偏僻的街道上，偶而可以找出個人來。靜寂的閭巷中，有一批人們在大肆活動，窮盪的漢子，拾垃圾的苦兒，手握着黃豆大的燈光，乘間蹈隙的搜羅平日他們

被呵叱的紅牆門，今夜他們得自由出入。

幾天前政府通知民衆遷出城外，由警察傳達，警察先生挨戶說：『敵人要殺你們了，快逃吧！』全市騷然。由前線退回的軍隊：希望過太原時補充一些冬季用品，正式商店都關門而走，幸各小商販還留戀這最後一個市場。以剩餘的下等貨物，賣上等價，猶恐不夠賣。這麼好的銷路，二十餘年來沒有過。

可買的商品，有鞋，襪，毛線編織物和洋蠟。老糟子（酒釀），滾鷄蛋，豆腐，養粉條的小食担。還有一個鞋匠，他是把握住機會，意料中需要他修補的破鞋很多，但是誰也不願意停留這危城中，買一雙新的穿吧。他的生意因此最蕭條了。小食担子給饑餓的人們包圍了。這個市面，在土貨商附近繁榮着。

郵政局的職員和軍郵同志，工作情緒與往日不同。總視察傅德衛先生在櫃台外邊防範無理取鬧的士兵來滋擾，他所持以鎮壓的武器，祇他身上身軍衣而已。他對工作很負責任，不到最後五分鐘不退走。這時確已到了最後，他約我同走，但是

我爲了我的工作，不能同行，彼此強作笑顏的別了，約在臨汾再見。

我走出郵政局，一對外國的青年夫婦在門首細話，他們的一切，我都不管，但他們滯留這城中不去，我有點不放心。

黑越越的街道，人羣匆忙的往來，他們沒有閒情來注意一個美麗的機會，一位青春還沒消逝的女郎，因爲黑暗的吞噬，看不清她的最美點，苗條輕盈的身段，有相當的動人處，浪逐於人羣中，賣弄色相。黑暗中難得知客賞識。希望麝粉的香味去勾引今夜夢裏情人。

閻百川先生這夜裏離開太原了，離開他經營二十餘年的太原了。

十一月五日天明後，在太原城裏的人物，可以數得清，衛立煌，孫連仲，傅宜生，周恩來，彭雪楓五位先生以外，還有一個不負軍政責任的新聞記者。

因有孫連仲先生來太原，知道東線北線的消息已淆混，榆次說太原已失陷，太原說榆次已兵臨城下。僅六十里的距離，情況失去準確聯絡，豈不笑話？這次晉北

戰事的進展與後退，完全受晉東影響。李默庵一軍及其他部隊在忻口大白水犧牲的代價，給娘子關失守掩沒了，孫連仲部的苦支精神，也在這個失敗中消沉了！

山西危險局面中，八路軍游擊勝利消息，還是不斷傳來，成了我們苦悶中惟一的興奮劑。

敵方知道我們防空撤退，飛機飛行極低，轟炸時間比那一天都長。

一輛坦克車，不上千的敵人衝破青龍鎮，逼近皇后園，明晨就可到太原城近郊作戰。今夜我們必須退出，其他的人都要退出，只有傅宜生先生不能退出，要與太原城共存亡。他應該與歸綏城共存亡，太原城由閻百川先生或其他晉軍將領來守才對得起綏遠民衆。這個大錯已鑄成，在目前的晉綏將領中，也只有傅作義將軍能擔負起這艱鉅的任務，這是他人格的偉大，並不是他的軍事學識有超人的特長。我們一方覺得今日國家危機嚴重，一方爲愛護傅將軍，所以如此的來批評，希望傅將軍更加努力，擔負比守太原城更艱鉅的復興民族工作。

二 怎樣渡過汾河

晚上九點鐘的時候，一切收拾好了，準備與太原城告別。北面的黑天空，有一團熊熊的火光，城外是起火了。爲掃清射界，有計劃的燒的。敵方隆隆的砲聲，隱約聽得清晰。是我們可以走的時候了。

向晉南退的路有兩條：一條經榆次坐同蒲路火車走，一條由太原南下汾陽，榆次已成問題，當然不能走，只好渡汾河去汾陽了。汾河上的橋壞了，過的人很多，汽車不易走過，我們決定出西門由鐵橋通過。到西門，已閉閘，壅塞沙袋，城外的路也已切斷。幾經交涉，允開城架木板以便利我們的汽車。我們三輛汽車一輛失散，坐汽車去找汽車，回來，城外路上已埋下地雷，不能通行。又折回南門走汾河橋。得在太原城內多走一回，心裏非常愉快。可是大街上昨夜的一切却不見了。

汾河橋與鐵橋間，沒有貫通的路。西北上有一條軍用橋樑，祇便利西北方下來的軍隊，太原城東南北三方的人馬車輛，必須由這裏通過。原來的橋已壞了一段，

剛巧壞的有水的一面。所以架設臨時橋樑渡過汾水。又在中間河水淺處填成一條堤來，和原來的大橋銜接着，還算方便。但是這夜上就覺得大大的不方便。

人馬車輛擁擠到兩里路長，前面的聽到橋斷了，要折回走，後面的往前擠，前擁後擠，像絞繩機上的繩索，愈絞愈緊。河邊上有幾輛裝甲汽車。擠在人堆裏等個空間逃過汾河，人山人海，水洩不通。一位士兵等得不耐煩了，把馬鞭用勁鞭策，希望這匹馬怒，奔衝出一條路來，但是一無進展。就是衝出垓下的楚霸王來，也難突此重圍。

鎮靜的在路旁打火取暖，甚至有睡將起來，等擁擠過了再走。但是民衆見有如許軍隊亂逃，恐慌與驚駭，失去了主宰，像被圍的小鹿，跟着浮動人羣瞎撞。大人呼嘆，小孩子的啼哭，慘不忍聞。有人在詛咒山西政治，一座橋也沒架好，我覺得罵得並不過甚。

汽車絕難通過，周恩來先生見勢不妙，就主張單身擠過橋去，一切東西都丟了

僅帶無線電機件。這時誰也不能照顧誰了，誰能過了河，就算逃了命，因為大明後敵機一定要來襲擊。

擠到橋上，人都緊貼着不大動，因為汽車堵塞了去路，同時彼此有跌下河的危險，所以不敢騷動。只騾子不了解這危險環境，仍舊尾巴一拂，兩條後腿使勁一伸來搗亂，有幾隻牲口已淹在河內，河水沒及腹部潺潺的流聲，越發有臨淵的戒懼。遠處有十餘輛汽車上的燈光移動，疑懼的恐怖，使人戰慄起來。大有劉備過河，盼望有趙雲來救駕的窘狀。有人主張把汽車翻到河裏去，這個意見受萬人歡迎，但是來擊舉的人很少，願意像碗邊的螞蟻沿着汽車爬過去，行李與人墜入河中，還算僥倖，沒像石達開過渡時，人像落葉般飄浮水面的那樣悽慘。

已經子夜，待渡的人還有十分之八，這樣天明後的慘劇，不能想象。於是有人冒險涉水而過，有馬有大車的能如此過，沒有馬的人，只好擠到橋中間，擇淺水而涉。我也只好穿着靴子下水，冰涼的汾水，淹過膝蓋，也不撩起我的皮大衣，由牠

儘可能浸到水裏去，乘這河水還純潔時，多與河水親近一下，留個痕跡在衣服上，記住了這夜的創傷。留着將來，將鴨綠江水來洗濯牠。

過了河，好像把敵人打退幾十里，精神上輕鬆了許多。沒過來的在對岸叫喊，已過來的找尋部隊的喊聲。烘濕衣取暖的火兩岸均有，真是叫聲連天，火光遍地。昨夜閻百川先生也由這裏過汾河，因為他有衛隊在替他開道，二百多輛汽車，流水般的通過了。要是這夜也派些人在維持交通；何至於幾匹牲口，兩輛汽車會把橋塞住。同時人馬過完了，也應該有人來負責破壞。雖然破壞了，敵人有法子過來，但是總要麻煩些。官長比弟兄走得快，兵士搶民衆前面跑，不負責的跑，沒目標的跑，試問你們跑過黃河再往那裏跑？

不過在這個混雜的局面中，體驗出我們中國軍隊的進步來，幾萬人搶渡不會發生慘案，確是難得的。

我們有三輛汽車在汾河西岸，所以仍有汽車坐。軍隊塞途，汽車從人叢中鑽出

去。大車時時截斷了去路，尤其過河，總是費了很大的時間，民衆疲乏，在路旁的蒙草裏睡將起來，汽車，大車，軍隊通過踏起的塵土，飛揚到他們身上，好像一條毛氈。小足婦人，坐在地上撫摩着蒼楚的小足，就是他日夜不息的走，怎麼能跟得上呢？看見了她的足，也想起了我潮濕的足來，因為夜寒的侵襲，麻木得像冰箱裏取出的冰黃魚。

天色曉亮，道路看清楚，可以快快的走。但是空中的顧慮，隨着曉光逐漸增加。路旁翻了許多的汽車，不是夜裏走錯了路，定是遇了飛機驚慌而翻了的。我們到交城住下，交城離太原百廿里，這百廿里內的民衆都逃了。

——秋江

在西戰場

一 盤旋山地中

在××縣城過夜，王逸羣同志把他同炕睡的一位脫了軍衣的人介紹我『這位就是徐向前』。幸會，記者竟能在他的故鄉會見了這位戰士。他方才從前方回來，明天又要到前方去。朦朧的燈光，照射着他的枯瘦的臉盤，他睡在一條長大黑色被子裏，隨便閒談一忽。朋友告訴我，徐氏有次回家，他的姑母要給他作一條棉褲，『這條棉褲你作不起，』他說『你要知道，我們還有四五萬人都沒有棉褲。』如今，抗日前線上的將士棉衣問題却已解決了，清晨告別時，徐氏立起了長大的身軀道別，他穿着棉服。

××軍的隊伍中分辨不出長官和士兵，伴我上路的一位通信員，一邊走一邊縱談國際情勢，也許材料上有多有少，但觀點上，他們的火夫和總司令都不會有什麼

要樣的。

我們一同翻山到司令部去。這是××山脈的黃土台地，是一條小道，除了兩端小路上有哨兵外，走進去，便只有沿着夏季的流水溝行進，兩腳踏着凌亂的碎石，看着重疊的梯田，左旋右轉，開始在山地中盤旋了。我們翻了幾個山頭後，方向有點模糊，恰巧遠遠的田邊上有個老農在犁田，便趕過去問，當這老農看到了我們的灰色衣影時，拋下了牛犁，抽身便跑，我們明白他是怕被拉夫，忙大聲喊給他聽，我們是問路的。他聽見口音，停了步，端詳我們一下，才走過來，微笑着說：『你們是×××軍？』

當他聽說這來人，的確是×××軍時，他不再逃，但也不走近我，他先到另一方面拿了水罐來，望我們喝水。

他要我們坐一坐告訴他戰事的情形。

『怎麼前幾天炮聽得那麼近，那麼響……？』

他笑了，聽說『我們已經勝利。』他詳細告訴我們各部隊通過時候的情況。我們看見××軍，村子裏敲一下鐘，全村大小老幼都進山，我們看見×××，打亂鐘，全村大小老幼都出來歡迎。我們遜謝了，又依着他的指示走上長路。路上，通信員告訴我，這裏老百姓有點『愚而詐』，當某次運給養的大車遇飛機投彈時有一些老百姓借機便把幾十袋軍用麵粉私自拿跑了。

登到山高處，岩石極美麗，天然的裝塑使卵石像一顆顆明珠似的嵌在紫顏或藍顏的岩層裏，層列井然。那裏開墾出來的荒地上，也便拌攪着不少雜色斑紋。滿山荒草裏，蚱蜢正正振翅求偶，作出一種奇異的調子，伴着我們走路。

又盤旋了半天，到了前方司令部。

二 在總司令部的四邊

山地斜下去，是盆地，這是一個很大的盆地，依盆地的四邊，密密地種植着白楊林，村公所前有個便衣放哨者，我們的通信員認識他，由着他的指示，我們走上

了到司令部去的大道。

山西省的農村裏，房屋的建築有如都市。那磨磚的高牆和鱗甲厚瓦，表示出多半是殷實之家。可是我們也並沒有忘記，在來路上，一些承租的佃戶是住在土窰裏。總司令部的村外，有羣耀目的白羊在徐步，牧童倚着一顆老柳樹，在明媚的日光下，睡着了，辛勤的農夫們在田地裏作冬耕，老黃牛幽閒地搖着尾巴。一個老婦人跑來送飯。這裏令人奇怪的是一切景象都表現出並不是一個戰地。

村子裏有號兵吹集時我們進了村子。

村子裏到處散佈着恬靜的氣氛，士兵在這裏變得似乎比農民更爲老實，他們不獨不敢欺壓百姓，反過來，老百姓反而從他們的手中賺了錢。當半月前，這裏沒有一個人，這是慢慢地下山，老人，幼童，壯漢，婦女依次地回到自己家裏，而一些小營業便也在街頭開始了。

幾個最高的領袖都住在人民裏，房對房，一方面是辦公重地，一方面院子裏，

小孩子在捉迷藏或做其他遊戲。最高的軍部不如村公所，他連那兩面『公所重地，禁止喧嘩』的牌子都沒有。較異於普通農家的只是多一二個衛兵。

在這裏，記者陸續地會見了許多人，自最高的領袖以下，沒有一個人不在表示着抗日的決心，和努力着避免一切任何磨擦。他們多半有着濃濃的落頭鬚，樸質隨便，態度極爲誠懇。『一切爲了戰爭，一切爲了民族』。我看見×××氏新寫了一本小冊子，討論抗戰的基本問題，分發到各處去讀。××氏也要寫一本專論戰術的冊子，將來擬分送各友作參考。過了一天，青年的××師長也從前線回來，這次抗日軍從陝北出發，×師又是作了先鋒。一月後『我們部隊和民衆將沿着太行山，使平漢敵人疲於奔命，』他們這樣自信着。

記者住的房子是軍隊課室的外間，房門外也有幾株蔽天的大楊樹秋風吹打着落葉，記者依着樹，看着一碧如洗的晴天上，敵機自由往來，聽着課室在教授着游擊課。他們特別加重政治課程，一個部隊的指導員，很高興和新聞記者交換國際及政

沿的意見。這一點，不能不稱爲是這個部隊的特色。

每天，這裏總要過幾次飛機，他們絕對不會知道這便是游擊部隊的最高指揮部，原因，這裏民衆有了組織，漢奸已然混不進來。任敵機怎樣偵察，也是空費力氣。

三 更向前邁進

雲層中的五台山上第二次降雪，各個小盆地裏的游擊隊正在寒風裏整隊訓練。綠裹腿在草原上踏步「一、二、三、四」，很有精神，有許多鄉下人圍着看。個個穿着大棉褲，吸着長管烟袋。

總部供給了記者一匹軍馬，騎着走上征途。行進中，又是盤旋在一個一個的小盆地裏。這些小盆地，限制了山西人的進步。舉目一看，四邊是山，沿着山脚是一些小村落，村民的來往不出十里，以物易物比較錢幣更爲方便。人民還在迷信神權，每個村莊裏都有兩個以上的廟宇，偶像也很複雜。神權之外還有紳權，農民和地

主夥種一季地，只能拿到全收穫量的十分之三。這些「有德的士紳」，死後還要立個石碑在要路口，讓人民來紀念他。在這樣的環境裏，大量的早婚，大量的生產，大量的死亡。腦筋裏雖有個無大的企望的將來，事實上，是在痛苦中混過了一生。

戰事到了農民的眼下，抗日的第一的口號很容易地便被羣衆所接受了。許多工作者都承認，以抗戰來組織民衆比用其他的口號更易推動與成功，山西民衆雖有他們歷史上的弱點，可是當被組織起來時，一點都不例外。目前缺乏的只是槍械，山西過了二十五年的太平日子，民衆向來沒有感到有槍的需要。可稱幸的，是現在省政府已允給槍支了。

當我翻過了一個高大山頭時，正遇到許多担架，載着傷兵由前方回來，這是自動組織的，老百姓捐着自己的門板或風門，日行百餘里，除了由各村的村公所供給一餐飯食外，並無一點額外的需要。有了組織便有了力量。這種設備雖然不好，但却比較裝在載重汽車裏，像貨物一樣的顛來顛去，已舒適萬分。青天底下，一羣羣

的粉蝶圍着戰士們飛舞，似乎在表示歡迎。

到了一個小鎮，是荒涼伴着空虛，除了村公所外，很難找到什麼行人。村公所的牆上貼着減價出售藥餅」的佈告，說是爲集中現金，整塊藥餅可以拆開零售，「勿失此機會」。據記者所知，山西一共一百零五縣，官方承認吸毒區域者已有六十二縣。晉北普遍的是烟膏，料面，晉南則是金丹。這裏買得着藥餅，却買不着飯。

穿過一個不知名的關口時，有一顆流彈在馬前打在石頭上爆裂了。馬吃了一驚，把記者摔下來。人生的機遇是個謎，一路上，遇到過多少次投彈，眼看着別人的死傷，而自己却僥倖逃避過去

更向前，遇到一批運子彈的膠皮輪大車，他們時常遇炸，所以機警異常，我們便作伴前進。他們告訴我，天氣乍熱乍冷。再有一場風，天再陰一次，——西北的冰期便要來了。我們的傷兵，我們的戰士在寒風與堅冰裏的掙扎將開始。

——徐盈

失敗的原因

二十六年以來，每個人的腦子裏都印着一個模範省的名稱，這個模範省就是山西。九一八以後，山西當局聲言要訓練一百萬壯丁，武裝三十萬農民。全國的青年紛紛喊着「到太原去」，因為那裏有着實際的工作。蘆溝橋事變後，山西的青年隊伍到前線去勞軍，鐵的紀律是引起了多少人的驚嘆。南口陷落，各地的熱血者都這樣企望着：「好極了，讓敵人去到山西去受一個教訓！」

不幸，受教訓的反而是我們自己，感謝這個血的教訓給我們自己以自省的機會。過去，我們對於「大刀」的估計是過分，後來，我們對於晉省的民衆組織的期許也嫌過分。

的確，山西是一個比較有組織的省份，但大半的努力只是在「面」上下功夫，我們並不菲薄剪髮，放足，修路，種樹……等新政，可是同時並進的神權政治與神權

政治却使前者僅成爲了一種點綴。在山西旅行一下，村中到處所見是廟多，路旁邊，則是官紳士大夫輩的記功碑多。一所所的高大村公所，莊嚴的虎頭牌，『公所重地，禁止喧譁』，大家閉目想想：這是何等的氣魄。這麼悠長日子，雖然中途有着追趕時代而必需有的改進，但，本質上，却是毫無變化。

二十六年來的『休養』，雖然有着多少成績，但是在農村中間的怠慢，退却，愚昧，在近代戰爭上，是比外敵更可怕的大敵。

當前，山西作組織民衆工作的有三個團體，一個是『制裁壞官壞紳壞人』的『主張公道團』，一個是去歲十一月應環境需要而成立今年四月開始工作的青年幹部『犧牲同盟會』，再一個便是成立不久的『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除了頭一個，被稱爲『公道發家』的紳豪組織外，記者和後二者的主事人多方會談後，實覺得山西的未來的民衆組織，定會有一個可觀的前途。戰爭減少了各組織者中間的不必要的磨擦，他們一致在認真地執行『合理負擔，公平分配』，『有錢出

錢』，『有力出力』的閻主任的主張。他們又認為戰爭的失敗是『只調動了正規軍作戰，沒變成爲全民作戰，老百姓沒有起來組織游擊隊與正規軍隊配合……』所以更在積極地武裝羣衆。

『犧盟』的一位主事者與記者談晉北的失敗時，坦白地承認了民衆組織不夠，但他們的環境也是很困難：『時常有人報告閻先生說我們都是共產黨，但閻先生很明白，我們也總設法使閻先生不再爲那些腐化份子所包圍。』目下，戰區內的民衆組織工作已有了不少成績了。

山西，這血的教訓，只是有一部份人對於山西的『樣樣不行』表示絕望了，而大部份的青年，依然是大批地趕到太原前線去，大多數不絕望，錯了可以改，跌倒了再爬起來。記者在南下的同蒲車中聽着北上的青年，在寒風淒雨中高歌進行曲，不禁起了深切的企望與起敬！

一 山西的認識

當記者到前方時，正是我們能夠固守忻口的時候。這消息使聞者都很欣然。忻口在忻縣北二十里，忻縣之所以名爲忻縣乃是因爲漢高祖出平城之圍回來，紮駐在此地時，將士忻然，因以名縣。在戰線上跑了相當時候，覺得我們如能保守忻口，便真可欣然。

太原第×路軍辦事處，彭雪楓參謀長對記者談話，他對山西前途完全欣然。他說：敵人怕山，我們愛山，山西正是這麼一個有山的地方，即使敵人打到太原，我們依然是沿山可以作戰的，這有什麼悲觀？只要發動了民衆組織，勝利還是我們的。彭氏是最早化裝來晉的一位，他對於山西各方面有着深刻的認識。

自然，我們不到最後關頭，太原依然是要死守着，歷史的故事不可重演。宋史載靖康之禍，金人欲割太原。李忠定公（綱）以爲國之屏蔽，不可棄也。諸孝純努力固守，金人不敢南下。後來，太原陷，敵人遂長驅南下了。最近過太原時，已見忻縣以下我們的工事正在構築。『收復失地必先保衛山西』，『保衛山西則應固守』

太原』，這是兩句很切要的口號。

關於這次晉北作戰失敗，原因說來非常複雜。但無論如何，我們却不能歸罪於士兵。十兵都是耐勞的，抗日的戰士，X路軍先東進時便擴大了一批山西的隊伍，XX這次也指揮過X軍的一些舊部，都非常得手。記者從滂沱河下來路過一個東冶鎮，一羣李服膺的舊部在通過，雖然他們掛着很顯明的臂章，但問起來，却羞得抬不起頭來，死命也不承認是李的部屬。

可是平型關失敗後，某某長官的太夫人帶着大批官員夫人與什物星夜離晉，趕渡黃河，火車頭上都滿載着箱籠。不幸被擋駕，却在歡迎聲中，退回了運城。多少X軍的將官連敵人的砲聲沒有聽到，便退回了太原，依然是高官厚祿，毫不知恥！

繼續發生的事情還很多，沒有一件不值得痛心。山西人自己承認北方最窮，東方最儒，中部最富。目下，最窮的地方的人是敵人在大量屠殺，婦女被作為機器運回本國。東部領袖人已顯出了賽長跑的特色。中部人呢，羣衆對他們用兩句話來

評價：『有力的已經出了力，有錢的却還沒有出錢！』事實上，這兩句話也可以應用到山西的各個地方。

亡羊補牢來得及嗎？來得及，只怕不肯悉心去補。顧祖禹用大筆寫山西四境，有聲有色：『東則太行，西則大河，北則大漠陰山，南則首陽，底柱，玉屋，濱河錯峙，孟津潼關皆門戶也。』這樣好的地勢，匯聚了四面八方的戰士，武裝起全省民衆來，正好在這高出海面一千尺至二千尺的高山地帶再來送給敵人——

一個血的教訓！

二 兩過太原

一去一返，兩過太原，都沒能逗留多大時間。

秋風吹得滿街都是黃樹葉子，更是增加了這個空城的淒涼。天天來飛機，太原是除了公務員外，沒有了人。每條大街上，都把每年植樹的小坑處，掘成小小的避飛機洞，恐怕地表上只有那塊土容易發掘，工事如此『馬虎』，殊令人搖頭。

太原的房屋高大，整齊，堅固，都爲他處所稀見。山西人比較喜歡住處舒適，全省除平定與榆次二地外，都是不吝惜材料來建築房屋，而因票號發家的宅子，尤其富麗到不可想像。

有人說山西窮了，由於人口增多上便可以看出來。以前，山西握全國經濟大權時，留在本省的多是十歲以下的小孩和五十以上的老人，而現在，到處都有年青人。山西人口指數不會銳增的原因還有一個，便是由於溺嬰，喬啓明先生曾作過統計，是一百二十八個人才有一百個女人。女人太少了。

到太原，在擬議中，是計劃着去訪問不少的師友，可是很失望，多半已經離開，少數因公他去，而且白天爲避飛機斷絕交通，整日陷在戒嚴裏，到了夜晚六點至十二點街上才漸漸有人，機關也便開始辦公，商店也就打開了半扇門。我們仔細觀察一下各處的顧客，多半都是隊伍中人。只有日用品商店營業最盛。

張培梅氏指揮下的執法隊，執法如山，使太原不至紊亂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張

氏也時常穿着大棉袍出來巡查不法的軍人。戰爭時期，生命真是如草芥，外方人到了山西，行爲稍爲不慎隨時有被誤會爲漢奸的危險。十月十六日平民中學學生樊璋由省返徐溝，半路躲避飛機，把童子軍的領巾包書放在樹下，便被六十六師騎兵認爲係漢奸而槍斃了。黑夜出來帶個電筒，有時也有被稱爲漢奸的罪名。昔日罪名是『共黨』，今日的罪名是『漢奸』。

一種冷酷的空氣中也曾看到一羣熱烈活潑的快樂團體，那便是由丁玲領導的戰地服務團。這完全是青年的組織，不論男性和女性。連丁玲自己，都是一律穿着藍布軍服棉襖褲。他們有總務，歌咏，戲劇，通信諸部分，牆頭上還出着鮮明的壁報。

記者去訪問她，一道在吃着沒有油鹽蔬菜的白煮麵條，丁玲自謂爲這些瑣事麻煩得頭痛，她也希望將來爲環境逼迫着多寫一點什麼。談到一二萬五千里的長征史，她說已整理好，不過緩印，後來她們在陝北整理的是關於戰史的一部。

丁玲很健康，眼睛很亮，永遠是在笑着。奚如是副主任，走出走進地工作着，一刻也不得閒。整個的隊伍裏隨時起着動人的歌聲。現在她們已到榆次去工作。

兩次過太原，都趕上秋江，溪映，到前方去，而在歸途中，又和陸詒在黃河中流碰頭，錯過了交談的機會。

三 幾個問題

記者離開太原的時候，忽聽到了西北實業公司解散的消息。暮色裏，遙想着環城四周的二十多根擎天的烟突，以後便不會再行冒烟，心頭淒然痛楚。

山西省的一部閉門造產史，如今將告一段落。可是，今後這麼多的機器，這麼多的熟練工手，便任它擱置着？自然，有一部分重要的東西聽說已起運。但這不是一部分人的事，而應當有一個通盤的計劃。這是中國的一點元氣，多少人的心血，多少金錢的代價，爲了抗戰，爲了自給，我們都應當設法運到後方去使用，不要使這中國第二的煉鋼廠，八百萬元的紡織廠，世界知名的洋灰廠……，無代價的擱

置，鏽壞，或入於敵手，山西的當局不應當再作無意識的吝惜，而後方的民衆應給以嚴格的注意和督促！

在前方，當我們的士兵告訴我敵人的飛機誤投下來敵人日常食用的食品時，用一種嗟嘆來結束，『我們吃的和他們相差太遠了。』他這話雖不是有意地發洩憤怒，而聽者却自發地有點感觸。我們的士兵的待遇的確太低，連必需的營養的成分都吃得不够，這是值得全國來注意的一件事。

自然，國內到現在還有靠着草根樹皮維持生活的區域，可是我們的士兵，在抗戰的前線，得有稍奢一點的享受也是應當的，最低限度也要使大廚房變爲下級軍官的小廚房一樣，使士兵得到慰寒的適量的脂肪和富於維他命的蔬菜。另一方面要嚴禁軍需人員的中飽，和促成軍官士兵吃同樣的菜的運動。

第X路軍他們是全體吃同一樣的菜的，他們現在感到目下很苦，可是爲了神聖的任務，誰也不發一句怨言。冬天來了，脂肪能增體溫，能助戰士抗戰，我們要顧

請，增加士兵營養品！這是一個當前的問題。

還有，各地方對於許多輕傷傷兵任他到處胡鬧，而不肯給他一點教育，這是要糾正的現象。其實，輕傷傷兵有個最大的用處，就是可以加一點訓練之後，使之担任宣傳工作，配合在青年學生團體中，使他們互相在受教育。傷兵從學生處學得說什麼話，而學生可從傷兵處學怎樣說『羣衆話。』

最後，就是難民問題了。這一問題，任弼時主任在前方和記者談得很詳細。把難民裝在一個籠子裏每天給他們一點延命的飯，這是最下的辦法，我們所希望的是把難民教育和組織起來，配合着軍隊來作戰，婦女兒童各有各的用處，絲毫都不能夠輕視他們。

在腦子裏，比較重要的先寫出上述四個問題。

——徐盈

西安景象

來到了西安，正趕上三日的歡送抗敵保安隊（即壯丁）出發，全部的機關和團體都在隴海站台上列隊出現，高高低低的隊伍起起伏伏的歌聲。出發的隊伍高舉着各界送的猩紅戰旗，大隊背着小包裏，踏着慢步，走過了站台邊，『坐下』口令之下，大家坐着候車。

記者沿着隊伍的行列，從東端踱到西端，看着羣衆的熱烈，的確使人興奮。可是慚愧，站台的西端上，還有許多受傷的同志匍匐在那裏呻吟，他們的血色從衣服中透出來，臉色憔悴得蠟黃，一位守護的川軍同志正立在那裏發牢騷。事實上，西安的青年很熱情，他們的担架隊和慰勞隊都組織得很好，但因沒有整個的動員起來，使千辛萬苦的戰士回到醫院門口還不得不匍匐着冰涼的水門汀。

『你們看看』，那位川軍同志還在說，『這不叫出征的寒心嗎？所以，我們總

以爲最重要的是後方，後方組織好，我們死了也情願，後方一定能夠又補充上去，我們一定能夠成功！若是不這樣，我又何必放下了排長不當來當一名兵，我不必去抗日，我那裏還有心腸？」

我們不必諱言後方工作似乎還不夠。我們要隨時實行自我批判，却不可以掩飾起來。歡送鼓舞不是不需要，而實際的表現尤其應重視。一個從前線回來的人，總覺得後方還免不掉有些不必要的磨擦，這不是什麼好現象。

過去的陝西，的確可以稱之爲在『水深火熱』中過日子，經這幾年來的休養，各地已入了正軌，朋友告訴我，雙十二的軍事自然給地方上以影響，不然要會更好些。省府當局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來都在勵精圖治，朝氣蓬勃，特別是孫主席自己的隊伍也在前線，而且有着很大的傷亡，省庫的財政雖然奇絀，可是對於因着環境而擴大的支出及抗戰的應有設備，無不在努力的作。各方都在希望開展民衆運動的聲中，省府杜祕書長，也對記者表示同意：『非有中央開放民衆運動，後方決難健

全」。不論從那一方面看起來，政府的態度是非常賢明的。

只因爲潛伏的舊勢力太鞏固，所以成績還欠顯著，「上方的德意成了病民的桎梏」的事也不稀見。苛捐雜稅雖然免了很多，可是攤派却是沒有停止。全省雖然有了三千多個合作社，可是高利貸仍難絕跡。壯丁將有大批的離村，這以後，春耕的生產者將成爲陝西的一個當前大問題。

記者看着大批壯丁登了車，在壯烈的歌聲中他們去盡國民的天職了。他們拋下了熱情的一瞥，意思是，男女歡送員們，後方工作請你們堅決的執行起來！站台上，飄忽着紅旗子，黃旗子，藍旗子，白旗子，旗子迎風招展作響，它們似乎代表羣衆作答覆。

西安別了一年，車站附近的建築加多了，但是最好的中山大街的馬路已有點破壞。據說一月前，馬路上還不像樣子，因爲各處都在作防空工程，鼓樓的四邊的繁華依舊，冬天了，各處都在掛出了臘羊肉，塗着紅色像是鮮血。

每一次的變化使西安增加一次繁榮，這繁榮是畸形的發展，並非是由於陝西農村的購買力加強。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後，西安人口大見增加，難民一項，綜計是近兩萬，但經政府收容的有七千，經過陸續的送出作工（公路，紗廠，僕役）和出走後，現在只餘了二千，管理得很好，市街上看不見難民在徘徊。

在街上，最觸目的是西安臨時大學的學生，是平大。師大和北洋的組合，十一月一日開了學，課却沒有上，無論何地都有他們。從那在圖書館裏開礦者起，以至於電影院裏五六角一場的顧客們，多半都掛着『西安臨時大學』一個三角藍字徽章。

在西安，學生抗戰後援會一部分的工作的確很緊張，國難教育已有一部份實行，他們分批担架救護及鄉下去宣傳，一輛自行車伴着一個臉紅衣裳滿是土的騎車人是很多的，很值得敬佩。當局很注意宣傳，民政廳最近也要把『候差』的官吏編隊分配到鄉下去，同時更注意加強了『保甲組織』。希望不久有一個突飛的躍進。

目下，西安各地都是在爲傷兵忙，但傷兵一天一天來得超過了預定數十倍，不獨沒有設備，而且沒有地址。民政廳的會客室劃成了棉被褥的儲藏所，大院子裏滿是鋪板和板凳。在那間滿儲着被褥的會客室裏，偶遇到陝西省的土布運動者劉任夫氏，他以爲當這外貨不能來的時候，正是我們提倡農村手工業的一個絕好的時期。

西安現在可以說又是一次繁榮時期來臨，各方面的人都來此地集中，各種貨物一律上漲，飲食業尤其發達。記者走在大街上，看看北平式的『一條龍』，上海式的菜飯館和西北的牛羊肉飯館並存着，不由得起了多少記憶和痛楚。

——徐盈

一個典型戰士

同蒲車裏，我遇到一個歸隊的抗日戰士，他有兩個傷疤，一個在左太陽窩上，敵人的刺刀只刺割去了他的瓜子大的一點骨頭；一處是在小臍肚上，已結了一個菊花大的傷疤。他病好了，正在各處找尋他的十三軍部：歸隊。

遼遠的長途，遲緩的行車，輪車轆轤中，他向我詳述他的半生經過。

他是定縣人，這裏的人也是抱定『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雖然有人也會去東北開拓，可是當兵的很少。他有一個弟弟，就在東北做事，九一八後，回來了，他說『中國人不能再活，要是不打日本，我們只有做奴隸』所以弟弟不久就去當兵了。他的父親着了急，叫做二哥的他——帶了三十元錢去找尋，他沒有找弟弟，『爲了打日本』，他也在信陽入了伍。

他便成爲十三軍的一個戰鬥員，師長是湯恩伯。

三年了，好容易盼到開到南口打日本，他們一連爬在一山頭上，支持了二十多天。他們乘着黑天，『摸』了他們兩次，都得勝了。誰知後來只准守不准攻，日本的大炮太厲害，終被敵人衝來，他們連長立刻被敵人殺了，他也受了傷，就勢一滾，向山下去，這裏草有五尺厚，幸而也沒有受傷。『老百姓待我們太好，山太高，不能用桶，打仗時候就一壺一壺的給我們送水，弟兄們受了傷，又儘一天一夜把我們抬到下花園』。

我們的戰十到最後一刹那，總是手拿着二二個手榴彈，當敵人們要來割我們頭時，我們先裝死，等到走近時，便把手榴彈炸了，自己死了，還可以賺一個敵人。他被輾轉到了鄭州××醫院，在那裏住了一個多月那個院長很不好，被子，衣服，鞋襪，什麼都不肯發。傷兵問他。他說：沒有，不信，你們就到重傷兵院去看，於是羣衆都一擁進了重傷兵室，把院長打倒在地，不能行動。有個××營長說話，你打死了他不是更達不到要求，可是羣衆更怒了大罵漢奸，漢奸。把那營長也

打得不能再說話。第二天，我們就有了被子，衣褲，鞋襪。

『我傷好了，』他說；『請求出院，院裏說，大出五元，小出三元，要是隨時出院呢，一天只有兩毛錢的飯錢，發五天，我等不及了，就拿一塊洋錢，出了醫院。』

他連走了平漢，隴海，同蒲，在尋他的部隊。

最後談到了家鄉。他憤然地告訴我定縣的人一個也不准走，縣長是大漢奸他領頭投了降，當大羣難民過沙河時候，縣警不許人們過去，上面飛機炸，下面巡警打，男女老幼不知道死了多少。

定州終於燃起了抗日的火焰，沙河線上，人民團結起來用土槍和土炮對日本打了三天。

『我要找不到部隊，就去加入第八路軍，他們用遊擊術，他們打得好。我們要打敵人，我們不能等着再挨打了。』

白楊林中集會

前線上的一個白楊樹林頂上來了一架敵機，盤旋了一匝，毫無察覺的向前飛去。這個樹林裏面，在樹蔭交織中，正是晉北××縣的村長在開聯合大會，解決『優待游擊隊家屬問題』。

沿着兩列大樹的間隙，用各種式樣的小桌子併集起來成爲一條蜈蚣似的會議桌，上面擺着洋鐵和水壺和粗瓷大碗，兩列的板凳上密集着人羣。這都是二十餘年來在模範省制下最優良的人民。出席人除了村長是當然的委員外，另外還有公道團和犧牲同盟的主持人，和×××軍組織游擊隊的軍人（這些軍人，都是屬於新成立的戰地動員委員會組織下的）。

狂濤似的變化使我們的古老農村裏有着巨大的變化，任何一個農村的集會上，我們便可看到各種型式的農民。在這裏，我們便可以看到各種農民，小商人，退伍

的兵。公道團過去的目的爲『防共』，主持人多是紳縉之流；犧牲同盟是新興的組織，便有小學教員之類人來參加。×××軍的組織者一律的灰軍服，帶着青白的帽徽，雜坐在羣衆裏。

近年來，記者雖然是不斷的在我們的古老農村作着旅行，可是像這樣民主的集會却還從未到過。在這裏，每一個出席者都發言，都參加討論，盡量地把一個問題想得周到而又仔細。自然一個瑣碎的小問題爭辯得很久，乃是一種時間的浪費，可是，我們不能忽視的，是羣衆對於自己的問題』的探討是有着最大的熱情和耐心，這是『本身的利益。』

優待游擊隊的家屬問題是這樣：男人出征了，沒有了男人在家的人家，水的問題，炭的問題；都得要由別人來幫忙，使游擊隊員可以放下心地去長征。這兩個問題便討論了將近兩個鐘頭，因爲都要說話，便使個簡單問題扯長了時間。最後決定的辦法是：各村調查各村的家屬情況，由戰地動員委員會按有錢的出錢，有力出力

的辦法，『公平分配，合理負擔』，主席頻頻說：『千萬不要再加到窮人身上去！』

看到羣衆的熱情。立刻便會想到羣衆爲什麼有這樣的熱情？這便是由於戰區裏的農氏負擔已然減輕，免租免稅，改良租佃制度，廢止高利貸，而戰爭的烟火，尤其刺激得他們需要組織。羣衆知道在目下要做的事情，不是爲了別人，而是爲了他們自己。

當大會正在討論游擊隊的紀律問題時，『托托托』的跑步聲自樹林一端透過來，大家都抬起頭來看，原來是綠裏腿的游擊隊員們不放心，他們更關心自己的事，所以自動集成隊來參加。主席便忙着跑過去向他們說：『你們有代表在這裏，請你們放心』。一個枯瘦如石碑似的漢子，動着兩果綠裏腿從羣衆中擠出來，告他們說，大會有好的決議，不過現在不需要大家都參加。

於是，隊伍退去了，在尾巴上，記者看到了一個八歲的小綠裏腿，也在精神勃

物地走，忙趕過去，問他爲什麼加入游擊隊？他翻翻大眼睛說『我要打日本！』

這點小小的騷動過去了以後，紀律問題依然續談，對於開小差，和請假不來都有所決定。以下，又是『有人破壞，怎麼辦』的問題。大家決議：如果實在，處罰家產十分之一，輕的，開大會叫他們自省，

會將結束時，主席又加重地講閻主任的合理負擔的意義，『大家要注意，不論抽一筆錢，一担糧，不應當再派窮的，不要再搗鬼，不要不公平，要實現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因爲這次集會，老朽的村長依然是有的，這話就是說給他們聽聽。

最後有人提議，要慰勞游擊隊隊員，『大家歡迎他，慰勞他，好話問他，』全體大大鼓掌表示贊成，尤其同意，『設法使其一天天的加多！』

散會時，主席鄭重地又在說：『我們要講民主，開了會就要作，游擊隊員如果再跑回家，就抓他回來。家裏已有了優待，再戀家，不應該。不然，××軍的人都
要回家了，誰去打仗？』

去。
散會了，村公所請大家去吃飯，一架敵人的偵察機又緩緩地從密林上空飛過

——徐盈

西 戰 場 速 寫

中華民國廿七年一月出版

實價貳角

所 有 版 權

編 者 陳 思 明

發 行 者 生 生 書 店

總 經 售 新 生 圖 書 雜 誌 公 司

上海霞飛路呂班路口
香港皇后大道
世 界 書 局

西戰場上

季雲 著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初版

書前

根據歷史的教訓：文化由戰爭而演進。

根據歷史的教訓：偉大的著作產生於偉大的戰爭。

今日的中華民族已經展開劃時代全民抗戰，這一次的抗戰實具有空前深刻的意義，它關係着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的絕續，它爆發着近百年來在列強權壓下的怒吼，無論在思想，行動，精神各方面，全中華民族顯然地已經在匍匐中躍了起來，這不但決斷着中華民族的歷史興衰，而且影響着全世界文化的動態。

來呀！我們需要英勇的戰士抵殺野心強盜的進攻，我們需要大無畏的精神剋服野心強盜的鋒銳武器，我們需要堅決必勝信念粉碎強盜底正熾的野心鋒芒，我們需要文化總動員以增強我們偉大抗戰的力量。

本社在此至上的意義之下產生，同人爲着把握這一個騷動的時代，爲着繼續中華民族因戰爭而波動的歷史的紀錄，爲着使戰爭的烽火圈內產生偉大的著作而廣續演進我們的文化於戰爭當中，於是，我們的「戰時文化出版社」自動地肩負起這偉大的時代使命。

我們只有一個共同的信念：

「以抗戰文化的力量加人民族鬥爭，一致爭取最後的勝利！」

戰時文化出版社

目錄

書前

一	綏晉紀行·····	一
二	從南口鏖戰到退守雁門關·····	四
三	李服膺之死·····	九
四	保障華北必先捍衛山西·····	一二
五	娘子關棄守前後·····	二〇
六	第二階段的山西戰事·····	三一
七	從晉南出擊·····	三三
八	晉北戰況之回憶·····	三六

九	晉東戰役再檢討·····	四二
十	太原退出記·····	四五
十一	晉戰局新形勢·····	四八
十二	華北抗戰前途與民衆動員（周恩來談話）·····	五一
十三	控制西北兩戰場的遊擊戰·····	六三

一·綏晉紀行

在上月十四日察北軍事（軍順利進展的時候，我原擬隨征察熱，完成極可能極理想的戰地採訪任務）事實上的變遷，環境上的轉移，不僅熱察之行終成理想，爲了應付當前實事，更連寄居行將及年的平泉，也不得不暫告離別！

應於十一日晨二時到的火車，直遲至十二時才進站，平綏車自軍興以來，雖經當局竭力維持行車秩序，但車道依舊，景色全非，來往客車，滿坑滿谷，盡是些尋覓暫時安全的民衆，問他們行色匆匆，將何所往，他們瞠目無何置答，其實，全民族抗敵的戰爭方始萌芽，何處安樂土？同行有三位美國傳教士，當車身蠕蠕南行後，都不盡對平地泉有惜別之意，「Good-Bye 平地泉」之聲，頻頻吹入我腦耳，衷心有知，當悉我作如何感覺。

綏東一帶，月來連被敵機炸，故民衆對日機咸存戒心，車行甚速，惟沿站探詢日機行蹤，均作長時停留，至下午三時許過豐鎮縣，在狐山停車時曾有日重轟炸機來往偵察，車僻於柳蔭深處，同車旅客均躲入附近土山中，並未投彈，亦云幸矣。

下午四時到了大同，車站附近，充滿敵機轟炸痕跡，壞的機車破的房舍，突起了的軌道，丈把深的大坑，散在地上未燃燒盡的硫磺，處處表現着戰時狀態，及淒慘景象，下車進城，沿道鋪扁雙扉，路寂無人，商民除他遷者外，一般均畫出地暫避，晚始回返。我幸獲友人照料，不然將飲食無地矣。入晚街市人漸多，店舖亦半開，惟食物奇貴，其民衆之一種日出無人，入夜活動之生活，無異報人了。

大砲聲已隱隱傳入大同，民衆心理上大概有了小小騷擾，電局同人已開始向安全地帶前進，最令人無辦法的是車的問題，軍興後汽車征作軍用，火車現僅有工程車至懷仁，時局是那樣危急，通說不定一刻之後即將行不得也，無辦法，同行三外人暫留大同，我遂乘平綏路最末一次開往口泉的車到口泉去看看再說。

口泉爲大同之一鎮，所產之清烟煤聞名世界，鎮不甚大，只千餘戶，煤礦居鎮之東南山上，以首北礦務局最大，保晉公司次之，三義公司又次之。三公司日產約四千餘噸，自晉省府辦理統銷開設大同煤業公司後，各礦因彼此競爭日少，業初日上蒸蒸日上，大同清煙煤極適合工廠鍋爐之用，如實業家充分利用，在口泉設立毛織等廠，原料綏遠等省供給不盡，再有就近廉價之煤，實利莫大焉，不過，大同現已岌岌幾難終日，行見大好寶藏，送之敵方，徒令

人長太息也。

口泉無車輛，與大同一樣，很多晉省旅綏人士，經衆難夥決定徒步南下後，一大批行李，帶既不能，賣無人購，遂只好棄置道上，不顧而去，我深感覺，平時人物有主，但今外患方來，已非復舊觀，人物無力保護，決難由我安適享受，國難後閣錫山主任曾主張有錢的出錢救國，確係至善之策，現在國際戰爭開始，國家需要極大的戰費，有錢的人們應當及早儘量供獻國家，不然假設到了國亡家破的時候，任你百萬家私，終非己有，後悔來不及了。

四十里步行到懷仁，因敵機日來轟炸，晝間城門不開，城外人跡難尋，昔北宋楊業金沙灘與遼大戰之地即在附近，傍晚有軍用汽車南下，以有代價的人情帶我南去，夜雨森森，汽車行于泥濘中，與道旁之人聲馬嘶，叫我們領略一些戰地滋味。

十三日午車經雁門關，山巔之軍於二年前即已在山佈防，防事之堅，可慨想見，山頂北望，一碧平原，在戰略上，在形勢上，我中華民族之存亡生死，將決定在這一帶的戰爭。

雁門以內，地方情形，緊張之情緒中，秩序極良好，陽明堡，原平鎮，忻縣我均停留，至十五日始抵太原。（九月十六日，太原。）

二一·從南口鏖戰到退守雁門關

記者於上月杪到此，適值晉北戰事激烈，敵機每日數次飛襲太原，時局緊張，已達極點，淞滬，津浦，平漢，晉綏四綫戰事，固以淞滬一線關係抗戰全局爲最大，然其餘三綫，若被敵突破任何一線，亦必使我軍事上發生極大困難，故對此四綫在戰略之運用上，或又有輕重緩急之別，然就其相互之關係言，則應等量齊觀，不能有此輕彼重之分。淞滬戰事，我幾將苦撐兩月，其餘三綫若亦能同樣持久，則侵略者勢將無所施其伎倆，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記者今身處第二戰區（晉綏），只就此區戰事言，深感陣地轉移過速，地方長官自閻錫山以下，固多成抗戰決心，民衆亦同仇敵愾，爲政府後盾，宜在軍事上有持久之表現，然目前之戰局情勢，終不能令人滿意，殊爲憾事，我爲被侵略國，自不望收速效而在軍事上有一日千里之發展，若能固守一線，或步步爲營，以攻爲守，十日半月，雖退亦只限於十里八里，對全部戰局，必有裨益，今竟於月餘以來，喪地數千里，先失察省，繼陷綏東，晉北十

餘縣多已淪於敵手，新陣地且移至雁門關以內之五台崞縣寧武之線，太原且爲危城，令人寒心。國人幸莫專慶東線之勝利而忽視西線之現狀，應知西線失利，亦將危及全局，敵近不攻綏西與平漢，轉而以主力進攻晉北，其重視此方面之發展甚爲明顯，良以太原方面有飛機場，兵工廠，與正太同蒲兩路，攻下太原不惟可以策應平漢進攻，且可控制陝北，西安，潼關，洛陽，故晉北戰事關係我抗戰前途甚爲重大，今幸中央與地方當局已作萬全之策劃，一面集生力軍數萬，攜帶優良武器，增援晉北，期固守新陣線而伺機圍殲雁門關以內之敵，一面嚴令負責方面以粉身碎骨之決心，保衛太原之安全，晉北戰局不久當可有奇突之發展，目前爲抗戰之開端，暫時失利，在軍事上言，無容張皇，只要我能固守最後之據點而堅決出擊，轉敗爲勝，並非難事。吾人對目前晉北戰局亦當作如是觀，惟吾人對過去失敗之原因，不應諱疾忌醫，應詳加分析，明明白白告訴國人，以作抗戰的經驗與教訓。

由南口至雁門關戰事節節失利之原因固多，綜合言之，約有二端：一爲若干重要將領，缺乏民族觀念，戰守不力，不惟破壞了整個戰略，且使同戰線之友軍受了連累，遭重大損失。次爲兵力之分配上，未達於理想之完善程度，致要隘迭失，不戰而退，予敵以各個擊破之機，特分論之：

察哈爾戰事之失利，由於劉汝明有意無意的破壞既定戰略，故縱敵方與漢奸在其左右與張家口作公開的活動，致我勇敢的湯恩伯高桂滋傅作義等部，遭受重大犧牲，察省終於不保，此已爲世人所週知。無庸贅述，察省既失，若能於天鎮方面，力守天險，亦可予敵乘勝西進之企圖一大打擊，保障綏北綏東與晉北之安全。然天鎮守軍李服膺既未能如期完成工事，敵來攻時，又不戰而退，天鎮以西既無險可守，敵乃由天鎮直趨大同繼陷豐鎮，綏東與晉北之聯絡遂被切斷，綏遠僅有民兵與馬占山趙承綏等部騎兵，戰鬥力薄弱，至此綏遠全境遂不難入於敵之掌握，集寧至歸綏一帶之情況，當局未見公佈，無從證明，閻錫山四日夜間在紀念週上之報告，亦只言歸綏尙在我趙軍固守中，歸綏以東之情況並未說明，記者據最近由歸綏問道回晉之公務員稱，豐鎮失守時，我國民兵三千餘人已作壯烈犧牲，縣長亦殉城，集寧（平地泉）之工事雖堅，但無重兵駐守，騎兵無能爲力，當敵抵集寧時，國民兵不多，馬占山因勢不可當，乘鐵甲車西去，歸綏公務員亦全部離綏，省政府主席初由趙承綏代理，趙赴包頭後，改由商會主席代理，敵軍因綏西無威脅，乃改以主力進攻晉北，故未入歸綏，僅有便裝日人數名前往，城內平靜，一切尙無變化，由此觀察，綏遠全境之情況，當不難想像而知，不過我在包五一帶已有重兵配備，不久當可西進也。

敵陷大同後，我若能集合兵力，與敵在雁門以北鏖戰，或有收復大同，驅敵於察境之可能，卽不幸而敗，守雁門，亦可先予敵以重大打擊，使我退守較爲從容而有利，不幸劉汝明，此時又投一暗影，將我軍事計劃打得粉碎，我軍乃不能不倉皇退守雁門，敵亦不戰而下我雁北要隘，雁北十餘縣終於不保。

劉汝明由張家口敗退後，卽駐守晉察交界之蔚縣，蔚縣爲雁門右翼之屏障，蔚縣失守，則敵可威脅我大同與雁門關間之陣地並抄入關內，當時中央爲調整各綫兵力，調劉部於津浦綫，但令劉須於第八路軍接防部隊到達後再撤，劉未遵令，於接防部隊未到前，卽行開拔，劉本人則秘密由晉北過太原石家莊赴津浦綫，致敵軍不戰而佔蔚縣，連陷我靈邱廣靈渾源諸縣，威脅我圍城口平型關茹越口大石口小石口諸要隘，我大同以南部隊之後路感受威脅，乃不得不倉皇退守雁門關之長城綫，至此我對綏遠不惟不能顧到，卽晉北十餘縣亦不能不節節放棄，劉汝明貽誤軍機，不知是何居心。

我軍退守雁門關一帶以後，倉卒間兵力分配未妥，若干部隊已無鬥志，高桂滋部因無援軍且少接濟，犧牲重大，此時若非傅作義高桂滋劉茂恩楊愛源諸將努力支持，若非我空軍威力鎮壓敵軍（某次我機在某口一次炸死密集前進之敵軍二千餘人），若非第八路軍及時趕

到，則雁門關一帶必陷於極難想像之情況，太原亦必感受威脅。

雁門爲一天險，加口閻氏費千餘萬元之國防費於此，確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然雁門東西各小口之天險興工事均不如雁門，我重視雁門而敵則避實擊虛，專以主力攻平型關等小口，且由平漢線板垣師團加入作戰，乘我不備，於上月抄攻入茹越口，抄至平型雁門之後，陷我主力軍於不能不退之勢，敵初入口雖只一二人，但我繁峙與代縣均不能守，只得得以五台醇縣寧武間爲新防線，閻下令各軍死守，不許後退，雁門外現尙有我第八路軍游擊，牽制敵之後方；我主力軍又已增援，戰局最近當可好轉，日來太原已較安定，晉鈔亦較前日稍漲。

劉汝明，李服膺以外，尙有何，亦與劉等爲難兄難弟，何部騎兵由潼關開至雁北平魯一帶，沿途紀律欠佳，到前方後又觀望而不積極作戰，敵由朔縣攻楊方口時，何部不惟不戰，且避開井坪，讓敵前進，雁門失利後，何又不戰而南退，此類高級將領真對不起國家民族，對不起各線壯烈犧牲之兵士，令人痛心。（十月六日，太原。）

三・李服膺之死

李服膺於本月三日，判決死刑，施行槍決，人人稱快。此事不惟表現閻錫山抗戰之決心，且關係全面抗戰之前途至大，不可不記。

李服膺，號慕顏，年四十七歲，山西崞縣人，與傅作義，王靖國等均爲保定軍官學校第五期畢業生，畢業後初在段祺瑞組織之邊防軍任連長，後被閻召回晉省服務，與傅等同任排長，歷次擢升，至今任陸軍六十一軍軍長兼六十八師師長。

李雖爲軍人，但好弄風月，文字雖欠通順，但頗愛讀書寫字，常作不合平仄之歪詩以自遣，每日寫『幾點起床，幾點吃飯，幾點睡覺』式的平凡日記，因此軍中事無論大小，均委諸部屬辦理，日久積弊遂深，黑幕重重，李又好色好財，姬妾不下六人，太原崞縣大同等處所置田產房產無數，大同較大商店，至少有半數以上屬於李、長官如此，部屬遂起而效尤，於是各級軍官假公濟私，無視軍法，對軍務直等閑視之，故晉軍中以李部紀律爲最壞，若與此類軍人談民族危機，國家觀念，無異對牛彈琴。

李被閻由排長提拔至軍長，知遇之隆，可謂無以復加，歷次對內外戰役中，李部每戰皆北，閻均未深究，反信任日深，至今爲閻所最接近的將領之一，然李不知自愛，反恃寵生驕，無視軍令，成爲常態，此次平綏路抗戰發生，李守天鎮，事先未能如期完成工事，日軍來攻時又不戰而退，所部士兵幾全部潰散，迄今尙在雁北各縣過土匪生涯，近來由綏間道來晉經過雁北之旅客，多遇李部潰兵收『救國捐』，致財物兩空，天鎮失守，關係晉綏抗戰最大，大同陷落，晉綏聯絡被敵切斷，綏東不保，晉北戰事直移至五台，均爲天鎮失守之後果，李死尙有餘辜。

天鎮失守後，閻下令拿辦李氏，上月杪解至太原，此次雁門關軍事失利，閻回太原後，爲振作士氣而做效尤，決將李氏處以重刑，三日晚，閻在綏靖公署組織高等軍法會審，審訊李氏，綏署大堂設一長公案，上燃臘燭六支，（不用電燈而燃臘燭用意不明），閻親任審判長，謝濂、李德懋任審判官，張克忍、薛鳳威任軍法官，閻坐正中，旁聽者有綏署高級官長及趙戴文等數十人，關防極嚴，九時許閻升堂，提出李氏審問。

李服灰色短裝，戴綠色絨帽，着青色布鞋，未帶刑具，立於閻之對面，見閻後行一鞠躬禮，閻首問：『你爲甚麼違背軍令，不援南口？』李答『沒有車皮，沒有汽車。交通不便

』，閻繼問『你爲甚不如限期完成工事』，李答『沒有材料』，語語支吾，毫無理由，審問達三小時之久，閻之訊詞綜合如下：『你無故放棄要地，罪應處死，此外晉綏軍紀律，以你的部隊爲最壞，足見你馭下不嚴，以致擾害地方。國防工事，以你所担任者爲最遲緩，足見你監工不力，以致貽誤戎機。就此兩事，亦應處你死刑，我將你自排長提升至軍長，實望你爲國報效，不想你壞到如此境地，今日處辦你，實使我傷心掉淚，我不願你的同事審判你，我親自審判你，但我不能因私害公，至於你的家屬，我自然爲你照料。』

至夜十二時審訊完畢，閻最後對李說：『這是關係整個國家民族的問題，』意謂愛莫能救，閻當對李表現出十分傷心的樣子，語畢即回頭入內，李此時尙不知將處以死刑，還問趙載文『怎麼辦呢？』趙未及答話，審判官即展開事先寫就的判決書宣讀，趙亦因傷心而去，判決書主文如下：『李服膺不遵命令，無故放棄應守之原地，致陷軍事上重大損失，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宣判後，審判官詢李有無話說，李無詞，法官乃喝令上綁，士兵數人執法繩上前上綁，李尙從容，惟面色發黃，法官旋又喝令登汽車送往法場正法，李腿軟不能行，兵士二十餘人，扶李登車馳去，抵刑場（大教場）時爲十二時半，因係黑夜，連擊四鎗李始斃命，當即

入棺收殮，當時其家屬尚不知惡耗。

李爲中將，我國中將明正國法者，聞李爲第一人，閻坐綏靖公署大堂審案，公開判處其部下高級將領以死刑，亦爲第一次。李死固快人心，但此次短期抗戰中，與李應治同罪者，應不止一人，我們希望各戰區司令官應看看閻的榜樣才好。（十月四日，太原。）

四·保障華北必先捍衛山西

九國公約會議將要開幕了，這個會議既以調解爲目的，當然是要我們吃虧要日本適可而止，所以我們對之不必存任何期待和幻想，一切問題之解決全靠我們自己，不過，這也算目前主要的國際會議，因國際觀瞻所繫，日本在最近期間，定要拚命的向我進攻，企圖挽回他們四個月以來對我們久戰不支的恥辱，並造成既成事實，威脅各國，使這個會議的結果相當的有利於己，我們當然也要在這個會議的前後，拚命的抵抗，至少要使敵人不能前進一步，保持我們民族的榮譽。目前的山西戰事正是敵我爭勝「死活關頭」，敵人正以全力進攻山西，我們也以全力保衛山西，這在政治上戰略上和經濟上都有重大的意義。記者最近由晉北前線

來到西京後方視察，旋又回潼，沿途訪問各軍事長官及地方當局，無不對山西戰事予以重視，然反觀強敵將要壓境的陝西同胞，對山西戰事以缺乏比較深刻的認識，對陝西所處的地位也漠不關心，因而還沒有表現出應有的緊張情緒，各方面的準備都欠充分，記者茲特將各當局所談山西戰事之重要性，由政治上，戰略上和經濟上加以說明，進而說明西北在山西戰事中所處的地位及其應盡的責任，藉以策勵陝人並作全國抗戰的參考。

就政治上言之，數月以來，我在淞滬方面的英勇抗戰，既已挫敗頑敵，使敵人在精神上大受打擊，然而同時我們在華北方面也要站得住腳，才能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平津察綏之全部及冀魯晉之一部雖已失守，不足以使我們失望，只要我們能守住山西，則華北的局勢終有挽回之一日，在某種意義上說，山西之重要性，不減於淞滬，並不能說我們的領土那一部份可以放棄，或那一部份可以保衛，因為我們是弱國，我們的武器技術和兵力都不如人，在過長的戰線上，總要有個輕重緩急之別，抓住比較重要的據點，抵抗強敵，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目前我們之所以重視山西，就是這個理由，平津假若是華北的頭腦，則山西便等於心臟，所以敵我在山西之爭奪戰，是華北生死存亡的關頭，山西的得失，無論在國際或國內都有極大的影響，山西的中部若為敵人所得，敵人便可很快的完成其對於華北主要部份的統

治，形成新的偽組織，那時縱然我還能在冀魯晉的南部繼續抗戰，使偽組織的肢體不完，然而這不能阻止敵人開始宰割華北，並在國際間誇揚其勝利，如此，在國際方面，將引起各國人民對我民族之蔑視，增加各友邦對我援助之困難，而日本國內反對戰爭的和平民衆，亦將因其軍閥兇焰之繼續高漲而消聲匿跡，阿比西尼亞那個半開化的小小民族，抵抗義大利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還支持了七個月之久，我們若在短短的三四個月以內，便喪失三百餘萬方里的華北五省，置八千萬同胞於死地，國際間對我們將作何感想？我們自己不爭氣，友邦將何以助我？我們只有在持久的抗戰中，消耗敵人的兵力和財力，降低強敵的聲譽，增高我們的國際地位，才能加強友邦對我援助的力量，才能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目前保衛山西和保衛淞滬同樣是持久戰的條件之一，就國內言，山西土地在華北五省中不過佔六分之一，然而因爲牠的地位是華北的心臟，其得失則關係全局甚大，我們若能持久的支持下去，或驅逐強敵出山西，不但可以增加全國人民抗戰的自信力，而且可以維繫已失各地的民衆對我政府收復失地的希望心，不願做敵人的順民，可以使平津各地的漢奸有所顧忌，不敢肆無忌憚的做出賣祖國的賊子，可以使東北四省的愛國志士，此伏彼起的爲祖國效忠，不至因失望而灰心喪氣，可以使敵人永遠的忙於戎馬奔馳之中，不能專心的宰割華北，反之，山西若失，將使我

民族在精神上受一極大的打擊，爲敵人增加無限的便宜，政府要在政治上維繫人心，便要積極保衛山西，要以保衛山西爲收復一切失地的出發點，我們永遠的不能離開黃河以北和以東，我們永遠的不能存着以黃河爲界與敵人和平共居的蠢想，有人說九一八以後，我們若能守住熱河，使敵人不能實現以『長城線』爲『僞國界』，以長城內、餘縣爲『非武裝區』的計劃，則敵人絕對不能專心的宰割東北，東北義勇軍當時已經發展到七十餘萬，也不至於在短期內便被敵人消滅下去，現在東北的義勇軍正在重新生長着，平津冀魯察綏晉也有生長，義勇軍的最大前途，只有一個條件，我們要保住山西。

就戰略上言之，敵人爲甚麼不先攻佔山東和河北之全部，中途却改而以全力進攻山西呢？第一敵人知道我們已經爲抗戰到底的決心，知道我們的戰鬥力並不爲他們所想像的那麼不行，知道要把我們打到黃河以南，那是馬上不容易辦到的，他們現已得了平津察綏的全部和冀魯的保定，滄縣德縣石家莊等地，已勉強的可以控制冀魯兩省了，假若再能攻下太原，他們便可以在國際間宣傳他們的勝利，便可開始製造所謂『華北五省自治』的僞組織，以既成事實擺在列強的面前，阻撓列強說話的機會，然後再徐徐以較長時間，向黃河北岸發展。

第二，天津和山東方面，敵人可以利用優越的海軍，易於控制，冀魯兩省亦多平原，敵人易

於發揮其砲火的威力，惟有山西是表被河山，金城湯池，不易攻破，且使冀察綏也永遠不能安枕。第三，敵入侵我的目的，並不限於純粹經濟的方面，還有政治的和戰略的方面，牠佔了山西，便可進而向我西北發展，不惟察綏安，還可以控制我甘寧青陝，不惟可以完成對於蘇聯和外蒙的包圍綫，還可以截斷我與蘇蒙的聯絡，我們西北有複雜的民族問題，敵人在我西北邊疆已做了數十年的分化工作，牠想把『回回國』的理想變成事實，必須先佔山西，反之，山西若能在我們的長久支持之中，我們隨時都可以截斷平綏路，東下而收復察平，西進而收復綏遠，隨時都可以利用太行山脈的天然地形，由各處截斷平漢路，收復保定平津，即使我們暫時不能達到收復失地的願望，也可以保守山西因而牽制敵人極大的兵力，使牠永遠的疲於奔命，不能完成對於華北的統治，不能進而侵我西北；則我們的機會愈多，國際風雲日急，日本是今後國際事變中一個重要腳色，牠不能長久的埋頭宰割我們，機會一到，我們便可殲滅敵人，目前就兵力和當局的決心言，山西的局勢是大大可挽回的。

就經濟上言之，山西的一般工業均不如平津冀察魯，就農產物言，除棉花為特殊產品外，其他均在華北不居重要地位，就鑛產言，除煤以外，鐵銅金等均次於冀魯，日本侵略山西，在經濟上就重視山西的煤，山西煤的儲藏量可以供世界一千年之用，不惟在華北居於第

一位，即在全國亦無出其右者，全國煤的儲藏量約爲二四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華北五省約爲一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佔全國百分之五十四，山西約爲一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居全國二分之一強，十六倍於日本煤的儲藏量，就產額言，全國每年約爲三二・八〇〇・〇〇〇噸，華北約爲一四・三〇〇・〇〇〇噸，山西約爲二・七〇〇・〇〇〇噸，次於河北省，居全國之第二位，山西九十餘縣中，有五十餘縣爲產煤區域，可謂遍地皆煤，各縣煤田面積合計約一五・二二四平方公里，炭層合計約三八九米，無煙煤之儲藏量爲三六・五〇〇・〇〇〇噸，有煙煤約爲八七，九九〇・〇〇〇噸，紅煤約爲二・七〇〇・〇〇〇噸，其數字真是驚人。

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有無限度的發展，只要侵略別國國家，擴張殖民地，擴張殖民地的目的，不但在爲日貨開闢市場，而且在爲其工業開闢資源，牠既以侵略爲擴張其國力的手段，軍需工業的發展便屬必要，而因軍需工業的原料——煤鐵棉鹽等也就急需了，爲滿足這種急需，我們的東北和華北便是最好的侵略對象（因爲他們的侵略不完全爲純經濟的原因，還有政治上和戰略上的原因，所以他們的侵略行動，也就不見得限於有鐵煤等原料的地方，這一點又當別論了），因爲我們的東北和華北有大量的煤鐵棉鹽等原料，可以相當的滿足日

本的急需，以前日本侵佔我東北，相當的解決了鐵煤棉鹽的問題，然而還不能滿足，東北的氣候根本上不適於植棉，所以補充煤鐵鹽等原料並解決棉的問題，必然的要繼續侵略華北，就鐵言，全國儲藏量約十三萬萬噸，華北五省佔一萬七千萬噸，居全國七分之一，東北四省約八八四·〇〇〇噸之多，佔全國三分之一，比較日本多五倍，再加上冀魯察等省的數字，日本自然可以夠用了，就棉言，我國每年棉的生產額約爲一五·九〇〇·〇〇〇市担，華北五省爲五·九七〇·〇〇〇市担，佔全國五分之三，五省以山東產棉爲最豐，河北次之，山東每年產額約爲二·五〇〇·〇〇〇市担，幾佔五省二分之一，日本自然也相當滿足了，就鹽言，全國十三個大鹽場，東北佔六個，華北佔四個，日本自然不至於再發生鹽荒了，若山西無限多的煤藏量，不爲日本所得，在日本當然認爲是美中不足了，所以就經濟言，西北和華北的任何東部份失去了，都是我們極大的損失，而山西的煤多的驚人，更使我們不能輕輕的斷送於敵人。

無論就政治上，戰略上，或經濟上言，敵人都非侵略我們的山西不可，我們也非以全力保衛山西不可，我們再進而觀察山西與西北的形勢，當更明白山西之重要，山西之西與陝西只隔一條黃河，山西南部之風陵渡與潼關也只以黃河爲界，因爲黃河到潼關的河床較狹，敵

人不需渡河就可以截斷隴海路的交通，陝西的北部與綏遠之伊克昭盟接壤，伊盟北部的包頭已失，陝北向林一帶已成國防前線，包頭榆西南前進就是寧夏，所以寧夏今日已非後方了，假若敵要進攻寧夏，則陝西的西北部也要感受威脅，若敵以佔領山西以後，分路西進，則陝西有三面受敵的危險，我們預想，敵人絕對不能佔我山西，也絕對不能侵我西北，我們不是宿命運論者，我們的勝利只有在全民族堅決的抗戰中才能獲得，假若我們自己不爭氣，敵人絕對不許我們的西北變成世外桃源，若西北因山西戰事之影響而發生動搖，則整個抗戰的前途也要發生極大的困難，所以我們首先要喚起西北同胞，特別是陝寧兩省的同胞，一致起來爲保衛山西而盡其最大的責任，其次希望陝寧兩省同胞覺悟其今日所處的地位已是國防前綫，不允我們再因循苟且了，就政治上經濟上交通上言，陝西是西北上的中心，陝西同胞在西北上應負起抗戰的領導責任來，快起來做救亡工作，山西戰場上的血腥已由受傷的戰士帶到西京了，陝西的同胞還能無感觸嗎？

陝西同胞還有人認爲陝西有黃河爲天險，能夠阻止敵人西進，又有人認爲敵人的侵略將以黃河爲界，不會繼續西侵，這完全表現出陝西同胞的苟安心理，對前方的浴血抗戰漠不關心，即使這種苟安的希望能夠實現，難道華北三百萬方里的土地淪爲異域，八千萬同胞變爲

奴隸之時，我們就能安處於黃河西岸而無所動於中嗎？事實上，假若國際環境有利於敵人，假若我們不辛苦，敵人絕對不會使西北苟安的，目前敵人正集中力量進攻山西，不然寧夏和陝北是否有今日那樣安靜，頗成問題！

陝西一般的情形極爲鬆懈，後方的工作如救護傷兵，救濟難民等事，都缺乏充份準備，我百戰中的傷兵到西安，下了火車無人抬，後來各校學生抬了，又缺少担架，醫院醫生和藥品都少準備，鄉間徵兵完全由豪紳把持，有錢有勢的竟可以逃避兵役，弄得人心不安，各地散兵不斷的逃到陝西，在鄉間擾亂治安，冬防已屆，這是後方一大問題。民衆運動極爲消沉，社會間彼此還不免發生磨擦，這却是不應有的現象，陝省軍政當局現在已開始注意了，黃帝的墳墓就在陝西，我們希望陝西的同胞勿成黃帝的不肖的子孫，使黃帝的墳墓爲敵人所踐踏。（十月二十七日，潼關。）

五·娘子關棄守前後

娘子關已於十月二十六日失守了，敵人踏進了山西的東門，平定和陽泉於二十八至三十

一日相繼淪陷，敵人入關以後前進了七八十里，我因戰略關係，一面在陽泉各山頭苦撐，阻敵前進，一面在陽泉壽陽間某地佈成新陣地，候援反攻，我當局爲挽救東路危局並規劃山西全部戰局，已一面令北路我軍由忻口後退四十里至某地佈置新陣地，與東線新陣地形成一西北至東南之直綫，互爲策應，一面調某軍之劉茂恩師由和順方面向平定與陽泉之敵側擊，同時第十三軍湯恩伯部由某地徒步馳往壽陽前方增援，劉師已於二日到達目的地，將陽泉之東山頭奪回，阻大隊敵軍西進，湯部大部份已於二日至三日過榆次到達前方作戰，此爲三日以前記者所知的事實，目前情況如何，尙不明瞭，由以上的情勢來判斷，山西戰局目前確已達新的嚴重階段，聞當局已在平漢線增兵反攻，謀向石莊方面前進，威脅娘子關敵之後路，如各線均不失時機，則山西戰局或有挽回的可能，否則東北兩路在戰略上將不能不有重大變化，今日聞新佈局已在進行中，對入關之敵採取大包围。

就目前所知，太原和榆次太谷一帶尙無特殊變化，我當局決與太原共存亡，閻錫山仍坐鎮太原，外傳已移駐汾陽說不確，黃紹竑仍坐鎮壽陽附近，外傳已移駐榆次說不確，傅作義任太原守城司令，已築成鞏固的守城工事，同蒲路交通今日仍照常通行，北上車今日已不直達太原，最北只能到太谷，敵爲擾亂我後方，破壞我交通，阻我生力軍增援，故近七八日以

來不斷的以大隊飛機轟炸太原榆次太谷諸地，壽陽一帶的橋樑路軌亦時被破壞，太谷至介休一帶同蒲線上亦時有敵機追我傷兵難民列車掃射，但我路員極爲勇敢，白晝均遷地避敵機轟炸，下午五六點鐘，敵機去後，即紛紛回站，趕修橋樑路軌，晚間開車，故前數日運輸尙無大礙，記者三十一日晚九時由榆次赴壽陽前方視察，因時在深夜，諸多不便，且要趕夜車回榆次，故略向關係方面探詢後，即乘車西返，一日晨到達後，即赴鄉村避敵機；至三日晚始乘車赴太原，過了一宿以後，次晨八時許即入地洞，忽入忽出的過了一個整天，下午六時許始出地洞，因留太原極感不便，飲食和工作均有困難，當晚又爬上軍用車離開太原，本想在太谷下車暫住，但情勢不詳，爲工作之便遂南行在臨汾下車，這個地方現在成了晉南的一個重鎮，擬於工作完後，再北赴平遙介休一帶視察，目前同蒲路車運極爲擁擠，南來車多，均乘滿了傷兵和難民，車頂上也無隙地，北上車頗少，乘客亦甚寥寥，因敵機時掃射客車，上月二十九日在榆次與介休間曾射死四十餘人，故人多視北去爲畏途。

晉北戰事，近因陣戰與游擊戰有適宜的配合，所以迭獲勝利，使敵不能越忻口一步，假使我們還可增加一兩師兵力一定可以將雁門關內之敵圍包殲滅，使他們不能生還一個，我當局爲完成殲滅之任務，不久以前當川軍將到東路之時，遂將東路之馮欽哉軍調往忻口，同時

爲調整東路兵力，一面令劉茂恩師開駐平定以南和順一帶，鞏固娘子關內運南之防線，防敵由平漢綫西進，一面令川軍接防娘子關右翼，協同孫連仲之二十六路軍，負守該關之責，不料馮部方調忻口一旅，東線已發生變化，致影響了北路戰事，此時不能不以全力應付東路，惟北路我仍佔優勢，敵尙難乘東路之危而前進，目前只要東路可以抵住，則山西全部戰局尙可挽救。

東路發生變化的原因，並不由於馮軍之北調，我們明白各方情形，必須從抗戰開始的時候說起，當抗戰開始的時候，晉綏的威脅只有晉北綏東，所以山西的軍隊差不多全部均集中在那一方面。就娘子關方面說由關外至關內的陽泉百餘里中，只有一團砲兵駐守，山西的西北和東南都極空虛，當晉北戰事演變到雁門關一帶，當平漢綫演變到石家莊一帶時，山西的東北，西北，和東南都感受威脅，娘子關方面特別緊張起來，然而那時候山西的兵力已不夠分配了，閻氏便請中央統盤策劃，閻氏初本認爲以晉綏的兵力而論，總可以抵抗兩二三年，不料晉軍李服膺輩節節失利，不到一月，綏遠和晉北全部陷落，實出閻氏意外，中央乃急向山西方面配備兵力，調某軍之林師駐防山西東北，賀師駐防西北，劉師駐防東南，及某某數部增援晉北正面，後來石家莊方面我軍因滹沱不守而感受威脅，中央爲鞏固娘子關防務，

乃自動的放棄了石家莊，將石家莊附近之孫連仲與馮欽哉兩部，移調娘子關內外，此時駐守娘子關內外的砲兵團早已不奉命令而撤入關內陽泉一帶，若敵人很快的由石家莊西進，則該關失守當早在半月以前，因孫馮各部有數萬之衆，由井陘平山一帶前進，不能很快的到達防地，敵人很有機會先行衝入也，幸當時天下大霧，我軍移動有掩蔽，比較迅速，敵方則受霧之妨害，不敢冒進，我軍得以安然到達該關，然一到之後敵即蹤至，倉卒應戰，情勢極爲險惡，聞當局已將那一砲兵團長槍決，確否不知也。

娘子關外之稍偏東南處有一矗立之山峯名雪花山，因較娘子關尤高，故兩者有唇齒關係，雪花山之得失關係娘子關之安危頗大，敵若佔雪花山則娘子關便不易守，當時我軍由馮欽哉部較有戰鬥力之趙壽山之十七師負責守該山之責，不幸該師因在平漢線久戰之後，損失較馮部他師爲大，終不能敵敵之砲火而致失去該山，自此以後，娘子關不斷的感受敵人威脅，能守數十日之久，已算幸事，辛亥軍革命之役，曹錕部一將進攻山西，即因先佔該山頭而在娘子關獲勝，該山關係之大，由此可知。

敵佔雪花山以後，即以全力進攻娘子關之舊（因正太路人關時另闢山洞，故名昔日舊道爲舊關），最初由馮欽哉率其工兵營與教導團力守三晝夜（十月十二日左右），敵我均損失

甚重，我營長兩人受傷，敵死傷則有千餘人之多，此爲東線作戰之初，最雄壯的一幕，亦爲馮部作戰以來最可紀述的一役，不過當最緊急的時候，若無孫部增援，勇敢抵抗，則娘子關關恐已於十三日失守。決不能繼續守十餘日之久，孫部於蘆溝橋事變之始，卽首先回至良鄉，三四個月以來，轉戰冀魯，較華北其他任何軍作的時期爲長，戰績亦甚佳，損失因而特別重大，孫將軍至今親率疲憊之師，在娘子關以內苦撐危局，日前當敵攻至陽泉以西十餘里之某地時，孫親率工兵營與輜重連，臨陣殺敵，與敵作白刃戰，我士兵前仆後繼，氣終不餒，記者曾在壽陽親見滿身刀傷的戰士數人，仍對記者侃侃談殺敵情況，若忘其痛苦，令人肅然起敬，說者謂平漢線與正太線若無孫部，其危險情況，殊難想像，孫處處服從軍令，堅決忠烈，堪稱民族英雄，所部士兵紀律嚴整，勇於爲國犧牲之精神，亦堪傳誦千古。

當本月二十六日左右，川軍接防右翼，方達陣地，原守軍因急於赴後方休息，見接防軍已到，卽移出陣地後退，川軍陣地不熟，又乏經驗，適敵以兇猛之砲火來攻，倉卒應戰，遭受極大的犧牲，敵乃乘機猛進，佔我娘子關，并繼續入關陷我陽泉平定，壽陽爲我正太路西來的最後一個險要，援軍到後，目前情勢如何，尙不明瞭，東線在最近數日內，若能反攻得利，則太原之威脅可減，晉北陣綫亦不至再受牽動，壽陽距榆次一九〇里，榆次距太原六〇

里，爲一片平川，我必須在壽陽以東以全力反攻，否則同蒲線將在榆次被敵切斷；太原陷於孤立，而晉北我陣地將受極大影響，因戰略關係，恐將不能不再由石嶺關（太原北一百里）再向南移動，如此則山西東西戰局均要發生極大變化，靈石一帶的韓信嶺將爲我與敵決戰的新戰場。

東線戰事失利原因，總括起來說，主要還是由戰術上有缺點，敵以少數部隊，一往直前，實行中央突擊，其後方極爲空虛，我方不能向敵後方迂迴，始終在正面等着挨打，致犧牲大而收效少，這並不是我們的當局的措置錯誤，而是東線的兵力不夠分配有以致之，分別起來說則有下述各種原因，第一，孫馮各軍特別是孫軍，作戰過久，犧牲過大急待休息，因而兵力不足，在戰鬥上不能充分發揮威力。第二，川軍對此較大規模的國際戰事，缺乏經驗，且軍械不良，地形不熟，倉卒應戰，自難當敵鋒。第三，右翼兩軍換防，稍欠從容。第四，受平漢線軍事失利影響，山西東面的門戶全部感受敵人的威脅，因而牽動全局，實堪痛惜！

記者以前曾屢次說明山西戰事之重要性喚起國人注意，號召全國民衆起來保衛山西，現在山西全部戰局幾因東綫之失利而牽動，我們是不是要因此而悲觀，失望，懊喪呢？不，絕對的不能如此，目前我們的當局還正在挽救危局，而且若不失時機，還有挽回的相當希望，

退一步言，即使東線無可挽救，即使太原不守，甚至敵人在軍事上還能向南發展，我們也無容失望，悲觀，懊喪，這樣說來，是不是與記者以前分析山西「重要性所說的話發生矛盾呢？不，絕對不矛盾，就戰略上，和政治上言，我們對任何重要地區，都不能任意放棄或輕視，必須以全力去爭取我們能站比較優越 據點，對抗戰上有莫大的便宜，我們不能把『最後勝利』這句話作『宿命主義』的解釋，認為無論我們如何敗退，最後總能得到勝利，『最後』是有時間性的，我們不能把『最後』看成十年二十年或百年以後，我們要儘量即使這時期縮短，越短越對我全民的生存越有利益，我們說山西重要，要起來保衛山西，就是爲爭這在戰略上比較有利於我們的地方，我們並不是說太原失守就是山西抗戰的完結，我們也並不是說山西不守就是全國抗戰的完結，我們只說太原或山西不守將更爲我們增加困難，我們的抗戰既已下定決心，要持久到三年五年，則部份的或暫時失利，只能使我們勇氣百倍的挽回失利繼續努力，絕對不能使我們灰心，失望，我們絕對不能存『以黃河爲界』的亡國思想，絕對不能存『到我們的勘察加去』的苟安觀念，我們永遠不能離開華北或山西，即使敵人打到了黃河北岸，我們是沒有『勘察加』的，華北就是我們與敵人決生死鬥場所。

爲甚麼說即使太原不守，山西的抗戰還不算完全失敗呢？因爲太原的週圍完全是山岳，

東北，西北和東南，已有我們某軍各師在羣山中打下游擊戰爭的基礎，他們所處的地位將使敵人感到極大的威脅，假若我們再打現在山西境內的其他數十萬大軍分布到太原西南羣山中和正南靈石霍縣一帶的韓信嶺中，則人關的敵人，在四大山包圍中，將成瓮中之鱉，在長時期中，我們不但可以與敵人作持久的消耗戰，還可以殲滅全部敵人，使他永遠不能完成其對於華北或山西的統治，使他永遠的疲於奔命，不能向黃河北岸發展，不能進而侵略我們的西北，在這一個區域中的決戰，我有很大的勝利條件，我若勝利，則華北全部抗戰的局面都可以有新的開展，所以目前是我們繼續發奮的時候，沒有失望和悲觀的必要。

爲甚麼說即使敵人在軍事上部份的能發展到黃河北岸，山西的抗戰還不算完結呢？這裏的理由與上述相同，敵人將更自置於我們更大區域的包圍之中，山西的東北上這一個羣山之中，有我們的某軍某師的許旅（很有戰鬥力，政治教育也很好）和冀察游擊司令孫殿英所部，共約四五萬人，這一區域中的阜平，唐縣，曲陽，行唐，靈壽等縣（河北省），靈邱，廣靈，五台，懷仁，渾源諸縣（山西）蔚縣（察哈爾）和遠在東北方面的北平西北之門頭溝諸地，都散布了我們的游擊隊，這一個區域，不但是保障山西東北的一個堡壘，而且是位於冀晉察綏和北平之間，並位於平漢，平綏，正太和同蒲四個鐵路之間的游擊戰爭根據地，敵人不

易攻入，我方則隨時可以腰擊平漢路，收復冀北，腰擊平綏路，收復察哈爾和綏東，腰擊正大路或同蒲路，截斷敵人的聯絡，使之首尾不顧，這是支持華北持久抗戰的一個最重要的基點，山西西北的羣山中，有某軍的某師，一月多以來也打好了一個游擊戰爭的根據地，平魯朔縣，神池諸縣已布置了我們的游擊隊和民衆武裝，這一個區域不但是保障西北甘寧的堡壘，可阻敵人向西北前進，同時還可以隨時出擊綏西，收復綏西，山西東南這一個區域中，已有某軍某師正在那裏建立游擊戰爭的根據地，這一個區域不僅是保障河南的堡壘，可以阻敵人向黃河以南前進，而且隨時都可以側擊平漢線，進而收復冀南，現在山西境內的其他各軍，若能及時的分布於上述各區，並以一分布於山西之西部，西南部，南部和東南部的各山中，建立游擊戰爭的根據地，與黃河以南以西的軍隊取得聯絡，都是保障西北和河南的堡壘，山西的敵人在這四面羣山的包圍中，也將不能有任何施展，最後必然要獲得囊中之鼈之命運，整個的說來，山西全省是支持全面抗戰的一個極好的極重要的基點，所以我們不能因敵人佔領太原或佔領山西，便認爲是華北抗戰或山西抗戰的完全失敗，恰恰相反，這應該才是我們更加努力的開始。

山西的游擊戰爭若能長久支持下去，漸漸的影響到冀察綏的各地，過三五個月以後，在

正確的領導之下，各省以山西爲基礎的民衆武裝，不難發展到三四十萬，在一年以後，不難發展到百萬左右，在再長的時期中，更不難發展到一二百萬，華北有八千萬人口，一兩百萬的武裝組織是一個很小的數目，九一八以後，在一個短的時期中義勇軍會發展到六七十萬，華北各省的文化程度較東北爲高，民衆在敵人荼虐的壓迫之下，義勇軍之發展較東北將有更大的前途，如此，則強敵不難消滅，最後的勝利，自然是我們的了。所以華北較之東北是更危險的一個炸彈，日本帝國主義者吞下這顆炸彈去，將要得到最嚴厲的膺懲。

重要的問題就在我們怎樣利用山西這個特殊的地區，怎樣以山西爲基礎而發展整個華北的游擊戰爭，這裏應該提出幾個條件。第一，要我們上至政府下至民衆抱着抗戰絕對不離開華北特別是山西的決心。第二，華北特別是山西作戰的軍隊，無論到甚麼時候應該不使之過黃河南岸，必要時均布置大山之中，政府必須早些在陝北和隴海線的潼關到徐州一帶配備些控制部隊，對不奉命令而向河南河西退却的軍隊，嚴厲制止，必要時可以用機關槍制止，這些望風而逃的部隊，寧可使之順黃河東流而沉入大海，不要使之回到後方來，增加抗戰的後顧之憂。第三，必須以正確方法在戰區組織民衆，武裝民衆。第四，必須動員全國民衆，實現其全民抗戰。這樣敵人將永遠不能鞏固其對於華北的軍事防禦和統治，永遠不能毫無後顧

之憂的侵我西北，永遠不能安靜的開發華北的資源，享受經濟的利益，永遠不能使華北成爲日貨的廣大市場。（十一月五日，臨汾。）

六·第二階段的山西戰事

晉東戰局最近發生變化以後，我們在山西的抗戰已形成了新的戰略，山西的戰事目前正轉向另一個新的階段，晉北和晉東兩路正面的軍隊目前正在週密的掩護之下，向新的陣地轉移中，我們的犧牲極少，不久新的戰鬥就要開始了。

敵人由雁門關入口者約五六萬人，由娘子關入口者約三四萬人，形勢既已變遷，我們就沒有再在兩路的正面堵塞敵人的必要，轉移新陣地實爲有利，把敵人讓進來，使他們的後方交通線更見延長，使他們的兵力散開，我們切斷正太和同蒲北段的交通綫不是更見容易，形勢不是更對我們有利嗎？

太原週圍數十里或數百里之外，都是崇山峻嶺，我們在已築成的新陣地上，佈置起來，對集中於太原附近平原之敵人，取大包圍形勢，殲滅這殘中之髓，不是較忻口和陽泉一帶那

窄狹的戰場更加容易下手嗎？

所以，敵人目前雖然前進了一步，不見得能佔便宜，我們在這一個新的區域中，即使不能馬上達到殲滅敵人之目的，至少也更牽制敵人十萬大軍，作持久的消耗戰，即使我們不能把敵人馬上趕開山西，若能在韓信嶺到黃河北岸支持到一年半載，也就算是我們的勝利了，所以我們希望全國民衆一致擁護政府，下決心支持下去，作戰的部隊應以平漢和平綏路過去一退數百里之錯誤爲戒，應有死在韓信嶺以北的決心！

臨汾是晉南的首府，現在已是『第二太原』了，儼然與數十日以前記者過此時的景象大相不同了，成千成百的汽車大車和駟子，夜間不斷的往來於臨太公路上（太原到臨汾）各旅館均患人滿，市面頓然繁榮起來，日用品和食物大有供不應求之勢，不過，車站上南下的難民和傷兵列車一天一天的增加，車站上的人聲鼎沸，行李堆集如山，敵人的飛機兩日以來均來光顧臨汾偵察，城裏的人民均奉令準備防空，街邊的便道上每隔數十步即有掩護壕，人們對敵人的厭惡達於極點，因而在沉寂的臨汾形成一種高漲的抗敵空氣，人民的各種抗敵組織忽然發展起來了，鄉間的老百姓紛紛的到車站上抬傷兵，毫無怨言，這個堯王建都的地方現在竟然變成了國防前線，晉南的人民在救國工作上急應表現出積極的行動。

晉人俗分山西爲三路，卽北路，中路，南路，雁門關內外是北路，在政治上言，因閻錫山是晉北五台縣人，所以北路在山西佔着政治勢力。就經濟言上，北路多山，人口稀少，工業均不發達，人民之從事商業者多走綏包，就民性言，北路人民多會『打算盤』，太原至介休一帶爲中路，因接近太原，在經濟上政治上交通上都是山西的中心，就經濟言，工商業比較發展，是山西的富庶之區，人民之經商者多遠走東三省和內外蒙古，富於冒險性，洪洞至黃河北岸爲南路，農業比較發達，人民之從事商業者多走陝甘，因接豫，民性受其影響，較北路勇敢而有骨氣。現在北路已失，中路將成新的戰場，南路有韓信嶺（在靈石霍興間）爲屏蔽，故尙進可攻，退可守。（十一月七日，臨汾。）

七·從晉南出擊

山西的戰事現在已漸漸的由邊區轉移到腹地，以太原爲中心的東南西各縣將爲我與敵決鬥的新戰場，自上月末旬晉東形勢發生變化以後，我因種種關係，不能不從根本上改變戰略，從新佈置陣地，配備兵力，北路放棄忻口陣地，從容的向西南方面移動，至本月五日大部

隊已越過太原，未受重大損失，東路方面，自壽陽失陷後，我即自動放棄榆次，向同蒲線移動，至本月五日大部隊已集結於祁縣附近，現在我們的陣線比較延長了，可是我們的兵力又比較以前集中了。

敵人入關的部隊雖號稱十萬，實際上不過只有五六萬人，一方面因圍攻太原要牽制一部份兵力，一方面因維持較長的交通線（同蒲北段與正太全綫）也要牽制一部份兵力，所餘的兵力還要分配於太原以西以東這東西橫亘上千里的戰線上，故敵人雖然前進了一步，牠的困難也增加了許多，我們若能利用敵人的弱點，以山區爲根據點，取以攻爲守的戰略，則敵人將要吃我們很大的打擊。

我們的西線（左翼）以呂梁山爲根據，交城汾陽等縣目前還在我軍固守中，晉北正面的正規軍都安然的集中於該綫了，東線（右翼）以太行爲根據，沁縣至東湯關以北均在我軍固守中，生力軍湯恩伯部已增援該綫，至於中路方面，我晉東各軍已集結於此，目前雖然還在祁縣附近，但以地形言，以戰略言，還要自動的向介休附近的高地移動，以霍山（俗稱韓信嶺，亦稱韓候嶺）爲根據，因爲由太原經過榆次，徐溝，太谷，祁縣，平遙，介休至靈石以北，這一南北（東北至西南）三百餘里，東西百餘里的區域，是一片平原，無險可守，這一

區域的週圍，不是一千公尺至二千公尺的高地，就是三千公尺的峻嶺，我們已建成堅固的工事，居高臨下，隨時都可以出擊，所以我們的新防綫，是西起呂梁山脈，中經霍山山脈，東迄太行山脈，對晉南是一個很好的屏蔽，在軍事上是極好的據點，不久的數日以內，我們的新佈置便可完成，目前各路軍事已大致穩定了。

此次我某軍仍固守原防，並未撤退，除晉北的各游擊隊照常增加敵之困難外，另有一部移動至同蒲線至正太線之間孟縣一帶山地，一部在正太路之南山地，這兩方面隨時可以截斷兩路交通及娘子關雁門關敵之後路，牽制敵之大部兵力。

我們的形勢雖好，但因晉北和晉東戰役中，兵力有相當損失，目前戰線延長了，必須增加新的生力軍，同時各軍作戰已久。兵力疲倦，亦非增加新的生力軍不可，聞援軍已源源北來，如此則山西戰事的前途，還是可以樂觀的，若平漢路能同時有所發展，減輕山西東南的威脅，斷敵石家莊之後路，則山西戰局不難有相當開展。

晉南的民衆因強敵壓境，已開始動員了，我們更希望西北各省特別是陝西和寧夏的當局和民衆快快的起來盡保衛山西的責任，全國的民衆也更要把山西的得失加以重視，共起捍衛山西。（十一月十日，臨汾。）

八·晉北戰況之回憶

晉北忻口之役我們犧牲了數萬健兒，這種壯烈的精神，永遠不能埋沒，現在戰事雖然轉移到晉內的腹地，我們對於晉北的戰況應當作一番回憶，以彰我民族抵抗強敵的英勇精神。

當戰事正在進行的時候，我們爲了保守軍事上的祕密，不能盡量發表，現在晉北已經結束，我們在已過的範圍以內（因爲有許多的戰情當局還沒有公佈，搜獲敵方的軍令等文件當局也沒有發表）自可作一簡略的追述。

當九月末晉綏軍退守崞縣以後，太原已十分危急，當九月三十日敵軍二三百騎兵越過崞縣，抄至原平，太原曾發生極大的恐慌，軍政當局徹夜集議，城門至次晨八時開始，形勢危急，大有不可終日之勢，因爲晉綏軍在晉北損失（死傷與逃散？）之後，僅餘一兩萬人，且疲憊不堪，當局深知大勢已不可爲，平型關一帶當時雖有第八路軍開到，威脅敵之後方，但正面若無生力軍增援，危機仍難挽回，幸閻氏於十月三日槍決李服膺，使晉軍有所畏懼，不敢繼續後退，同時中央軍精銳部隊六七萬人於此時開到，軍氣民心均爲之一振，忻口戰局才

轉危爲安，太原亦漸趨安定。

當時衛立煌將以第口戰區副司令的資格任晉北各軍的總司令，衛將軍的態度堅決，軍令嚴厲，赴事迅速，配備得宜，各軍將士服從命令，士兵勇於犧牲，都是晉北勝利的條件，以前晉綏軍各將領事無大小，都須先請示於閻而後執行，因時常失宜，舉個例子，當圍城口我方將敵人圍困之時，楊愛源擬請空軍協助轟炸，殲滅被圍之敵，此本爲緊急之事，應當機立斷，無須請示，然楊則拘泥於軍令，以電話向閻請示，整整的打了一天電話，敵方的援軍已到，我們的空軍還是未來，致失機宜，類此之事，不勝枚舉，自衛將軍來晉北以後，一切問題在緊急關頭中，均可作主，自行決定，所以能赴事迅速，不使敵人有可乘之機，同時，有精銳之中央軍，配備於重要地位，指揮順利，這是晉北勝利的重要原因衛將軍到達後，重新配備陣線，以中央軍任中路，劉茂恩將軍指揮高桂滋將軍部隊任右翼，楊愛源指揮晉綏軍任左翼，王靖國將軍任前敵副總指揮，陳長捷將軍任副總指揮，後來因爲左翼各軍戰鬥力單薄，不能完成任務，另以一部份中央軍增加於左翼，楊愛源亦奉令至後方任職，這是陣地配備的大致情形。

當時敵人知我增兵，亦派華北駐屯軍司令寺內壽一大將率兩師團到晉北增援，以全力進

攻太原，敵方聲言要在十月五日以前一定要攻下太原，我軍陣線既已一新，立以全力抵抗敵軍，當時山西有人主張先將敵人轟出雁門關，再在雁北與敵人決戰，但衛將軍及其他將士則力主在關內殲滅敵人，再進而收復雁北失地，自爲易事，後來就照此決定戰略，一方面由某軍在雁門關之東西兩方斷敵後路，一方面由正面各軍三路前進，並迂迴之左右，取大包圍形勢，當十月中旬左右，戰事十分激烈，雙方死亡均重，我郝夢麟將軍，劉家祺將軍等即於此時陣亡，中央軍陳劉彭各師長均身先士卒，奮不顧身，因此死傷極慘，某日兩小時內，死傷達三四千人之衆，敵軍一師團長亦陣亡，戰況之烈由此可知，即晉綏軍因在中央軍影響之下，亦極勇敢，偶有後退者，均以軍法從事，故士氣亦盛，可見無不戰之兵，只看統帥之指揮能力如何耳。

因爲我某軍佔領雁門關，平型關及靈邱廣靈蔚縣平魯一帶，已將敵之後路截斷，正面各軍亦予敵以重大打擊，使之失前進能力，本可完成殲滅的任務，惟因我兵力損失過大，到後來只能守住陣地，不能出擊，故無法完成任務，敵方亦損失重大，後援又斷，糧食困難，彈藥缺乏，只能守住陣地，不能前進，若非後路斷絕，敵再增援，則我方即感困難，反之若我方當時能再有一兩師兵力增加，亦可完成殲滅頑敵之任務，當局正在籌劃增兵之際，馮欽哉

部及川軍一部已開始向忻口出動，尙未完全到達，晉東忽發生變化，乃牽動晉北戰局，不能不退，致前功盡棄，誠堪痛惜，晉北每一戰士都感到無限傷感！

晉北戰事中我們曾俘虜日兵及偽蒙士兵不少，日兵中有一名森田壽勝者，據供日軍所最感困難者爲糧食缺乏，假使華軍長久支持下去，則日軍必感受極大的困難，由此可證明若非東線發生變化，晉北頗有殲滅敵人的把握，此外我們的戰利品也很多，皮衣械彈以外，最多者爲日兵所帶的種種符咒，一種爲長約一英尺之白紙摺爲寬約一英尺長約三英寸的紙摺，上印『出雲大社軍人安全守護』，中間蓋一圖章，一種爲長約一英寸，寬約半英寸之木牌，上刻『身代不動』四字，又有一種爲布條，上印『鮎原劍神社御守』字樣，都是敵方軍人怕死厭戰的證明。

忻口右翼，是×軍劉茂恩將軍負責的陣地，他指揮他的兩師與高桂滋的一師，劉將軍及其所轄各師長，自雁門關作戰以來，都是十分堅決的，劉將軍所部兩師先在平漢路作戰，晉北危急以後，又調到晉北，所部方到雁門關附近，大同已失，當時劉將軍個人乘汽車在部隊以前前進，已到大同城內，幾遭不測，戰事轉移到雁門關之時，劉部負守繁峙之任務，當時閻下令劉部北衝，爭奪某一山地，閻在電話中對劉說：『這個任務重大，你可以考慮一

下，是否勝任？』劉答：『命令既下，無考慮的必要，我可以立即執行，若司令長官認爲任務重大，恐難完成，請即配備後續部隊，以便於本軍失利後增援。』閻對劉之堅決，深爲感動，劉方下令執行，不到五分鐘，閻又改變命令，令劉部向南撤退至定襄一帶，劉因電台已拆，新任務的已下，忽又更改，十分困難，且深感不戰而退之錯誤，然既有命令，不能不從，乃向南撤退，後來有人說劉部不奉命令，先行撤退，致友軍不能不退，欲將不戰而退的責任加之於劉，實是冤枉，後來中央方面欲查究此事，已證明前說不確。

此次在忻口劉部任右翼，陣地在滹沱河之右靈山一帶，高桂滋師臨時亦歸其指揮，配備於同一陣地，因高部經過晉北察省之長期戰爭，損失甚大，只餘一兩千人，故右翼作戰之敵主力軍仍爲劉部，劉認爲右翼在戰略上應先奪取滹沱河東岸西榮花一帶之陣地，一則可以阻敵渡河，減少對中路後方之威脅，二則可以縮短本軍之陣線，易於防禦，乃不斷出擊，在西榮花與敵作爭奪戰，因此死傷甚多，終未達到目的，只能防禦靈山陣線，兵力不夠，不能繼續出擊，因敵方犧牲亦大，不能出擊，故靈山始終無慮，劉軍在此次晉北抗戰中之勇敢精神，屢爲各長官所稱道。

劉部的武器不良，在作戰上吃虧頗大，兵士始終賴肉體與敵相拚，壯烈精神，誠能使神

人共感，劉部槍械甚舊，槍口既鬆，又無刺刀，與敵接近時，敵以刺刀戮我，我以槍柄擊敵，優劣之勢，大相懸殊，故兵士均不願拿步槍，願多帶手榴彈，但手榴彈的數量有限，每遇有殲敵的機會時，手榴彈便不夠用，不得不放走敵人，自己後退，十月廿六日，敵一隊來攻靈山，續部隊約千餘人，我一連迎戰，將敵一隊擊退，進至敵續部隊而前，因敵處低在，本可以手榴彈殲滅此全部敵人，不幸我無手榴彈，致千餘敵人得以生還，我後退，功敗垂成，殊覺可惜，後來劉將軍令四鄉各地搜集刀矛鋼叉，爲衝鋒之武器，定襄縣各鄉村之刀矛鋼叉幾搜羅淨盡，這便是劉將軍所部健兒最後守靈山的惟一武器，以部落時代酋長戰爭中所用的武器，當強敵現代化的武器，能守靈山於不失，亦晉北戰事中一奇蹟也！

十月廿五日，內部某師一連附張全和，河南人，與敵接近時，被敵兵刺刀戳穿肚皮，將小腸帶出，張連附不得已離開陣地，將腸子納入肚皮，用腰帶纏住又執刀上陣迎敵，當時別人勸其醫治，阻其前進，均未生效，過半小時後，張連附背着兩個敵兵頭回來，對大家說：『我已經不賠本了』言罷，又解下腰帶將腸子扯出撕斷，對大家說：『我自份已無生望，不如快些死了』，言罷氣絕，全連同事爲之痛哭，當即掩埋於陣地，如此勇士，真不愧爲國之干城，我民族的壯烈精神，所謂大和魂當之亦有愧色。（十一月十一日，臨汾）

九·晉東戰役再檢討

記者十一日通訊中，已將晉北戰役作戰的經過情形大致的作了一番回憶，現在再把晉東戰役來作一番檢討，我們不怕失敗，我們要在每一次的失敗中獲得一點寶貴的教訓，在長期的抗戰中，若能逐漸的校正我們的缺點，勝利才有把握，記者今日由指揮晉東全部戰事的某方面，得知晉東戰役的概況，他們的說話最確實最公正，結論亦有相當價值，可惜記者因種種關係，還不能把真相全部供獻給讀者，這是記者心中所最感不安的！

晉東戰事發生之初，最缺乏一個適當的指揮官，於是黃紹茲便負了這獨當一面之責，他很想在這方面盡一番救亡的責任，然而他無直屬部隊，只帶了五位參謀，所指揮的軍隊又極複雜，一部份軍隊的素質較差，軍官對命令也不能積極貫徹，致步驟不齊，常失機宜，此為東線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黃於十月十日夜間離開太原，十一日晨到達井陘，當時馮欽哉負臨時指揮的責任，黃到時雖覺對軍隊之部署上有校正的必要，但時勢已不允許，就接馮所已決定之計劃實行，當即

回娘子關，敵人十日下午四時已到達井陘，進攻長生口與雪花山，當時雪花山之守軍爲十七師趙壽山部，趙本人雖極堅決，但所部兵力單薄，本不足以當此重要陣地的責任，至少應配備其他有力部隊協同負責，當時的部署上未注意及此，致雪花山一帶陣地相繼失守，至十二晚間，敵軍即直達舊關，馮欽哉部廿二師與一六九師當時本指定由洪子店前進守黑石關一帶要口，防敵向孟縣迂迴娘子關後路，但馮部未能及時到達指定地點，黃一方面要指揮部隊防舊關之敵，一方面又要調兵駐守孟縣方面，防敵由娘子關以北侵入後方，兵力既分，防禦舊關的力量更形單薄，當時舊關方面極爲危險，但最初的部署未週，爲構成東線失利的又一原因。

當舊關告急之時，黃頻調兵，簡直是無兵可調，馮部兩師行方不明，後來馮氏只調工兵一營到舊關附近，曾萬鍾之第三軍則始終在於側魚舖九龍關一帶，初未遵照命令行事，後來礙於軍法，始遵命前進，但甚遲緩，未能如期到達指定地點，抵舊關附近時已遲一日，第八路軍劉師雖能及時到達舊關奮勇擊敵，然只由側面攻擊，未能深入舊關狹道中斷敵後方歸路，因此種種原因，致舊關形勢日形惡化，若非孫連仲將軍及時率軍趕到與第三十八軍教導團之勇於犧牲，則舊關早在十月十三日已經失守矣。

孫軍原係由平漢綫調至陽泉一帶，向晉北增援，因舊關危急，臨時中止前進，加入晉東作戰，十三與十四兩日，敵屢次猛攻，距黃之司令部所在地不過一兩百米，因孫部奮勇，在關溝殲敵六七百，敵始後退，然旋復增援。該團二千餘人均爲晉軍學生，政治水平較高，異常奮勇，又在關溝殲敵千餘，我該團犧牲亦大，雖只餘二百餘人，仍與頑敵對拚到底，爲民族而犧牲，功在千秋！

川軍到達後，屢戰不利，其原因固多，然該軍初到，陸地不熟，衣服單薄，槍械不良，未得應有之補充，故其失利，亦可有原。

二十六日娘子關失守以後，我軍仍節節抵抗，在平定陽泉一帶不斷的發生血戰，因兵力單薄，無力反攻，至四日晚由壽陽退至石貼鎮，始結束晉東抗戰，轉移新陣地，向太谷方面退去，言之實堪痛心？

當敵由正太綫西進時，馮欽哉部向北退去，川軍向南退去曾萬鍾軍被敵圍包於平定以南，鐵道線可以說完全爲敵人避開，始終在鐵道線之正面與敵對抗者，惟有孫連仲軍，二十八軍教導團所餘兩連與趙壽山之十七師之餘部，這三部份可以說是東線自始至終抗戰最力犧牲最大的部隊，值得稱爲『民族英雄』，值得受全民族的頌揚。（十一月十二日，臨汾）

十·太原退出記

記者十二日由臨汾乘汽車赴汾陽視察我西路軍事情況，十三日行抵距汾陽西南約五六十里之兌九峪附近時，聞汾陽我軍已於十二日完全撤退，移地集結，敵人已過交城到文水，敵坦克車距汾陽縣城僅二十里，縣城四門關閉，由保安隊警察持維秩序，縣長已逃，記者鑒於形勢已非，不便前往，即夜折回，抵隰縣時已夜二時矣，沿途見軍隊絡繹南行，番號雜列，秩序不佳，交城文水汾陽兌九各地均被搶劫，沿途居民均有怨言，抗戰如欲勝利，此種軍民水火之現象必須積極掃除，兌九峪爲晉西一重要門戶，目前我有若干兵力扼守，若欲保障晉南之安全，或進而謀收復太原及其附近各縣，兌九峪至臨汾一線之重要，實不亞於其他各線，想當局已注意及此，就目前此綫之形勢言，記者認爲軍事上之配備，頗欠充分，隨時均有發生危險之可能，敵人未到，當地民衆卽已遭流離失所的痛苦，尤爲一大隱憂，此綫若一旦爲敵所乘，將牽動南晉之全局，望當局亟予補助。

十二日記者北去時宿隰縣之夜，曾晤與傅作義將軍共守太原之曾延毅將軍，談太原八日

失守之經過頗詳，當敵人本月四日夜間進至太原以東六十里之石貼鎮時，太原我軍政領袖及機關人員即決定即夜撤退，留傅作義將軍與曾延毅將軍共負守城之責，傅任城防司令，曾任戒嚴司令，五日午間敵已漸到太原郊外，開始攻城，我城內亦即應戰，至八日城失守時，共守四日，就中以六日至八日戰事爲最激烈，敵每日由晨至晚，不斷以飛機大砲轟炸，城內建築物三分之一被炸成瓦礫場，三分之一被燒，景象極慘，至八日上午九時許，敵先以砲轟開東門，我方以土袋掩塞，敵又以聯珠砲攻陷東北角城牆，其步兵在飛機掩護之下，由缺口衝入，我無法阻止，乃轉而巷戰，至午未息，午後二時許，敵佔我鼓樓，猛烈攻擊，我見大勢已去，乃開始由西門與南門退出，且戰且退，雙方均受重大犧牲。

敵攻城時着重於東北兩面，故留西南門爲我退路，一面攻城，一面在我西去必由之汾河岸上，佈置伏兵，並炸橋樑，當我軍退至河岸時，忽與敵作遭遇戰，傅將軍與曾將軍分率部隊應敵，終將敵衝散，乃涉水而過，時敵機由上投彈，敵軍復來河岸掃射，故我又遭犧牲，因水較深，淹斃者亦不少，此役犧牲之確數，尙待調查，大約總在三分之二左右，當晚渡河後，傅將軍赴某處收容部隊，曾將軍亦來隰縣收容。

有人謂民國十六年傅將軍守涿州曾守至三月之久，何以此次太原只能守四天？那時是內

戰，現在是國際戰，兩者的情勢根本上不同，不能作比較觀察，我們只說爲甚麼不能久守的原因，第一是守城的兵力不夠，第二是晉北撤退時未實行原定與敵曳戰的計劃，然而從根本上說起來，在現代的戰爭中，守城根本上是一種很笨的戰術，無論有多少守兵無論多堅固的城，沒有能長守而不被攻破的。

守城的兵力雖號稱十團，實際上不過五六千人，其中傅將軍所部六團，經過數月以來長久的戰役，不過一兩千人，閻錫山衛隊旅旅兩團，人數雖較多，也不過兩三千人，此外有李服膺舊部兩團，亦只七八百人，至於商人及居民早已逃避一空，所留者不過有些衰老與殘廢而已，軍隊得不到人民的援助，飲食亦感困難，疲憊之兵，自難望其施展背城借一之勇。

晉北各軍撤退時，原決定對敵曳戰，至太原城外時，與城內守軍互相策應，使敵能接近太原城，利用其砲火威力，但未能實現，各軍一直越太原而退往汾河兩岸，根本上無繼續作戰的企圖，太原城內守軍又少，不能出城佈防，沿山敵人接近城牆，結果不能不守城牆，城之面積既大，如何分佈？敵人在城外里許的高地上砲擊我城內和城牆，又以飛機轟炸，如何能守？然而傅將軍雖明知其如此，亦決定與敵血戰到底，決不自動放棄，甯受重大犧牲，亦決不使敵獲探囊取物之便，貽我以『不抵抗』之譏，明知不守而又非守不可之理由便在於此。

曾將軍與傅將軍在校時爲同學，出校後爲同事，二十年來兩人形體不離，親如骨肉。傅之戰功獲助於曾者不少，昔，傅守涿州之役，曾爲其砲兵團長，亦協力守城，曾將軍說，涿州之能久守，固由於城小而堅，然內戰較國際戰爭畢竟緩和得多，不能相比也云。（十一月十三日深夜，隰縣）

十一·晉戰局新形勢

自晉東戰事失利以後，我晉北正面各軍與晉東正面各軍，均作戰略上的撤退，因地形的關係，一直撤退到汾陽以西，和介休以南，娘子關方面入口的敵人沿着正太路，繼續的佔領了我們的平定，陽泉，壽陽，榆次，和正太路以南的昔陽以北的盂縣，又由榆次向南沿着同蒲路佔領了我們的徐溝，太谷，祁縣，平遙和介休，自八日陽曲（太原）失守以後，敵人向西南發度，繼續的領佔了我們的太原縣，清源，交城，文水，直到現在汾陽還沒有發現敵人，介休的敵人日前撤退平遙以後，延未再來，所以汾陽和介休事實上成了一種緩衝地帶，既無敵人，也沒有我們的縣長和駐軍。

介休以南的靈石等縣，昔陽以南和西南的諸縣，如和順，遼縣，檢社，沁縣和沁源，雁門關以內東南的五台，汾陽以北和西北以至西南的各縣，如青嵐，靜樂，興縣，方山，臨縣，離石，中陽，石樓，隰縣，都還是我們的防地，就軍事上言，我並沒有失去收復太原的可能，我們還佔着很好的據點，西起呂梁山，中經韓侯嶺，東至太行山，這是我們的新陣地，有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便利，若能與晉北第八路軍的遊擊戰爭配合起來，隨時都可以收出奇制勝之效。

敵人目前爲甚麼不繼續的向我們進攻呢，這有以下幾種原因：第一，敵人在忻口之役吃了我們相當的虧，他們知道我們之撤退是戰略上的原因，並非戰敗，也知道我們的戰鬥力非同小可，所以他們佔太原以後，也需要休息，更不敢冒險前進。第二，第八路軍近來不斷的攻擊敵人的後方，雁門關內連日不斷的獲得勝利，十二日佔領原平，把敵人趕至浮縣，正太路以北我遊擊隊十三日在河口至小莊間擊敵人的運輸隊，繳獲頗多，敵人爲鞏固其後方，當然不敢馬上南進再延長其交通線，現在正調大隊飛機轟炸我第八路軍遊擊隊，以資鞏固太原和雁門關娘子關內外的交通綫。第三，敵人似乎有在山西暫取守勢而轉移視線於平漢綫和津浦綫的可能，敵人利用便利的交通綫（華北各鐵路和公路）和交通工具（火車大量汽車），

慣於東奔西突，敵人於佔太原以後，知我還不能馬上反攻，便乘機轉移兵力於平漢綫，由平漢綫威脅山西之東南並阻我向北進展至石家莊斷娘子關後路，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敵人不佔汾陽介休，並不完全由於他們沒有力量。

有人說山西的敵人既不來攻，我們爲甚麼不反攻呢，山西抗戰的各軍爲甚麼不乘機與平漢綫津浦一路出擊，使敵人東西不顧呢？假使如此，自然是很好的，不過我們的當局並不是沒有這一點軍事常識，其所以不能者，自然有種種政治的和軍事的原因，只就山西來說，敵人固然需要休息，我們就不需要休息嗎？晉東和晉北的作戰部隊，有的作戰達四個月之久，有的損失重大，均急待休息和補充，而且十餘萬大軍，忽然作戰略上的退却，轉移新陣地，行軍距離達三四百里至七八百里，部隊是不是還需要整理呢？新陣地是不是還要佈置呢？我們的軍事當局目前正以兌九峪（西）韓侯嶺（中）紫紅口（東）爲據點，一面防敵進攻，一面整理軍容，佈置陣地，準備大戰，晝夜不停的工作着，並未休息，假使晉北特別是晉東各軍撤退時比較有秩序，則於太原附近豈可以達殲滅敵人或打擊敵人目的，至少太原也可以多守一個時期，俾益於新陣地之佈置偉大，好在敵人未敢繼續前進，我們還有時機完成初步的防線，否則情勢當更較今日惡劣也。

因爲敵人不敢來攻，我們也有所待，所以山西戰局目前成沉寂狀態，這種狀態也不能長久，敵人總是要來進攻的，我們也不能從此干休，假使條件具備，我們還要與敵人下手而進攻的，不過未來山西戰事之勝負，還不能專由山西來決定，假使平漢線我們能向北進展至石家莊，一面截斷娘子關敵人後路，一面保障山西東南之安全，則山西的戰局自有新發展的可能，否則山西之東南因平漢線軍事的關係，始終感受威脅，甚至使敵人有由東陽關一帶竄進的機會，則韓侯嶺一帶之防線便要發生極大的困難，目前在大名失守以後，平漢線的戰事已極關重要，不但關係河北省的命運，而且關係山西的命運，希國人注意及之。

山西的新佈置已日漸完成，各軍之收容，整理與補充也進行甚忙，目前敵人若來攻，已可無大問題了。（十一月十八日，臨汾。）

十二·華北抗戰前途與民衆動員

——周恩來談話——

就目前國際和國內的局勢言之，我們的抗戰將要轉入一個新的途徑了。

四個月以來，我們的英勇抗戰，雖然已給予了敵人嚴重的打擊，消滅了敵人速戰速決的幻想，然而我們自己所遭的失敗也是不能諱言的，雖然這是暫時的而非最後的失敗，雖然現在還只是我們持久抗戰的開始，我們也要公開的承認在這短時期內的失敗，失敗不是我們的恥辱而是我們勝利的起點，我們若能承認失敗而加以檢討，在這四個月以來的教訓中，及早認識新的形勢，準備新的途徑，則我們的抗戰無疑的會持久下去，使敵人所得勝利化爲烏有。

就國際的局勢言，九國公約會議已變成一幕滑稽劇，沒有什麼結果，不但無力排解，反而增強了敵人的兇焰，證明一切問題都要靠我們自己來解決。就國內的局勢言，各線的戰事都處於相當的不利形勢，特別是主要的兩個戰場，即淞滬和山西，敵人都有相當的發展，證明了抗戰不能不另闢新的途徑。再就山西一地而言，在我們目前所處的形勢之下，若能充份的開展民衆運動，若能增援大批的精銳部隊，和平漢綫的戰事配合起來，和晉北的游擊戰爭配合起來，還有挽回頹勢的可能，至少也有保障晉南的可能，然而事實上是我們的種種條件，還不能立刻具備齊全。

這是目前的新局勢，重要的問題，就在屈服呢？還是抗戰到底呢？就各方的情形言，當

然是要抗戰到底，絕對沒有中途屈服的可能，因此我們馬上就要準備新的抗戰途徑，所謂新的途徑就是下定抗戰到底的決心，由政治上和軍事上校正過去抗戰中所發現的種種缺點，根據國際和國內的新形勢，定出新的戰鬥方式，這所有的一切當局自然早在計慮之中，不過記者要特別提出的是須要在華北準備以有組織有計劃而廣大的游擊戰爭代替正規戰爭，在全國範圍內，準備把華北的游擊戰事與長江流域某些地方局部的正規戰爭配合起來，三年五年的發展下去。

記者在十月二十六日和十一月六日的兩次通訊中，曾說明九國公約會議之前途，曾說明山西抗戰之重要性和保衛山西的必要，因為山西之失守首先要影響到西北的局勢，敵人或可暫止於黃河，然而決不能中止向西北方面的發展，完成對於蘇聯和外蒙的包圍，截斷中蘇的聯絡線，並煽動回民組織所謂『回國』，記者又曾說明即使太原失守甚至山西全部失守，不惟不是我們抗戰的終結，恰恰相反，正是我們擴大抗戰的開始，記者所舉出的重要條件是大規模的組織民衆和大規模的開發華北的游擊戰爭，要在華北特別是在山西作戰的部隊不離開當地與口口口聯合起來，共同組織游擊戰爭，就記者估計，在一兩年以內，華北的武裝民衆可以發展到一兩百萬。這些話現在已不是空言，而是日漸接近於事實的真理，游擊戰爭在目

前應該馬上提入議事日程之中了。

記者認爲自己的觀察還是十分粗淺，而且對於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的估計還是不夠，在十九日往訪周恩來氏，請其在這些問題上提出透澈的意見，以應新局勢之下的要求。

周恩來這個人當不需記者介紹，他一月以來住在山西，由太原到臨汾，雖然沒有任何名義，雖然沒有在戰場工作出生入死的鬥爭，然而他無形之中在這裏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在某些問題起着決定的作用，他對山西當局的影響很大，他對於抗戰工作也盡了應有責任。

他在談話中始終還保持着信任和擁護最高領袖的精神，表現出堅決的和樂觀的態度，雖然對於各方面有種種的批評，然而都是善意的，都以挽救整個民族危機爲出發點，總而言之，他在政治上充份的表現出天真和率直的態度，毫無意氣用事之處，他說錯誤必須公開承認，公開批評，這樣才能進步，共產黨過去也犯過不少的錯誤，且都公開的承認並且公開的批評，然而共產黨並沒有因此而潰滅，希望國內任何方面，在此抗戰的嚴重關頭，莫掩飾錯誤，莫拒絕批評，則抗戰才能有新的前途。

他首先談到目前抗戰的形勢及其危機，他說上海和太原相繼失陷以後，目前的抗戰局勢正走入新的危機，這個危機的特點是政府的軍隊在數月來的英勇抗戰中已有相當犧牲而民眾

猶未興起之青黃不接的當中，國內外奸人發出的妥協調解的空氣相當抬頭的時候，具體的分析來看，甲，在戰局方面，日寇已佔領上海且進至蘇嘉鐵路附近，華北方面，敵人自佔領太原以後，已準備進過汾陽介休子洪口之線，平漢津浦亦有前進消息，日寇企圖在能整理以後，壓迫我大軍退過黃河南岸，以便向全世界宣告其佔領上海佔領華北的勝利，他將從事於華北自治，上海中立化，分化蒙回，搗亂華中華南的計劃，這一計劃可以在口頭上停戰掩護之下來進行，以欺蒙列強，利誘漢奸，這比明搶真火還來的毒辣！乙，九國公約會議雖然表示了英美的接近與積極，但他們不願取制裁的手段，因此日本愈強硬，他們愈無辦法，駐滬領事團之公開從事和平運動，這只有損害中國的利益才能做到，日本不但拒絕參加九國會議，而且向會議提出六項要求，（一）華北自治（二）內蒙獨立（三）劃淞滬方面日本已佔領各地爲日本租界，（四）禁止中國建設空軍並取消中國領空權（五）禁止中國沿海建設國防工事（六）不詳，英美已預定如中日都不遷就，則九國會議勢須延續下去，準備覓取新機會從事調停，蘇聯雖然對中國已有道義的及實際的援助，然而終不能離開英美而單獨行動，以維持和平陣線。丙，在軍事方面，我國正規軍隊已用到相當的數目，而民衆全面的動員，軍隊的改造，戰略戰術的改變，後方戰務的改善，在全國範圍內，依然沒有開始，戰事的

失利，部隊的損傷，又不免引起部份軍人失望的心理，丁，在民衆動員方面，三四月以來，民衆運動還是沉寂，許多大城市的民運反不如過去局部抗戰時的活躍，前線則得不到民衆的響應，後方得不到民衆的援助，民衆武裝不起來，這無異爲日本造順民，我們怕民衆造反嗎？目前正在向日本造反的廣大民衆，不但有些地方來開發民衆運動，前綫有些部隊紀律敗壞，且使民衆厭惡抗戰，這都是給日本造順民，給自己製造反者，不怕戰爭失利，最怕戰爭失掉人心，失掉人心將獲萬劫不復的惡果，由於上述的嚴重現象而發生了下列危機，甲，漢奸政權在華北上海內蒙都活躍起來，回奸也伺機而動，乙，投降主義如主張結束戰爭等等亦漸生長，丙，特殊化思想日漸生長，有些人主張苟安，甘心許多國土特殊化，有如過去的冀察，戰敗不能屈服中國，特殊化可以使中國陷於萬劫不復，故對日絕交十分必要，丁，失敗主義也日漸發生，認爲一切無辦法，傾向于退避黃河南岸以自保，這等於便利日寇統治華北。

記者問他目前妥協是可能嗎？妥協的空氣已經到了甚麼程度？我們將如何阻止妥協呢？

他說，妥協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第一，我們的最高領袖及重要當局都有抗戰到底的決心，譬如政府給九國會議中國代表團的訓令說日軍不從中國撤退沒有調解的餘地，蔣委員長

說要抵抗到底，目前講妥者便是漢奸，汪亦說主和者便是漢奸，這都是反對妥協者的當頭棒喝，第二、各戰區的將領都十分堅決。特別是淞滬方面。將領堅決異常，山西方面作戰的高級將領，我與他們接談時也都表示要抗戰到底，決不離開華北，第三，民衆雖然還沒有發動起來，但妥協之說民衆一定反對，因為華北的同仇既變成奴隸，華中華南亦將不免，誰願在妥協之下慢慢的被日本宰割呢？第四，全國的輿論界都十分堅決，直到目前我們還沒有發現任何權威公然主張妥協，目前妥協的空氣只是隨着戰爭之暫時失利而適當抬頭，還沒有壯大起來，我們看蔣委員長等爲甚麼要講那些堅決的話呢？當然不是無的放矢，一定是有些奸人在那裏有所表示，蔣委員長才作那種表示，阻止他們的陰謀，我們要以全力擴大抗戰的空氣，反對悲觀空氣，支持最高領袖的提示，打破奸人和投降主義者的鬼計，不然，那些鬼計也會由小而大，由局部而普及到全國的，所以目前正在抗戰到底中途夭折的嚴重關頭。希望全國輿論界多所努力。至於國際的調停我們也要堅決的反對，只有如此，才能抗戰到底而得最後的勝利。

他又說目前因淞滬戰事形勢之嚴重，我們的國民政府聽說將要有遷移重慶措置，這是一個好消息，由此亦可證明我們的政府和最高領袖的的確確有抗戰到底的決心，沒有妥協的餘

地。

其次他說堅持華北的抗戰及其前途，他說上海只是敵人的支戰場，其目的在牽制我們，其主戰場還在華北，華北是敵人的政略中心，如果華北的抗戰真告一段落，抗戰的危機將更嚴重，敵人在順利的條件之下，可以一口氣幹下去，因此堅持抗戰必須以堅持華北抗戰爲中心，華北抗戰若能持久，敵人將無法實現其全部陰謀，目前太原已失，華北抗戰還能繼續嗎？我們的答覆是可能的，絕對可能的

第一，假使中央能有得力的生力軍開來，能實行各線配合的出擊，能改變過去專事防禦的戰略戰術，能動員廣大的民衆參戰，則華北抗戰仍可轉變目前的頹勢，進入勝利的進攻。第二，如果上述條件一時作不到，甚至於敵人進到黃河北岸，佔領了我們的交通要道和黃河重要的渡口，抗戰在華北山西還是有堅久的可能，這必有下列條件：

甲，敵人的兵力沒有可能統治全華北，不僅是村莊不能完全佔了，卽城市也不能完全佔了，因此敵人不能不用漢奸部隊來統治許多城市，用他的重兵火力鞏固交通要道，用他的主力來找我們的軍隊作戰，正好我們便以游擊戰爭消滅漢奸，武裝民衆，截斷敵人的交通要道，奪取敵人的輜重彈藥，並以主力部隊在山地尋求敵人的小部而消滅之，乙，在地形上持

久戰也是可能的，敵人兵力之裝備只能適用於鐵路公路交通大道，最不適於山地，且不熟習中國內地道路，而山西全境冀察西部，冀熱邊境，都是山地，最便於我們的活動與擴大，丙，在氣候上外國人總不如本國人適宜，尤其是冬春兩季更於日軍不利，丁，民衆的條件是基本的條件，日寇無論如何欺騙利誘，只能有少數人受其愚弄，大多數民衆受其壓迫之後，還是要反對敵人愛護祖國的，敵人愈摧殘，民衆將愈覺醒爲生存而鬥爭，戊，民衆的武裝已有了初步的發展，特別是冀晉察邊將是華北持久戰的根據地，己，政府領袖及許多將領都有決心，如蔣委員長和閻司令都有極大的決心，我們還希望他們再進一步而作全面的佈置，庚，八路軍留在華北，將以其熟習的游擊戰爭，影響友軍。這一切有利的條件將使華北持久抗戰有極大的可能，將影響和推進全國抗戰的開展，掩護全國新軍隊之組織，而全國抗戰的開展也正支持着華北以游擊戰作立體的抗戰，同時將使日本無法迅速結束他們的軍事行動，而要嚮應全世界起來援助中國，最後得到全國生力軍之參加，可以轉到勝利的反攻，收復失地，驅逐日寇出中國。

記者問他，八路軍到晉北一個多月以來，在組織民衆，開發游擊戰爭中，有沒有明顯的成績給我們看，作爲華北持久抗戰有極大前途的證明，他說有的，不過還在初步發展中，現

在已經有兩三萬有組織的民衆，大部份是八路軍組織起來的，一部份是綏遠方面組織起來的，全部槍枝只有十分之二三，若政府能以過去軍隊調整以後所存的舊槍散佈到民間去，民衆武裝將會現出極大的力量，在持久的抗戰中，我們固然要由敵人補充我們的武裝，然在一開始必須先拿出一點本錢來才行。晉北武裝民衆的區域有六方面，（一）五台，繁峙，代縣，定襄，崞縣，盂縣一帶，約有五六千人，（二）廣靈，靈邱，渾源，蔚縣，懷仁方面，約有四五千人，（三）涞源，唐縣，阜平，以至平西房山，門頭溝一帶，約有三四千人，（四）曲陽，行唐，平山一帶，約有一二千人，（五）神池，平魯，井坪，行方口，偏關，臨縣一帶，因爲民衆受敵人的蹂躪較小，所以發動較前述各區稍慢，只有四五千人，（六）綏遠方面有四方面領導組織民衆的工作，甲，蒙旗保安隊，約有千餘人，乙，馬占山在黃河南岸之東勝縣一帶，約有二三百人，丙，王兆相在托克托一帶約有五六百人，丁，另有某方面也有數百人，若長期的發展下去，自然可以有很大的數目。

記者問他，在一兩年之後，華北的民衆武裝發展到一兩百萬，這一估計是否正確，他說可能的，東三省在不抵抗主權之下，義勇軍於九一八之後曾發展到六七十萬，華北在全面抗戰之下，發展到一兩百萬，自無問題，問題就在我們是否肯幹。

記者問他，八路軍在華北是否可以負起領導游擊戰爭的任務？他問只是八路軍還是不夠，記者問他還有甚麼更好的辦法？他說，有人已向政府建議，在華北設立某種組織，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領導華北的抗戰，這個組織可以容納各方面的代表來參加，在政府的指導之下，共同支持華北的持久抗戰，這個組織將實施民主的政治，使民衆信仰政府，反抗強敵而不爲強敵的順民，因爲在華北失陷以後，中央政府的權力及政令無法達到，覺醒的民衆自然要自動的組織起來，反抗敵人的壓迫，我們自然要免除種種登記的煩瑣法令，並要實施民主政治，免除苛捐雜稅，解除民衆的一切痛苦，這樣才能組織民衆，不然民衆不爲敵人所利用，便被敵人壓迫而不能反抗，我們的抗戰也要歸於失敗的，聽得說最高領袖已同意這種辦法，在必要的時候或可見之於實行。

最後，他談到堅持華北抗戰中我們的任務，第一，要改造軍隊正規軍犧牲一天多一天，因此組織新軍隊爲目前最近切的任務，首先要改造組織，使成爲利於山地游擊戰的組織，應採用三三制，附以游擊隊及輕便後方輜重與多數通信資材，其次政治工作制度必須建立，便成爲軍隊的生命線，提倡自覺紀律，保障軍民的密切關係，其一，改善軍隊生活，政治生活要平等，連隊經濟要公開，士兵生活要提高，官兵才能團結一致，其二，部隊的指揮要統以

獨斷專行的權利，要能使獨立作戰，分區活動，不怕留在敵人後方，不怕敵人截斷，其五，戰略戰術要改變，要適合於野戰運動戰游擊戰，軍人不爭地，其六，要建立各部隊的後方，使有源源不斷的接濟，必要時亦可謀自給，這種軍隊才是人民的革命的軍隊，這種指揮和編制才可以支持華北持久抗戰，取得最後的勝利。第二，要開放游擊戰爭區域以內的政權，華北已不是中國的統一政權，而是日寇的漢奸政策，我們應該以革命的三民主義的政權抗日政府對抗日寇的漢奸政權，日寇的自治是偽自治，我們應建立真自治，對抗日寇的偽自治，因此目前華北的政權，應該是國民政府一部份的地方政權，其次在組織上應該先從縣區施行地方自治，以堅持中華民國的正統，然後及於省區，其三，在政策上應實行抗日綱領。第三，開放民衆運動，否則軍隊將無法補充，作戰將無人援助，民衆武裝將無法建立，特別在華北是如此，第四，肅清漢奸。

記者問他，各方面對政府是否已有這些建議，他說有的，必要時政府大概也可以容納這種要求，總之，我們的最高領袖及其他方面既然要抗戰到底，凡有利於這一目的的意見，自然都可以听听的予以容納，至少我們希望如此。

十三·控制西北兩戰場的游擊戰

記者二十一日赴前方視察，二十四日回臨，此行曾晤前方數位將領，談論前方形勢甚詳，近來因娘子關之失守，忻口之撤兵，太原之失守，我們在軍事上雖然蒙了相當的不利，可是我們的重要將領並沒有因此而灰心喪氣，還是積極的準備迎敵，保衛晉南，即使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也都抱着誓死不渡黃河，轉正規戰爭爲游擊戰事，作長期抗戰的決心，記者與若干士兵談話來，也都表示有進無退的英勇精神，有個普通兵對記者說：『黃河以北就是我們的家，我們不想過河去，過了河也沒有出路。』這次轉移陣地時，各部隊雖然有相當的凌亂，據說逃兵很少，個個兵士都自動的歸隊，韓侯嶺的氣候已到了零下十度，有些士兵還穿着單衣，毫無怨言，他們處處都能原諒我們國家的困難情形。這是記者要首先向國人報告的可喜現象，望後方的民衆迅速一致的起來支持前方將士爲國家爲民族犧牲的寶貴精神，盡其後方應盡的責任。中華民國的土地和主權雖然被敵人侵略，只要我們的人心不死，中華民族永遠不會滅亡，我們最後總要取得我們民族在世界上生存的完全權利。

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氏，二十二日在某處召集各重要將領會商軍事之時，他表示了極大的決心，過去山西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雖然有很多的缺點，成爲山西戰事失利的極大因素，可是在數月以來不斷的失敗中，閻氏已獲得不少的教訓，目前他已有相當的決心，漸謀改善，不管這種改善在時間上是否允許，能做到甚麼程度，只要閻氏有此決心，這裨益於山西今後的抗戰前途極大。

朱德和彭德懷兩氏這次也赴某處參加閻氏所召集的軍事會議，他們對保持華北長期抗戰有極大的決心，對山西抗戰的前途也有極樂觀的態度，他們很願意各友軍一致堅決的留在黃河以北共負抗敵的責任，他們很願意以其熟練的游擊戰術協助各友軍影響各友軍全成爲保衛華北收復失地的支隊，他們認爲山現在起就應該積極的準備以山西爲基礎，開展華北的游擊戰爭，華北有百餘縣，有萬千的封鎖，有廣大的山地，敵人的兵力一定不會遍地走到，黃河也很多的渡口，敵人也不會個個封鎖，所以他們認爲以我們的游擊戰爭有極大的前途，後方的聯絡也不會因敵人封鎖黃河而阻斷，他們這種決心給予其他將領以極大的鼓勵，這是值得稱贊的。

八路軍在山西東北和西北的游擊戰爭，已有相當的基礎，在山西西部也正在開闢，在正

太路以南的和順遼縣榆北和榆次太谷的東南部，遊擊戰爭正在開展之中，與這裏接近的河北省贊黃縣已由該軍收復。以上這些地方的武裝民衆已有一兩千人，同蒲路北一段和娘子關以內的正太路綫，近來被該軍不斷的破壞，敵人的後方交通受了很大的威脅，敵人佔領太原以後不繼續南進，這當爲要重的原因之一，由此我們應該承認黃北的抗戰決不會因太原保定甚至濟南之失守而中止，也不會因敵人進至黃河北岸而中止，遊擊戰爭是將來制敵人死命的戰術，朱德說『我們固然不願意輕於放棄我們一尺一寸的土地，然而敵人的侵略逼着我們到這步田地，我們決不因此而自餒，敵人愈前進則其後方交通綫愈長，兵力愈不夠分配，則我們的遊擊戰爭便愈爲有利。』

這裏我們可以舉出一個實際的例證：當本月初敵人因我方轉移新陣地，由晉東和晉北長驅直入而佔領太原，其後方交通，因此加長而兵力亦少，我方不但破壞了正太與同蒲綫，且攻下原平，事實上即不能久佔，然敵人已受到很大的損失，敵人的大批文件，被我獲得，刻下正在繙譯之中，本月三日，敵人第二十師團某旅團之七九與八八兩聯隊由壽陽南進，先派其輜重隊前行，騾馬六七百匹，兵士四五百人，滿載軍需品，結隊南進，未加警戒，我某部事先偵知埋伏兩團兵於敵人必經之路廣陽鎮附近，當敵人走入山道距我伏兵約三百米之處，

手榴彈與機關槍齊發，敵陷於混亂，結果死傷士兵百餘，驟馬二三百匹，我獲驟馬四五百匹，俘兵二名，內有一傷兵已醫好，記者廿三日在洪洞曾看見俘虜騎着驟子，被押解於後方，據說候經過相當的開導以後始放其回去，向他們的國人和士兵說明我們的德意，揭破其軍官說華軍殘忍的虛偽宣傳，八路軍近來積極獎勵士兵活捉日本兵，不許殺害已失戰鬥能力的俘虜，爲了易於達到活捉的目的，爲每個士兵教會了四句日本話，使念得純熟，（一）不殺被壓迫的日本弟兄，（二）我們只打倒日本軍閥和資本家，（三）中日弟兄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四）優待被俘的日本士兵，這次那兩個士兵中有一個堅不繳槍，我們的士兵爲了捉活，亦不願打死他，後來向他念了上述四句話，收到偉大的效果，他說『我明白了』這句中國話意後，記者認爲這是其他各部對待俘虜應該學習的地方一個開導，成功的俘虜勝過我們千百槍砲的力量。

孫連仲將軍對記者說：『本軍自蘆溝橋事變以後，開始在良鄉一帶抗戰，經娘子關戰役，犧牲已達五分之四，但我們不管犧牲如何之大，有多少人算多少人，決不因人少而灰心。』記者對他說明國民政府二十日已移重慶了，他很興奮的說：『這個消息很好，這表明我們所說絕不妥協的決心目前絕對不能提起妥協，我們要長期抗戰，使敵人永遠不能因爲佔

了華北而復員。』記者問他對於將來留在黃河以北作遊擊戰爭的意見，他說：『只要有命令，我們是絕對不辭艱苦的，不過我認爲目前就應該有此準備，對各部隊統予各別的任務』記者認爲孫將軍這種意見極爲中肯，望當局即日作此種準備，免得臨時紊亂。記者又問他娘子關戰役的經過，他似乎不願意批評其他友軍在當時的過失，他只說他當時是奉令增援晉北的，十二日他已到太原，軍隊已到陽泉，當夜閻氏訪他說晉東緊急，非他前往不可，他便連夜離開太原，十三日便加入作戰，其時舊關已經失守，不過免強的支持了十幾天。記者問他何以娘子關戰事僅十餘日，就消耗了百餘萬發子彈？他說：『我也聽見衛總司令這樣說過，不過本軍只用了十餘萬發，其他便非所知了。』孫將軍的堅決精神，極可稱贊，目前歸他指揮的楊愛源將軍，因受他此種精神的鼓勵也較前積極了。

劉茂恩將軍之爲人質樸誠懇，極富於國家觀念，他對記者孜孜不倦的談述數月以來抗敵的經過，每當言及自天鎮失守以來，軍事亦即失利甚至不戰而退的事實時，他總是說『我們軍人沒有盡了自己的天職，真對不起老百姓，我們是老百姓的罪人！』記者問他對於將來作游擊戰爭的意見，因爲他過去曾參加過長期的『剿共』工作，受了『共軍』不少的影響，所以他對游擊戰爭很感興趣，他也懂得游擊戰爭的秘訣——整飭軍紀，接近民衆，使軍民打成

一片，他的軍隊幹部多爲智識份子，在山西作戰的部隊中，除中央軍與八路軍及孫連仲等部外，要算他所部的軍紀最好，記者親眼看見他所駐的某村莊中，農民均安居樂業，與某些部隊駐地的秩序相較，真有天壤之別，據軍政部派在該軍工作的聯絡參謀介景物對記者說，數月以來這部份沒有發現過一個逃兵，當忻口之役，定襄縣人民與該軍相處極好，民衆不但不逃避戰爭，而且每日自動的集合民伕數人担架傷兵，供給給養，饋贈肉食水果，劉將軍拒不收用，願照價給資，民衆反不以爲然，當陣地被敵的砲火打得粉碎，無法構築工事之時，需更多數麻袋，民衆乃自動的由婦女縫製了數萬個布袋，而且恐白色目標太顯，自動的將布袋染爲暗色，當奉令撤退之時，民衆男女老幼來道歡送，都帶着哭聲說：『你們走了我們怎麼了呢？』這都是在一般軍隊的防地所少見的情形。劉將軍關於游擊戰爭問題對記者說：『將來一定照這樣做，本軍決隨各友軍之後在黃河北岸抗戰到底，長官給我任何任務，我決不推辭，將盡現有的人數爲敵人拚完爲止。』言時態度極爲堅決。

劉部由平漢線轉戰晉北，經過雁門關與忻口之役，犧牲幾達半數，雁門關之役，他屢次受命於危難之際，毫不退縮，至今仍爲當局所稱道，忻口之役負守右翼靈山的責任，衛立煌將軍因其攻西榮花一再犧牲，先後兩次派某某兩部增援接防靈山，劉將軍因恐友軍陣地不

熟，於交替之際爲敵人所乘，請仍由所部守原地，以友軍爲警戒部隊，衛嘉其誠，均允如所請，劉將軍此種精神，實非以保存實力爲志的某些部隊所可比擬，當忻口撤退時，劉部奉令在汾河以東至晉祠一帶，任掩護部隊，在河東與敵作遭遇戰，犧牲三千餘人，師旅長數人幾乎被俘，最後卒完成其掩護的任務，但經此次犧牲以後，他的部隊只餘下三分之一了。衛將軍於四日入太原，與傅作義商守城問題，原擬儘可能的多守一個時期，牽制敵人，以便我大軍從容轉移陣地，不料各軍在敵人追擊之下，陣容欠佳，衛將軍六日始出太原，當時各軍因失統率，自由行動，甚形散亂，因劉將軍之掩護得力，始得安然渡過汾河，否則十萬大軍在汾河岸必遭極重大犧牲，所以劉將軍此次的功績甚大。

十月末旬八路軍某團在雁門關內火燒敵機二十二架之壯舉，是劉部八個偵探與某團合作的，敵機落下初被八個偵探發現，報告某團，共謀舉事，事後人皆知爲八路軍某團之功績，實際八個偵探之功績亦不可沒。

湯恩伯將軍，李默庵將軍，傅作義將軍等，因交通關係，未能晤面，就其過去在山西抗戰以來的精神來推測，他們一定都抱着在黃河以北抗戰到底的決心，不問可知，鄧錫侯將軍與孫震將軍，記者曾在某處會過，鄧將軍說：『所部川軍的棉衣至今還沒有換齊，槍械不

好，自入山西以來已經損失了五六千人，今後還是要努力於抗戰的』。

將來山西的正規戰爭轉爲游擊戰爭之時，有一個最嚴重的問題，目前就須加以考慮，這個問題不在於某些正規軍之無游擊戰的經驗，而在於某些正規軍之紀律問題，在將來作游擊戰爭時，無疑的，假如有此紀律欠佳的部隊不惟是無益而且有害，游擊戰爭的基礎就是民衆，失了民心，或不接近民衆，就不能談游擊戰爭，記者過去曾主張在黃以北的軍隊一律應使之留在河北參加游擊戰爭，目前記者在前方視察歸來之後，此種觀念有些改變了，記者認爲要使將來的游擊戰爭走到勝利之途，應該事先很快的對這種軍隊，儘可能的予以整理，改變其素質，若是不可能的話，應該調在後方去稍加休息與訓練，記者曾以此問題詢之衛立煌孫連仲劉茂恩及八路軍方面幾位將領，他們都認爲此問題極爲重要，因爲是關係友軍的事情，他們都不願意表示具體的意見，記者認爲最高軍事當局對此問題應早加考慮。

記者認爲晉綏軍，川軍特別是陝軍的某些部份，對紀律問題應加以注意，晉綏軍在晉北擾民最烈，此次在忻口撤退時也極紊亂，當娘子關各軍撤退時，有個下級軍官曾在某地遇見過兩個陝軍姦淫兩個女人，目前在晉西某縣駐紮的某部，在當地也有不法行爲，衛立煌將軍已接到可靠的報告，他對記者說『一定要嚴加制止』，然亦僅能去個電報予其長官一警告而

已，恐怕沒有甚麼效果的。

有人說某些部份的軍紀固然不好，然而山西的人民也有過於嗇鄙之處，這話的根據是山西人民在二十餘年以來，很少遭受內亂的打擊，很少軍事徵發的習慣，今忽有大軍壓境，從事徵發，自然不免要發生一種恐慌與不滿，這或者有相當理由，然而要人民妻女都不顧惜，這是世界上任何人永遠不會有的習慣。

最後，我們再談一談前方各陣線的近況，介休和汾陽一帶直到現在還沒有被敵人佔領，敵人還沒有馬上大舉南進的模樣，因而我們得有寬裕的時間佈置新的陣地，閻錫山氏廿二日在某處召集各重要將領開軍事會議，已商定戰略，我各部整理漸竣，已分別向指定的陣地推進，敵人是絕對不會久持的，目前之所以不迅速南攻，當然是受了平漢線我方軍事北展的牽制，整理後方交過，補充部隊，大概都是些重要原因，據當局所得精確情報，敵人在忻口之戰死亡達一萬七千餘人，受傷的還不在內，尸灰運到天津時曾有人親眼見過，由此可見敵人的補充也需相當時日，不過敵人目前已在進行配備中，平定方面有敵人一個師團司令部，平遙方面有敵人一個旅團司令部，交城方面亦有相當兵力，觀察敵人的配備，似分四大路線，而以鐵路和公路為中心。第一，西線方面，似將由汾陽分別向至軍渡一公路與經過隰縣蒲縣

至臨汾一公路進攻，前一公路長二七〇里，後一公路長五三〇里。第二，正面似將沿同蒲線攻韓侯嶺。第三，東線似將由祁縣經子洪鎮向沁縣之公路進攻，公路約長二〇〇里，由沁縣經沁源可威脅洪洞，動搖我韓侯嶺之後方。第四，似將由昔陽經和順遼縣向長治之公路進攻，此路約長三百里，我方亦在以上各線作相當配備，同時在長治晉城方面亦駐相當兵力，防敵人由平漢線方面襲入東陽關，威脅山西之東南。

我們的新陣地以呂梁山韓侯嶺太行山爲基點，雖然不如雁門關與娘子關之險要，然與毫無險要的忻口相比，則不可同日而語，我們在忻口那一個土堆上（大白水等地簡直是平原）既能守一月之久，而且給予敵人以重大打擊，若非受晉東牽動，最後還有殲滅全部敵人的把握，則今日之新陣地自可有更好的戰績，敵人欲衝破此線，大非易事，當局若能將兵力作適當的佈置，勿使敵人再得娘子關雁門關兩役中避實擊虛的便宜，雖不能說迅速的收復太原和晉北，至少也可以撐持一個比較長久的期間，能多支持一日，都對我們全部抗戰是有利的，國人慎勿存『山西大勢已去』的心理！

上戰場西

著者 季

漢口民生路河街一〇二號

雲

編輯者

戰時文化出版社

漢口民生路河街一〇二號

發行者

戰時文化出版社

印刷者

掃蕩報工務課

漢口張美之八卷第二號

總經理

戰時文化出版社武漢經理處

武昌胡林異路三一九號

實價：國幣二角二分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初版

掃蕩報版權翻印必究

西戰場上續集

季雲 著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

書前

根據歷史的教訓：文化由戰爭而演進。

偉大的著作產生於偉大的戰爭。

今日的中華民族已經展開劃時代的全民抗戰，這一次的抗戰實具有空前深刻的意義，它關係着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的絕續，它爆發着近百年來在列強權壓下的怒吼，無論在思想，行動，精神各方面，全中華民族顯然地已經在匍匐中躍了起來，這不但決斷着中華民族的歷史興衰，而且影響着全世界文化的動態。

來呀！我們需要英勇的戰士抵殺野心強盜的進攻，我們需要大無畏的精神剋服野心強盜的鋒銳武器，我們需要堅決的必勝信念粉碎強盜底正熾的野心鋒芒，我們需要文化總動員以增強我們偉大抗戰的力量。

本社在此至上的意義之下產生，同人爲着把握這一個騷動的時代，爲着繼續中華民族因戰爭而波動的歷史的紀錄，爲着使戰爭的烽火圈內產生偉大的著作而廣續演進我們的文化於戰爭當中，於是，我們的「戰時文化出版社」自動地肩負起這偉大的時代使命。

我們只有一個共同的信念：

「以抗戰文化的力量加入民族鬥爭，一致爭取最後的勝利！」

戰時文化出版社

弁言

山西是我們的心臟，是這一次抗戰的一個重點。從已往九個月血的戰史中觀察，山西的戰局，始終保持着它主要的地位。

華北的軍事行動剛起，張家口的國軍一後撤，敵騎便踏到了晉察交界的蔚縣，蔚縣爲雁門右翼的屏障，蔚縣失守，敵人立即威脅大同，進入雁門關，而晉北十餘縣也就相繼淪陷。敵人在戰略上，不先攻佔山東，不先取得河北的全部，却於此時全力進犯山西，這表明山西地位的重要。

經過無數次浴血奮戰，娘子關也棄守了。第二階段山西戰事於是開始。敵人從雁門娘子兩關大量進兵，浸假而沿正太路繼續的佔領了我們的平定，陽泉，壽陽，榆次，和正太路以南晉陽以北的盂縣，又榆次向南沿着同蒲路佔領了我們的徐溝，太谷，祁縣，平遙，介休。迨至陽曲（太原）失守，敵人更向西南發展，繼續佔領了我們的太原縣，清源，交城，文水。當時，汾陽還沒有敵軍。而我們的新陣地便以呂梁山韓侯嶺太行山爲基點，作持久抗戰的根據。許多人一時恐慌起來，以爲山西大勢已去，然而依據當時敵我的情況，我們並沒有處

在失利的地位，我們自始就有着保衛山西領土，收復失地的可能的信念。

局勢的變化，達到敵人對華第二期作戰的時期，敵人採取了外綫包圍的原則，實行大迂迴的計劃，企圖打通津浦，奪取徐州，威脅武漢。然而，戰爭的形勢阻礙了敵人的企圖，淮河陣綫的鬥爭，粉碎了敵人佔領徐州的野心，濟甯附近的爭奪，又阻止了敵人南下取歸德控制隴海的詭計。敵人終於不得不改變戰略而掃蕩豫北，進攻晉南，以期仍能達到二期作戰的目的。

這一陣線展開，西戰場上的血是流得更多。我們相繼又陷落了若干地區。山西的陣地戰已經失去效用，於是運動戰游擊戰大量的展開。但我們直到現在還有這個信心：山西雖然陷落了不少地區，而敵人佔有的，只是點和綫的佔有，不是平面性的佔有。我們的遊擊隊遍佈於山西各個角落，隨時可以予敵以嚴重的打擊。山西並沒有全部陷落，山西仍然有挽救整個局勢的可能。

編者在編就這一部「西戰場上續集」以後，益加堅定這種信念。西戰場的局勢，自南口鏖戰以迄太原退出後若干小地區的失陷，我們以呂梁山韓侯嶺太行山作長期抗戰的基礎，會戰系統地載於季雲先生「西戰場上」，這一冊續集，是剛好吻合着我們在韓侯嶺太行山以後

的局勢，發展到山西全面遊擊戰的階段。國人今日也許對於西戰場上的戰局，有點茫然，這一續集，正好解答了這一個疑難。

我們的山西仍然是我們的，我們希望無數的讀者在讀完這部西戰場的續集以後，對山西戰局有一個更深刻的了解。

金重子。二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西戰場上續集

目次

書前

弁言

- 一·山西戰局……………一
- 二·閻長官一夕談……………一〇
- 三·晉冀邊境的中心——長治……………一七
- 四·東陽關……………三〇
- 五·保衛晉南……………三六
- 六·棄守臨汾……………四二
- 七·黃河防禦線……………四八

八・瀘關烽火·····	五三
九・山西變爲了廣大的遊擊戰場·····	六二
十・保衛大河·····	七〇
十一・第一次重臨失土·····	七七
十二・三月風雲·····	八四
十三・山西戰局的總結（代編後）·····	九〇

西戰場上續集

一·山西戰局

正當南京陷落之日，敵人便在北平打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那塊偽組織的招牌，這是敵人公開的告訴全世界：他們侵略中國，並不以華北五省爲滿足，還要進而併吞整個的中國。

日本軍閥的最後目的是要建立他們在亞洲的霸權，他們企圖立在那所謂「日出之地」伸開左右手擁抱整個的亞洲。遠在西比利亞波斯阿富汗印度以至南洋羣島都是他們侵略的目的。他們要實現這個陰謀，有四個強大的敵人——美國，蘇聯，中國和英國，他們的政策最初是拉攏英國，緩和美國，先進攻蘇聯，侵略中國，最後和美國一戰，繼之再把孤立的英國由亞洲驅逐出去。然在要戰勝英國，而戰略上必先奪取西比利亞，要戰勝美蘇，亦必先使中國「屈膝」，要保持在中國的勝利，更非準備美蘇一戰不可。不管客觀上能否實現這一貫的政策，日本在主觀上是要這樣幹的，因此我們認爲「併吞整個中國」這並不是一件奇聞，也並不足使我們驚異，所以蔣委員長十六日告國民書中說：敵「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

「此必益強兇鋒，遂行其整個征服中國之野心」，又說我們「今日所遭之挫折，尙未達到艱危之極度」，這真是一語道破敵人的陰謀，所以全國上下應準備抗戰到底，今後再莫要猜謎似的討論「敵人到黃河北岸以後，是繼續南進呢，還是暫時停止？」這一類希圖苟安的問題，今日戰事之中心已不在華北，而在長江流域了，不抵抗則全國任何地方都難免敵人之蹂躪！

敵人要完成他們那建立亞洲霸權的陰謀，客觀上絕對不會如其主觀上所想的那樣順利。以爲可以把戰爭限於中國，限於西比利亞，甚至限於太平洋，恰恰相反，一定更掀起全世界的大戰爭，最後把他們自己導於潰崩，所以我們不必畏懼，蔣委員長告國民書中說：「敵愈深入，將愈陷於被動之地位 敵如必欲盡佔我四千萬里之土地，宰制我四萬萬之人民，所需兵力，當爲幾何。誠使我全國同胞，不屈不撓，前仆後繼，隨時隨地，皆能發動堅強之抵抗力，敵之武力，終有窮時，最後勝利必屬於我」，又說：「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這已經爲我們指出抗敵的總量和鬥爭的方法。所以我們曾希望敵。實行其「鯨吞」政策。

正當此時，記者再來山西戰區，在臨汾的軍政長官和民衆不但沒有因敵人陷落南京繼之

以設立爲異極而氣餒，恰恰相反，都興奮起來了，都認爲這是敵人給我們打嗎啡針促我們開始真正的抗戰，都一致擁護蔣委員長告國民書的精神，反對任何屈服的傾向。以上記者所論列的那幾段話，大體上都是到臨汾數日以來所聞各方面的意見，記者認爲目前的晉南，是收復晉北收復華北一個重要的堡壘，至少也是後方一個重要的屏障。這些各方面的情形應爲全國所重視。

記者這次由西京走到潼關，知道我們在沿黃河的南岸與西岸已建立堅固的工事，已佈置下強有力的控制部隊，黃河橋已經停止修築了，這不是準備放棄華北或山西，正是爲鞏固山西的陣容，使在山西的戰士知道他們沒有再後退的餘地而只有在那裏爲民族爭生存而犧牲了。走到黃河岸以後，看見很多的人民一船一船的渡過山西，有的攜着眷屬，有的攜着大批行李，與二十日以前一羣一羣向南逃走的情形大小相同了，這些人民都是以前由山西逃到陝西的「難民」，爲甚麼他們又西回去呢？這是許多人所發生的疑問，這固由於晉南近來已轉趨安靜，主要的還是由於人們在實際經驗中已知道跑之無益，有一位較有智識的商人告訴記者：「我們這次跑來陝西，大大的失策了，動產不能帶走，隨身帶的錢財又有限，吃完了還是作難民，最後不免要餓死，想起來爲甚麼要跑呢？敵人來了即不能活，能換一個敵人犧牲了

，也比餓死好，而且跑到陝西，敵人的飛機還是轟炸，還不如住在家鄉保險，與其死在陝西，又何如死在家鄉？所以我抱定犧牲決心，帶着家眷再回家去，今後無論如何也不再跑了，只要人心齊，大家不跑，共同抵抗，我們比敵人活的成份還許多些」。這些話大可以爲逃難者的啟鑒。

過了風陵渡以後，首先令人感覺到晉南的秩序比較二十日以前好多了，第一軍隊已沒有以前那樣亂，第二火車也賣票了，也運貨了，給予旅客和商人莫大的便利，這都是當局轉趨鎮靜，辦事整頓的結果。到臨汾以後，市面上已不似二十日以前那麼冷落了，雖然敵機在不久以前還轟炸過一次，死傷了七八十人，人民並沒有因此而現出恐慌。閻司令長官最近也回到臨汾，駐於某處，整理軍政，好像一切都漸漸上了軌道。最令人感到興奮的是臨汾抗戰的空氣比以前濃厚多了，軍政界都現出精神抖擻的樣子，民衆的組織如春筍似的生長起來，各地方的革命青年不斷的到臨汾來，參加抗戰工作。

閻氏在去年綏東戰役之前後的政治口號還是「守土抗戰」，意思是敵人來攻晉綏，便爲守土而抗戰，敵人若不來攻，晉綏決不談「收復失地」，因此便產生出「不怕事，不惹事」一套保安一隅的理論，當百靈廟大廳收復了以後，他便阻止晉綏軍乘勝收復商都，收復察北

，這就是「不怕事，不惹事」的具體表現，這次直至綏遠和晉北失守以後，他還沒有毅然決然的放棄這種成見，還想苟安一隅，以爲雁門關還可以繼他那「守土抗戰」的主張，所以當時對動員民衆工作，還只限於在晉北已失十三縣中未實行，雁門關以內是不許的，那時雖然組織了一個「第口戰區司令官行營民族革命戰地動員委員會」，可是這種「民族革命」也只許在雁北十三縣未實行，及至太原失守以後，他才明白只有「民族革命」才是答覆敵人侵略的有力辦法，最近他在軍事整理就緒以後，已經正式的把「民族革命」這一口號提出來了。他以此口號勸勉他的部屬，並組織民衆，不管怎麼樣，影響總是很好的。敵人不斷的造謠，漢奸也不斷的傳播敵人的造謠，說閻要與敵人妥協，藉此搖動人心，挑撥離間，閻以「民族革命」這一口號答覆這種造謠，不管怎麼樣，總是很有意義的。

關於組織民衆的工作和政治宣傳工作，閻氏對晉南已沒有以前種種的限制了，任何黨派只要是以抗日爲主旨，都可以在晉南取得工作地位，都可以發揮其抱負，自由的去組織民衆，在閻氏指導之下的機關會與少年先鋒隊，組織農民用「農民自衛隊」的名義，可是也有人用了「農民協會」的名義，閻氏並不反對，晉南有好些地方的農村近來已有不少的組織了。有人說他爲保存他的實力，爲保存他的地盤，不得不這樣求援於民衆，這是飢不擇食，我們

認爲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閻氏這樣辦法如能保住他所謂國實力和地盤，使敵人老吾老碰壁。難道這對中華民族求獨立求自由的運動還有害處嗎？能求援於民衆而不乞憐於敵人，那豈能可貴的，沒有非難的理由，記者在過去數次通訊中，對閻氏曾作過若干善意的批評，但是我們並沒有成見，我們決不抹煞他今後的好辦法。

臨汾各界在本月二十一日，曾舉行一次「堅持全國抗戰反奸示威大會」，參加的羣衆不下萬餘人，這不但在臨汾這個小小地方算是一次空前的盛會，即在全國其他地方也是罕見的，這次大會中充分的表現出羣衆擁護蔣委員長告國民書的熱烈，和反對屈服反對北平漢奸政權的轉能，衛立煌將軍因赴各地巡視部隊，派代表參加大會，該代表在演說的結局時說「我代表衛總司令報告大衆，晉南是收復晉北和收復華北的根據地，本軍所轄各部隊決不後退，最後一滴血也準備灑在晉南。」這項說頗得聽衆的喝彩，大衆認爲晉南和衛的緊決，晉南解決問題的，至少也要使敵人大大的吃虧，所以大家表示出安慰的樣子，願以全力爲軍事後盾，這一次會場的抗戰情緒極高，可見晉南的民心未死！

關於目前山西軍事形勢，敵人還是強着太原和同蒲線北段及太綏西段沿線的各縣，除過晉南以外的晉北大部份縣城和鄉村都還在我們的手中，敵人的兵力和視線目前都集中在長江

流域和津浦線南段，山西方面的敵人目前不惟還沒有準備回晉南進攻，同時也還沒有繼向晉北各地我們的游擊隊大舉進攻。可是任何人也不幻想晉南能像目前這樣永久的安靜下去，山西未來的局勢今後恐不能單由山西一地方來決定，而要看全國各地抗戰的局勢如何。敵人大概幻想在津浦線南段和山東得到勝利。由徐州威脅鄭州而取得平漢路的勝利。然後由平漢路向山西的東南方面威脅，使我晉南防線不戰而潰。可是在我們全國節節設防步步爲營的抵抗之下，敵人未必會如此順利。

以前報載臨汾電報，說是敵人向雁門關以外「撤退」了，有人因此說敵人要放棄山西了，有人說敵人要轉兵力於甯夏了，又有人說敵人要集中力量消滅晉北的口峪軍了，事實上都不盡然，所謂「撤退」云云，那句話確有語病，實際上並非撤退，而是敵人因在山西作戰以來的損失過大，原來的軍隊已不堪再戰，故不能不作一番調整，調去已無戰鬥力的舊軍隊，另調新的軍隊，目前山西敵人的軍隊又重新增加到四個師團了，由川原師團長負指揮之責，敵人在目前的局勢之下，還無力進攻甯夏，同時戰事重心轉於長江流域，我們節節抵抗，敵人欲罷不能，他們需要暫時緩和蘇聯和外蒙，也不能急急的進攻甯夏，刺激蘇聯和外蒙，口路軍分佈於山區，時時的破壞同蒲線和正太線，予鐵路沿線的敵人以不斷的打擊，敵人保護

這關係交通綫還來不及，那有胆子深入山中進攻我們呢？敵人在戰鬥上的缺點很多，他們的現代裝備根本上不適於在山中行軍，這是我們能利用游擊戰術致敵人死命的原因之一，即使在將來敵人也沒有方法消滅我們的游擊隊，何況在目前他們兵力單薄的時候呢，至於因「撤退」而致敵人放棄太原了，那更是幼稚得可笑。

汾陽和介休原來並沒有到敵人，我們近來重新派兵去保護地方，談不到是收復，平遙的敵人原來很少，他們怕受我們游擊隊的暗算，所以逃跑了，我們便派兵進佔，也無所謂收復，我們不同意不合事實的宣傳，爲民衆養成一種虛偽的心理，我們要使民衆知道，一切重要的失地之收復，都要經過我們流血的戰爭，莫想貪任何便宜，那裏隨便說敵人「撤退」了，某一地方「收復」了，適足以降低民衆抗敵的決心和準備，記者近來在陝西臨山西的某些地方，爲親身聽得老百姓說：「山西敵人已經撤退了，平遙介休汾陽都已收復了，太原也快收復了，咱們陝西不要緊了」，因此那些地方的糧價也漲了，人人都私相慶幸陝西能免於災禍，在客觀上那種虛偽的宣傳恰恰盡了漢奸鬆懈民心的作用！

我們的各部正規軍近來也各自組織游擊隊，每日由平遙子洪鎮汾陽文水各地出去打擊敵人。敵人在祁縣榆次交城各縣深匿城內，不敢出城，偶爾出城都以多數裝甲汽車結隊前進，

向我陣地擾亂，每次均被我擊退，我們這樣每天都要給敵人以多少消耗，每天總要打死他們幾十個士兵，加上口路軍在各地的游擊，敵人每天總要受不少的損失。

記者詢衛部某重要軍官，我們是不是在最近要回敵人反攻呢？他說我們在軍事上近來又有一種計的配備，現已大致完成，衛總司令頃正赴各地巡視，將來視各方面的形勢如何，再定反攻的時機，目前當不能斷定，可見山西的軍事當局時時都在準備進攻，並沒有鬆怠，不過戰爭總要有一種通盤籌劃，決不能操切從事的。

記者日內要赴前方各地，將來再繼續爲讀者報告些戰爭中勝利的消息，和前方各將領的堅決意志。（季雲。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臨汾。）

一一·閻長官一夕談

記者這次到臨汾以後，深感這裏的空氣比較以前太原的緊張得多新鮮得多了。記者爲明瞭實相起見，特於廿五日晚間八時訪閻司令長官於某處，暢談了半小時之久。

閻氏着與兵士同樣的灰色軍衣，鬚髮斑白，比較記者十九年在北平見面的時候蒼老得多了，不過他的精神似乎比較以前更爲健爽，而其態度之樂觀與沉着，亦充分的表現出他主張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屈服與蔣委員長具有同樣的堅決意志。相見握手寒暄後，便對坐談話，他始終現出和顏悅色孜孜不倦的樣子，由他談話中可以知道他過去在軍事上或有顧慮不週的地方，就第口戰區言，軍事上之失利，他應該負不少的責任，不過在政治上他對於抗戰的信念可以說是始終沒有動搖，縱或在某些問題上觀察的比較模糊，實行的比較猶豫，然而不能說他有屈服的傾向或企圖，從此對他抱有若干懷疑的人們當可釋然了。我們在抗戰中應該多多的互加策勵，不要總是消極的懷疑或說風涼話！

記者首先問：閻先生已提出鮮明的政治口號，這裏近來抗戰的空氣也特別濃厚，希望閻先生能講幾句話，藉以鼓勵軍心民氣，謀抗戰的勝利。他很和藹的說：可以。記者問：閻先

生對於目前的抗戰形勢認爲樂觀的還是悲觀的？他說：這要看我們今後的做法怎樣，我們若能在政治上以民族革命爲抗戰的旗幟，堅決的抗戰到底，則前途極可樂觀，所謂民族革命的要旨，就是組織民衆，訓練民衆，武裝民衆，拿民衆作爲抗戰的中堅力量，這才是弱國戰勝強國的康莊大道，這樣在軍事上所遭暫時的部份的失利是不足爲慮的，因爲我們的民衆已經充滿了民族意識，敵人到一個地方貼一張佈告總不能就算亡了我們，而且就敵人的國力言，他雖能侵略我們，然而却不能消化，日本某貴族議員曾規勸他們的軍人說，政府還要培養國力二十年，然後才能談到併吞中國，可見敵人的名達之士也承認他們自己的弱點。我們若不能這樣做去，則抗戰的前途就難說了。

記者問：就閻先生觀察，我們今後是不是能舉國一致的舉出民族革命的旗幟，爭取抗戰的勝利呢？他說：現在還看不定。記者問：然則閻先生認爲今後還有和平的可能嗎？若有意志不堅決的人主張和平，閻先生將持甚麼態度呢？他說，在南京陷落以後，和平已不可能了，過去也只聽得說德國大使陶德曼曾作過和平提議，別的沒有聽到，我認爲目前已無和平運動的事實存在了，和平之說不惟我們絕不可能，即敵方已絕難做到，敵人這次侵略我們已鑄成大錯，使他們欲罷不能，陷我南京以後，其錯誤愈深，勢成騎虎，他們是不能不將錯的幹

下去，又怎能言和？

記者問：閻先生對數月以來抗戰的經驗和教訓能爲我們指示出幾點嗎？他說：我們失敗的原因，可以由古人所說未雨綢繆那句話加以解釋，我們過去沒有做到未雨綢繆的功夫，責任該由誰負呢？我認爲這已往因於百年以來政治上的腐敗，許許多多的原因積聚到現在來所得的結果，國民黨秉政不久，自然也不能於頃刻之間挽回國運，九一八以後，我們的國家雖然已有準備，但無適當的準備，還是沒有做到未雨綢繆的功夫，百年來在政治上既然不能現代化而培養國力，欲在目前求得軍隊之現代化而戰勝強敵，那自然是很難的，所以這次在戰略上戰術上甚至在戰鬥上都表現出許多的錯誤來，不勝枚舉，在戰略上處於被動地位，當爲軍事上失利的重大原因，最令人痛心的是軍紀不良，戰敗以後的軍隊到處亂來，我們不怕失土地，最怕失民心，軍紀不良爲害最大，南京有人說，曾經預料到軍事的暫時失敗，然而沒有預料到軍隊的紀律不佳。我說，我不惟預料到軍事的暫時失敗，也預料到軍隊的紀律不佳，自古以來，凡戰敗的軍隊無不如此，這是軍隊不現代化的結果，何足爲奇？難道我們自己對我們軍隊的素質如何不明白嗎？還能有例外嗎？

記者問：然則今後我們的辦法應該怎樣呢？他說：我們首先要建立現代化的政治，則軍

隊之現代化自非難事，若是專求軍事之現代化而忽略了政治之現代化，那無異捨本求末還是無濟於事的。記者問：怎樣才能建立現代化的政治呢？他說：我認爲在目前抗戰中，中央政府要提出第一等的口號來。團結國民中第一等份子即最具抗戰堅決意志的份子，於這一口號之下，爲政治機構和抗戰的中堅力量，則國民中第二第三等份子自然會跟着前進，譬如鐵路上的列車，只要有了火車頭，則車皮就是老一點都可以拖着走的，中國四萬萬人若有一百萬第一等份子團結在政府領導之下，則三萬萬九千九百萬其他比較落後的份子自然也可以跟着走了，反之，假如政府所提出的口號是第二等的而不是第一等的，那麼國民中第一等份子的政治慾望不能滿足，自然就要與政府對立起來，甚至於革命政府便不能不制裁他們，這樣一來國力又要消耗於對內了，如何還能抵抗強敵呢？前邊我所說組織訓練和武裝民衆，並不是對全體國民言，而是指着組織訓練和武裝國民中第一等份子，這就夠了，要普遍的把國民加以組織訓練和武裝，不惟極困難且亦無意義，這就是在目前抗戰中實現政治現代化的最要法門，我們果能這樣做去，敵人侵略我們固然是我們的大不幸，可是要從另一方面想來，却是敵人幫助我們復興民族。

他繼續說：中國自秦始皇統一天下以來，這種大統一的國家龐然有大的存在了兩千多年

，這是世界史上實所罕見的，秦始皇焚書坑儒，眼光專門對內而不對外，時時都在防他的老百姓造反，不求進步，歷代都是如此，便形成了一種腐敗的政治，政府成了專門壓迫人民的機關，後世一旦要反其道而行，自非易事，譬如，歷代因政治腐敗，減輕人民負擔這一問題成爲強有力的輿論，數千年來幾乎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救民之道，現代的國家就不然了，牠不但不減輕民衆的負擔，還要加重民衆的負擔，以爲國家富強之基，你看歐美各先進國家那一國的人民不比中國人民的負擔重？法國英國那一國的苛捐雜稅不比中國多？可是中國就沒有人敢提倡加重人民負擔，你看全國的報紙那裏有登載過這類議論的？去年太原的報紙上曾經登載過，那不過是政府強迫的結果，我們的政府要取消苛捐雜稅，全國報紙也一致擁護這種辦法，我曾對孔庸之說過，取消苛雜就是取消國家的富強，過去因爲政治腐敗才有減輕人民負擔的要求，現在我們應該澄清政治，消除貪污，節省開支，不應該只以減輕人民負擔爲富強的方法，這種結果，將適得其反，由這一事證明政治上的改革，要一反兩千年來的積習是很難的，不過，只要我們肯做，事情沒有做不到的，譬如蘇聯，人家埋頭苦幹，一個五年計劃便富強起來了，到現在便無人敢侮，這便是未雨綢繆的成績，我們今後也要打起了這種精神來。

記者問：閻先生日前創辦民族革命大學是不是「製造火車頭」的意思呢？他說：不是的，即是一種臨時救急的辦法，爲的是改造地方軍隊，所謂「製造火車頭」這種事情非由中央政府去辦不可，地方政府絕無這種力量的。

記者問：晉南目前的軍事形勢怎麼樣？敵人最近是否要南犯？軍隊的整理已就緒了嗎？他說：軍隊的整理已不差甚麼了，敵人最近由雁門關向太原集中，由正太路運到榆次方面的彈藥也不少，似乎已有南犯的準備，今天敵人分三路向遼縣和順方向進攻，已被我們打退了一路。

記者問：就閻先生觀察，敵人數月以來對我們作戰已耗去了多少力量？他說：日本夠兵役年齡的國民，至少有三百六十萬，至于能參加戰鬥的兵力，也有二百多萬，今後對我們繼續作戰自然還有力量，不過他們的兵力有準備對蘇聯的，有準備侵略我們的，決不能傾全國之兵以謀我，數月以來他們把原來準備侵略我們的力量已經耗費殆盡了，今後要繼續侵略我們，自然要發生很大的困難，所以我們若能持久下去，自然有取得最後勝利的機會，當忻口戰爭開始之時，敵人原聲言數日以內要打敗我們，當攻到第六天還沒有攻下來，日本國內輿論大譁，非難之聲四起，認爲「皇軍」太沒面子，不允繼續由國內增兵，因爲他們不能把準

備對蘇聯的力量儘量犧牲於中國，忻口戰事延長到二十三天，日本軍部和前敵指揮的高級將官無不着急，不幸我們因戰略關係而撤退了，予敵人以機會，敵人下太原以後，馬上調在晉北之兵於上海，可見敵人此次對我作戰始終是以一部份有限的兵在各綫上調來調去，我們若能於守住上海和忻口之時，由平漢線北進，突破敵人一路，則敵人之失敗亦意中事，可惜平漢線沒有能及時進攻！

談至此，記者因閻氏尚有要公待理，乃告別。（季雲·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臨汾。）

三·晉冀豫邊的中心——長治

從臨汾到長治

晉南的得失，在未來的抗戰過程中，關係極為重大，晉南的東南角兒這個區域，關係晉南的戰局更加重要，長治是這個東南角上一個軍事重鎮，其重要不減於韓侯嶺子洪口兌九峪那些北面和西面的陣地，就戰略的意義言，或者還比較重要，所以記者最近由臨汾到這裏來，打算以長治為中心，考察晉城東陽關沁縣這些地方的形勢，藉以引起全國同胞之注意。

記者二日離臨汾，經過侯馬到高平，翼城到高平這一段公路多半是山地，而且一部份橋樑還未完成，所以車行極為顛簸，由侯馬到高平三百多里路，整整的走了一天，沿途山多松柏，頗覺秀麗，這是在北方所不多見的，不過鄉村的風氣蔽塞，婦女纏足之風仍盛，「三寸金蓮」這句話，我們在這些地方可以得到實際的證驗，「民治」這塊招牌在這個「模範省」整整的懸了二十六年，我們不知道牠惠及老百姓的究竟在甚麼地方？

記者四日在高平住了一夜，這就是秦將白起坑趙國降卒四十萬的地方，這裏的地脊民貧

，雖然有煤鐵絲梨等等特別出產，但因交通不便，求售不易，人民得不到很多的利益，譬如就煤言，煤田很廣，由五六里外運到縣域的煤，普通煤末每千斤只能售洋四五角，明煤每千斤只能售一元，除過本錢和運腳，這些轉運的窮苦人民能賺得多少？鐵主除過本利和捐稅而外，還能留給鐵工多少工資？所以我們想那些礦工一定是過着非人的牛馬生活，近來因為戰事的關係，交通阻斷，出口和入口的商業完成停滯了，譬如這裏出產的絲，大部份是織成手帕運到蒙古去賣的，現在已不可能了，所以表面上雖然還是昇平無事的樣子，實際上人民已感到無限的痛苦，他們却知道這是敵人侵略我們的結果。

五日上午由高平赴長治，這條公路是一百二十餘里的平川，因為遇見熟朋友，所以能乘汽車順利的前進，我們兩個人和司機擠在司機的坐位上，在記者這已是一種意外的享受，比較坐在車上面受那種風塵之苦好多了，沿途看見不少的山上散佈着鐵苗，無人採煉，自然對我們的給予不為不厚，我們則任令貨棄於地，還自限於一個前後農業國家，殊覺可惜，然而這次抗戰也許是給我們走上獨立自由的工業國家一個推動力。我們總會有報答自然厚賜我們的一天罷。當午到達長治，因為別的朋友之關照，得到十分舒適的住所，這住所是一家商店，這裏商人對這長途跋涉的旅客予以十分殷勤的待遇，使記者十分感激，午餐後記者便去

分訪這裏的軍政當局，開始了自巳分內的工作。

漫話當年

長治是一個頗有歷史意義的地方，禹貢屬冀州，商時爲黎國，秦時置壺關縣，屬上黨郡，戰國時爲上黨縣，屬趙國，明初改爲潞州，後又改爲長治縣，置潞安府，至民國廢府存縣，說起上黨來這算是歷史上很有名的地方，舊劇中所演「潞安州」那本戲的淵源就是這個地方，小說中說：「金兀朮領兵在路上行了一月有餘，到了南朝地界，第一關乃是潞安州」潞安州就是今之長治，爲甚麼長治在歷史上那樣有名？原因是牠在軍事上居於重要地位，戰國時代，各國東進西出，你討我伐，潞安州成爲兵家必爭之地，宋代金人入寇，由太原窺伺汴梁，潞安州亦爲必由之路，當金圍太原，平陽兵變之時，潞州知府張確曾奏言：「河東天下根本，安危所系，無河東豈特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敵旣得叛卒必南下，潞城百年不修築，將兵又皆伐邊，臣若得秦兵十萬人，猶足以抗敵，不然惟有一死報國耳」，書屢上不報，宣和八年二月金兵至，或獻謀欲自城東潰圍而出，確怒叱曰：確守土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乃戰而死，汴梁卒因潞州失而危殆，由此可知潞州之重要，今日寇侵我，與宋代金人入寇何異？張確之言卽在今日仍不失爲謀國遠見，今之守長治者亦能效古人「頭可斷

「腰不可屈」的忠勇精神乎？

當金元爭霸中原之際，金將必關河魯帶會奏言河北利害云：「今河東北之勢，全恃潞州，潞州兵強，則國家基本漸可復立……」。

金將納合蒲刺都亦會奏言潞州之重要云：「諸軍當汰去老弱。妙選精銳。鞏縣以北，黃河南岸及金鉤吊橋虎牢關虢州崤嶺，凡斜徑僻路，俱當置兵防守，以固潞州」，不幸朝議未從其言，後來潞州破，納力戰而死，金旋亦滅於元，今之長治在軍事上仍有極大的關係，我們希望長治的軍事當局對以上那些古人的識見幸加以重視。

古時的潞安州爲州甚麼能在軍事上有那樣的重要性？最主要的原因是由地理形成的。太行山起於河南經河北西入山西，又經晉城長治遼縣平定，東達井陘獲鹿而北爲恆山，所經山西各縣隨地異名，大約皆太行之分支，而壺關縣及長治潞城黎城三縣之東境實據太行之脊，朱子語錄中亦說：「太行山，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高處，過河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牠有居高臨下之勢，對其週圍各地均可發揮控制的力量，所以在歷代都爲兵爭最烈之地。

軍事上的價值

今之長治，在全國抗戰的形勢中，固不能盡與古之潯州相比擬，然亦自有其相當的重要性，我們應毋以今日的眼光，將長治的重要性加以分析。

就整個的山西說來，敵人僅僅佔了太原與大同和同蒲綫北段附近一部份縣份，山西以東北佈滿了我們的游擊隊，西北佈滿了我們的游擊隊和一部份正規軍，晉南六十餘縣還完全在我們的掌握之中，在軍事上山西還是「華北最後的堡壘」，我們不能認爲已無希望，退一步即就晉南說來，這一區域的軍事若與晉北的游擊戰事配合起來，還是我們支持華北甚至全國持久抗戰的一個重要點，假使晉南能有長時期或相當時期的抗戰，不但可牽制敵人很大的兵力，使之不能復員，使之不斷受消耗，而且是西北和全國後方的一個重要屏障，可使西北不發生動搖，可使後方作從容的準備，所以保衛晉南也是今後抗戰中極大的任務，再退一步言，即使晉南在將來不能長久保持在我們手裏，然而假若我們的軍隊能不渡黃河，在整個山西展開遊擊戰爭，敵人所能據有者也還只限於鐵路和公路附近的縣份，山西還是「收復失地，保障後方」的根據地，所以我們無論如何，對山西境內的正規戰或遊擊戰要堅持下去的。

我們能够堅持下去嗎？絕對能够的，只要我們有準備有決心，爲甚麼，就正規戰說，我們在呂梁山韓侯嶺和太行山一帶，還有堅固的陣地與充分的兵力，就遊擊戰說，我們在山西

至少有二個重要的據點，即西北，東北和東南，關於西北和東北那兩個據點，記者在過去通訊中會有過詳細的說明，現在我們專來說東南上這個據點，山西的東南部完全為太行山的支脈所分佈，平原很少，民間的小米高粱等糧食足供軍隊一兩年的食用，敵人現代的軍器在這個區域裏最難發揮威力，假使我們能把游擊戰和正規戰聯合得很好，能把民衆組織和食糧的分配準備的很好，我們在軍事上一定可以居優勢，山西東南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有兩個重要地方，即長治和晉城，就軍事上言，長治較晉城更爲重要，由長治向西經過高平至侯馬有一條公路，可以控制同蒲路南下的敵人，由長治向南至晉城的公路長二百餘里，可以控制道清路的東段，可以掩護鞏洛鄭，由長治向西北至子洪口的公路三百餘里，沁縣至子洪口一段完全是山嶺，那裏我們已經有相當兵力，退而可以掩護長治，進而可以威脅同蒲線祁縣太古的敵人，由長治向北至和順遼縣達昔陽平定，那一帶也是險峻的山嶺，已有我們的遊擊隊作下相當根據地，與河北省贊皇一帶的武裝民衆聯合起來，不斷的可以威脅正太路西段和石家莊順德一帶平漢線的敵人，由長治向東北經過潞城黎城至東陽關的公路約一百二十餘里，出關經豫北涉縣武安的邯鄲約二百里，那個關退而可以爲長治的掩蔽，進而可以不斷威脅邯鄲磁縣的敵人，東陽關以南經過平順壺關至陵川各縣的東境，有虹梯關玉峽關等十餘小口，山峽路

狹，不利於敵人現代的軍隊行軍，頗利於我們遊擊隊的進出，可以不斷的威脅由平漢綫南下的敵人，反之，假使長治爲敵人所佔，則山西東南這個區域我們在軍事上便要陷於困難地位。

冀晉豫邊區的中心

敵人是不是有侵入長治的企圖呢？那是無疑的。我們看看敵人的佈置便可明白，敵人對晉南固然打算突破韓侯嶺，佔我臨汾，向西抄我臨兌公路（臨汾至兌九峪）的後路，再南佔我曲沃侯馬，向東由我侯長公路（侯馬至長治）抄我長治晉城的後路，然而韓侯嶺之突破，敵人一定要付相當高的代價，即使能突破了韓侯嶺，也還不能解決晉東我們側擊的威脅，所以敵人對晉南在戰略上還是最注意進攻晉東，因而敵人不願單獨在韓侯嶺方面受犧牲，他們同時還注意進攻子洪口，目前敵人在祁縣一帶的增兵，就是這個目的，攻子洪口就是爲威脅長治，然而這還不是保險的辦法，所以敵想把晉南的進攻與平漢綫的進攻配合起來，一方面由東陽關進攻長治，一方面由道清路進攻晉城轉趨長治，可是這樣敵人的兵力還是不夠，所以敵人先謀蘇皖魯方面之發展，企圖進一步由蘇州西進，以比較優勢的兵力分佈於各綫，夾攻晉南，特別是山西的東南方面。因此我們說晉南和冀南的戰事將要因敵人在蘇皖魯方面的進攻而遲早爆發起來的，因此我們更可以明白長治在未來軍事上的重要性，長治不但在晉南

是一個重鎮，而且這是冀晉豫邊區的一個中心，其得失不但關係晉南，而且關係到冀南豫北豫西的安危。

長治近影

目前我們不但在軍事上要作充分的準備，特別注意在子洪口東陽關等地的配備，而且要爲各種很好的分配將來的游擊區域，要有專門組織民衆準備軍糧的工作，不然將來恐怕要發生軍隊搶渡黃河或軍民爭食的現象，那對晉南的全局也許發生很大的不良影響，山西東南這一區域的文化比較落後，民智未開，故民族觀念很淺薄，這是很可慮的一件事情，敵人最近由武安涉縣方面派來些漢奸偵探，警察已捉到幾個嫌疑重大的漢奸，所以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的工作刻不容緩，山西東南整個的都是地脊民貧，長治也是一樣，長治縣城很堅固，街道特別寬大，一看便知道是歷代的軍事重鎮，不過人民十分貧苦，縣城內沒有大的商店，找一家可以吃飯的飯館也很不容易，滿街所見大都是鳩形垢面的人民。談起教育來，以長治與晉城較好，長治有四個中等學校，現在都因時局關係停課了，一般的說來，教育還是落後的，與江浙一帶比較起來，至少相差五十年。這裏有個縣民衆動員實施委員會，由機關會公道團與縣政府共同組織，負組織民衆訓練民衆武裝民衆的責任，也在舉行壯丁訓練，每期四百人。

和沁縣方面都有充分的配備，東陽關外涉縣與武安一帶又有口口口部的遊擊隊活動，予敵人以極大的牽制，所以東陽關方面可以無慮。第口集團軍副司令也駐在長治，不過沒有多的兵力，口口口部在豫晉接界的口縣，沒有多的軍隊，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了，這部份的散兵對豫晉邊界的人民過去頗有騷擾，一次有該部散兵一兩百人盤據潞城縣某村，婦女們逃到山中，被其偵知，包圍之後，加以搶劫姦淫，當地駐軍則礙於友軍的面子，不便制裁，這是很可惜的！

四川的健兒

李口口將軍所率這一部份川軍，在四川即以善戰出名，中央原來調他率部一師出川參加抗戰，他請求率全部出川，由這一點事實已可證明他是一位具有濃厚民族觀念的模範軍人，由他以次的高級軍官以至士兵，看起來都很有朝氣，槍械原來在川軍中較他部整齊，最近中央又給予相當補充，已可應戰，士兵的棉衣已經由中央發給，給養則由中央所設兵站予以充分的供給，軍餉也能照常發下，故官兵人人興奮，準備殺敵，軍隊的紀律也極為嚴明，可說對地方是秋毫無犯的，記者三日來不時的往來市面，很少看見兵士冶游，這與過去我們在山西其他方所見的口軍大不相同，所以當地的老百姓個個稱頌，我們認為這是戰勝敵人的

第一個條件，李將軍能注意及此，不能不使我們對抗戰的前途慶幸。軍部參謀長魏口口師，長李口口，參謀長李口，記者都曾一一的去訪問過，他們全都表現出一種有我無敵的堅決態度。魏參謀長對最後勝利具有極大的信念，他說：「我們不能到敵人的國土上去殺敵人，已是極大的恥辱，今日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殺敵人，還不準備犧牲流血，那還算甚麼軍人？」這些話都係出於至誠，毫無虛飾，令人可佩！李師長對於數月來我們在抗戰中的弱點，對於敵人的弱點和優點，都說得很中肯，可見他是一位很用心的軍人，他談過去在四川曾參加過大小三百多次內戰，這次是第一次出川，能將過去參加內戰的那種精神轉而運用於民族戰爭，覺得十分痛快，十分榮幸，他說川軍此次出川參加抗戰的已有口口口師，留在省內者不過口口師，由這一點我們認為四川軍人已獲得極大的榮譽，此外記者還會到第口集團軍副司令部的參謀長謝口口，他是辛亥時代的老革命家，為人和藹而長厚，對於抗戰認為非持久的幹下去不可，所談多具卓見。

一片血誠話

記者六日赴某處訪問李口口將軍，他穿着很質樸的武裝，短小精悍，態度沉着，一見而知其為一位多謀善戰的將領，記者問他可不可以發表一點對抗戰前途的意見，藉以鼓勵軍心

民衆？他說：過去中央主張先作抗日準備，待機而戰，即和平未到絕望時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必要的時候受點屈辱，在國家的政策上計，也不算得甚麼，譬如歐戰中德國戰敗之時，凡爾賽那種屈辱的條約牠也可以接受，近年牠的國力漸漸恢復了，牠可一手撕破任何屈辱的條約，英法對牠也沒有奈何。可是偏偏有些人反對中央，主張立即抗日，現在既已抗日了，爲甚麼又有些人在觀望呢？可見以前主張抗日的動機並不純正，不過希望中央受外力的牽制，以便鞏固或擴大自己的權力罷了，目前抗戰不過剛開始，有許多人時時刻刻的希望國際發生變化，希望人家快點幫助，這種依賴他人的心理，也證明以前主戰抗日的動機並不堅決，剛剛受到一點挫折，就惶惶失措，要知道國際間的利害，關係不同，誰肯犧牲自己幫助別人？只要我們能持久抗戰，國際間的變化自然會有的，自己不努力專希望人家表示慷慨，那是空的，譬如歐戰時，戰爭爆發於一九一四年，英國在一九一五年才參加，所遭的危險局勢並不減於今日的我們，比利時的中立完全被破壞，政府也遷移到巴黎以外，然而危機以後還是渡過了，我們今日爲甚麼要那樣着急呢？我希望國人把上述那些不純正不堅決的毛病完全改掉，團結一致的堅持下去，抗戰是大有前途的，記者問他觀察敵情最近是不是要進攻晉南？若是進攻，還是由北南犯呢，還是由東陽關方面西犯呢？他說：

目前還不能斷定，記者問：山西東南在晉南的抗戰中，所居地位極爲重要，這裏的軍隊所負的任務也極爲重要，按目前的軍事配備言是不是已有把握？他說：東陽關方面已有充分配備，不是爲慮，惟希口口口方面的友軍能支持下去，則口縣亦可無慮，長治一帶自能鞏固，記者問：萬一我們被敵人突破時，軍隊是渡河呢？還是堅決的不離山西以游擊戰與敵人繼續週旋呢？他說：我們是聽命令而行的，中央要我們繼續在山西抗戰時，我們絕對不避艱險，不過我認爲要這樣做就要早作全盤策劃，我們萬一要與後方斷絕時，軍糧如何解決？爲要避免發生軍民爭食的現象，就必須早作準備，談至此記者乃興辭。

記者在這兩天與各軍事長官的談話中，得到一種極深刻的印象，就是大家都真的準備爲國家民族而犧牲，毫無畏縮苟安的心理，我們還希望大家在戰爭中把這種忠勇的精神再去作實際的發揮！（季雲。廿七年一月七日，長治。）

四·東陽關

敵人現正集中其主力南北夾攻津浦線，我們因此線關係抗戰全局特別是關係華北甚至西北未來的形勢極為重大，故亦以全力挫敵，最近數日以來，各方面都證明山西和平漢線敵人的兵力已先後部份的轉移於津浦綫，這兩方面的敵軍在目前還沒有力量大舉進犯，所謂平漢線正太線同蒲線某些地方最近敵軍之時時增加和不斷侵擾，還是一種烟幕作用，或局部的進攻，這幾方面敵軍增來增去，還是原有的那些兵力，不過把甲地的兵時而移駐乙地，忽而又移駐丙地而已，其目的何在？據各方面推測，大概爲（一）防我們策應津浦線的抵抗而由平漢同蒲等處反攻，（二）牽制我們的兵力，防我們向津浦方面轉移，（三）試探我們的主力所在，準備於必要時進犯，（四）佔領某些局部的陣地，準備正式進攻時的便利。

不過，我們並不能因此而忽視同蒲線與平漢線，敵人在必要的時候是一定要進犯的，在這一方面的進犯，敵人特別重視晉南，對於晉南又特別重視爲平漢同蒲正太和道清四條鐵路所包圍的山西東南，假使長治在軍事上是山西東南的樞紐，則子洪口東陽關等處都是長治的重要門戶，據各方面的觀察，敵人將來進攻晉南，不但在北面要把進攻韓侯嶺與進攻子洪口

配合起來，而且要把由平漢線向東陽關等處的進攻與對子洪口的進攻配合起來，所以記者於九日由長治來東陽關視察這邊的形勢。

長治到東陽關一百二十餘里，經過潞城與黎城兩縣，公路大部都因軍事關係，由我們自動的破壞了，所以只得乘騾車前往，大部分道路極爲崎嶇，差不多要走兩天，才能到達。

東陽關是太行山通冀晉的重要關口之一，太平天國革命之役，林鳳祥會率兵由此入晉，謀奪取太原，後來清廷因此才感覺這個口子重要而建立東陽關，關口距關市約五里，原建關牆已傾圮，僅有遺跡可睹，關口爲一磚洞，額刻「中州外翰」四字，實際上就原建東陽關言，並不險要，在現代戰爭上已不能視爲很好的障地，一般人所說東陽關之險要是指關口以外太行山之險要而言，這裏太行山之險要並不減於雁門關娘子關的形勢，我們讀一讀魏武的「苦寒行」便可知道，那首詩說：「北口太行，艱哉何崔嵬，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烈，熊羆對我陽，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速行多所懷，我心何抑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柶，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担囊行取薪，斧冰枝作糜，悲徇東山詩，悠悠使我忘。」白香山「初入太行山」亦云：「天冷日不光，太行峯蒼莽，嘗聞此中險，今我方能往，馬蹄凍

且滑，羊腸不可上，若比世路難，猶自平如掌。」

記者曾登東陽關故址，東望峯巒起伏，真是嵯峨萬狀，寒風凜烈，直使皮膚發疼，由西口至東口達三四十里，全爲山嶺，僅兩山壁立之間，有乾涸的河道可行，山峯高者達兩千公尺左右，低者亦有一千公尺左右，出關卽爲豫北涉興，涉興稍向東北行一百四十里爲武安，武安東南六十里爲平漢線之邯鄲，涉興向東南行一百五六里爲彭城鎮，彭城鎮稍向東南行三四十爲平漢線之磁興，這是敵人由平漢線進攻東陽關的兩條大道，近來順德的敵人增加到約二萬人，步騎炮兵都有，邯鄲敵增加到千餘人，爲一〇八師之金發聯隊與悍野炮隊，敵近來想佔我涉興，並消滅涉興武安一帶我某部騎兵與孫殿英部游擊隊，於上月末已開始進攻，這可說於進攻東陽關的「預備戰」，上月二十七日敵河西少佐率聯合兵種千餘人，附砲十五門，坦克車六輛，攻武安興城，當時我游擊隊因武安無險，在形勢上不能久守，乃放棄興城西向太行山邊撤退，完全爲戰略關係，城遂爲敵所佔。前數日敵因我游擊隊威脅，不惟不敢繼續向涉興前進，有時又放棄武安東退，至本月十日敵忽又分三路由武安西進，其企圖似乎還在消滅涉興一帶我游擊進，尙未至進攻東關的時時發。

磁縣的敵人千餘人於上月末進抵彭城鎮，三十日晨佔領。我游擊隊退至該鎮西北與敵對

時至今，因爲該鎮在平原，戰略上不能不放棄而退至太行山邊作戰，本月三日，該鎮的敵人增加二三千人，會有四百餘人西進，似欲斷我涉興至林興的聯絡綫，但至今敵時進時退，尙未敢向西深入。

東陽關的形勢既甚雄壯，我們的工事經某某數部數月以來先後相繼修築，陸地長達五六十里，極爲堅固，敵若由涉興稍向西行入山口，必覆受到極大的打擊，據東陽關守軍某長官語記者，敵人若來攻東陽關，必難得逞，敵人的現代化兵器不便入山，卽入山亦難發揮威力，如山中道路我們已破壞，敵之坦克車不便前進；敵人沒有與我們對立的山頭，大炮難有作用；飛機在一千至兩千公尺的山上飛行，若欲避我們的步槍封擊，至少還要在山頂一千公尺以上飛行，如此不但投彈目標不準，而且高空風烈而寒，尤爲不利。第二，敵人現在山西和平漢綫的兵力不够，不敢冒險，第三，關外有我們的游擊隊可予敵人相當牽制，結局敵人或將視津浦綫的形勢如何而再定攻晉方針，或將避實擊虛由東陽關南北的小口偷入，襲我東陽關或潞城長治的後方。

敵過去在山西作戰，慣於運用迂迴戰，避實擊虛。雁門關雖險，然而敵人並沒有攻雁門關正面，娘子關雖險，然而敵人亦並沒有攻娘子關的正面，韓侯嶺雖險，可是敵人却似乎注

意由于洪口方面側襲，東陽關方面恐怕也將有同樣的情形。以東陽關之險處，敵人敢萬攻入，一定要付極大的代價，必不爲敵人所取。假使津浦線我們能打擊敵人，假使平漢線道清線以至隴海線能鞏固而持久下去，假使韓侯嶺子洪口等處能無所慮，則敵人改由平漢線進攻山西東南，大概要偷進小口，尤其以偷進東陽關以南小口的時機爲多，因爲和順遼興一帶我們的游擊隊已有相當基礎，敵人由東陽關以北的小口攻入不易，不久以前敵人進攻和順遼興已經失敗，自不敢再在那一方面冒險，本月九日，順德的敵人分三路西進，似乎東進攻晉極關，威脅遼興，然而敵人還只在離開平漢綫二三里的地區活動，與贊皇附近我游擊隊週旋，並未敢深入。

東陽關以南，經過潞城，平順，壺關至陵川各縣，有十幾個小口，特別是平順以北的虹梯關和以南的玉峽關，爲敵人所注意。所以彰德的敵人二千餘人，附炮十餘門，坦克車十餘輛於上月廿五日進攻以東四五十里水冶鎮，當時我們因戰略關係，退至太行山邊迎敵，該鎮遂於二十九日被佔，敵人近數日來有由該鎮前進進攻林縣的企圖，因爲那裏入口至平順是一條大道，由平順南可直接威脅長治，可達潞城，抄東陽關之後方，林縣西南之分澗鎮近亦爲敵人所注意，可見敵人確有接東陽關而偷進小口的企圖，不過，我們的軍事當局已注意及此

，對各小口均已準備，敵決難逞。

要守東陽關和其以南的諸小口，不但要注意各口工事和兵力，同時還要注意在各口外的游擊戰，牽制敵人，使敵人不能抄近各口，第一戰區的司令部長官現已注意及此，對林縣已增派很精銳的部隊增防，因為那裏原有的駐軍口口口部，不但兵力單薄，而且紀律不佳，與民衆的關係很不好，不能保衛林縣於無慮也。

我們的當局對山西東南的防務既如此注意，而該方面的地形又那樣有利於我們，所以各方面的態度都很樂觀，東陽關方面近來入關的難民一天一天的不斷，大概都是邯鄲磁縣武安彭城鎮一帶的老百姓，有的步行，有的騎驢，男女老幼都有，頗爲狼狽。記者所遇見的，多爲武安和彭城鎮的難民，問他們爲甚麼要跑？他們說敵人來了，不能安居。問他們敵人到了以後怎麼對待我們的人民？他們說在敵人來的以前就離開家裏，所以不明白。由此看來他們全是毫無意識的亂跑。東陽關稍有資產的人近來也都遷走了，不過這裏的市集每天還很熱鬧，涉縣的柿餅運入關的很多，襄城潞城長治一帶的人，多到這裏來買，因爲這是舊歷年節一種時髦的「年貨」。（季雲·一月十日，東陽關。）

五·保衛晉南

山西的戰局，自太原不守後，可以說入了沉寂的狀況；這是由於敵人停止南攻，集中兵力，對付晉北，正規軍撤退晉南藉以補充，整理，休息。在最近半月來，晉東發生戰事後，山西的戰局，又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

半年來抗戰的血的教訓告訴我們，毫無疑問地，敵人在軍事上進行着侵華戰略的一貫帶有毀滅性的大迂迴，以奏分進合擊的效能：現在仍用這一戰略，脅威武漢，夾南擊晉；記者在通訊中，早經指出這一點。

敵人採取這種帶有冒險性的戰略，是否得到成就？不可諱言地，由於我們軍事上政治上的弱點，便利了敵人的冒險。我們且拿太原做例子吧，當敵人由大同進攻太原的時候，牠以正面作主力，沿着同蒲線北段向南挺進，同時又由石家莊，娘子關出兵，沿着正太路西進，抄襲太原之後，牽制我忻口作戰部隊，迫使我不得不移新陣地，敵人遂達到分進合擊之效，短短的四天，太原終於淪落於敵人之手了。

在敵人戰略上，不僅採取這種冒險性的戰略，而且實行着避重就輕，突擊弱點；又由於

我軍過去的互不配合，而敵人又得到意外的成功。這，我們再拿雁門關做例子吧。當敵人進攻雁門關的時候，牠深知雁門關及其東西附近形勢險要，而其構築有堅固的國防工事，攻奪困難，牠在正面用一部向雁門關及其東西之楊芳口，茹越口楊兵進攻，用其主力則繞道蔚縣向我國防工事薄弱之平型關進攻，企圖突破平型關而繞至雁門關以南，則雁門垂手可得。

在目前，敵人仍然進行着這一套慣用的戰略：在南戰綫上，牠集中兵力於津浦路南北段，逼取徐州，企圖打通津浦綫，將以主力進窺鄭州，截斷隴海綫，平漢綫，與信陽之敵會合，然後沿平漢綫南下，再與長江兩岸之敵會合，進攻武漢；在西戰綫上，牠將以隴海路主力，配合着黃河北岸之平漢綫與同蒲路北段之敵，形成一種包圍形勢，企圖殲我晉南的抗戰軍，而攫取晉南敵人的如意算盤！

三個月來的山西戰況，以韓侯嶺爲界，敵我對峙着。韓侯嶺爲我晉南屏障，呂梁山與太行山交點於此，峯巒起伏，綿亘百餘里，形勢極爲峻險，而且我構築有堅固的國防工事，兵力雄厚，配備亦極嚴密，士氣旺盛，臨險扼守，敵人深知實難得逞，更因爲晉北遊擊隊的活躍，威脅牠四條鐵路，不斷地在襲擊，使牠不得不改變軍事的方向。

一月以來，敵人在晉北採取守勢，惟恐我反攻，不得不用種種方式，虛張聲勢，掩護自

已。在祁縣，太古，太原，交城等地，頻頻調防，白天進東門，夜晚出西門，勒令民夫，搬運子彈，自此移彼，自彼移此，據逃來的人講，十箱子彈，充其量不過兩三箱，其餘全是磚頭瓦塊，連派飛機，轟炸汾陽，文水，沁縣等，在祁縣，交城，強迫民夫，構築工事。窺此情況，目前正面尚無南攻模樣，而且也沒有大規模地進攻晉北遊擊隊的趨勢。就此來看，我們不能幻想敵人不進攻晉南了，我們不可以認為高枕無憂，我們應該更進一步地去明白敵人有所新的企圖呢！

在晉東，敵人集中主力於平漢綫與正太綫，窺我晉南，八九日敵由昔陽，平定分三路西犯，被我軍擊潰，十一日敵增兵邯鄲離縣達兩萬餘，由武安，彭城，涉縣，進犯和順，遼縣，企圖打通西北兩戰區；再由武安，涉縣進窺東陽關，以威脅長治。北佔和順，遼縣，榆社，與太原，祁縣敵台，我韓侯嶺部隊，腹背受敵；南佔晉城，長治，西向臨汾挺進，則晉南不戰自亂！這是敵人進攻晉南的計劃。

晉南是收復山西收復華北的軍事政治根據地，記者在通訊中，在在強調著。不僅如此，就全國抗戰形勢而言，山西是國防的最前線，在山西抗戰的經驗，可以做全國抗戰的借鑑；山西抗戰運動的積極性，可以做全中國——最低限度可以說華北——的模範。六個月的抗戰

• 把山西鍛鍊成民族革命戰爭最有力的一環，或爲西北乃至全國的一道長城，可以鞏固西北，使敵人一籌莫展；可以做全國後方的屏障，俾使全國後方得有充分的準備，增強抗戰力量。因此，保衛晉南是山西抗戰軍與抗戰民衆目前唯一的中心任務！

我們爲了完成這一神聖的任務，記者謹向前綫的英勇將士和後方的苦鬥的民衆，有如以下幾點貢獻：

(一) 立即選派精悍英勇的機動部隊，長期在平漢與正太兩線活動，澈底破壞這兩綫的鐵路，斷絕敵人的交通；

(二) 調遣陝西，河南堅強部隊，集中隴海線，阻止敵人西犯；

(三) 在東陽關，子洪口，和順，遼縣，晉城，長治等地，立刻充分配備雄厚兵力，保守各該地；

(四) 對同蒲，平漢線上的抗戰軍，最大限度地政治動員起來，提高抗戰情緒，加強戰鬥力量；

(五) 接近敵前線的正規軍，必須互相策應起來，堅持主動地位，積極進攻，以免被敵人各個擊破；

(六) 正規軍的游擊隊大量地組織起來，擾到敵人後方去，大胆地展開游擊戰；

(七) 正規軍與游擊隊緊密地配合起來，很靈活地建立起我們的交通網；

(八) 普遍地發動民衆，採取有效辦法，澈底肅清漢奸敵探，并授與民衆裁判漢奸等的最高權力；

(九) 廣泛地發動晉南的游擊戰，正常地與正規軍配合起來，積極進攻昔陽，平定等地之敵；

(十) 積極組織民衆，偵察警戒，封鎖消息，破壞敵軍交通，維持我軍交通，協助軍隊，構築工事；

(十一) 派遣大批軍事政治幹部，深入敵人後方，號召敵人後方的人民，破壞敵人的交通，無綫電台，及其他一切工具；

(十二) 爭取爲敵人所驅使的滿蒙軍及反軍閥的日本軍隊中的青年鬥士到我們陣線上來，脫離敵人的壓迫，瓦解敵軍。

只有這樣，才能給打擊者以打擊。很清楚地，敵人目前對中國的進攻，是軍事與政治并進，企圖在這「雙管齊下」的政策下，滅亡了中國，在政治上，牠無恥的承認了牠一手扶植

起來的北平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否認我國民政府，採取斷絕外交的方式而強調「既成事實」。十一日敵御前會議，公然決議否認我國民政府，堅持繼續對華侵略的軍事行動，繼之廿二日敵相廣田在會議上公敢宣佈對我和議條件四條，御用德使向我提出，企圖使我屈辱妥協。在軍事，積極逼取徐州，威脅武漢，將集中主力於隴海線，沿綫西侵；增兵正太，與平漢兩線，從我側翼進攻晉南。

敵人這種猖狂妖氛，烏烟瘴氣地圍繞在我們四萬萬五千萬的黃帝子孫的身邊，這只有使我們憤怒，使我們激昂！我們堅信我們的團結力量，抗戰決心，勝過敵人的飛機大炮，敵人的侵略野心，將在我們這種偉大的信念下一敗塗地！

同胞們，起來，賭着生命來保衛我們的晉南！（尊一。一月廿四日，臨汾。）

六·棄守臨汾

記者於二月廿二日由西安重赴西戰場上去。二十三日上午九時左右渡過黃河，當天下午二時五十分乘同蒲車北上。全列車多係軍人及各地投考民族革命大學及隨營政治軍事學校的青年男女，從他們的談話中，得到津浦線我抗戰軍的英勇史蹟以及其他各地民衆運動的實況。兒童玩具式的同蒲車，正如「孔雀東南飛，十里一徘徊」的名句。風陵渡距臨汾不過五百多華里，整整搖晃了一夜，僅走了不到三分之二的路程，真急煞人！

到了第二天，沿路停站，每到一站，至少要停一個多鐘頭，詢諸護路兵，才知道爲了「錯車」。這一天南下的列車，竟達十餘次，一部份是難民，一部份是傷兵，其他一部份是軍用運輸車，而今一部份做了運輸「眷屬」的專車，每輛車頂上，都踞坐着難民，他們都以驚奇的眼光注視着我們，在北上下下車交錯的當兒，乘機隔車詢問他們，得悉「前方吃緊」消息。

和記者同座的有一位駐防霍縣的軍官，關於西戰場的過去與現在，我們交換意見很多，談得頗爲投機，他願意負責介紹，借記者赴陣地視察，這位軍官一口流利的談吐和誠懇的態

度，使人異常感激，遂決定先往最前線去，然後再到臨汾。

我們的列車到達臨汾車站時，這是廿四日晚九時許，在此停留片刻，仍繼續北上。這時候，臨汾的車站，列車停居得很多，乘車的男女老幼，大多都帶著行囊和籠筐，擁擠在車站上，喧囂之聲，揚溢四野。探頭窗外，仔細觀察，每個人的面孔，神情雖然看得模糊不清，但就他們的手亂腳忙的樣子看來，也知道情勢不佳了。當我們列車走過臨汾北不到二十里，前方的大炮聲，隱約可聞，一過了洪洞，大砲聲，機關槍聲，步槍聲，已經聽得更清晰了。從洪洞北南下的傷兵車，一列一列地奔馳下來；從嬾石，南園鎮，霍縣逃下來的難民，扶老攜幼，背的担的，絡繹不絕。此時，這位軍官從傷兵車裏找見了本部傷兵，得知霍縣已被敵攻陷，部隊已撤退，但不知移到何處；因此我們不再前進了，而且車也不能北開了，我們跳到傷兵車裏，掉頭南下。車一到洪洞車站，記者正打算下車進城去探聽一次，忽然一羣人湧進車上，車門已作軋軋聲，這是洪洞的逃難者，一位電隊的職員說，現奉命全部撤退，所以城內各機關，一律遷移，從而得悉洪洞已放棄矣。

我們的列車到臨汾車站時，已是二十大日早七時，車的前後左右，早有成千成百的各式各色的人在翹望著，併不等車進站，兩傍的人直如歡迎什麼要人似的沿鐵路兩傍站著，當車

停住時，一擁而搶上車，車門塞住了，上車的人不能進車，下車的人不能出車，記者突然計從心上來，便不顧「乘車規則」從車牕跳下來，準備進臨汾城，奇怪得很，穿著「號褂」的脚夫，檢查行李的憲警，不再見了。出了車站，靠著車站賣零食的小販攤子，只剩下斑斑的痕跡，這種景像益使人增加傷感！

一進臨汾城，敵機來襲了，并沒警報，市民紛紛逃入地洞，敵機在上空盤旋的時候。也聽不見高射炮機槍的聲音，頗覺奇怪，詢諸避難的難友，才知道高射砲在前幾天已經撤銷移到別的地方去了。敵機毫無忌憚地大投其彈，燬我民房多間，死傷平民十餘人。敵機飛去後，即逕往前十多天住過的旅館，但門上已經落了鎖，記者陷於無可奈何的境地，把行李放在一家商店的門口，大胆地去訪各軍政當局，但是各機關都是剩下了空房，不禁索然。再由原路回來，已是晚八時左右，街道上稀疏地有幾個行人，記者已經被疲勞扯服，連身躺在鋪蓋捲上，屋檐爲帳，磚地爲床，呼呼入夢了。被夜寒侵襲醒來，已是二十七日上午兩點鐘了，全街是漆黑的；一條灰色的馬路，長長地懶洋洋地躺在街心，遠遠傳來城北的大炮聲，也聽到城外車站嘈雜的人聲。這當兒深深感覺到此次來臨汾所抱的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恨悔自己來遲了一步。「往那裏去呢？」心頭忽然泛上了一個悲哀的念頭。車站上的人聲如海潮般

地吼叫著，火車的警笛，沖破了記者的沉思，抖擻了一下精神，懷着忍痛的心情走出臨汾城，再到車站。問明了路警，才知道這是最末一次南去車，於是奮勇擠上車，儘管人們說：「沒有空了，」硬著頭皮像加木楔子一樣插進人堆了。

當車開到臨汾第一站——張禮村（距城三十華里），東方才發白，臨汾城北連發的大砲聲，清晰可聞。到了第二站——史村（距城六十華里）車站上發了警報，人們跳下火車，遍地伏下了。這其間，知道傷兵車裏有一位負傷的營長某君，記者特趨與談話，據談敵人進攻晉南，仍用大迂迴的戰略，西路兵力約有萬餘，正面只不過三千兵力，二十三日靈石失守，二十四日南關鐵失守，二十五日敵人再陷大麥郊，由雙池鎮向東挺進，霍縣又告陷落。我軍事當局，因敵人不從韓侯嶺進攻，而繞道汾西，腰擊晉南，韓侯嶺的堅固工事已失作用，趙城，洪洞臨汾無險可守，遂下令全部撤退出城，散布城郊以外，據點扼地，敵人的步兵并不及我軍的戰鬥力，所慮者是敵軍的飛機大炮唐克車的火力，并以空軍協助作戰，敵軍進佔臨汾時，全係騎兵及唐克軍。

第二天下午經過解縣西關，這裏是關雲長的故里，建築著關公廟，前後共有十多進，綠瓦亮脊，莊嚴華麗，令人肅然起敬。熟悉該地掌故的人，向同車大家作了簡單的介紹，紛紛

探頭瞻仰，大概觸動了這位受傷的營長情感，突然推開大家，以嚴肅的神情看了看，遂向崗廟致一軍禮，悲傷的然而又是憤慨的說：「關夫子，你老應該大顯靈威，救救我中華民族的兒女們吧！」二十九日上午四時到風陵渡，從山西逃往陝西的難民，運回的傷兵及其眷屬，黑鴉鴉的散在河灘，天還沒明，沿着河岸上早就擺列得像一道河堤，眼巴巴的盼望著船來渡他們。

在潼關遇見了幾位××前綫歸來的戰士，據談：自上月敵軍進犯晉南以後，我游擊隊更顯得活躍，在崞縣，忻縣等地常常數百人乃至一千兩千消滅敵人。上月二十二日，我游擊隊迫近太原城，二十四日一度攻進城內，二十五日我游擊隊與正規軍××師之一部，已經收復平遙，介休，敵受巨創，其他各地，破壞敵人交通，截獲敵人軍火糧秣，敵軍特組織加大的工程隊，強拉戰區的民夫，專為應付這一難關。

半個月來晉南各地，相繼失陷，在軍事固然是相當的失利，但只要能把握住目前戰局敵我的形勢，絕不會悲觀的。本來敵人深入我內地來作戰，一貫採用著大迂迴的戰略，這在帶有十分冒險性的，只要我們在戰略上取到主動的攻擊戰，敵人勢必大遭慘收，晉南自臨汾以上洪洞，趙城，霍縣等地縣城，我軍自動撤退，分佈沿線各城郊，這是有計劃的軍事行動，

誘敵深入，子洪口，太谷仍在我手，如果我軍配合得很好，敵人已成甕中之鱉，不難一鼓作氣
蕩平！（尊）。三月二日，西安。

七·黃河防禦線

記者這次視察了東戰場的徐州和曹縣兩處以後，順便經過開封，鄭州，洛陽，陝州等處視察，藉悉黃河南岸的防務，今日已回到潼關，這裏也是黃河的重要渡口之一，關於黃河在國防上的價值，記者沿途的通訊中會略加說明，現在再讓我們作一次總的估價罷。

我們要保衛華中，起碼要先保障隴海線之安全和完整，欲達此目的，我們必須在黃河以北作全線反攻，至少要能牽制敵人，使其大炮的射程不能達到隴海線，失去渡河的便利，我們絕對不能視黃河爲「天險」，希望能長久固守南岸而苟安，在黃河以北去反攻，這樣我們便立於主動的地位，則隴海線之安全和完整便有希望，我們若放棄反攻而固守南岸，這樣我們便立於被動的地位，無論我能配備多少重兵，恐終難免被敵人突破一點。閻錫山氏說：他三十年以前，曾經由日本方面收買過日本準備在將來對俄戰爭中對付中國的祕密軍事計劃，其中說日本對俄作戰以前，一定先要征服華北，在黃河沿岸作一「黃河防禦線」，屯兵三十萬，然而現在日本的計劃完全改變了，他們已下定決心，要滅中國，所以絕對不能以黃河爲其侵略的止境，隴海線的中段，開封到潼關，完全與黃河平行，差不多處處都在敵人大炮的

射程以內，特別是鞏縣，陝州，靈寶，閿鄉和潼關那些部份，幾乎就是在黃河岸邊，即使敵人暫時不渡河，隴海線還能安全嗎？看了近來敵人在孟縣炮擊汜水鞏縣孝義那些車站的事實，便可明白黃河在國防上的價值了，所以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存以黃河爲「天險」的心理，我們利用黃河可以給予渡河的敵人以打擊，那是毫無疑義的，然而若要永遠阻擋住敵人，那恐怕是很不容易的。

我們近來增援魯西，豫北和晉南，積極反攻，在戰略上說，這是十分正確的，這正是保衛華中，保障隴海綫之安全與完整的不二法門，可見我們的當局根本就沒有依賴黃河這個「天險」的心理，自然同時在黃河南岸的各要隘佈置重兵，建築工事，那也是必需的，不然敵人也許已經在某些地方偷渡了，不過，我們在長期抗戰中，就各方面加以考慮，也許無力在黃河以北作全面反攻，也許反攻還暫時的或部份的要受到挫折，假使如此，我們也要在黃河以北普遍的開展游擊戰爭，使敵人處處受到牽制，不敢冒險渡河，不能在黃河北岸上佔領許多城邑向南岸炮擊破壞我們的隴海綫，現在華北各地還有我們的正規軍口口萬，又有許多不曾統計的游擊隊，開展游擊戰是不難的，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組織這一游擊戰爭，要整理那些散漫而不整齊的游擊隊，總而言之，要作通盤的籌劃，譬如對這一游擊戰爭怎樣領導並擴

大，不使各自爲戰，受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無糧無彈，饑寒游擊隊脫去土匪的色彩，不引起民衆反感；怎樣長期的糧餉不斷的供給其給養，械彈和醫藥之類，使之有所憑藉。就晉南言，在二三月間，民間正在青黃不接之時，本身生活已成問題，實在無力供應大量軍糧，若不幸而釀成軍民爭食的現象，對於抗戰前途是十分有害的，阻止各部渡河，自然很對，不過要很快的爲他們籌劃給養等等。

洛陽是豫西的軍鎮，孟津又是洛陽的門戶，自孟縣失守後，孟津置於對岸敵人炮火的威力之下，洛陽自然大感不安了，不過洛陽距河岸較遠，中間還隔了一道邙山，可爲屏蔽，就是在洛陽的防務言，自極鞏固，若最近能將孟縣克復，更無可慮。

陝州就在黃河岸上，對岸就是平陸，陝州的防務近來已有充分的佈置，並增兵平陸，保其安全，我們應以全力保衛平陸，那可算是陝州的屏障，平陸的背面與左右都是山地，陝州的背面和左右也是山地，即使敵人佔了平陸也不易渡河，靈寶和閿鄉方面近來也增兵力增加，就防務言，都相當鞏固，豫西的民俗極爲驍悍，民間的槍枝很多，若我們能加以適當的勸員與組織，在軍事上可以獲得很大的助力，即使敵人渡河，也不難一鼓殲滅，可轄過未豫軍本身有許多缺點，自軍興以來，藉義軍游擊隊等名目爲號召而實行擾民的實在不少，徵收

了的弊端很多，假使對這些問題不從根本上加以解決，則民衆之動員便很困難，甚至部份的民衆將來有被敵人利用的危險，現在程潛兼任主席以後，已極力刷新政治，以期政治與軍事配合起來，當局已明令取締那些藉故招搖的義勇軍等等名目，從新組織，對股匪已進行剿撫兼施的辦法，這樣前途自有希望，對抗戰將有莫大的利益。

潼關當豫陝晉三省之衝，形勢十分重要，自晉甯戰局激變以後，這裏首先受其影響，記者今回到此，看見一切景象與一月以前過此時大不相同了，今晨到河岸去瞻望，遙望風陵渡口幾乎沒有人跡，南岸除過幾十名水手和站崗的士兵以外，渡河的沒有一個，大部份船都扣南岸，遠遠的只聽得風陵渡車站破壞那些車頭車皮爆炸的聲音，如春雷一般的響着，不禁使人發生無限異樣的感想，我們聽了那種爆炸的聲音，不惟不覺得難過，反能覺得痛快，人人都說：「日本鬼將來會爲我們賠贖新的」，這不是笑話，我們應有這種信心。

這裏平時有居民二萬餘口，最近以來，土著的居民大半都移居鄉村去了，所餘者盡爲客戶，連日人心不安，商店大多數貼半開門，市面更顯得十分蕭條，現在×××師奉命接防此間，命令已有其部份開到，軍事當局在協同縣設局與各機關商量恢復秩序與安定人心的辦法，對過河的傷骨傷兵和難民的輸送和救濟都準備下種種妥當的辦法。

城防與河防的工事過去已做了很多，該師到此接防後打算加以補修，就當局觀察，敵人受晉南我××萬大軍牽制，目前不敢渡河，即使敵人將來在所謂飛機大炮掩護之下來渡河，我們有堅固工事，除非他們把潼關完全炸平，渡河的目的是不易達到的，記者也認為這並不是誇大，的確，潼關的形勢較黃河別的地方險要得多。

晉南的軍情，因郵電鐵路各種交通全都斷絕了，所以此間也不十分明瞭，當局今日已派部隊渡河在風陵渡以北沿同蒲路警戒並偵察敵情，過兩天當可有可靠消息報告讀者。

各部隊這次沒有企圖南渡河的，這可證明我們各將領和士兵都有在黃河以北抗戰到底的決心，士氣還是很盛的，晉南甚至整個山西的抗戰，不惟未因臨汾之失守而終結，恰恰相反，正在開始一個新的局面，即普遍的開展了游擊戰爭，敵人並沒有把握最後的勝利握在手裏，今後正有大的苦頭給他們吃，只有由第×戰區打到第×戰區來的口口兩部在陝州和潼關方面有渡河的要求，在陝州他們派代表向駐軍接洽，駐軍當局當着代表的面前爲最高當局打電話請示，未獲允許，他們未再要求，風陵渡口會有一連人開到要求渡河，潼關駐軍因事先已奉到不准任何部隊渡河的命令而制止，結果他們也折回去了，由此亦可證明我們的部隊都知道服從命令，這也是一種極好的現象。（季雲。三月六日，潼關。）

八·潼關烽火

第一次砲聲

七日下午四時一刻，敵人第一次砲擊潼關，這算是敵人給予西北還存着苟安心理的同胞們第一聲「警報」，使大家從睡夢中醒來，敵愾同仇的爲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而奮鬥！

我們先說敵人的來歷罷，六日晚間，朝邑縣長向潼關軍事機關報告，說是當日下午四時左右，有敵人騎兵二三百竄擾永濟，該縣原駐第口戰區某部的口口團，訓練新兵，近來晉豫的戰局雖然激變，可是該團對城防未作嚴密警戒，所以直到敵人進至城郊才發覺了出而應戰，敵人曾發了好多砲，朝邑可聞炮聲，結果有人說我們把敵人殲滅了，有人說把敵人打跑了，又有人說該團已被敵人闖散了，縣城亦陷於混亂，真相不明。當時關係方面認爲潼關派過河去的偵察部隊未見報告，還疑信差半，至七日晨，因石後方勤務部駐在永濟的人員逃來潼關，據其報告，該縣確曾發現敵蹤，不過他出城較早，並不知道詳情，當局便很快的加派了口口游擊隊渡河，偵察敵情，當時據當局判斷，敵人主力部隊既尙未南犯，僅此少數騎兵，不過帶了幾門騎兵砲，我們的補充團縱然凶新練之兵尙無戰鬥經驗而不能殲滅敵人，也絕對

不使敵人佔領縣城，所以說把敵人打跑，還不相信，說被敵人闖散了，實在想不下去，至於這一般敵人是從那裏來的呢？有人說似係由隰縣方面沿黃河走空兒竄至永濟，擾我後方，還不至有佔領永濟的企圖，可是記者當時認爲這種判斷還有討論的餘地，第一因爲隰縣下來經過大審，吉縣，鄉甯，稷山，河津，萬泉，猗氏，和臨津諸縣境，還有我們很多的軍隊，正與同蒲路進西和隰縣蒲縣的敵人繼續激戰，敵人不易通過，第二因爲隰縣至永濟有五六百里路程，少數敵騎恐不敢作此冒險，就記者判斷，這股敵人大概是由運城方面來的，因爲運城早已淪陷，那裏距永濟不過一百三四十里路程，敵人很容易竄來，即使說解縣和虞鄉還在我們手裏，敵人也可以由兩側面突過來竄擾永濟，搖動我們的後方，何況這兩縣的情況至今還不明白，究竟敵還是止於運城，還是已繼續南犯而進攻解虞呢？誰也說不上來，然而大家因缺乏充分情報，都沒有作確定的結論，專等看下午的探報，不料沒有等到探報回來以前，敵人就向潼關發砲了，當日下午五時以後，探報已到達潼關，據說他們在風陵渡車站（距渡口車站約五六里）附近的趙村曾發現敵人的斥候，向着打了幾槍就逃走了。後來探悉敵騎約兩連（二百餘人），附裝甲汽車兩輛，上裝小山炮四門，由永濟方面前進至該縣境西南方的西楊村，向潼關發砲，那裏距潼關車站大約有十二三里路程，由此證明永濟縣確已於六日下午

發生問題，解縣和虞鄉也都可慮，不過實際的情況至今還不明瞭，永濟縣城距潼關不過八九十里，潼關和朝邑平民等縣都於傾刻之間變成前方了。

城頭瞭望

其次，我們再敘述敵人砲擊潼關的情形，當七日下午四時一刻許，記者正在中國旅行社和一位同業談天，忽然聽得城外發生巨響，起初還以為是風陵渡車站破壞鐵路的爆炸聲音，又有人說是發警報的警砲，不料接二連三的響來，我們便知道形勢不妙，那位同業說我們還是到水坡巷郵政局去避避罷，我主張還是訪問軍事當局口口口師副師長郭口口去談談，跟他行動，結果我們就先見了郭氏，已知道是黃河北岸發現敵蹤，不過還不明白敵人發砲的方向，他和李口口旅長都很鎮靜，主張先到城上去偵察一下，我們兩人也便取得他們的同意，一同前往，但一走出旅館大門以後，聽見不斷的炮聲就在西門外，距我們很近，這時我又動搖了，主張還是到郵政局去避一下，可是那位同業又表示堅決，結果我們就共同鼓起勇氣，隨着軍事當局走上北城去瞭望，那時由敵人發砲的火光可以推測出來敵人的砲位設在潼關西北方面黃河對岸的高地上，距車站大約有六七千米達（約合十二三里），敵人斷斷續續的發炮共有三十餘發，直到五時半方停止了，敵人的目標完全在車站，城內未落一彈，當我們在城

上時已經看見車站上有一部份起火了，不過敵人的射擊技術不高明，炮彈不是打過了一點落在車站以南的山後，便是不及而落在黃河裏，僅僅的只有一彈擊中車站的某一部份而起火了，大約在六點鐘的時候，我們兩人便繞着山道沿路軌走出城去（因為西門已斷絕交通了）到車站視察，才知道那一炮彈是射中了站西三四百米遠處叉道上所停的一輛載着枕木的貨車，火焰正在熊熊的燃着，此外車站上沒有任何損失，當時車站上就只開始調度車輛，當夜東西客車還是照常開行，軍事當局最重視維持交通。車站站長沒有像別的機關那些公務員乘機逃竄，頗能善體當局的意旨而盡其職守，真算不可多得。

忠勇的巡官

再其次我們談一談城內外的秩序，在這次倉卒的事變中，商人關門，市面紊亂，無知人民攜帶被褥包裹，東逃西奔，張慌失措，城內現在幾乎成一座空城，那也難怪，至於駐在城內外各部隊的留守處人員和士兵，因並未負地方上任何責任，紛紛逃避，這也不足深究，最可恨的是地方上的各機關人員及負責當局在半天中的表現，太難令人滿意了，縣政府因縣長上午因公出城，未在城內，所有人員全都走光了，僅僅的有一位比較忠勇的巡官錢渭成（浙江人）未離職守，監獄的犯人八十餘名，逃走過半，他一人也無法制止，縣長在當日午夜已

經回城，可是他的衙門好像又經了一次滄桑，現在還不知道他如何善後，警察局長何家猷（中山人）當炮聲初響之時，他就已撥進北城牆下的地洞了，他的部屬也各自去找安全所，城內外治安沒有一個警察維持，當記者隨副師長上城時，他看見軍事當局那樣鎮靜，他大概是受良心責備，才不好意思的提着手槍，帶着幾個護身警察田地洞裏攆出來，揚長東去，直到晚上找不見人影，警察局裏初還有一個警察，後來也不見了，兵士四處找人做嚮導找不到，全城差不多完全陷於無政府狀態，真是怪現象，到晚上十一時許，這位局長才露面了，被兵士請到軍事機關，副師長認為這種公務員怎能負起國防前線的治安責任，必予嚴警，乃令管押，待次日送往警備司令部發落，因為市面秩序馬上非有人負責維持不可，縣長又不在城內，乃權令那位忠勇的巡官錢涓成代理局長職務，即時辦理接收，這也算是一件快人之舉。

在夜裏

此外，還有更令人氣憤不堪的一件事情，就是電報局和長途電話局的局長范宏澤和所有人員，乘着紛亂之際，逃得沒有一個，正當時局緊張的時候，這等交通何等重要，軍事當局向西安上級機關和長官的報告完全發不出去，而且陝甘青甯和潼關以外的電報交通因潼關這個地方的樞紐發生停頓而完全受其影響，其罪殊無可道，應該嚴辦，軍事當局自下午至午夜

四處派士兵尋電報局長和電務人員，一個也找不到，後來聽得說他們全都逃避在南門外，他們大概認爲敵人若要渡過河來，已先走出南門，比任何人都要安全罷？記者辛苦半天，所探訪的消息，完全發不出去，也吃了最大的苦頭，記者因爲要將敵人這一聲「警報」很快的傳達到漢口，再轉至全國，使全國的同胞大大的興奮一下，激起更堅決的抗敵情緒，完成我們作隨軍記者的重大任務，所以在城上看了一陣之後，便先下城回到旅館裏在炮聲隆隆中，寫出一個簡短的電報，馬上送到電報局收發處去，到那裏一看，除過一二夫役守門外，沒有一個報務員，我們認爲大概他們都已避在某安全地帶預先已設備下的窖洞裏去了，便折身向那裏出發，一上一下，發了不知道幾次臭汗，到了以後，又看見除一二夫役看門外，一切報務員都捲着鋪蓋逃走了，機器和材料堆在窖洞裏，無人工作，沒法子，又回頭到處找局長連人影子也沒有看見，後來在敵人發炮停止以後，我們由車站回來，重新寫好了詳細的電報，準備再送到窖洞裏去，我們認爲這時候他們總該已經恢復工作了，可是郭氏告訴我們還是沒有找見一個電務人員，我們因爲自己的任務未達，坐臥不甯，我會笑着同那位同業說：「潼關發生如此事變，報館裏不見我們的電報，不以爲我們被炸死了，必以爲我們逃跑了，我們爲要安慰同人和爲自己洗刷，今晚無論如何也要請軍事當局想想法子」幸而當夜十一時許有一

位辦理軍事通訊的谷伯誠先生，他和他的同志們自告奮勇的願出而維持電報交通，副師長馬上答應了，他們馬上就開始到窖裏去工作，並且谷先生很誠懇的答應爲我提前把電報拍出去，他約我們過兩三點鐘以後送電報到窖洞去，我們認爲事有可爲，相視而樂，然而我們視時如年，怎能渡過這兩三點鐘呢？在一時許我們就踏着泥濘的道路，冒着鵝毛樣的大雪，奔到窖洞裏去，到那裏一看，他們因爲對線路還弄不清，正在試驗，還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能弄好，我們的電報還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能拍出去，結果我們也就打着聽天由命的主意，留下電報回旅館裏來寫通訊，副師長已決定是請當局嚴辦這類不盡職守的公務員，果能如此，爲我們個人吐氣的關係很小，裨益於抗戰前途的實在很大，不過，我們認爲事後懲罰雖可收亡羊補牢之效，然而究竟不如事先預作安排，今後我們希望各地方對這些重要的交通機關和重要的負責人員，必須預先定出監督的辦法並慎選人才才好。

郵政局和軍郵局這次表現很好，郵政局長李翔雲始終沒有放棄職守，對其所屬員工臨時均有適當的安排，在敵人停炮以後，他們全部員工又馬上回局辦公，郵政交通沒有受一點事變的影響，軍郵局的負責人周希光陳虛舟和繆載興諸人，他們也十分鎮靜，對職守毫無所虧，對員工也盡了愛護的責任，這都是不可多得的公務人員。

不過有一件可怪的現象，就是當炮聲正隆，記者找尋電報局長的時候，路過火神廟街一號，正有一個老百姓拿一盆子泥水和掃帚洗刷牆上的抗敵標語，他的態度從容不迫，大有好整以暇之概，不像別人那樣張慌失措，這到是一個啞謎，請讀者自己去猜想去罷，由此我們深感平日對民衆的抗敵宣傳要深入，使他們明白個人生存和國家民族的利害關係，使他們知道做亡國奴滋味才好，只做些膚淺的宣傳，絕不能堅定他們抗敵的心理。

可敬的軍事當局

最後，我們再說到此間軍事當局郭副師長和李旅長等及其部屬，在此短短的數小時的事變中，所表現的那種鎮靜，沉着和堅決，真是一種純正的革命軍人氣魄，郭副師長自始至終，處事有條有理，毫未受環境的支配，真令人可敬，在這樣倉卒的事變中，若非如此，則城內外的秩序恐更將不堪設想，郭副師長表示對潼關的城防極有把握，敵人要想在這裏飛渡黃河，一定受很大的打擊，記者認為這並不是誇大之辭，據他觀察，敵人口前還不至於有瀕關渡河的企圖，此次炮擊只是一種威嚇性質，當晉南局勢轉變以後，我們也可以預料要有今天此舉，今後在我們沒有消滅了北岸敵人以前，恐怕像這樣的炮擊總不能幸免的，敵人既尚無渡河企圖，所以我們就不必還槍，讓他們炮擊好了，不然反現出我們不沉着，爲敵人所恥

美，今天各士兵固守崗位，未發一槍，可見兵士們都很沉穩，郭氏大爲滿意，警備司令樊軍長因爲在這次事變中已證明郭氏及其部屬確有衛國的 spirit，當晚會由電話中傳令嘉獎，並對士兵有所犒賞，這也是應該的了。

在這次局勢的事變中，把我們國家和民衆平時所具的許多缺點都爆露出來了，記者爲同胞們供給些寶貴的教訓，所以特別寫得詳盡，我們不必諱疾忌醫，我們要及時校正，則抗戰的前途才有光明。（季雲·三月七日深夜，潼關·）

九·山西變爲了廣大的游擊戰場

記者當晉南戰事方緊之際，適赴東戰場，待本月初轉回潼關，渡河已不可能，所以對晉南的戰事經過也十分隔膜，這幾天在潼關多方探詢，才略知梗概，對東場關方面的戰况知道得比較詳細，茲先就現有資料作一檢討。

當二月中旬之初，我們本已決定乘敵人以主力進攻津浦綫之際，由晉南反攻，以改變整個山西抗戰的局勢，並予津浦綫抗戰以聲援，可是敵人反先向我們下手，把主力戰忽然由進攻津浦綫轉變爲進攻晉南，結果我們還是陷於被動地位，這是第一原因。敵人的戰略還是避實擊虛，向我們迂迴的那一套老把戲。最初，他們不積極進攻正面的韓侯嶺和右翼的子洪口，却以全力進攻左翼的汾陽和孝義，向汾西迂迴，直接威脅霍縣，同時並以全力進攻極右翼的東陽關一帶，繼而佔領長治，向府城店迂迴，直接威脅洪洞，這樣便陷韓侯嶺於兩面受敵，不能不退，因爲同蒲路在趨城以南完全是平原，而且左右翼和正面的敵人三面壓迫，所以臨汾也不能守，乃直退侯馬，這時本來還可以沿中條山與汾河佈防，繼續抵抗，不幸沿道清路西犯的敵人直抵垣曲，向西北迂迴夏縣，有橫斷同蒲路聞喜和運城的危險，所以侯馬在敵

人南北威脅之下，也不能不放棄了，至此我們的大軍全然分佈在同蒲路兩側繼續抵抗，戰局遂發生激變，整個的山西變爲一個廣大的游擊戰場了。再就敵人進攻左翼和極右翼的局部戰路來觀察，他們也取着同樣的戰略，在左翼不以全力進攻兌九峪和谷口，却分兵由孝義向雙池汾西迂迴，使臨汾感受威脅，截斷左翼的後路，在極右翼不以全力進攻東陽關的正面，却分兵由該關右翼的一個小口柳樹口攻進來，直下黎城，使東陽關不攻自破；在攻晉城也是同樣，不以全力進攻天井關，却分兵由左翼繁陵鎮以北某小口攻進關內，在敵人這種迂迴的戰略之下，我們過去已有不少痛苦的教育，然而這次還是吃到同樣的苦頭，這是第二個原因。

第口戰區的新鄉和涉縣相繼失守，使敵人得以傾力西犯，不惟影響到晉南極左翼的戰局，而且因××各部由道清路西退，未能節節抵抗，直使敵人西進而橫斷同蒲線的南端，致整個第口戰區的形勢都受到相當牽連，這是第三個原因。最後，戰綫太長，部隊太複雜，因而指揮不能有理想上的統一與靈活，也算是這次失利的原因之一，今後我們希望不再重見這些現象。以下我們敘述東陽關方面的戰況。

二月十三日，敵人由豫北武安分兵三路進攻涉縣，因爲那裏是進攻東陽關的要道，當時在涉縣沿太行山游擊的口口率部抵抗，因敵人炮火猛烈而不支，至十四日孫乃電長治請口

門口由東陽關派兵增援，口急派羅團一營出關應援，當晚到涉，然口口雙方因管轄不同，寡少聯絡，×部到涉以後，激戰一夜，敵終由左右包抄而來，該營死傷百餘人，亦不支而退至關內，涉縣乃於十五日正午失陷，涉縣既失，東陽關失了屏蔽，敵人於十六日乃進攻東陽關外約二十里之向營舖，因為這是東陽關外的門戶，此處若再不守，則東陽關的東部陣地伊完全暴露於敵人的砲火之下，敵人進可以向關內威脅，退可以取防禦姿態而阻我大軍出關增援，十六日向營舖便在敵人優勢炮火之下失陷了，我東陽關守軍乃固守陣地，準備迎敵，然而敵人卻在向營舖改取守勢，不直接進攻東陽關的正面，另以一千餘人，在飛機大炮掩護之下，進攻東陽關右翼一個小口柳樹口，十七日晨該口失陷，敵人入口以後直向黎城前進，東陽關守兵某團的後路被敵人截斷，乃向黎城撤退，於是東陽關就不戰而失。

當時口口口聞報，急令駐黎城的口口口師與駐潞城的口口口師派隊馳往增援，死守東陽關，比援軍到達黎城東北四五里處時，即與入柳樹前攻的敵人遭遇，倉卒應戰，口口口又令死守黎城，我軍奮勇迎戰，終因傷亡過大而退，黎城遂於十七日正午失陷，敵佔黎城後不久即繼續前進，我軍利用山溝地形，會擊窮前進的敵人二百餘人，以後繼續撤退，敵人十八日晚到達潞城十五里之微子鎮，至此以後，敵人已歷過集要地帶，因此經過潞城到長治極不

多完全是一片平川，且有公路，口口口口認爲形勢嚴重，一面調某旅長率羅團死守長治，一面令各機關各部隊當晚開始向長子撤退，十九日上午長治城內已斷絕交通，東南西三城門完全堵塞，只開南門以便出入，敵人十九日午由微子鎮到達潞城，當日下午到長治，實行三面包圍，只留南方爲我退路。

敵人包圍完成以後，即開始炮攻，共發炮千餘發，羅團憤激之餘，乃決定堵塞南門，全團與城共存亡，某旅長與羅團長的精神真可與宋朝末年死守潞安州的陸登相比擬，至二十日晨，敵人大炮擊穿北城門的第一個城門洞，羅團長派某排長率士兵若干人往堵，該排長勇敢，敵人大炮擊穿北城門的第一個城門洞，羅團長派某排長率士兵若干人往堵，該排長勇敢的犧牲生命，但自知此法必難生還，臨行將所佩證書交給連長，並說：「我決定犧牲報國，別無所念，只希望同志們繼續奮鬥到底」，不料去後方將任務完成，渠乃飲彈而亡，士兵生還者僅三人，不久，第二個北城門洞又被大炮擊開，敵人乃一擁而進，開始白刃的巷戰，終因傷亡過多，乃下令退却，某旅長與羅團長所餘二百餘人跳城而下，某旅長與羅團長跳城時均受微傷，由東陽關至長治的沿途戰爭中，敵人完全利用大炮，我軍傷亡雖多，但始終很少看見敵人，在長治城內的巷戰中，白刃相接，敵人的傷亡亦並不少，可稱爲山西東南角的抗戰中最悲壯的一幕，不過因敵人的輕重機關槍較多於我，我英勇的兵士整理整排的犧牲於機

關槍的掃射之下，傷亡過大，不能不含恨而退，長治城遂於二十日上午十時許失陷，事後有逃出城的難民說，敵人佔長治以後，大事搜查，凡着短襖袴者均視爲從公人員而槍斃，平民喪於非命者不下千餘人。

敵人由長治邁至城南四十里之韓店鎮以後，只留駐騎兵一連，未繼續南攻高平，却分兵西攻長子，先一日敵機六架已將長子城幾乎炸平，至二十日下午敵由長治到長子，繼續西進，進攻安澤東南的府城鎮，意欲進攻洪洞，斷我韓侯嶺的後路，我軍此時一面與西邁敵人在長子以西的石哲繼續抗戰，一面收容部隊，由長子附近回口口與口口移動，準備完全改變爲游擊戰，在東南角抗戰到底。

記者今年一月間赴長治和東陽關一帶視察之時，即認爲長治是山西東南角的軍事中心，東陽關是長治的門戶之一，東陽關不守，則長治必危，長治危則子洪口的後路及同蒲線的側面必感受威脅，故欲保長治，必堅守東陽關，然而該關的形勢險要，敵人頗有由其附近小口迂迴進來的可能，當時××會對記者表示渠對東陽關的防務頗有把握，惟深慮子洪口的兵力單薄，恐該口有失，危及長治，今東陽關竟先子洪口而發生變化，因此由於××部在涉縣一帶之抵抗失利，然而×氏對東陽關附近小口所配備的兵力過於單薄，亦難辭疏忽之咎。

不過這也有可原之處，×部僅約萬人，要負長治等七縣的防務，同時東陽關以南至陵川沿太行山的小口不下十餘處，兵力自不易分配，而且×部沒有炮兵，機關槍亦不多，十三日聞豫北戰事吃緊，即趕回長治，然戰事已急轉直下，不到四天東陽關即告失守，不過我們認為所謂兵力少與無炮兵都不是此次失利的主要原因，對於小口疏於防範也不是此次失利的唯一原因，主要的原因在於第○戰區和第○戰區的當局沒有使×××東西的駐軍匯合起來共同消滅武安彭城一帶的敵人。試問在東陽關外的屏障完全失守以後，雖有再多於×××部的數倍兵力死守關內各口，又有何用處？這種「水來土掩兵來將擋」的笨辦法，最大的限度不過多守幾天，要絕對的阻擋住敵人前進，那是很不容易的，至於炮兵的有無，並不關緊要，所以總結起來說，這次失利還是戰略和戰術問題，這個責任當然不全在××，也不能深責×××。

這次東陽關的失守，危及長治，長治失守後，這東南角的局勢完全陷於不利，影響於晉南的全局頗大，當局在事先亦曾注意到這東南角的重要，所以當東陽關失守以前，曾委××××分任右翼軍總副司令，統轄○路軍，○口○軍，第○路軍，○口○軍，○口○師和○口○師的某旅，以統一該區域內各軍的指揮，不過當××到沁縣，×××到高平時，長治已將失守，局勢已正發生重大變化，所謂通盤籌劃之策已來不及，當長治危急之時，○口○師×部

率令增防長治，×部二十日由晉抵到高平，長治已經失守，因不知×××部的位，即逗留高平以西二十里之康營村，未再前進，且×師只有兩團，戰鬥力極有限，所以即使能及時趕到長治，恐亦無濟於當時的戰局，長治失守後，二十日有日機四架到高平轟炸，投六十餘彈，死平民百餘人，敵人不久即由博愛攻入晉城，繼下高平，那一隊敵人完全打通，假使不是新鄉失守，我軍尚可由晉城與沁水兩方面進攻長治的敵人，至少也可以使同蒲路的南段與豫北沁陽孟縣溫縣濟源等縣不發生激變，則晉南軍事亦不至變化得那樣迅速，所以新鄉失守對於晉南戰局之影響亦極重大，兩戰區的軍事不能協同之害由此可知，這樁教訓我們不能忘記。

現在山西的抗戰局勢雖已到了這步田地，我們並不能悲觀，全山西現已變為一個廣大的游擊戰場，在這裏我們的正規軍和游擊隊還不下口口口口人，最高級長官×××至今還在山西，由他到第口戰區的高級長官沒有一個準備退過黃河，一個個都準備在山西抗戰到底，都準備在山西完成殲敵任務，在山西這樣有利於我們的地形之內，我們至少能長期的牽制敵人十萬大軍不得復員，在持久的抗戰中，我們絕對有殲滅敵人主力使「日落西山」的可能，所以我們現在還認為山西是收復華北失地與屏蔽西北的一個據點，當局不許在山西的任何事線渡過黃河，這是十分正確的政策，×××這次能表現這樣的決心，為各軍表率，不渡過黃河事

也值得我們贊揚，×××雖會到××，聞當局因河東部隊過多，需人指揮，已令仍渡過河東繼續負責，不過各方面認為晉南的敵人雖因受我數十萬大軍的牽制而不敢渡河，然而隴海線的中段差不多完全暴露在敵人炮火之下，我們為保障這一東西幹線之安全，不但要嚴密的封鎖黃河各渡口，同時，要派兵渡河反攻，使敵人遠離黃河北岸，使其大炮射程不能達到隴海線。（季雲。三月二十四日，潼關。）

十·保衛大河

由甯夏到開封以東的黃河沿岸，因抗戰形勢的推移，現在已成了機關重要的國防最前線，爲保衛中原，保衛西北，保衛武漢，爲在大河以北完成殲敵的重大任務，使抗戰的形勢日漸轉於有利，我們目前必須以攻爲守的鞏固這條黃河防禦線，潼關及其以東的情況，記者已一再報告於讀者，今日特由潼關來朝邑和平民，視察當地的河防，路經三河口，見帆檣林立，市面活躍，情形大勝於昔，這是因最近而繁榮起來的一個小市集，由此渡渭河橋，沿黃河岸直奔朝邑，顯然是一幅戰時的景象，當午到朝，先後往訪張法傑縣長與旅長孔口口諸氏，午後又冒小雨赴平民，沿途視禁並訪縣長續儉，探詢地方政情及河防近況。

大慶關是潼關上游的首要渡口，兩關互成犄角之勢，假使敵人將來有渡河犯我西北的企圖，兩關必爲其攻擊的重要目標，潼關是個要塞，形勢雄偉，河防較易，大慶關的形勢設有天然的憑藉，所以河防更加重要，該關原位河東岸，屬朝邑縣，共有七八村落，因係晉陝間一重要稅卡，其收入比較以東的永濟和以西的朝邑均豐，民國十六年乃置平民縣，大概在二十二年，河流東漸，大慶關乃居於河之中央，如一小島，村落多被淹，所留面積不過二三方

里，平民縣府便遷建西岸，由直魯豫移民領鑿四岸荒灘，漸成村落二十餘處，至今其最有歷史的村落不過才成立了八九年，全縣轄境南北八九十里，東西三四十里，全爲灘地，與對岸的永濟縣境，其對同一鐵的列車往來歷歷在望，兩縣城相距不過十里，全縣人口僅一萬左右，地方收入僅一萬餘元，近來更不如前，已難自給，惟自永濟失陷，該縣全境都爲國防前綫，大慶關的形勢更見重要，那裏東渡至永濟不過五六里，永濟敵軍的哨兵隔河可見，城內所懸太陽旗與偽五色旗均可目睹，西渡至平民縣府不過二三里，就平民的河防言，大慶關在軍事上爲敵我必爭之地，我要鞏固平民的河防，必須重視大慶關。

大慶關我已建築下很鞏固的工事，預料敵人萬欲奪獲該關時，必付重大代價，在這裏必預說明朝邑和平民的形勢，朝邑距平民不過十二里，平民西境與朝邑接界處爲老黃河岸，地平高於平民河灘，這裏可說是保障平民的據點，敵人假使登西岸至平民境的河灘，毫無憑藉，在我們重重的工事之下，極難前進，所以朝邑雖不在河岸，但與平民有唇齒的關係，就敵人的炮火說，這半月來的經驗，告訴我們，敵人每晨向大慶關平民及其以南的富民村等處發炮，其技術極劣，且炮彈入河灘沙地後，爆炸者僅十分之二三，故半月來我們的損失極小，僅大慶關的房屋破燬若干，所以敵人將來想在其大炮飛機的掩護之下渡河登岸，那是不足畏

的，最重要的關鍵，就在我們的防軍及沿河民衆是不是能相依爲命的結合起來，充分利用，許多地方都是撤下工事，一退再退，工事反爲敵人所利用，言之痛心！

這兩縣的民氣極好，他們每天不斷應徵，供給人工，供給材料，毫無怨言，且極踴躍，記者目擊一隊的民工，帶着乾糧被褥，趕着車馬去做工，他們談起話來，對抗戰對政治都有許多常識，常常能說出些軍事的或政治的名詞，其政治水平較之以前增高許多，這都是半年來抗戰的收穫，也算是敵人的炮火給予我們民衆的教育，記者認爲民衆並未辜負國家，我們也實在不該太辜負民衆了，兩縣的縣長也都盡職，朝邑的張縣長與駐軍合作，改革保甲，調整人事，訓練自衛隊，全縣有最優良的壯丁二千餘人，在自衛隊的組織中，槍枝亦有相等之數，他已準備做「游擊縣長」，精神可嘉。對散兵游勇已一律勒令出境，對戶口調查甚勤，凡無業游民均已驅逐，平民續縣長也在與駐軍合作之下，組織壯丁，保護交通（公路與其線等），緝捕漢奸，構築各村莊之間之聯絡溝，極爲勤慎，兩縣有這等賢縣令，自爲將來在黃河岸殘敵的重要因素之一，過去在許多地方特別是山西，縣長往往聞風而逃，這是我國吏治之奇恥大辱，我們希望張續兩縣長保持其現有精神，與其兩縣共存亡，爲整個西北的縣長做模範，在抗戰史中留些可歌可泣的事蹟。

駐軍的士氣極好，他們終日做工事，日夜在沿河的大風與泥水中守望，生活極苦，但情緒極高，特別是大慶關東岸守兵的生活之堅苦，令人發生無限同情之感，他們爲防對岸敵人的砲彈和機關槍射擊，每晨攜帶乾糧到河邊的沙袋之下蹲伏終日，這數百健兒及其後備的數百健兒已命定了要與大慶關共存亡，我們希望後方特別是陝西各界應仿開封各界也組織一慰勞河防將士委員會，廣集慰勞品，慰勞這些河防健兒，使他們得到一些安慰，最近胡宗南將軍奉令，視察結果，對於士氣民氣和工事都頗滿意，可見這兩界的河防必可使後方安心，將來總不至有放棄工事而逃避的現象。

這裏負責河防的軍事長官孔口口，他是個青年軍人，極富胆識，其意志堅決已具必死之決心，自不待說，他及其三秦健兒一定能在黃河西岸盡其爲國家民族的應有責任，他認爲山西我們還有口口兩大軍與敵週旋，敵人的主力受此牽制與打擊，最近絕對不敢渡河，即使渡河，就我們的士氣民氣與工事言，必無可慮，這是可信的，因爲官長既有決心，能盡其守土之責，防自更有保障了，他說晉北我游擊隊已與民衆打成一片，奠下持久抗戰的根基，使敵人的後方無由鞏固，同蒲線東西兩側的我軍正在建立游擊的基礎，敵人只是佔了一條同蒲線和某些公路沿綫的城市，這等於一個布袋陣，敵人愈深入，則入袋愈深，生路愈少，河防就

是封布袋口的工作，所以河防若能鞏固，必能陷敵人於進退維谷的死地，也許黃河沿岸是我們殲滅敵人與暴敵作一總清算的場所，他認為要保障西北的安全和我們國防路線之不斷，必須鞏固河防，因而他認為黃河在今日對我們的國防具有極重要的性質，他既深明此中關鍵，其對河防的努力自無庸致疑了。

最後，我們談到永濟失陷的經過。敵人是本月六日由運城方面前來的，有人說是當日下午四時到達縣城，五時許就開始炮擊西岸，不過就據永濟最近的平民縣長說是當日下午一時到達的，二時許開始發炮開槍，當然比較可信，自一日起，晉南的鐵路和公路就開始破壞，戰局激變，因而永濟的駐軍某團晉綏軍與縣長當時已先後逃走，所留者只有人民武裝自衛隊與若干警察，當敵人到達城東北五里處，自衛隊才發覺，派人前往偵察，當時據敵人的答覆是「我們是運城的先鋒隊，退來永濟」，前往偵察者信以為真，比及敵人的坦克車一輛進至城門發炮，才知是敵人到了，接着敵人的騎兵數十名與裝甲汽車到達，一方面入城搜索，對於未逃走得及的公務員與有軍政界形跡的人民全部屠殺，對婦女則任意姦淫，一方面敵人到達河岸向西岸發炮，當時西岸於敵人未發砲時還認為是對岸的軍隊衝突，及至炮彈落下，才知是永濟已有敵情，適我口旅長由大荔至河岸視察河防，見河岸守兵一排，力量太單，乃一

面調某運增防，一面請示上級自告奮勇率部來朝邑負河防責任，復得許可，當夜即令部隊由大荔趕到，現在河防部隊除口旅以外，尚有某某數部，兵力相當雄厚。

敵人初到永濟時僅少數騎兵，坦克車一輛，裝甲汽車數輛，後來陸續增加，到現在據渡河探兵報告，已增至二千餘人，有步騎炮兵各種，除幹部外，多爲偽蒙軍，大多數駐於城附近及同蒲綫韓陽鎮一帶，少數敵不敢深入距城較遠的鄉村，炮僅四門，每日載汽車往來於韓陽鎮永濟與風陵渡等處炮擊對岸，炮均不大，其炮彈重者三十餘斤，輕者十餘斤，敵曾派人入河探水深淺，並製造裝草布袋，外蓋油漆，似係準備渡河，實際上完全係裝腔作勢，其每日發砲亦係威嚇性質，防我渡河攻擊而已，敵每日不時在東岸射機關槍或步槍，同蒲路在九號就修復通車，每日夜不斷往來，我們的砲兵自二十一起射擊其往來列車，斷絕敵人交通。

自本月初以來，敵機時來朝平偵察，但未投彈，因敵機偵察，我們就注意到漢奸的活動，結果竟發現漢奸有割斷電線之事，陸續捕獲多人，無證據者已釋放，現在在押者平民朝邑各有三名，正偵察中，本月十二日，朝邑我壯丁巡路隊在洛河我陣地捕獲漢奸一名，二十一日已押解西安行營處置，據供名馮雙喜，河南朱仙鎮人，去年因征壯丁在當地入伍，爲口口

口師戰口口部，抗戰被俘至瀋陽，由敵人訓練做漢奸，最近因訓練已成，被派來西北工作，負瀘西段責任，到潼後因黃河沿岸又有戰事，乃由潼逕來朝邑平民，巡視沿河工事，調查軍情，並指示敵飛機目標，身帶紅布兩塊，各一方尺之譜，又有一小圓鏡，敵機來時，若我方駐有一兩萬人，即將一塊紅布摸爲三角形鋪地上，並將鏡置於三角之上角，若在一兩萬以上，即將另一紅布再摺爲三角置於鏡之另一方，此來路經由遼甯到洛，帶路費十一元，到洛後另由駐洛機關算來陝旅費，將來任務完成以後回遼甯時，每月還給二斗米吃等等。（季雲，

三月二十二日，朝邑。）

十一·第一次重臨失土

自二月末旬，晉兩戰局發生激變以來，山西的全部情況，外界多欠明瞭，記者日前到延川，聞晉西永和我已克復，乃於十三日前來觀察劫後慘象，並藉以探明全山西近來的戰訊，這算是記者第一次重臨失土，目睹暴敵所留那些兇殘的遺跡，真是令人憤慨！

十三日清晨，承李雲臺師長幫忙，僱了一個小毛驢代步，向永和前進，由延川至延水關的路程是七十里，沿途人烟稀少，有錢也難買米飲食，路徑除一小部份為略稱平坦的河川外，其餘完全是丘陵重疊，溝壑交錯，一上一下常是十餘里乃至數十里，就軍事言，確是利於我們的一種地形，敵人若是膽敢進犯，不但他們的機械化部隊不能運用，即其步兵騎兵在地理不熟的環境之下，亦必難有施展，隨時隨地都有被我襲擊而殲滅的可能，不過交通太不方便，對我們也有阻礙。

當日下午三時到延水關，對岸偏北為山西永和縣境的永和關，河面頗狹，其寬僅三四百公尺，不過兩岸山嶺高聳，形勢險要，大概沿河由韓城起直到陝北各地都是類似的形勢，延水關和永和關，這是平津與山西一帶至西北的商貨所必經的要道，由平津晉經延川，虜施，

找不到有關係的人設法，則飲食與住宿絕對沒有辦法的。

記者到達永和的下午，便去某處訪王靖國將軍，該部當時曾有過「激烈的抗抵」，他說當敵人未到之前，他便把軍隊佈置在三處要點，準備襲擊，一處埋伏在晉城東北的索駝星，第二處埋伏於縣城東南與隰縣接界之羅正堡，屬隰縣管，距永和縣五十里，第三處設在毛咀山……據王將軍說這裏是抵抗敵人激烈而予敵人打擊最大的地方，在這裏敵人的死傷在一千以上，因為敵人以密集隊由那裏經過，正使我們的砲火發生威力……，記者問王將軍我們在這一三處的損失如何？他說我們的損失很小，在激烈戰事之下，我們只受很少的損失……。

又據王將軍說，這次會獲得敵人的文件和放火的藥包，證明敵人是計劃的，據說文件內所載，敵這次專以擾亂爲目的，似乎因其兵力不夠分配，不能駐守多數重要縣城和鄉村，乃出之以「燒殺政策」，藉使我游擊隊和正規軍失其憑藉，不過結果適得其反，我們的老百姓經此次燒殺之後，備受流離之苦，知道敵人的真面目，所以凡是被燒殺處的老百姓都一致的憤恨敵人，却更喜歡自己的軍隊，更積極的參加抗戰，使我們的軍民更進而「打成一片」使游擊戰更加順利了，據說文件中所言，敵此次燒殺共分三路，一路千餘人，由汾陽出發，經離石至石樓爲止而折回，一路千餘人，由孝義出發，經中陽至石樓爲止而折回，這兩路事實

上都這樣經過了，均沿途燒殺，第三路爲其主力，約三千人，內中爲一個步兵聯隊，附騎炮兵各一小隊，由蒲縣出城，經隰縣石樓至永和，目的達到後經大寧蒲縣回臨汾去，這次過永和的就是這一隊，就三隊的路線看來，敵人似乎最重視石樓，據說這是敵人認爲他的軍部設在石樓，不料撲了空，到永和以後，我們早已離開縣城，所以又撲了空，不過由事實證明敵人燒殺的目的已經達到。

最後，我們要談一下山西最近的整個局勢了，第二期會戰之始，敵人中心策略是打通津浦線，一方面藉以聯絡華北華中他們的佔領地帶，在軍事上交通上經濟上政治造成更便利的局勢，一方面藉以截斷我們的隴海線和平漢線，威脅武漢，完成這次會戰的重要目的，當時我們的中心策略自然是針對着敵人的中心策略，保衛徐州，保衛武漢，鞏固隴海線平漢綫的交通，敵人爲先刺激其久攻津浦線，而毫無進展的疲乏之兵，乃轉移主力於山西，先於二月十五日向我進攻，當時我朱傅所率各軍已開動而進行新任務，這是晉南第二次會戰的第一個階段。

晉南被敵人突破後，敵人就闖至風陵渡禹門口各處，其用意滿以爲我軍必退至黃河邊上，一定能在河岸上進攻我們，不料我們中央早已決定即戰敗亦不使軍隊渡河，就留在敵人的

後方繼續抗戰。這蘇先登出於敵人意料之外，不惟到瀋陽和完全擄奪密山而且讓對與我似交錯起來而敵方的後方和當讓到處都不願隨隨的發現我們能游擊繼續其襲擊，敵其繼續，我其後方和側面，弄得敵人四面楚歌，陷於苦惱，無法立穩，接着又是津浦線主要的戰場，我們的抵抗日益堅決，有轉守為攻趨勢，敵方處處苦惱並增援津浦線，我方除津浦線的主攻外，六、七、八、九、十、萬餘調往津浦線，一切應付敵方集結於重要據點死守，這樣在山西敵人的力量單薄了，同時津浦線南也不斷的勝利消息像掃帚撥雲，更增加了，他們在敵方後方活動的勇氣，認為敵人並不可怕，而所賦各部隊復短的時限內都獲得游擊戰的經驗，日有斬獲，感佩東陽關西和膠濟公路的勝利，為內山和膠濟鐵路上的汽車也不下兩百輛，有些部隊的胆子愈練愈大，爭奪「打游擊戰」的勇氣，用連於某陣出，打游擊戰，不連因不律機會而有薄人其產提出抗敵，寫甚麼不派我們這一連出去打游擊？」有的部隊由無線電中獲悉「打下炸彈，與「打內濟南」和各地神速消息，敵方自動的求前長派出去，打游擊戰，求其「打游擊戰」這意思，敵人弄得無計可施，這也向津浦線游擊戰到敵方後方的膠濟鐵路，游擊戰，求其果再期，我們能游擊戰，對敵人這和偵查，敵方不備，到去，敵方不備，上，游擊戰，敵方十五萬餘，這三萬餘，其以兵力的懸殊，在我們手裏，即敵人，各縣游擊戰。

限於佔領縣城一隅，鄉村還在我們的活動範圍以內。

我們所佔主要的是「面」和「點」，敵人所佔只是「線」和若干「點」，敵人兵力的分配是同蒲綫全綫北至大同南至風陵渡的各縣，約有萬餘人，主力在平遙至太平之間，正太綫約有萬餘人，主力在晉陽平定一帶，上黨區約萬人，主力在晉城，呂梁區約二三千人，在中陽離石兩縣頑抗中，王口口將軍刻正加派某師往攻，以上敵人在各縣城特別是在晉南各縣城中故僅留駐少數步騎兵，附大炮數門死守，不敢輕於出城，我們爲達到使敵人持久消耗的目的，也不急於一下子趕走敵人，就敵入目前的處境和兵力言，他們根本上已無渡河侵我西北的企圖，事實上也無此可能。

第二期會戰中，敵人在山西是得不償失，在津浦綫是完全碰壁，整個的第二期會戰對敵人不利，就形勢言，第二期會戰快要結束了，但敵人必不安於失敗，這種失敗將影響他們的前途，所以一定還要作第三期會戰更兇殘的進攻，我們雖然因第二期會戰的大體勝利，會漸漸轉變戰局的局勢，使對我日益有利，然而，我們不能因勝而驕，必須積極準備第三期會戰，以在第三期會戰繼續勝利或保持過去的勝利，接着再在第四第五……期會戰中不斷的勝利下去，才能獲得最後勝利。（季雲·四月十六日，永和。）

十二·三月風雲

忻口劇戰告終，我敵兩方都極度憊疲，急待休養及整理，於是有三月光景，西線無戰事。自日寇第二期侵略計劃實現後，平漢、津浦及同蒲三線又展開劇烈的炮火。

日寇之所以發動同蒲路戰爭，在第二期侵略計劃的意義上來言：一，牽制我晉中部隊，無使抽調到津浦線上來聲援，俾其夾擊津浦線的計劃得以順利完成，早日攻下徐州；二，沿平漢路進逼鄭州，無使我晉東南的部隊，集中全力，側擊其會師中原的計劃。而從同蒲路本身上來言：一，計劃在黃河結冰期間，一擁而渡過黃河南岸，切斷隴海路西段，進而直取漢中，阻我西北交通；二，企圖由太原席捲南下，將我在山西的大部隊掃數逼出，進可以渡河，東西出擊；退亦可以割黃河爲界，苟安於太行山脈，不受我方嚴重威脅。

從二月初旬，日寇便在醞釀中，佈置中。我方雖略知其詭計，不過當時我方對之估計過微，以爲敵人在津浦及平漢；津浦平漢得手後，再命歸許昌，信陽，與東戰場的武力，遙相呼應，夾擊武漢；而以爲同蒲線總不過是豐西擊東的支作戰，未加十分注意。在我方

正以爲可以從容的乘隙直取太原，再由正太路擊石家莊，牽制敵人由平漢路南下時，敵人却先發制人，於二月中旬便分四路向我晉南突擊。

一，西路沿太汾公路向汾陽進逼，以收從左翼側擊臨汾之效。

二，中路沿同蒲路之平遙南進，直薄臨汾。

三，東路沿豫北之漳河，突破東陽關，直取長屯留及安澤，以收從右翼側擊臨汾之效。

四，南路由晉南豫北交界，沿道清線西攻，進攻晉城，強行向黃河北岸各地進占，以切斷我方後路。

是二月十三日，敵人的先頭部隊開始向我進犯，對峙於平遙及介休間之張蘭鎮。後來我方爲軍事上佈置之未完，退守靈石。二十三日××師由靈石，向介休反攻，進取得靈石北三十里的兩渡鎮。至此以後，我敵兩方便對峙於靈石一帶，而我××軍全部更源源而北上。因爲這中路有韓侯嶺險要，而且在忻口之役，日寇已深知我中路第××軍作戰力強，所以未敢再突進，恐遭正面無謂的重大犧牲，只有側重東西兩翼的包抄。

在東路，我方初以爲敵人只是一味向鄭州攻取，沒有料到敵人能分兵西攻。再者以爲有東陽關的險要，山峯高度可達二千公尺，關外由西口至東口，達四十五里，全爲山地，僅兩

山之間，有乾澗河床可通，所以沒有十分配備重兵，而敵人竟由土肥原部的第十四師團及第五師團之一部，乘虛直入東陽關，在長治一帶雖經我××軍強烈抵禦，予敵人以重大打擊，而我方久受相當犧牲；因後援之不及，長治終於十九日被敵人強佔了。自敵人得到了這軍事上及政治上的重要據點，更踏上侯馬之公路。二十三日竄抵府城，一路恣意燒殺，經安澤，直向洪洞及臨汾進襲。二十六日又折返。姦淫搶掠，較前更甚。因為府城為晉東南屯糧的總站，所以把全城付之一炬，屍橫遍地。敵人在晉的獸行，當以這次為最野蠻，殘酷。

化西路，一部兵力西向，攻隰石，取軍渡；一部南向，經大麥郊，川口，取隰縣，封鎖黃河西岸；另一部南向，直得同蒲路西段而來，因××軍之遭逢失利，致敵人於二十六日有一部竄抵靈石西南四十里的南關，雖從中路抽調××師及××師之一部，先後堵擊，終未能挽回頹勢。南關一失，形勢更為緊急。是敵人東西兩路的夾擊計劃已告成功，致使我正面的部隊有被截斷的危險。於二十七日不得不放棄進攻軍寨村計劃，由東嶺自動的急遽撤退。深入太岳山中。

自三月一號，臨汾一帶便在混戰中，終以敵人來勢兇猛，不得不閃開汾西。致敵人一鼓而下風陵渡，與由晉城西犯的敵人，合力封鎖在晉南的黃河北岸，

這是不可諱的事實，在二月下旬及三月初旬，在晉南的我軍，被敵人慣用的迂迴戰略，橫衝直闖，截成數段，失却聯絡，人各自危。而且當時有一種最不好的現象，就是少數軍事長官不想着苦撐，各存渡過黃河南岸來的念頭。經蔣委員長下令各軍不許一兵一卒渡河後，才努力困鬥，不再作倖存的心理。於是這不利的處境及不好的現象很快的便克服了，不但分散在同蒲路東西兩面的南北段重得聯絡，就是被敵人橫斷於東西兩面的我軍也呵成一氣。

自三月中旬，我方已展開大規模的運動戰及廣泛的游擊戰。偵悉敵人在占領我們的縣城，每地不過二三百人，於是先後圍攻過霍城，趙城，洪洞，及沁水等地。只因缺乏大炮及飛機，未能將敵人全部殲滅。敵人深知我軍作戰力之不可輕侮，於是不得不集中全力於同蒲路，節節佈防，而企圖由垣曲，茅津渡，平陸，芮城，風陵渡及河津等地渡河侵犯陝西及隴西段的計劃，不敢輕予嘗試，只有沿黃河北岸，築壘堅守，時而以大炮威脅，企作濟南的故智。

是三月中旬以前，在晉南戰場形勢，我軍確被敵人大包圍，自三月中旬以後，形勢爲之一變，我方反將敵人包圍了。敵人處處感到我方的威脅，處處有被我方切斷的危險。

敵人爲要突破我方的包圍，曾計劃分爲以縱隊先同蒲路西線的我軍攻擊，而後再移兵向同蒲路的東線攻擊。

在同蒲路的西線，一度壓迫我軍甚急，直搗深山中的蒲縣。經我方一再反攻，將最西部的吉縣及大甯等地先後收復，予敵人肅清西線的計劃，以嚴重的打擊。

最近敵人感到西線的不可爲，進而同蒲路南段有被我切爲數段的可能；所以從三月底便有大部隊向沁源南進；一方面由臨汾，洪洞另有支隊，北擾安澤。勝則可將我同蒲路東線的聯絡切斷了，各個擊破；敗則可以打通一條路，東竄正太路，退出山西。由沁源進逼和川的敵人，在三巴掌遭遇我方××師和××師迎頭痛擊，已向東竄。至於兩度攻入安澤的二十師團七七聯隊鯉登部隊，在白素坑及擬封溝先後經我××師×團兩度截擊，死傷極重，狼狽的竄至馬溝北段。是則敵人東擾計劃已無能爲。

自三月二十七日，我方重占垣曲以來，因與後方取得聯絡，更形活躍。東取長子，圍攻長治，逼黎城。西則有我向南推進的××師與黃河南岸的××師，派出一部渡河北來，背擊在平陸，芮城等地的敵人。四月十九日，一度收復平陸，進至張村，和敵人發生血戰。二十一日，由解縣開來敵人，千餘增援，致使平陸重被占去。雖然，現在晉南的敵人，僅可在各據點取守勢，已無能爲力的發展；所以土肥原一再向東京求援，請求再增加八個師團。

就現在晉南的情形來講，只要我方再事補充一點，定可殲滅同蒲路南段的所有敵人，我

方在晉南之所以有勝利的把握，在於我方已做到軍民合作及整個民族解放運動的地步。從人力上來講，每個老百姓如今都是抗日的戰鬥員。從各地所繁殖遊擊隊，就是民衆武力的真正典型，也就是代替未來最健全的正規軍，也就是致敵人死命的射擊手。從給養上來講，雖然老百姓感到十二分困難，然而他們却將一元兩頓飯，縮減爲一頓飯，供給軍隊的食糧。舉凡軍隊之所需，他們都能盡其力之所及，盡量的供給。反之，敵人每到一處，便找不到我們的老百姓，發生給養恐慌，在這種情形下，敵人雖或戰不死，但是免不掉要餓死。在地理上來講，我軍已離遠了交通線，入深山中，那末敵人之機械化部隊以及一切重武器，都要失去了其效用。所以敵人越深入越對我方有利。再者，敵人將戰線拖長到千多里的面積，決不是四五萬軍隊可以保持得住的：所以我軍從任何一面都可以解決其弱點。垣曲，陽城等地之所以放棄不守的則由於其在人力上及地理上的顧慮。相信同蒲路南段一帶，我方終可不用多大兵力，敵人便棄甲拽兵而逃。

眼望晉南的大好山河。指日還是我們黃帝子孫腳踏的土地。（昭園。五月一日，漢口。

十三·山西戰局的總結

山西戰局，大體已如上述。自四月中旬以後，盤據山西的敵軍，經我各地襲擊，先後將敵各個擊破。不僅粉碎了敵人的掃蕩計劃，而且乘勝收復了失地三四十縣。沉黯的局勢，由是一變而爲明朗。

當編者輯成是書以後，寫了一則「弁言」刊諸書首，經過排印和校閱上種種的時間，目前的局勢不免又有些許變更。因此，在全書印成之日，我不能不再一敘述最近山西戰局，以代總結。

我軍在四月中旬擊破了我包圍之敵以後，繼續向敵進攻。晉東方面陸續收復遼縣，和順，襄垣，夏店鎮等處，當時敵即分向昔陽，太谷，洪洞，長治，黎城退卻。我軍跟蹤追擊，遂於二十六日將潞城，長治，屯留，黎城，東陽關等處收復。前此四天，並將晉城曲沃間之沁水，翼城兩縣克復。

至是我軍乘勝分途追擊，至四月三十日，又將高平收復，五月一日，復收復主要地晉城。至此，晉東之敵，乃全部肅清，而失陷各地，相繼克復。

晉南方面，最初敵因一部兵力轉移他處，乃集結主力，在臨汾侯馬一帶，企圖相機襲擊河北我軍。我軍自平陸進迫，相持半月，後以風陵渡之敵，向東北移動，我軍遂驅逐少村程村上下馬村之線敵軍，於五月六日克復侯馬。敵此時紛由新絳聞喜增援，戰鬥甚爲激烈。截至五月初旬，我軍除克復侯馬外，先後并將榮河，萬泉，臨晉，猗氏，絳縣攻克。迄五月中旬，同蒲線以東又克復芮城，安邑等縣，并一度克復曲沃等縣。同蒲以西，則十五日更將汾城取得。由是一面向運城，聞喜圍攻，一面向新絳，稷縣前進，十八日我軍攻入新絳南關，十九日又克復襄陵，洪洞。同蒲南段同時克復虞鄉。目前我軍正由東南北三方，向永濟進攻，并以一部攻擊運城。二十六日，新絳全境被我收復，於是我又向曲沃方面進取，聞喜方面，我亦佔絕對優勢，不難將殘敵肅清。

至於晉西，自四月上旬以來，失地均經我軍規復。惟敵爲控制軍渡吳堡間之渡河點起見，以一聯隊之衆，固守中陽離石，經我軍猛攻兼旬，卒於五月四日將離石克復，向中陽殘敵圍攻，此線敵軍，指日當可肅清。

晉北方面，我軍於四月二十六日佔領和縣，向歸德威脅，五月二日又收復托縣，此時敵軍團長慕新亞高舉義旗，在涼城率部反正。我軍遂自涼城，和縣，托縣北上，期與由固陽包

頭開南下之一部兵力會攻歸綏，敵軍受逼甚急，紛紛熱河晉北調兵增援，這樣，我們便牽制了一部敵人的兵力，使企圖調往魯南的部隊不敢他移。後來，卒因魯南戰急，敵人在晉北的部隊不能不調走一部，我軍此時大肆活躍，敵疲於應付，集結鐵道及公路線上，蟄伏城鎮，不敢外出。朔縣亦曾爲我遊擊隊克復，敵人在晉北的兵力是怎樣薄弱，如此可見。

總之，目前整個山西，都在我軍控制之下。山西是我們西北的屏障，是中原的長城，敵人佔領整個的山西，西便可擾陝甘，南下協同隴海，可直逼武漢，北則可助包綏，東則翼伏平津。反之，我軍收復了整個山西，東可以出師石家莊威脅平漢線，北可以出大同，切斷包綏敵人後路，而擊潰敵人的根據。

山西已走向勝利途中。當我執筆至此，前方捷電傳來，孟縣，潞縣又告克復。讓我在此向我們英勇的戰士致敬！山西的勝利，對於我們抗戰的前途，具有無限機轉的能力，我們對於山西，可抱無窮的希望，而且這希望是會從事實中滿足我們的。（編者。五月二十七日。漢口，編校完竣以後。）

戰時文化叢書之六
西戰場上續集

著者 季雲等

編輯者 金子重子

發行者 戰時文化出版社
漢口民生路河街一〇二號

印刷者 新記印務公司
漢口泰甯里十二號

總經理 戰時文化出版社武漢經理處
漢口民生路四十八號

定價：國幣三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三十日初版

在西戰場

張慶泰 著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初版

在西戰場

目錄

- | | | |
|---|---------|----|
| 一 | 第一次冒險 | 一 |
| 二 | 寶貴的教訓 | 一一 |
| 三 | 開始學習 | 二〇 |
| 四 | 第二次冒險 | 二六 |
| 五 | 最後的教訓 | 三九 |
| 六 | 地道的門羅主義 | 四九 |
| 七 | 偉大的作風 | 五八 |
| 八 | 靈活游擊戰 | 六八 |

在西戰場

一 第一次冒險

在十月。是個冷清的深秋季候。我們在暮色蒼茫中從太原出發。這時半灣明月，被那灰淡的流雲磨洗着，吐出淒涼的光輝，照遍了殘缺的金甌。似乎使人有些感慨。

我們兩批同志，都在太谷聚齊了。於是開始游擊戰的各種準備。我們成立一個五人委員會，負責管理給養和行軍等事。軍事幹部談到前途的發展，總覺得七十八個人，攜帶六枝手槍，將來的困難和危險，是可以想像的。政治幹部却有個基本的理論：只要我們能夠發動廣大的民衆，一切都不成問題。

是在一個旅店裏，當夜幕初張的時候，我因為兩天不會睡好覺，便很早就躺在炕上了。大概還在假寐狀態中，彷彿一種清脆的聲音在說：

「噫！這是重轟炸機！」緊接着一陣哄笑。

我悄悄地抬頭偷看：一個矮胖而結實的武裝女士，坐在我的旁邊，和我們的司令談天。我再一翻身，便朦朧地入睡了。

早晨，我們準備出發。

司令剛從炕上爬起，便高聲喊着：

「喂！重轟炸機快起來！」

老夏從被窩裏鑽出頭來：

「什麼重轟炸機？人家睡好好的覺！」

「這是丁玲給你的綽號。誰讓你睡覺時鼾聲如雷呢！」

我若有所失地追悔

「昨晚那位武裝女士是丁玲吧？早知如此，我何不晚些就寢？真糟糕！」

「不要緊，今後我們是『同路人』見面的的機會多着呢。」司令安慰我的失望。

我們的大隊，浩浩蕩蕩地走出太谷城。那是個秋高氣爽的日子，看不到瀾漫的戰雲，看不到繚亂的烽火。一切象徵着海晏河清的盛世。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這不僅是粗壯的怒吼，而且還夾雜着清脆的歌喉。」

「戰地服務團也上來了！」

「丁玲真是個女英雄。她永遠走在前面！」

在休息的時候，我們這兩個團體來個正式大團結。我們對丁玲舉行了大包

圍。彼此暢談一氣。她顯然不是「在黑暗中」的丁玲了。

記得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的一個倦人的黃昏時候，丁玲在上海昆山花園突然失蹤了。以後便傳出許多離奇的謠言：有人說她已經墜樓而死，有人說她和捕她的偵探發生戀愛，甚至有人說她已經和某當局同居，成爲變相的姨太太了。這種蜚語混淆了真是非。連魯迅先生都沒法證明她不是改變了。直到大時代的來臨，「在黑暗中」的丁玲，才以最英勇的姿態，活躍在西戰場上。

范村，距城六十里，是我們預定的宿營地。但，當我們走進冀村——距范村十里——的時候，却不得不改變計劃。原來，聽說在范村住了一百多潰兵，都是從娘子關退却下來的。他們似乎準備有所動作。

整個冀村在恐怖空氣籠罩中。一些老百姓在街上議論着，婦女們在東跑西竄，小孩子也都帶着一副慌張的面孔。

在一所古廟里門旁左右聳立着鐘樓和鼓樓。我們以僅有的六枝手槍，在門前設了崗。同時鐘鼓樓，便成了很好的砲台。我們有了一所嚴肅的司令部。

范村公所來人了。據說是化裝跑出來的。

范村的周圍，都有土牆。儼然是個典型的古代莊園。潰兵在四面設崗把守，不許向外走漏風聲。

在老百姓盛大的招待下，當酒酣耳熱的時候，一個連長指着桌上的菜肴說：「這些東西，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我們吃老百姓，喝老百姓，便要對得起老百姓。」

那穿着便衣的連附氣憤地說：

「還打什麼官話？什麼老百姓的血汗？老子們拋妻別子，奔波了這些年，到現在成千成萬的弟兄都完了，還講這些做什麼？趁早打個財喜，好回家過日子去！」

連附的話似乎博得一部士兵的同情和擁護。

在飯後的時候，范村的四週，已經佈滿了崗哨。

全村的人陷入恐怖不安的氛圍中。有些流氓滿街竄看，幸災樂禍的交相報
道。

「村長捐一千，村副八百，李三爺五百……」

「當兵的都是窮小子，這年頭不幹一下，打算怎麼着？」

「怪不得有錢人都怕反亂！」

范村派來的人，把村里的緊張空氣，和一切蜚語流言，都報告完了以後，便要
求我們設法解救。

在緊急會議席上，我們不能提出什麼有效的辦法。有的同志主張派人去說
服，有的同志主張送一封信，在說服之中，寓恫嚇之意。但都未能通過。最後却有許

多同志贊成利用老百姓的關係，向范村放空氣，說我們後面將有大隊人馬星夜趕到，威嚇他們一下再說。

天氣陰了。夜色渾沌而低沉，星月隱藏在密雲里面。遠近的村落，都陷入寂靜的深淵。

村東首的狗，突然狂吠起來。

門崗厲聲喊着：

「誰站下！」

不多時候，司令領了三個人走進院內。他們的武裝被解除了。

「潰兵倉皇地離開了范村，現在那連長被我們抓來了！」人們在傳說着。

「誰站下！」

「我們是××軍的。」

「你們往那里去！」

「到後邊找我們連長去。」

「把槍繳下來，到里面去！」

這樣一次一次地繳槍，已經獲得二十幾枝步槍了。我們也就添設二十幾個崗位，放哨到五百米以外。

從村外溜進來的黑影，漸漸沒有了。我們決定對村外的八十幾個潰兵，作說服工作。於是派了兩個同志，我就是被派的一個。

「誰帖下！」放哨的潰兵給我們一個厲聲的報復。

「諸位同志，你們從前綫回來，都很辛苦了，我們是抗日游擊隊，現在來慰勞諸位，請不要誤會，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大家談一談吧。」

「放狗屁！爲什麼扣我們連長？」

「諸位同志，現在我們的敵人，只有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彼此不要誤會，你們連長在村里休息，請大家都到那里休息一下。」

接着我們更用誠懇的態度，對那些潰兵講些時事問題，乃至軍民合作的意義。他們都感動了。一齊站起來，走到我們司令部的門前。

「砰！砰！……！」司令部里面一連四響。

八十幾個潰兵立刻舉起槍來：

「你們要解決我們嗎？好！」

「諸位同志！我們的槍口，要對準敵人，不要自相殘殺！我們是誠心來向你們講道理的，如果想解決你們，我們怎會赤手空拳來冒險呢？請諸位安靜些吧。」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我們又把他們說服了。同時院里也有人喊着：

「槍走火了，誰也不要驚惶！」

一會兒那連長像諸葛亮唱空城計似的，登在鼓樓上，對那些士兵講了許多話。最後鄭重地說：

「誰要跟我轉去打日本，就把槍暫時放下。」

於是八十幾枝槍，一萬多粒子彈，五六百個手榴彈，便都堆在司令部門前了。我們怎樣辦善後呢？一些軍事幹部在得意，他們認為這是一舉兩得：解決了潰兵，可以為民除害，自己得了槍彈，又可以去打日本。

政治部的同志，却認為這是得罪友軍，妨害統一戰線。大家和丁玲研究的結果，都主張把人槍一齊送回××軍。

然而這等於掠奪軍事幹部的勝利品，這要惹起內部糾紛。結果成一個懸案。在深夜，我們新武裝起來的隊伍，離開了冀村。經過范村時，老百姓在街上列隊歡迎，感謝我們解除他們的苦難。並且預備些炒餅炖肉。

二 寶貴的教訓

幾天的行軍，經過了許多的崇山峻嶺，層巒疊翠，處處都是保衛祖國的天然堡壘屏障。

我們到了油房，作短時期的休息。

聽說太原已經失守，而太谷也在危急中。這時再不能留戀那可愛的城市，再不能幻想那秀麗的城市給予我們的睡眠和溫暖。

油房，僅僅二十幾家的山莊。這裡是個世外桃源。每天早晨，太陽閑適地爬在碧藍的天空里，人們過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

我們只看到原始的「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誰能說這世界正在醞釀

着一幕罪大惡極的場面呢？誰能說我們祖國是正處在一個暴風雨的大時代呢？

八路軍總部來到石拐，距油房二里。

聽說我們在冀村的繳槍事件，八路軍方面非常不贊成。現在我們有機會去請教了。在一個上午，我們十個同志跑到石拐去。

一個田家，院里堆着成山的玉蜀黍。有個老漢坐在山坡下，三五個青年圍繞着他。這彷彿是祖孫父子的團聚，共序天倫樂事。

當我們由一個士兵領導，走進院內的時候，老漢馬上站起來打招呼。我們毫不懷疑地，斷定他是朱德總司令。因為八路軍東開以後，已經有許多新聞記者，由於看到他那平凡的樣子，而忽視他為朱總司令。我們有了「先入為主」的定見：知道他是個典型的農民，同時又是個典型的士兵。

院內多添了幾塊木板，玉蜀黍堆成了屏風，這樣就有了露天的會客廳。我們

向朱總司令致最崇高的敬意之後，便都席地坐下了，不，還是說坐在會客廳里罷。因爲這是個莊嚴的總司令部啊！

沒有什麼客套。我們提出關於游擊戰的幾個基本問題，要求指示。朱總司令一一記在手冊里。隨着他却先批評我們在冀村的繳槍事件。他和藹並誠懇地說：「繳槍事情是要不得的，儘管那個部隊紀律不好，我們要站在友軍的立場，來勸告說服，幫助它改善。因爲現在的抗戰，不是靠一部分好軍隊就行的。繳槍事件是有破壞統一戰線的危險的。」

他似乎很理解我們一部分同志重視武器的心理。所以，他又這樣明確地指示說：

「有很多朋友問我，在要從事游擊戰的時候，怎樣才能取得武器呢？我以爲這是容易解決的，只要我們把頭腦先行武裝起來，那就什麼事都好辦。例如，敵人

分散在我們鄉村鎮壓羣衆的駐屯軍，和漢奸賣國賊用來壓迫人民的團防，這些都是準備送給我們的現成武裝。祇要我們英勇，有決心，事先有周密的計劃，在敵人不提防的時候一擁上去，奪過來就是，這發動的工作，本身就是實行游擊戰。

「並且，武器的最大效用，不過是殺敵，最終目的，不過是減少或消滅敵人的戰鬥力。那末，我們日常生活中，那一件東西不可以殺敵？那一種行動不可以減少或消滅敵人的戰鬥力呢？例如菜刀，木棍，斧頭，鋤頭，件件都可殺人。我們的賀龍同志，就是一把菜刀幹起來的。」

接着他又談到發動羣衆的問題：

「武器不是最重要的，羣衆才是最基本的呢。我們的抗戰，是爭取民族解放的戰爭。這種抵抗的力量，不在乎死板板的武器，而在乎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和他們每一顆頑強反抗的心。這種偉大無比的力量，不獨可以擊破當前敵

人的陣線，還可以震醒世界弱小民族和勞苦大眾的迷夢，而獲得同情和幫助，來更加粉碎敵人。所以，羣衆問題，在戰爭中，才有決定作用呢。」

朱總司令特別指示給我們：救國是羣衆事業，而不是英雄事業；中國一向不缺乏英雄，但羣衆始終沒有發動起來，所以國家才糟塌到這步田地。現在挽救危亡的辦法，完全在乎羣衆澈頭澈尾的覺醒。廣大的組織，和普遍武裝，就從游擊戰術運用的立場來說，也完全依靠羣衆澈頭澈尾的覺醒和擁護。」

朱總司令談到高興的時候，不覺笑着說：

「現在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戰的時候，客觀的環境，最利於游擊戰的發展，我限於職責，沒得辦法，不然，到各地游擊一下，真是有味道啊！」

我們的一個同志突然發問：

「我們在抗戰以後，能否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

朱總司令好像是在反問：

「沒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怎樣能夠爭取最後的勝利？」

緊接着又一個同志發問：

「我們在抗戰期中，能否改善人民生活？」

朱總司令沉着地說：

「這問題非常重要。在『抗日第一』的認識之下，我們當然不能做削弱抗日力量的事。有些另有用意的人說，勞苦大眾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就是向資方挑戰，削弱抗日聯合的力量。實際上却是他們自己做了這種工作。無論誰也知道，勞苦大眾佔全國人數的絕對多數，若是這一支主力軍，吃不飽，穿不暖，天天在飢餓與死亡線上掙扎，他們怎麼能為民族而抗戰？」

「並且，這一切苦痛，追根究底，還是資本帝國主義在那邊作祟，挑撥和延長

內戰，直接間接地加重人民的剝削。所以，人民自由的鐐銬，和民族解放的鐐銬，原來就是一個鏈鎖，因此，我們改善民衆的生活問題，正可以展開民族解放戰爭的前途。假若我們在政治上，不爭取民主自由，在經濟上，不爭取生活解放，這無異自己消滅這支抗日主力軍。同時也就是幫助敵人。」

談話的時間太長了。足有三個鐘頭。大小問題解決了十幾個。夕陽已經斜掛在林梢上，那露天的客廳，被西廂投射一道陰影，另外彷彿還有輕煙一縷，繚繞在空際。這時我們才離開了總部。

我只能說那次所得到的寶貴教訓，是生平未曾有過的。但若問對朱總司令的印象如何，那我是說不出來的。記得在同蒲車中，我遇到蘇聯記者司克渥策夫，和英國記者波脫萊姆（Bertram）我問他們對朱總司令的印象怎樣？他們也只是笑着說，這話太難答了。我只看到波脫萊姆在他所寫的中國第二事件（註）

的原稿上，誇耀他自己是第一個英國記者，能夠瞻仰着這世界聞名的朱德將軍。我以為描繪朱總司令最逼真的文字，還是那三國演義式的民間故事好些。那故事這樣傳說着：

「從遠方山上來了一個人，他比什麼樹都要高些。手中發出火燄，燬滅他的敵人。他的敵人，也就是老百姓的敵人。他一眼可以望百里無論什麼，都逃不出他的眼力。他的軍隊，無窮無盡；全體老百姓，都跟他跑。連洋人也嚇得紛紛逃命，抱頭鼠竄。他是一個好人，沒有什麼架子。可是，講起氣力，英勇和智慧，就沒有人比得上他。他有時睡在山上，有時睡在田間。老百姓大家都保護他。他一醒了，就引導大家繼續前進。他走遍天下，到處救苦救難……我們老百姓出了一個他，大家送他一個最響亮，最普通的名字，這就是朱德。」

這是真正的民間寫實，而不是誕妄的傳奇。

在晉謁朱總司令的時候，我們沒有見到彭德懷將軍。但，隔了兩天，我們這遺憾被彌補上了。一個風日清和的上午，彭將軍在我們熱烈歡迎之下，走到油房。全村老百姓潮水般湧上來。彭將軍給我們一個正式講演，題目是「正確的民主集中制」。這內容是我們在一部「比較政府」中，所未曾讀到的。因為彭將軍所講的，都是從實際的鬥爭中，得來的正確理論。

彭將軍惟恐我們錯用了民主，特別是在戰爭時期。所以，他舉例說，在紅軍初創立時，人們都機械地要求民主，乃至朱總司令部不得不親自來担水背米。但結果却影響別的更重要的工作。

「有一次在江西某處行軍時，因為危險就要臨頭，馬上應該加緊前進。但在急行軍之後，士兵過於疲乏，全體一致主張休息，結果却吃個大虧。這種誤用民主，是萬萬要不得的。」彭將軍講到這些實例，真是描繪得有聲有色，我們所得的

印像最深刻。我們獲得了這些寶貴的教訓，就要開始學習了。

(註) 波脫萊姆曾以西安事變為題材，寫了一部中國的第一事件 (The First Act of

China)

三 開始學習

青城，是和順縣的重鎮。這是冀晉邊區了。我們從油房跑到這裡，在二十天內，組成自衛隊一百二十人。

一個寂靜的山莊，突然喧鬧起來了。每天在東方剛見魚肚白的時候，人們還睡在那溫暖的被窩里，便有那尖銳的哨子聲滿街地亂叫，刺入每個人的耳鼓使你不得想不到：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可不是麼，那邊真的喊着：

「工農兵學商，一齊來救亡，拿起我們的武器刀槍……」

「一，二，三，四……」

真的，當一個陌生人經過這村時，他馬上就會碰到拿着「武器刀槍」的農民來盤查：

「你是那里來的？往那兒去？幹什麼去？有沒有護照……」

「青城人要武裝起來，保衛青城！」這口號已經兌現了。但「山西人起來保衛山西，」「河北人起來保衛河北，」「全中國人起來保衛全中國，」這都不應該。該是空話。

爬過那高入雲際的太行山，來到這河北的邢台縣境。當我登到最高峯的時

候，眺望那崗巒起伏，平原沃野，想起冀北曠悍強壯的百姓，想起燕趙慷慨悲歌的英豪，我知道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正在那里燃燒着民族解放的烽火。

漿水鎮是我們事前擇好的根據地。它是漿水川里一個首鎮，川里人煙稠密，物產豐富。另外還有龍門川，稻西川，羅路川，合在一起，號稱四大川。如果游擊隊發展起來，東可以出擊邢台，沙河南可以出擊邯鄲，磁縣，北可以出擊內邱，臨城，贊皇，元氏，這將給平漢路線的敵人以多大的威脅！

我們是先使漿水鎮的百姓，對我們有了正確的瞭解，然後才走到鎮里去的。在到達以後，我們便開始找地方的鄉長，村長，學校教員，士紳和一般工人農民，進行各別的談話。打聽他們的生活情形怎樣，當前的迫切需要是什麼，以及其他一切問題。我們詳細地去問，耐心地問，和藹地去問。鄭重地聽取對方的答話，手冊記錄下來，預備集中歸納。

我們貼些醒目的標語。更講些抗日救國的道理。周圍村莊的情形，我們有個大概的瞭解，在工作會議席上，各同志分別報告，由政治主任歸納起來，討論以後，便進一步分發四外村莊，對民衆作普遍的談話，說明本身的態度，並徵求人民的意見。

我們調查的結果是這樣的：邢台城內的日本特務機關，不斷地派人和各村鎮富戶地主聯絡，叫他們歸順城內的維持會，不得蘊蓄反日意識。而少數富戶地主，爲着偷安苟活，保持財產，竟暗中和敵人勾結。在一般老百姓反對的時候，富戶地主便時常藉口地方不安，要請日本兵前來鎮壓恫嚇。所以，一些老百姓總是被罩在恐怖空氣籠罩之下的。

各地的潰兵，到處亂竄，他們擾害着老百姓，弄得鷄犬不寧。舊縣政府的官吏，在敵人未到之前，便已經風流雲散了。鄉村入於無政府狀態中，鄉長村長成了地

方的土皇帝，他們作威作福，向貧苦民衆作無理的徵發。因此，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都陷入痛苦的深淵中，在饑餓和死亡線上掙扎，還談到什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風和日暖的一天，我們分兩區，召集民衆大會。宣布我們此來的意義，並提議建立地方抗日臨時政府。在民衆熱烈的擁護之下，這個提案被通過了。

「臨時地方政府成立了。」

「人家真要打漢奸，對咱們這窮苦人也有辦法，絕不能讓咱們餓死。」

「誰去打日本，誰是好小子，反正家里老的小的不用你操心，人家給你養活。」

「來年我再租地也容易了，地租減少了。告借貸也不用拿那末大利錢了。」

「小孩子念書不用化錢了。」

「……………」
各村老百姓一個傳一個的講，他們簡直樂的發瘋了。

臨時地方政府的各部，都有我們派去的同志，負指導責任。我們開始組織地方自衛隊，第一期成立兩大隊，每隊一百五十人，下分三中隊。隊員成分差不多完全是農民，隊長是我們從隊員里選拔出來，向地方政府推荐，請它任命。每一大隊由我們派富有軍事知識和經驗的同志，作軍事指導員。另外還有政治指導員。自衛隊的日常生活，都要軍事化，紀律化，並興趣化。他們經常担任各村守望，放哨，盤查行人，封鎖消息等任務。各隊設偵察班，負責刺探敵人每天的活動情形，和漢奸的動作，並設交通班，運輸班等。

第一個月訓練完結了。第二個月訓練就要開始。正在這時候，有些隊員突然提出問題：

「咱們多暫才能打着日本啊？」

「日本若不來咱這地方，怎辦哪？我們這訓練的自衛隊不是沒用處了麼？」

我們只有拿事實來答復這些問題；於是決定挑選游擊隊，準備配合友軍，去作各種游擊戰。第二天，便有一百二十多人，報告參加游擊隊。

游擊隊隊員成爲正式抗日軍人了。地方政府馬上實行優待他們的家屬。按照他們各家人口的多少，每月發給小米。

游擊隊選拔以後，我們需要補充自衛隊。這布告一經貼出，一天就來了五百多人報名，人們都興奮起來，活躍起來了。

我們繼續向民衆宣傳着，每個同志常常關心到百姓的飢寒飽暖。隨時隨地和那老頭子，老太婆談話，讓他們也知道了日本人是怎樣殺人放火。真的，像水的溶進土壤，每個同志的話，溶進樸實的農民的心坎里。

小孩子們，自己組成隊伍，選出自己的隊長。在太陽光里行進的時候，隊長領導着喊：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保衛我們的家鄉！」

「中華民國萬歲！」

「……………」

臨時政府成立的時候，便派人向當地富戶說服，有些存糧二百石的，捐出十五石，存糧一百石的，捐出十石。也有捐給現款的。不久就得到雜糧二百多石，現款二千七百多元。

由於老百姓的報告，知道漿水鎮的富戶王某，住在邢台縣城里，和敵人所設立的宣撫班勾結，有確實的漢奸證據。政府便把他的家產沒收，充作公用。所有的

土地，都撥給貧苦的農民耕種了。

在十二月。北風怒吼着。游擊隊員也都咆哮了。當冀晉邊區戰事緊張的時候，他們跳起來喊：

「我們贊成參加作戰！」

「誰也不怕死！」

「我們等不得了！」

「一定幹一下！」

在政治主任徵求意見時，他們一致這樣喊着。誰也不許再考慮了，誰也不許再躊躇了。

出發這一天，舉行一個大規模的歡送會。這是空前未有的盛會。到處貼着五光十色的標語。漿水鎮街上，擠得水洩不通。

在政治主任講完出征的意義之後，政府主席出來講話，民衆代表出來講話，更有婦女代表兒童代表出來講話。最後由出征軍人代表慷慨演說：

「我們這游擊隊，是百姓養活着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替百姓打仗。其實，我們原來不就是百姓嗎？所以，我們這次打仗，可以說是爲救同胞，也可以說是爲救自己。總而言之，還是爲救我們中華民國……」

在掌聲雷動中，這代表退回本隊。緊接着軍號一響，大隊浩浩蕩蕩地出發了。

四 第二次冒險

漿水鎮突然逃來一些難民。我們立刻派人去調查一下。結果知道相距六十里的宋家莊，發現潰兵五六百名；他們無天無法地騷擾老百姓，在白天就鬧得暗

無天日，夜里更要鬧得鷄犬不寧了。

臨時政府又派了兩個老百姓，到宋家莊看看虛實。

宋家莊的確來了幾百潰兵，據說是××師從河北前線退下來的。××師是和我們司令有歷史淵源的，一些官兵都對我們司令有相當認識，不僅是認識，並且有相當的感情。於是我們決定利用這種關係，去作說服勸導的工作。幾個同志到了宋家莊，便開始對士兵談話：

「同志！聽說你們是從河北作戰回來的，都很辛苦吧？我們是在漿水鎮的游擊隊，現在特來慰勞大家。」

「咳！辛苦什麼？現在咱們弄得西啦華啦，找不得本部隊，不知道的人，就像咱們隨便騷擾百姓似的，其實咱們是真沒辦法呀！」

一些士兵差不多都是這樣感嘆着。

街里看不到婦女，也沒有多少小孩子，有些農民只是悄悄地溜房根兒，竄房簷兒。幾個同志偷偷地低聲問詢：

「老鄉！這個隊伍怎樣？他們騷擾百姓不？」

「咳！老總都是很好的，那有不好的呢？」

「老鄉！你們村里的婦女都上那兒去了？你說吧，不要緊，我們是漿水鎮游擊隊的。」

「沒有什麼，這隊伍新來，她們不得不避迴避迴。其實隊伍倒沒有什麼。」

幾個同志見到潰兵的田隊長，談起來都很好，特別提到我們司令，他表示眷戀故主的誠意。幾個同志隨便指出他們的前途，還是光明的，同時有些關於改善士兵紀律的建議。

在幾個同志回到漿水鎮的第三天，田隊長突然派人來要求歸我們指揮。我

們對這要求不能拒絕；因為我們希望他們仍然做個健全的抗日部隊，並設法送回他們的本師。

幾經往返磋商，我們決定去收容這部隊。

從漿水鎮到宋家莊的路上，雖然不斷崗巒起伏，但在兩山間，却時常露出無際的平原。真的，北方的田野，是叫人永遠不能忘記的。從太陽光里，看着那一棵棵的樹，一條條發白的窄的河流，一個村莊，一個農民，担着水桶，在那高縱的白楊下，走着的背影……屢次使你想到了遙遠的伏爾加河的原野。

在走到距宋家莊五里的山坡上，我們遠遠地看着一堆人，幾個騎馬的奔馳而來，路上滾起一丈多高的塵土。

「前頭那個騎馬的，就是田隊長。」上次到過宋家莊的舒同志指着說。
「唉呀！田隊長來啦！」

「司令還認識我不？七八年沒有見了！」

「我認識你，你們都好啊？你們作戰很累啊，你的面貌比從前變黑了。」

我們和田隊長邊走邊談。前面馬上就是來歡迎的民衆，每個人都拿着紅綠小旗，同時喊着可笑的口號：

「歡迎張司令指日高升！」

「歡迎張司令打日本！」

在這歡迎會上，田隊長開始演說：

「諸位同胞，今天大家都來歡迎張司令，這是很很有道理的；因爲我們軍隊都是老百姓的，我們打日本，就是爲了國家，爲了老百姓，從今天起，張司令就要領着我們去打日本，所以大家應該歡迎他，應該擁護他！」

從這羣呆若木鷄的人堆里蹣跚地走出來一個鄉紳，像啞着嗓子似的說：

「鄙人是代表宋家莊全體人民來說話的，我要先說明白；方才田隊長說軍隊是老百姓的，鄙人代表宋家莊全體人民說，我們真是不敢當。軍隊總是諸位官長的，連我們老百姓都是諸位官長的。張司令是有名的大軍閥，他能救國救民，打倒小日本鬼子，所以我們誠心誠意地來歡迎他……」

我們在答辭中，講些軍民合作和抗戰前途的常識，便隨隊走進村子里面。午飯似乎太豐盛了。聽說村長特別宰豬兩口，因為羊都為歡迎官兵用完了。我們一陣心酸，有點兒食不下咽。在酒過半酣的時候，田隊長沉痛地說：

「今天我們見到張司令，也就像見到我們師長一樣；一面覺得很高興，一面也覺得難過。本來我們從前線退下來，隨便脫離部隊，這是對不起我們師長的。現在在這里叫老百姓遭殃，弟兄們也不聽約束，同時紅槍會又天天來搗亂，我們的前途茫茫，想起來真是要哭……」

座上的徐隊長忙着插嘴道

「其實也不必難過，在前線的時候，『兵敗如山倒』我們脫離部隊，也不是本心願意的。至於老百姓遭殃，這話也難說，弟兄們受了那麼多辛苦，現在既無給養，又無冬衣，誰不是一樣遭殃？我們連日本兵都不怕，難道還怕紅槍會這種愚民嗎？況且現在我們有了張司令，更是什麼也不怕了。」

我們安慰着鼓勵着，村長也奉承着譽揚着。

傍晚的時候，傳令兵送來一封信。是上賈村紅槍會總機關發的。里面寫着：

「上次敵村並未妨害貴軍，而貴軍竟將敵村縱火焚燬房屋四百餘間，並殺人十餘個，如此張冠李戴，良心何在？若再這樣作，爾等跳梁小丑（醜）死無藏（葬）身之地！如有胆量，快來會戰！但是爾等真有胆量，何不打日本人，而專打中國人呢？奉勸爾等去打日本去吧！」

徐隊長一壁看着信，一壁憤憤地說：

「這種愚民真是沒辦法！老來對你挑釁！就得像十六年在河南作戰那樣，殺死三千兩千就好了！」

我真再也忍不住了。便和靄地笑着說：

「徐隊長！關於這問題，我有點兒意見；紅槍會和你們發生衝突，我早已聽說過。說起來，這實在是件痛心的事，其實紅槍會的分子，還不是最可憐的樸實的農民嗎？與其說他們愚，不如說他們窮。我們追本溯源，還是得向日帝國主義算賬去。」

「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進攻，才使中國的農村更加破產；中農漸漸赤貧化，沒有土地的農民，掙扎在飢餓與死亡線上。他要求生存，又有許多不可抗的勢力壓迫着，於是便不得不借重於迷信的法寶。這不僅是紅槍會如此，最早宗教的起源，都是這樣。」

「你看那些農民，每當黃昏以後，夜深人靜的時候，就從事吃符念咒的勾當，他們把自己打得遍體鱗傷，正想忍受這較小的痛苦，然後可以神佛的保佑，而向一切敵人反抗，好解除他們更大的痛苦。我們應該在同情之中，指示他們一種正當辦法，不可以一味的痛恨他們。不知徐隊長以為怎樣？」

徐隊長似乎很受感動，便鬆了一口氣說：

「話是很對，但是你可有什麼辦法呢？因為講理怎樣都好，事實還是不好辦啊！」

也許我又在講些徐隊長所認為的道理：

「自然不能說沒有辦法；我們要在農村中，加強宣傳民衆，組織民衆，並武裝民衆。特別使每個農民瞭解他們的痛苦，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惟有澈底抗日，把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然後中國人民才能享到真正的自由幸福。對

紅槍會更要這樣說服。

「同時我們更要在事實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就像沒收漢奸土地，分給窮苦的農民，對於有錢的地主，勸說他減輕地租，對於放債的財主，勸說他減低利息，這不都是可以辦得到的事情嗎？此外我們也可以發動老百姓，來管理公共事情，不讓土豪劣紳包辦一切，漸漸地實行民主政治。這當然都要靠着我們的努力怎樣。徐隊長你說這只是講理嗎？」

田隊長突然喊着：

「應該這樣辦！不然，老百姓餓着肚皮，還談到什麼打日本！紅槍會不愈來愈多！」

村長在那里繃繃眉頭，一聲不響。

過了三天，據報告，紅槍會發動四千多人，對宋家莊採取三面包圍的形勢，向

前推進。我們惟恐軍隊和他們發生衝突，演成流血慘劇，破壞了統一戰線，便在當天的夜色蒼茫中緊急集合，離開宋家莊。

五 最後的教訓

大隊人馬跨過馬嶺關，直奔青城。

我們留在漿水鎮的政工同志，開始紅槍會的工作。首先找來一些紅槍會的首領，對他們講些救亡的道理。同時派人和紅槍會信徒作個別的談話，作個別的說服。他們見到宋家莊的軍隊已經星夜開走，再加受了我們的感動，也便停止他們的進攻了。

過了些天，紅槍會的「忠孝團」大旗，頂上忽地添上「抗日」二字。他們漸

漸和游擊隊打成一片。在一些信徒中間，居然也以「同志」相呼了。更有「哥老會」等組織，也都步着這個後塵。於是在抗日這光榮的旗幟之下，從來在暗中摸索的團體，開始榮膺了民族的戰士，在各處以英勇的姿態活躍起來了。

隊伍從青城開到松煙鎮以後，似乎有一點舊病復發，劣性未改。人們不時傳說着，

「哼！紀念太壞了，硬逼着老百姓要大煙！」

「老百姓封鎖起來的櫃箱，他們都給用斧頭劈開了。」

「連炕洞都給挖開了！」

「第三隊的宿營處，有個女人的跨骨被弄壞了！這簡直不成體統了！」

「……………」

各隊天天向司令部要藥金要給養，但司令部派去的政治指導員，他們却呼

爲副官什麼工作也行不通。司令部只有義務，沒有權利。當時就有同志憤然地說：「都說司令部收了五六百名潰兵，我看倒不如說，這五六百名潰兵收了個司令部！你想，他們原來只是羣龍無首的烏合之衆，現在却成了有頭有腦的所謂軍隊，他們爲所欲爲，司令部不能不負責。然而司令却是什麼也說不響，這簡直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時局緊張了。我們得到了報告：敵人由昔陽出動六七百人，經關帝廟出和順。另外還有五路出動。這時我們距敵人四十里，我們有精良的武器，同時有許多的友軍，正應配合起來打一下，但終因官兵情緒太壞，不得不退到拐兒鎮。

事態太嚴重了。在拐兒鎮時，司令部召集幾個隊長談話，表明過去的惡劣情形，絕對不容繼續下去，否則只有彼此脫離關係，各行其是去。幾個隊長又都好像很誠懇地表示改過，說些好聽的話，什麼擁護司令，實行抗日啦；訓練士兵，不擾百

姓啦。這一幕也就算過去

我們認爲各隊長表示是真意的，便決定選好路城作澈底訓練的地區。行軍經過遼縣的十里舖，便宿營在那里，我們爲了提高官兵的情緒，特請八路軍一二九師的劇團，來到十里舖演劇。

當早晨的太陽，剛悠閑地閃耀到樹梢的時候，紫紅色的劇幕已經張在廟台上，遠遠地聽到合奏的口琴聲，娘兒們抱着乳孩，老太婆拉着孫兒孫女，都像逛廟會似地，潮湧到廟院子裏面。

「我們一定要全武裝去！軍隊那能隨便不帶槍呢？」

「我們要在四面架上機關槍，這玩藝兒什麼事都許有，無事防備有事啊！」
一些官兵公開地這樣喊着。

第一幕揭開了：「日本進攻瀟溝橋。」台上的日本兵，都是穿着黃呢制服，臂

上帶紅道，頭頂着鋼盔，槍是「大日本昭和九年造」的，可不是麼？那儼然是侵略者的猙獰面目，擺在觀衆的眼前！當二十九軍出來英勇抵抗的時候，台下士兵在極度緊張的情緒中，不禁怒吼着：

「操他媽的殺呀！殺他個落花流水！」

接着第二幕表演「軍民合作」，一般官兵也都受到很深的感動。這結果彷彿給我們一種新信念：只要加強部隊的政治教育，士兵一定是可以改造的。

西井鎮，距遼縣九十里。這是我們預定的宿營地。那一帶崗巒綿延，形勢非常險要，在夜色蒼茫中，我們行軍在兩個峭壁的夾縫里，每一個吶喊，每一個呼嘯，都要引起「山鳴谷應」的作用。當部隊前進的時候，只聽潺潺的流水，把喳喳的腳步聲給混沒了，好像是掩護着我們的行軍秘密似的。但這時在遙遠的山頂上，却有個孤獨的鷓鴣，在那里不時作怪鳴，令人痛恨它有漢奸的嫌疑。

「砰砰砰！」前面突然發生了幾響。緊接着就是一陣機關槍聲。大家都想這一定是中了埋伏，碰到了遭遇戰。我們都警覺地用準備姿式，向前行進，便聽到舒同志在喊：

「徐隊長！有什麼事，大家商量，趕快叫弟兄們停止放槍，這深更半夜的，假使隣近駐軍認為我們是敵人，給我們一種打擊，豈不是要吃個大虧嗎？並且也叫人家笑話啊！」

後面的同志放心不是遇到敵人，但却憤然地罵道：

「我看徐隊長那小子，鼠頭鼠腦，就不是個好東西！在十里舖時，人家好心好意來演劇，他硬說教士兵看戲，是調虎離山計，藉機會好解決他。這才全武裝拉到廟院，同時四面架上機關槍。原來還是他自己滿肚子壞水，所以才提防着別人。」

同志們都這樣異口同聲地痛罵着。

到西井鎮以後，知道徐隊把賈營的槍繳去了。大家都痛切地感到，現在既無澈底辦法，只好敷衍一時，對徐隊長申訴的理由，不問其是非，馬馬虎虎地過去。繳去的槍，能繳回更好，不然，也不必追究。司令部本來沒有實權的！

我們相信，到一定防地的時候，加緊政治教育，一切壞官壞兵，都可以淘汰下去。所以在到達路城的合寶鎮以後，馬上就積極準備成立士兵教導隊，幹部訓練班，同時加派各隊的政治員。不久，我們就看到士兵的長足進步。他們和合寶鎮的人民漸漸處得來了。

但是，天啊！一個昏黑之夜，恐怖之神突然又來襲擊了！駐在附近的×軍，把我們包圍起來。這是個不可解的事。在緊急會議中，我們決定，無論如何，爲了維持統一戰線，必不與任何友軍衝突，他們若要繳械，我們就交給他們。馬上把決議通知各隊，並派人出去交涉。

「諸位同志！現在我們要開誠相見，彼此談談，千萬不要弄出誤會，我們總要保全力量，和日本帝國主義來拚才是。諸位同志有什麼見教的，希望說個明白。」

「我們的來意很簡單，我們絕不加害於你們。因為你們這部隊來路不明，自相火併，擾亂後方，並且屢次收買敵軍逃兵槍械，所以現在我們奉上峯的命令，來解除你們的武裝。」

幾經交涉，得不到結果。我們便把司令部方面的槍械，無條件地交出。但是各隊却有些不甘屈服的，終於在合寶鎮一帶演成一場血戰，雙方互有死傷。各隊除了被繳械之外，突圍的還有二百多人。政工同志回到遼縣的時候，馬上決議和這支部隊出來的部隊，脫離關係，交給第×戰區。

我們在漿水鎮的游擊隊，已經發展到四大川了。那里在工作的推動上，正感到工作同志的不夠。於是我們又爬山過嶺地，跑回那根據地去。在漿水的同志安

慰着我們的受驚，我們只有以「飽經世故」的驕傲，來回答他們。

第二天，工作檢討大會。

大會是在緊張空氣中舉行的。許多出席人批評收編潰兵是錯誤的，是類似過去東北義勇軍「招兵買馬」的行爲。另一方面，對地方工作和組織游擊隊工作，也有些正確的批評。最後由政治主任作結論說：

「大家對我們過去工作的批評，都很正確的，我們有了正確的認識，然後才能本着過去的經驗，開展未來的工作。現在我可以歸納起來說：

「第一，我們收編潰兵的行動本來是正確的，因為當時的潰兵，要走到兩個危險的路子，那就是不被日寇收買，使要繼續禍害地方。所以我們收編過來，是有它的意義的。但收編過來，我們未能用盡各種努力，把他們送回本師，又未能交給那個戰區，却要自己來整理，這是錯誤的。其主要原因，就是我們沒有這種經濟力，

又沒有基本的控制力。

「第二，我們的地方工作，可以說是相當的成功，游擊隊的發展，也相當的順利。這主要是由於我們在發動民衆的過程中，能夠切實地執行改善人民生活，切實地推進民主政治。而對紅槍會的工作，更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對於漢奸的造謠生事，對於匪類的挑撥離間，對於敵人的欺騙陰謀，今後必須提高我們的警覺性，否則危險隨時都會發生的。」

「總而言之，我們的任務，是在宣傳民衆，組織民衆，武裝民衆，一切都是爲着這種神聖的任務。我們只有更加向前邁進！」

在掌聲雷動中，大會宣布閉幕。

六 地道的門羅主義

「貨惡棄於地」

「耕者有其田」

「爲民衆消費而生產」

「主張公道才見社會精神」

「抱着弱國的態度守土抗戰」

這是流行在山西的春聯。這是合乎時代要求的標語。在山西絕無粉飾太平的舊套，如「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之類。啊！山西畢竟是個「模範」省區！

但，只是這些春聯的本身，有點兒標奇立異，它並不足以代表什麼新穎別致的東西。就拿「抱着弱國的態度守土抗戰」來說罷，大同的淪陷，不是由於棄土

不戰嗎？我在太原時，聽說從大同退下來的軍隊，沒有一個受傷的，但却有少數士兵被抬到醫院里治肺病，原因是「未及見賊，而倉皇四逃」跑得過火，自己傷了肺部！

「大同丟的太冤枉了！我們有了這前車之鑒，趕快武裝民衆，誓死保衛太原吧！」

這是大家一致的主張。人們都說兵工廠存有步槍十萬枝，各種砲一千門，手榴彈堆成山。但，有些人却哭着喊着也得不到一枝槍！

人們都說當局決心死守太原，我也真的看到開始在城牆里挖洞，據說就是爲的向外面放砲的。但，當情勢剛見緊急的時候，守兵又是重演一幕「未及見賊而倉皇四逃」的悲劇。他們從原來挖作放砲用的城牆洞里鑽出去，比洪水的流速還要快得多！結果，太原的無限寶藏，特別是軍火，都白白地落到敵人手里。

我離開太原之後，曾有一度，在遼縣住了很久。在那里我見到許多犧盟會的朋友。犧盟會的正式稱呼，應該是犧牲救國同盟會。這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民衆運動的組織。據說陶錫山先生在幾年前便蘊蓄着這樣的意思：國難嚴重到今天這步田地，人人都要有犧牲的精神，才能挽救危亡。他所說的犧牲精神就是犧牲生命，犧牲自由，犧牲體力，犧牲財力。

後來犧盟會就在閻先生的提倡下，醞釀成熟了。它的成立，正是在「九一八」的五週年紀念日。它在宣言上提出：「抗戰到底！不願做奴隸，不願做漢奸的人，都聯合起來，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與領土完整！」

它首先進行招考政治協助員的工作，繼續進行的就是武裝三十萬民衆，動員一百萬民衆的犧盟會員的徵集運動。我在山西的時候，它正在由軍政訓練委員會負責，編成了國民兵軍官教導團和村縣訓練團，施行着嚴格的軍政訓練；同

時在女學生當中，配合組織了看護隊和慰勞隊。

在遼縣駐有新成立的教五團，這是由犧盟會領導着的。的確具有一種煥發的精神。但，這畢竟只是鳳毛麟角！山西人民不能都這樣動員起來。記得有一次犧盟會某君對我說：

「山西的『好人』太多了，並且他們也真太『好』了；他們自己不願意犧牲，同時也不願意叫別人犧牲，他們永遠是『主張公道』的。」

從這段感慨的話里，我知道犧盟會在工作上，所遭遇的困難太多了。同時我想起在太原棄守之前，有人去訪閻先生，談到動員人民的問題時，閻先生慨然的說話：

「中國的社會，是一種紳士的社會，人民被壓制着，不能發揮他們救國的力量……」

我想閻先生說這話時，不會把山西當作例外吧？是的，閻先生在做「模範督軍」的時代，便早已注意到這問題了；所以，在山西每個縣政府門前，都樹立着五尺高的石碑，上面刻着這樣的字：

「肅清土豪劣紳，打倒貪官污吏。」下面題着：

「山西督軍兼省長閻錫山諭。」

現在走遍山西的城市和鄉村，到處都貼着：

「剷除壞官壞紳壞人。」

許多紳士人家的門前，都掛着一方橫匾，由閻先生親筆題寫「主張公道」四個斗大的字。另外還有所謂「主張公道團。」他們天天喊着：

「團結好人，才見社會力量。」

我看到這里，才恍然大悟：怪不得犧盟會的工作，到處要受阻撓；原來是它的

組織成分，「好人」太少了。據我所知道的，犧盟總會中，全體六十幾個人，有五分之四，都曾做過囚犯。在各縣一百五十多人的特派員中，有三分之二，也都曾在禁獄里住過。像這些慣於「犯上作亂」的人，怎會不遭那「主張公道」的「好人」排斥呢？

要發動廣大的民衆，非同時相當解決改善人民生活，減輕苛捐雜稅，實行合理負擔，優待抗戰軍人家屬等問題不可。關於這些問題的辦法，閻先生早就有了相當周密而適當的規定。但，畢竟因爲「中國的社會，是一種紳士的社會」這些辦法不能澈底實行。有些時候，紳士們公然提出反對組織游擊隊的主張。這大概是因爲戰局暫時緩和的緣故。

幾經各方友軍的疏通，同時戰局也緊張了，有些縣城馬上就危急了，紳士們這才改變態度，許可組織游擊隊，但不准隨便徵發。緊接着有一道皇皇明令優待

抗日軍人家屬，只限於晉綏軍！

又經各方友軍的幾次交涉，紳士們這才開恩，非正式表示，可以不必限於晉綏軍。

真的，山西乃是山西紳士的天下；一切都是爲着山西的紳士。他們有各種重工業工廠，輕工業工廠，把手工業和家庭工業打倒了。於是他們開始封鎖山西。我行進在太行山里，每到冀晉豫邊區的時候，便遇着敗瓦頽垣堵塞着交通，我嘗懷疑那會是春秋戰國時代的遺跡。後來看到那里所設的關卡，才知道那是「經濟一省主義」的設施。怪不得山西各處標榜着：

「提倡土貨，才是救國！」

我想到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後，各資本主義國家，都要高築起來關稅壁壘，以實行其經濟國家主義，結果是腦滿腸肥的資本家大發其財，窮光蛋們更輾轉

到饑餓和死亡線上了。我們山西的紳士，却是「亦步亦趨」地效法着呢。

一談到同蒲路，我在山西就不想坐火車。真的，牠像一條長蛇似的，蠕蠕地爬行着，一點鐘爬了二三十里。有的時候，人們站在路旁等候着，就可以攀到車上去。這真是個兒童玩具式的火車。

同蒲路的南段，在三年前才完成。牠北達大同，直通綏遠，南至蒲州，和隴海路取得聯絡。由風陵渡口起，到蒲州這段，是向上盤繞着的，它的爬行，最爲緩慢。因爲在蒲州有個首陽山，是古代伯夷叔齊餓死的所在，所以牠的遲遲其行，好像對這兩個個人表示憑弔，於是叫人更不耐煩地，痛恨牠有同情反革命者的嫌疑了。武王伐紂，分明是實行革命，伯夷叔齊爲什麼那樣頑固地，採取一種無聊的行動呢？

山西永遠是山西紳士的天下嗎？不是的。現在它已漸漸成爲山西人民的天下了。貪官污吏式的地方官，和土豪劣紳式的大地主，都是「未及見賊，而倉皇四

逃」了。青年戰士不能讓地方陷於無政府狀態，貧苦農民也不能讓土地長期荒廢着。戰爭毀滅了舊山西，新山西正在成長着。

山西東有太行山，又以呂梁山和黃河爲外廓，素來有「表裏山河」的稱號。在它的中部，汾河流域有平原沃野，礦產的豐富，更是誰都知道的。它的形勢，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

山西和河北，在國防上，是一個不可分的區域。在中國歷史上，誰能控制山西，就能控制河北；誰能佔領冀晉，就能進取中原。在春秋戰國時代，冀晉北部都是戎狄所居，對漢族不斷有威脅。後來齊桓公和管仲倡攘夷之論，晉國的諸侯起來響應，把異族征服同化，漢族子孫才得安然無事。

晚近滿清的入主，也是在戰略上，特別重視山西。日寇的進攻，正是襲取這故智。先從東北到熱河，到冀察，再侵山西。但是歷史上異族入侵中國，多以西伯利亞

和外蒙作根據地，現在的形勢却不同了。

現在山西是我們自己的根據地，我們正可以進而收復河北，奪回察綏，並保衛華北。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已經在那里舉起民族解放的烽火，誓死要奪回我們祖宗所留下的遺產！

七 偉大的作風

時候已是初冬。太行山里還是那樣的暖和，不像北方天氣。我隨着八路軍一二九師，往遼縣出發。一路談笑，完全忘掉我是拖着疲倦的身子在和長征萬里的戰士比賽風里裹着中秋的氣息，拂過我的灼熱的臉，只是感到格外的清涼。

剛行近城郊的時候，遠遠地看到一羣；啊，不像是鄉下人從城里回家，倒像是

城里人往鄉下逃難。我們加速度地往前走，正好在西河頭碰到一起。

「老鄉！你們往那里去呀？爲什麼這樣慌張？」

「唉！城里來隊伍了，這個隊伍上次來了一回，白天倒很好，夜里就無事不做，咱們婦道人家不得不避迴避迴。」

劉伯承師長和張浩主任，聽到這個問答，縐着眉頭說：

「這是什麼隊伍？趕快去調查一下，想個辦法，這還了得！」

在部隊往西河頭開的時候，我便隨着張主任騎馬跑到城里去。戰地動員委員會的王同志，知道很清楚，那是××師的一團。和我同行的梁同志，聽到這個番號，便興高采烈地說：

「噫！是這個部隊的，那比較好辦些，那軍法處長是張同志老同學，可以利用這種關係，作些工作。」

張主任毫不遲疑地對我說：

「好極了！張同志！你們要對這部隊下點工夫，作一分是一分，這既成的抗戰力量，那能讓它這樣下去呢？並且，這不僅是它本身的問題，這是和整個軍民合作問題有關係啊！」

我認爲這是義不容辭的。

我和梁同志開始到團部，作聯絡工作。見了團長和團附，談起來似乎都很要好。我們所給的暗示，他們好像也都接受。但是，動委會王同志和縣長，却天天報告我們消息：

「唉呀！你們二位還得多努力，昨天夜里又有幾個兵跑到民宅去了，他們強姦了兩個小女孩子！」

「張同志！這可不成體統了！他們把十三歲的女孩子都給強姦了，並且還到

處搶錢，挨家翻箱倒櫃！」

「……………」

我儼然成爲這部隊的負責者了。但我知道團長一介武夫，不懂政治教育，團附馬馬虎虎，得敷衍就敷衍。一切勸告和建議，都已失其效用。這天，張浩主任把我找到師部，很熱誠地對我說：

「張同志！我們對任何一種抗戰力量，都應努力使其改善，使其健全，現在這部隊還是很糟，在團部的工作，既不得手，我看你頂好到他們師部去一趟，對那師長陳述利害。我想總可以收到相當效果的。」

我簡直受了感動，馬上就答應了。

一早晨，我獨自蹣跚地走在街里。迎面來了個黑瘦的士兵，緊走幾步對我行個敬禮：

「噫！張先生！你多暫來到此地，這可真是想不到！」

「我到此地，不過幾天，你離開學兵隊以後，往那里去了？你這臂章不是××師的嗎？」

「可不是麼，我離開學兵隊，就來到這裏的。」

「工作怎樣？還很順利吧？」

「別提了！只是增加些痛苦！我們這部隊自從河北退下來以後，簡直不成樣子了。到處姦淫搶奪，見着逃難的百姓，把錢翻出來，就說是打漢奸。我在這裏簡直是受氣，什麼工作也談不到！」

我把要到師部的事告訴了他，並要求他多供給一些材料。他便把一切實情，上自官長，下至士兵，都講給我了。

一個風雪紛飛的日子，我帶着引路的農民，牽一條小驢往河南涉縣出發。爬

到最高峯時，只見浮盪的雲海里，飄着天鵝絨的雪片。白皚皚的層巒疊翠，已經把那嶮巖的世界遮住了。

山行三天，在夕陽斜掛在城角上的時候，我走到了涉縣的南莊。這是××師的所在地。在村公所吃了晚飯，便去見××師的××師長。兩小時的暢談，使××師長驚訝：

「張同志！你太精明了；怎麼把敵軍的情形，調查這樣詳細呢？！我一定對得起你，讓你『不虛此行』！敵軍紀律這樣糟，我們自己是要負責任的，你看我們那些工作人員，油光水滑的，平日和士兵不接近，戰時就溜在後邊，只是照例做個紀念週講話，說得天花亂墜，誰不把他們叫做賣狗皮膏藥的？」

第二天，×師長又找我談話，還是表示將來整頓的決心。我勸他注重政治教育，他却說那是慢功夫。第三天的早晨，他備了三匹馬，派了兩名兵，送我回遼縣。我

自己也在高興，真是「不虛此行！」

我見到劉師長和張主任，他們獎勵我一番。而統一戰線部的孫達生同志，更對我感激着說：

「促進友軍的改善，本是我們統一戰線部的任務，現在你來幫忙做，並且馬到成功，這是很值得欽佩的！要知道當前統一戰線的工作，就是最革命的工作！」

孫同志和我已成了不客氣的朋友，他負統一戰線部的責任，所以一面捧我，一面自捧。說起來他的工作，真是值得重視。有許多不健全的游擊隊和正規軍，時常和百姓起衝突，或彼此間起衝突，孫同志一經出馬，往往可以得到圓滿解決。

我回遼縣不到一星期，便聽說××師撤掉團附兩人，連長三人，排長和連附五六人。一次張浩主任見着我就說：

「咦！你真是『不虛此行』呢！最近××師大加整頓，據報告士兵紀律已經

好多了。」

孫同志笑着說：

「喂！你這統一戰線工作作得有功，今天特請你參加游藝會，以資慰勞。」

在明燈初上的時候，我們走入了大營。那一片弦歌之聲，給我們無限的愉快。小鬼親熱地來招待，我好像是給他一種親熱的回答似的：

「喂！小同志！你唱國際歌吧！」

糟糕了！他馬上莊嚴地勸告我：

「同志！這是要不得的，在這統一戰線的時候，我們只能談民族解放，國際歌是要不得的！」

緊接着他還講些統一戰線的大道理。

記得我在同蒲車上，見到英國記者波脫萊姆時，他對我講個笑話：

「我在八路軍總部里，小鬼都圍着我，好像要對我繳械似的。翻譯員笑着告訴我，小鬼要求我放個英國廣播聽，原來是他們把我的打字機，當做軍用無線電台了！」

從這段笑話里，可見小鬼是怎樣的天真。但是我每遇到他們，就要聽到統一戰線和最後勝利的大道理。他們彷彿又都成爲政治理論家了。這是不足爲奇的。八路軍天天在實行自我教育，每個戰鬥員都懂政治，每個政工同志都懂軍事。他們到處鬥爭着，到處學習着。

我好像給孫同志一個報復似的，對他奚落着說：

「孫同志！你們這統一戰線的工作，對於團結中國人民，加強抗戰力量，都算作得很夠。不過，我覺得未免稍嫌狹隘，你們應當把日本人民也都統一過來，豈不偉大些嗎？」

孫同志鄭重其事地說：

「我們是有這種辦法的，我們的敵軍工作部，便是負着這種任務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士兵，被麻醉得太深了，在平型關之戰，我們本來可以得到許多俘虜，但是他們都不肯歸來，寧願自殺以了之。最近因為我們有了更好的宣傳工作，同時對俘虜有了很好的教育工作，敵軍士兵已經漸漸覺悟了。我相信日本的廣大羣衆，一定要和我們站在共同戰線的。」

從各方面看，八路軍不是個單純的軍事力量，它是個偉大的政治力量。我從西戰場回來以後，許多朋友問我：八路軍的實力究竟有多少？我認爲這是不好解答的。

因為八路軍知道爭取最後勝利，必須使這戰爭獲得廣大羣衆的同情，擁護並參加，所以他們天天在加緊發動民衆工作，加緊改善友軍工作，並加緊瓦解敵

軍工作。

八路軍的力量，天天在增強。假使今天可以估計出來它的確實力量，那末，明天也就得重新估計了。

八 靈活游擊戰

走出遼縣的西關，山嶺蜿蜒，河流環抱。據有這種形勢之勝，所以一個大規模的兵營，很早就建築起來了。

一二九帥開到遼縣之後，爲了發動廣大羣衆，它需要訓練大批的幹部。便成立一個游擊戰術講習班，而這所兵營也就變爲軍事學校了。學生，教員，村長，區長，和公務員，聚集到這裏的，立刻就上千。宿舍擠得滿滿的，到開課的時候，大禮堂里

的每個角落，都要有人豎立着。

劉伯承師長經常地擔任講授。他講游擊戰術，是最「叫座」的，大營房裏總是感覺擠得慌。因為師部的官兵也都來做聽衆了。劉師長的聲音是那樣的響亮，叫你不能不想到在戰場上，他那「叱咤風雲」的氣概。

他繪影繪聲地講着，有時會使你感到那是出征前，指揮官的訓話，被嚴肅的空氣籠罩着。有時也會使你感到那是「凱旋歸來」，大家在慶祝勝利，滿堂不斷的哄笑聲。劉師長解釋「游擊」兩字非常正確而有趣：

「游擊二字，我們顧名思義，便可以知道，要游要擊。游而不擊，是要不得的，擊而不游，也是危險的。我們要按照毛澤東同志那十六字訣去做，那就是「敵進我退，敵退我追，敵駐我擾，敵疲我打。」

記得有一次我在師部，劉師長正打電話，大概是在指示軍機。他放着嗓子喊：

「同志！打得就打，打不得就打個磨盤！」

屋里的人都不禁哄笑起來。

我到西戰場以後，自平型關以次的各戰役，都只是常故事聽，不曾親眼看到八路軍對於游擊戰的實際運用。聽到劉師長說，「打得就打，打不得就打個磨盤，」弄得我滿腹疑團：難道游擊戰就這樣簡單？孫達生同志曾對我說：

「我們作戰是這樣的，儘管軍事上有退却，而政治上却是永遠進攻着。」我不能完全瞭解這話的真實意義。

在一個北風怒吼的日子，松煙鎮開來許多隊伍，我在山頭上遠望，看到路上蕩蕩的大隊在進行着。那些戰士正隨着北風的怒吼而咆哮。村子里面和順城的婦女和小孩子都跑來了，所有糧食和柴草也都搬運來了。戰爭的空氣顯然襲進了松煙鎮。

這是敵人向正太路南進的前夕。

原來是這樣：我們的游擊隊天天沿着正太路，到處破壞，敵人感到非常的威脅。他的一切運輸，隨時遭到打劫。鐵路到處派兵保護，又是不可能。所以它才集結優勢兵力，突然出動，想一下子消滅了我們的游擊隊。

敵人察明了我們的基幹軍隊，有一部在松塔附近，配合了許多游擊隊活動着。所以它出動了六路兵，向我們襲擊。特別要包圍松塔的駐軍。和順這一路，是從昔陽出動的。

敵人利用漢奸間諜，事前相當地偵察了我們軍隊的情形，在襲擊的前一天，派飛機在松塔附近，來了低空偵察；並且在夜幕初張的時候，派一部便衣隊出羊頭崖，裝做警戒疏忽的樣子，好引誘我們駐松塔軍隊跑出去打，這樣一來，它的六路支隊，正可乘夜出動，抓住側背給以包圍的襲擊。

敵人的夜行軍，在剛要黎明的時候，向松塔開始「拂曉」的進攻。它的尖兵前面，是幾個中國人引路，後面是穿着中國軍隊的服裝，這樣來混淆我們的耳目。並且在軍隊里還有它強迫抽丁編成爲清鄉軍，嚴令他們殺人放火，特別要燒殺抗戰軍人家屬。這種「以華制華」的手段，真是多麼毒辣！

但是我們是要「予打擊者以打擊」的！並不是機械地應用「敵進我退」的戰術！當敵人陰謀發動的時候，我們散在各處的游擊隊，開始跑到敵人的後方去，打擊它的側背，截斷它的連絡線。各村的自衛隊，先行清野工作，把糧食婦女小孩子，都移藏起來了。對敵人可能通過的道路，完全破壞了。不要說砲兵騎兵，就是步兵也要感到「行路難」了！

自衛隊繼續送來敵人的情報。我們在松塔的部隊，給敵人一種失望，並沒有被引誘出擊羊頭崖。反來預有準備把駐地移到花泉村，先給來襲松塔敵人的左

翼以打擊，回頭折轉經九牛岩出北軍城，又反擊由闊郊來的敵人右翼，和游擊隊自衛隊的行動配合起來了。這時候，我們主力部隊轉到和順和關帝廟地帶，配合游擊隊自衛隊，來給敵人側背以嚴重的打擊。

敵人的進攻計劃，完全失敗了。它遭到我們兩次的反擊，傷亡在二百人以上。在我們主力反擊它的左翼的時候，敵人死傷又有一百多人。而各地游擊隊不斷伏擊襲擊的結果，敵人也犧牲了二百多人。但我們自己却只傷亡二百多人。這個代價總還夠瞧吧？

戰爭結束以後，人們都紛紛地跑回自己的家鄉，和順縣馬上來了個青年縣長，他是犧盟會的幹部，本來是不「配」榮任縣長的。但他要感謝敵人，和順縣天天在動盪中，「太平宰相」嚇跑了，所以才有資格來當這「游擊縣長」。在他走馬上任的時候，穿着一身破舊的灰軍衣，自己背一條軍用毯子，誰不認爲他只

是個單純的游擊隊員？

在這次戰役中，我們所得的經驗和教訓是什麼？我這門外漢是不瞭解的。但我知道劉師長有了很好的分析。他認為這次戰鬥，是游擊隊，自衛隊和基幹軍隊三個因素配合的行動。就那作用說，好像打敵人的手一樣，游擊隊就是筋，自衛隊就是肉，基幹軍隊就是骨。

他認為游擊隊的部署，要以三五個游擊隊（每隊二十人至五十人不等）分遣在能互相呼應的地域，不斷地伏擊襲擊敵人，破壞它的交通輜重，偵察它的實情。另一個基幹游擊隊，約一百至二百人，活躍在各地區。所有間諜網，通訊網，都要依靠地方百姓建立起來。游擊隊的行動，總須祕密而機警，老住一地，老走一路，都是要不得的。

是的，游擊隊無所謂前方後方，它總是出沒無常的。它到一個地方，就要嚴密

警戒，肅清敵探，叫敵人摸不着頭腦，無從襲擊它，也無從防備它去襲擊。自衛隊總是幫助偵察敵情，剷除漢奸，肅清間諜，封鎖消息，實行清野，破壞交通。

游擊隊每到一個宿營地，就要估計可能來襲的敵情，定出反襲來攻或移動他處的計劃。宿營地點要選擇隱蔽通達的地形，民運開展的地點。最好在黃昏的時候，悄然進入宿營地，封鎖消息，嚴密警戒，並且要派便衣偵探和潛伏哨在警戒線前面。

我相信劉師長這些經驗，絕不是單憑那一次戰役得到的。那是由許多鬥爭史頁堆積起來的。我幾次到師部去，都看到劉師長和徐副師長，倪參謀長等，在按着一幅大地圖，指手畫腳的研究着，討論着。可見他們的經驗，真是鬥爭和學習交織成的。

在 西 戰 場

著 作 人 張 慶 泰
發 行 人 張 靜 廬
發 行 所 上 海 雜 誌 公 司

總店：	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店：	廣州 梧州 重慶 宜昌 上海
分店：	武昌 長沙 成都 西安 瀋中 許昌 蘭州 桂林 昆明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一日（漢）初版

發行額：五〇〇〇冊

每冊實價二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出版物：第〇二二六號
乙項：第一二五號